

冊
著 司 維 爾 賽
譯 章 維 安

行發館書印務商

G. P. Serviss 著
艾安
維子
章介
譯

陸



沉
上
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前言

人類常常驕傲地說着：「我們的地球，我們的地球。」從人類有史以來，他們差不多就把自己視作地球的主人翁，但是科學告訴他們，地球不但是不屬於他們，它還是他們寄生的母體——人類僅僅是寄生在地球表面上的生物中的一種，不過比別種的動物聰明一些罷了——並且從這種寄生生物起始在地球上面生存，一直到現在，這一段人類自爲悠久的時間，對於地球的年齡說起來，祇不過是一瞬間罷了。

地球給人類活動的範圍，只有它表面薄薄的一層。雖然，有人會乘了汽球，昇到過六萬多呎高的同溫層，也有人關在鐵球裏沉到過三千呎深的海水裏，但是，把這兩個尺數合計起來，那還不滿十二哩，和地球的半徑，三九六〇哩——比較起來，祇有三百三十分之一。

縱的方面，既是這樣的窄狹，橫的方面，也並不廣到那裏。全球面積的四分之三，已經給水佔去了，所剩的三九、五〇〇、〇〇〇方哩的陸地上，大部份又是居民極少的高山崇嶺，蠻荒叢林，兩

極冰地，或是廣大沙漠。所以實際上，人類在地球上活動的範圍，真是有限得很。

人類對地球既是那樣的渺小，那麼地球本身，應當是一個極偉大的東西了。是的，它和人類相比，的確是偉大的，但是它在它的「家庭」——太陽系——裏所佔的地位，又是微乎其微了。照現在天文學上已知的情形講，拿冥王星行動的軌道，算是它的外緣，整個的太陽系，足有八、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哩的直徑。那麼一個直徑祇有八千哩的地球，浮游在裏面，簡直是不容易找尋的。

但是太陽系還不是最大的。宇宙間像太陽系一樣的東西——一個恆星四周環繞許多行星——不知有多少，有的要比太陽系大上不少倍數呢。它們散佈在宇宙間，在地球上人類瞧起來，不過是小小的閃星，其實還有無數的因為離地球遠得不容易用數字表出來，人類能力有限，還瞧不見它們的微光呢。所以天空中像太陽系一樣的東西到底有多少，整個的宇宙，到底有多少大，實在沒有方法可以推算出來。因此，太陽系在宇宙裏的地位，比地球在太陽系裏更是渺小得很容易被忽略過去。

像太陽系那樣東西以外，在這偉大無限的空間裏，還有無數星雲，最小的要比太陽系大千百倍，它們大半是螺旋形的，看起來像一團雲霧，裏面組織完全是稀薄的氣體，已經知道的，它們都合

着大量的氫氣和氮氣，有的也能像星球一樣放出微光來——實際並不微，這是遠的關係，它們也許比太陽還亮——但也有昏暗而不發光的。

無數的星球，星雲，散佈在宇宙間，都有一種個別行動的趨勢，而且方向是不同的。照它們全體的动作上看起來，它們顯明地分着兩種相反的方向，在互相近攏來。所以一個星球在這一分鐘所在的位置，決不是上一分鐘所在的位置。太陽是裏面的一份子，當然也不能例外，它帶着它的一族「子孫」，用每秒鐘十二哩的速度，向天琴星座中間的織女一星的方向過去。

照這樣說起來，它不是要有一天和那星球碰着麼？是的，總有這一天，不過它的速度，是這樣的遲慢——這是要從龐大的天空上說起的——真不知要幾千百萬年，纔能達到，那時候，不要說是人類，就是地球本身，也許已經毀滅的了。

太陽跑的軌道，不能說一定是康莊大道，沒有一些兒阻礙。它在前進的當兒，碰到一個不發光的小小星雲，事實也許會有。假使這星雲裏，在氫氣之外，還有一半的氧氣，（那已足夠化合成氫二氧了）——無論誰不能保證說。大宇宙裏沒有這種東西存在——在太陽系行動的軌道上，像「剪徑」一樣的伏着，（這也是無論誰不能說是絕對沒有可能性的。）那末整個的太陽系，便要

投入它的懷抱裏，那時地球當然不能倖免，同了它的母親——太陽——一樣，也要遭一次「洗劫」了。這洗劫的結果將怎樣，很像一個皮球在裝滿水蒸汽的浴室裏兜了一個圈子出來，它上面便會帶着一些水汽，但是這一些已經足夠使皮球上面的小生物，淹死在比牠們身子高幾千倍的水下了。假使皮球就是地球，小生物就是人類。那就發生了本書裏同樣的一件故事。

目錄

上冊

前言

一	科學家的警告.....	一
二	生命視同兒戲.....	一〇
三	關謠宣言.....	一七
四	國防問題.....	二五
五	恐怖遍及全球.....	三五
六	第三個預兆.....	三九
七	大富豪的失望.....	四六
八	人類菁華的選擇.....	五一
目錄		一

九 三百二十九個名類·····	五八
一〇 跑上了自殺的路·····	六六
一一 海面上的一幕慘劇·····	七五
一二 這裏沒有你的份兒·····	七九
一三 亞克上的人物·····	八九
一四 大雨開始狂倒·····	九四
一五 紐約的末日·····	一〇一
一六 不速之客·····	一一一
一七 舊大陸的毀滅·····	一一九
一八 海上怪物·····	一二八
一九 洪水停了·····	一三四
二〇 像漩渦裏一個軟木塞·····	一四〇
二一 什麼星雲·····	一四七

下冊

二二	我鑄成了一個莫大的錯	一五四
二三	再會吧密切爾峯	一六一
二四	人類的天性	一七一
二五	亞克上暴動	一八一
二六	生死最後的決戰	一九〇
二七	這就是對你的判決	一九八
二八	法國陸軍上尉	二〇六
二九	實在不願意活着	二一三
三〇	牧羊姑娘	一
三一	是人啊	七
三二	一百十三號裏的死人	一七
三三	海底巴黎	二五

- 三四 我們到那裏去死……………三九
- 三五 一段羅曼史……………四六
- 三六 在哥洛拉圖圖存的人類……………五二
- 三七 未雨綢繆……………六一
- 三八 歐洲大陸上面的鯨魚……………七〇
- 三九 哀脫那火山死前敬禮……………七五
- 四〇 犧牲在大下巴下面……………八六
- 四一 恐怖之神……………九二
- 四二 核心……………一〇五
- 四三 並不瞞你們……………一一五
- 四四 溜出了漩渦……………一二二
- 四五 世界頂點的沒落……………一三〇
- 四六 爬山家的遺迹……………一三五

四七	杜造的故事.....	一四三
四八	額非爾士峯巔上拋錨.....	一四九
四九	隱憂.....	一五三
五〇	同溫層回來的人們.....	一五九
五一	日記.....	一六五
五二	世界又漸漸擡頭.....	一七八
五三	重建世界.....	一八四
五四	西半球還有人.....	一九四
	作者的話.....	一

陸沉上冊

一 科學家的警告

五月初夏的天氣，已是很和暖而煩燥。在某一個星期日的清晨，紐約街上，一般早起的勞働者，和倦遊歸來過夜生活的人們，在各處街頭巷口，觸目就能瞧到同樣的一幅巨大紅字的廣告。上面寫着：

「世界末日！人類空前之浩劫！」

大禍臨頭！及早圖存！

天體中發現人類創見之含水星雲，直向太陽系席捲而來。不出數月，在不能避免中，地球將投入其懷，結果釀成空前洪水，大陸沉淪，人類將無種類！

從速準備！切莫遲疑！時已迫睫！遲將莫及！放棄一切世上工作，趕造「亞克」，此其唯一生路，欲



知詳情，請駕臨紐約第五街三千號，向柯斯莫凡塞爾詢問一切。」

紐約市民對了這個聳動聽視，逸出理解範圍的警告，在初見之下，未免吃了一驚；但在他們感到現實以後，卻縱聲大笑起來。一般勞動的人，大都是做一天過一天的，他們以為這種避災避難，是有錢人做的事，根本和他們不相干的。至於那些過夜生活的紳士們瞧了，更不會發生應響，不過他們很相信這又是一種什麼新奇的廣告罷了。

但柯斯莫凡塞爾這個名字倒是怪熟的。不錯，有些人記起來了，在美國第一流的報紙上雜誌上，時常可以看得到的著作。他是一個獻身於科學的人，按實際說，他在科學界裏，憑了他天賦超越常人的智力，確實有不少值得稱頌的供獻，所以很有一部份人敬佩他。但有時他發表的學說，卻像風一樣的玄妙，使別人不能夠理會，不能夠追隨，就是世界上有權威的科學家，也未免要搖頭，表示不能夠相信。一搬的評語，說他雖然有能力，但太癡專了，所以在大眾方面，都認他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科學家。

他父親是歐洲南部的人，從小就到紐約來，從報販做起，漸漸地積蓄起來，經營別種事業。後來在越洋航空事業裏掙了不少錢便死了，全部偌大的遺產，就傳給柯斯莫一個人享受。他呢，對於經

濟觀念卻是非常淡薄，治財一道在他根本不發生興趣。他唯一的嗜好，便是把他的精神，能力和金錢，完全消磨在科學的研究中。到現在他已經五十二歲了，但迄未接近過一個女性，美麗的青春，就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地溜過。他從不曾踏進社交的門，知己的朋友也不多，但世界上任何學術團體，他都加入做會員。

紐約市上，發現了這非常的警告以後，幾個記憶力強的市民，忽然想到三年前的報上，曾經登載過他的一篇著作，說起洪水要光臨的預測。那時大家都以為這是一種絕無價值的預言罷了，所以沒有人去注意他。現在他舊事重提，他們可以推測他的警告，並不是絕對無根據的，他們並且猜想得到他經過三年的研究，到現在已得到一個結論了。

這種新奇的事，最容易吸引一般訪事記者們的注意。那天上午十句鐘以前，第五街三千號的大門裏，已經收納了不少的各報館，各通信社電訊社的探訪員。他們由柯斯莫的祕書喬若夫斯密司招待進去，到一間廣大，華貴，而且很整潔的接應室裏坐了，他便回身向一扇小門裏進去，在一閃的開門機會上，幾個目光銳利的記者，可以瞧見裏間裏的情形，裏面的面積，並不十分大，一切陳設佈置，都很雜亂，所以看起來絕對不像和外間是屬於同一主人的。

隔了一會，門啓了，一個瘦小的人，走過來很謙卑地向着來賓鞠躬。他生著一個巨大的頭顱，上面禿而且平，看起來很像一個充滿空氣的皂泡。一雙爛爛有神的眼睛，並生在一起，中間僅隔著一根高聳的鼻樑。從外表上，一看就可以曉得他是個腦部充足思想極有力的人物。他經斯密司介紹以後，便在衆人詢問之下，陸續發表他關於洪水的談話。

「大約在三年之前，」柯斯莫起始演述他已往研究的經過。「我曾在日報上發表過地球要遭着洪水的文字，那時雖然沒有人肯加以注意，但我認爲有研究的必要，應繼續工作下去，所以特地建造了觀象台，佈置了研究室，發明了幾種應用的儀器。內中最合用的便是新分光儀。」

他停了一停，接着又說下去：「我假助了這奇妙分光儀的分析目力超外光線的功能，就可以攝到目力所不能瞧見的東西。一方面經我多次的觀察和計算以後，我的「太陽系準確的行動」(Proper Motion of Solar System)學說證實了，便推知地球遇着含水星雲是有絕對的可能性。那時我覺得我的研究，已經達到成功的初步了。我就向全世界有名的科學家提出討論。但除了我的至友——現在他是在做我的祕書，擔任宣傳工作——喬若夫斯密司君，絕對的信任我個人的行徑外，竟得不到一個同志；但我決不因此灰心，仍舊埋頭繼續研究，到前天全部解決了，我便大

規模的向民衆宣傳，使他們在可能範圍內，有機會逃出這空前的浩劫。」

在柯斯莫的語氣，暫時告一段落的當兒，一個記者突然插嘴進來問：

「請問凡塞爾先生，你所說的全部解決，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大前天夜裏，我用天文鏡察看天象，在武仙（Heracles）和天琴（Lyra）二星座附近天體裏，我注意到衆星象都陷入昏暗朦朧的狀態，好像有一個鬼影伏着，這是我的經驗使我知道的，星雲雖然不能給人類瞧見，但它確在這個地位，並且已經到儀器上能夠顯示出來的程度了。後來經過幾次精密的計算，纔算出在幾個月以內，地球就要碰着可怕的星雲了。那時它裏面的水汽就在地球上凝結起來，可以把現在的海面升高三萬多呎——就是在原來的海洋上面，增加六哩厚的水！那時地球上最高的山峯，也要淹沒，全球變成一片汪洋，一切生物，除了水族，都將沒有生存的餘地。」

「依你說，我們人類怎樣可以逃出這災難呢？」

「依照我的設計，建造『亞克』」（柯斯莫說到這裏，各人面上都露着不重視的微笑。）使它浮在水面，等候洪水過後，陸地重現，再上陸創造新世界。」

這時候許多記者們三三兩兩的在那裏竊私語，這裏面可以分出幾種不同的情形來：有的對他們說的露着懷疑的神氣，有的抱着敷衍的態度，有的存着輕視的觀念，更有幾個站在反對的地位，正在搜索幾句駁詰他的話。

「諾亞造『亞克』救人，是傳說上的故事，難道你當它做你『學說』的根據嗎？」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的。」這瘦小的科學家，對了這有攻擊性的問句回答：「我預備建造一艘經過特別設計的大船，使人類住在裏面，可以安全避過大難。因為這情形和傳說上的故事相彷彿，所以我就把它喚做『亞克』。同時我還要勸別人照我樣建造許多『亞克』，那麼便有多數的人類得救了。」

「現在所有的船隻，難道不可以應用嗎？」

「不能應用的，」他回答，「因為它們並不是爲了這種特殊航行而設計建造的，所以它們的浮力不夠，管理方法不合宜，並且對於原力（指燃料）和食糧的貯藏量不充分，它們或者能够在短時間內維持過去，但不久便要喪失它的抵抗力量，沉到水底下去。」

「那麼利用飛機飛船，人類可以在空間避難麼？」

柯斯莫用了堅定的笑容，望着這問者說：

「你知道一架飛船，能够在空間續航幾時？最優良的飛機，中途不着陸，能够飛若干航程？照現在的科學程度，恐怕還不能利用航空工具來逃避這樣的災難。也許將來發達到從空間能引出原動力來，那麼可以長時間的浮在空氣中了。現代的航空工具和普通船隻一樣也是不能夠持久的。」

「在你的『亞克』上，你可以救多少人呢？」

「現在還不能說，但這也是我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我想『亞克』裏住一千人左右，是不成問題的。」

「只有一千左右？」另一記者問着，「有幾條海洋船不是可以裝載得下幾倍的人麼？」

「你們忘記了我們須要有充分糧食，預備在船上過幾時呢。我們不能立刻巴望陸地或是高山重新出現，所以必須有相當的地位來貯藏食糧，使船上的人，不至在半途告缺，此外我還要留出地位來，安置新大陸應用的一切東西，這裏面包括植物種子，秧苗和獸屬。」

「獸屬？我倒沒有想到，這似乎是有用的。」

「絕對需要的。」他說，「我決不像傳說上的諾亞一樣，把每一種族帶雌雄一對，但我必須帶對於人類有益的獸屬，做未來世界的胤種，同時我還要帶若干昆蟲和鳥類。這件事我已經和德國的專家，赫格斯密勃商議過，等他回音來了，我就着手去收集。」

「你預備幾時動工？」

「等我設計完畢，立刻就要動工建造，因為現在去洪水來的時候，已經不遠，再不能耽擱了。」柯斯莫說到這裏，他換了一種嚴肅的態度，向衆記者們發表他最後的重要談話：

「現在，趁諸位在這裏，我要用十二分誠懇的願望，請諸位聽了我的話，在各貴報上盡力的宣傳一下。諸位要知道，這是一件救人類生命的大功德。我雖則可以傾我的家產來幹一下子，但是力量到底是有限的。諸位是民衆的喉舌，社會的先導，所以如果你們能夠協力幫助我，那就不難得到極大的效果。」

照理，這些新聞記者聽了這樣動人的詞句，應該信服了，但是人類的心理，是最奇怪不過的。他們有時把絕無根據的謠言，認爲真消息；有時對有價值的警告，反而漠不關心。現在他們懷疑的仍舊懷疑，敷衍的仍舊是敷衍，輕視的仍舊當它是一件無關重要的新聞，至於那幾個反對的，當時雖

然沒有盡量的扳駁，但過後他們在報紙上的搗蛋，使柯斯莫看了要灰心不少。

柯斯莫要說的話雖多，但看到這幾聽者的神氣，知道一時也不能達到目的，所以就草率收篷。他向衆人又鞠了一躬，預備退場，但在沒有踏進那小室之前，卻意外的給幾個動作敏捷的記者們一手拖住，要求讓他們攝取他個人的照像。他正在猶豫不決的當兒，一陣擦擦的聲音，十幾個鏡箱已經把他攝進了。這時候柯斯莫覺得十二分的狼狽，倘使不是爲了要拯救瀕危的人類，他決不願意再見這種令人氣惱的新聞記者，難關已過，他就急急的逃入那間實驗小室，外面的一羣賓客由斯密司送着一哄而散。

「我很失望，」柯斯莫等斯密司回進來，劈口第一句就對他這樣說。「那天我不是對你說過，別人未必會相信我，你說他們也許會聽我。現在你瞧，他們對了我最後的幾句話，這樣的不關心，還有相信的希望麼？」

「但是，」斯密司遲疑着說，「將來也許會信的。」

「不錯，他們到了大難臨了頭纔相信我的警告是對的，可是到那時候時機已過，我也無能爲力，眼看這班人，像凍狗一樣，一個一個死去，這是何等悲慘的事啊！」

隔了一會，他又繼續說，「或者我們的宣傳工作，還不够力。喬若夫，我們應當再擴大的努力一下。」

「假使真個沒有人聽你，你預備怎樣？」斯密司提出一個反面的問句。

「假使大衆方面不聽我的話，我一定要設法使少數的人聽我。我要收集全世界的優良血種和靈敏腦子的人，使他們在我「亞克」裏，渡過災難，那麼將來新世界的人種，也許會比現在的要好些，但是在短時間內，去決定將來人類的命運，倒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呢。最要緊的，就是這世界上，誰有資格做新世界裏「人類的精華。」是不是社交的領袖？是不是國家的統治者？是不是擁有千百萬資財的大富翁？還是負着社會進化責任的科學家？——我倒要先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說到這裏，面部現着極緊張的情感。說完了，巨大的頭顱，垂倒在一邊，好像他細小的頸骨，支持不起它的重量；但這重大的發見，正全靠這偉大的頭顱呢。

二 生命視同兒戲

那天紐約市民，對了柯斯莫的警告，足足笑了幾個小時。他們把它認做新鮮笑話似的，在各處咖啡館、俱樂部，甚至於街車裏，市場上，家庭裏，互相談着。到午後，各報館都刊着號外，封面上載着醒目的廣告文字，使讀者看了要膽戰心驚，但是在裏面時評裏可以看得性實完全相反的詞句。有幾種報上用着嘲笑或是諷諷的口吻，更有幾種報紙，對了柯斯莫的舉動，盡量的攻擊。那有名的「鸚鵡報」主筆，還說要請市政當局，用公正的態度，去取締這種無意識的舉動，同時還暗示着：這妄謬的柯斯莫，利用他一些小聲譽，或者要在無知的民衆裏，釀成一件未曾發覺的危險來。這樣的論調，差不多認他有刑事的處分了。

讀報者的心理，現在似乎放鬆了一些，後來他們在報紙後幅娛樂欄裏，瞧到一家最著名的戲院，登着動人的廣告說，今天夜裏初次開演幾個大演員合演的新編時事新劇「洪水」，他們便興高彩烈的恢復了平時的情態了。

戲院裏定座處的電話，立刻忙碌起來，這已足夠顯示這大都會中時髦朋友的歡樂程度，非但沒有減退，卻背道而馳地有增高的趨向。戲院子的老闆，簡直拿柯斯莫開了一個大玩笑。在開演之前，看戲的人，從各方面而來，像潮水一樣的湧進院子去，頃刻間便掛出上下客滿的牌子來，遲到而

買不到票子退回的人，也不在裏面觀劇的人數之下呢。

這戲院裏的主角，確有藝術的手段——他時常把最新時事，在極短時間內編成戲劇來表演，卻很受人的歡迎——現在他在劇中飾了柯斯莫的樣子，禿着頂，帶了一班歌女，乘了「亞克」，向碧綠大海的背景裏漸漸駛去，一路上唱着悅耳的歌曲：

(獨唱) 呵！星雲就要光臨，

來淹沒這萬惡世界的生靈；

他全部漩渦發出呼呼的聲響，

好像他歡樂的舞踏永不會停。

(合唱) 不容再有一秒鐘的遲疑，

快些預備和陸地分離，

同了柯斯莫和他的「亞克」

向着安全方面駛去。

(獨唱) 星雲是一只可怕的鵬鳥，

在碧色的天空裏翔浩，

他聽見了甚麼便會發怒，

不要看中了你來不及逃。

(合唱) 不容再有一秒鐘的遲疑，

(餘同上)

(獨唱) 當這星雲起始醞釀，

凝成無量數燦爛的氫氧；

你奮鬥你生命的時間已經到了，

快些來看我的榜樣。

(合唱) 不容再有一秒鐘的遲疑。

(餘同上)

(獨唱) 大西洋不在他眼裏，

高山大嶺也要被他淹蔽；

使太平洋漸漸地闊起來。

到地球上不留一些陸地。

(合唱) 不容再有一秒鐘的遲疑，

快些預備和陸地分離；

同了柯斯莫和他的「亞克」

向安全方面駛去。

歌曲完畢，歡笑聲和掌聲哄滿了一院子。觀客歡樂的程度，這樣的高，決不像「鷄報」主筆所說的，要「損害到無知的民衆。」

但是下一天的早晨，大眾的心理，又很奇怪的轉變過來了。因為昨天的招貼上面，現在又加了意義更嚴重的新句子，報紙的論調，似乎傾向到柯斯莫的預言一方面去，昨天反對過他的幾個科學家，今天口氣也不固執了，同時他們還聲明，他們不該藐視柯斯莫，這幾種變化，當然要影響到市民的態度，使他們心房的擺，開始向另一方面蕩過去。

原來柯斯莫送了一篇關於他觀察和計算的詳細說明到各報館登載出來。他用重實的字句，

說得很有力量，所以看的人，大都要疑慮起來，同時報上還登着世界各科學家接着他的警告信以後，他們要駁斥他但沒有話可以說的新聞，所以更加有力了。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消息，就是麥金萊 (McKinley) 山嶺氣象臺的公報上面刊着說：前夜北方天空，有一個黑影，好像要把衆星象朦蔽起來似的。消息後面，還說這種現象，是以前所未曾見過的，但因為觀察時極感困難，所以不能知道它究竟是甚麼東西。

各方面的空氣，現在漸漸地緊張起來，憂慮和驚恐，充滿了每一個民衆的心裏。同時垣街各交易所市場，也大受影響，各種物品和證券的市價，好像瀑布一樣的一直往下瀉去，五磅音，十磅音，甚至二十磅音一跌的跌下去一連大跌狂跌，幾分鐘前後的市價，已發生了很大的差數。一班投機商人，推波助瀾儘量的拋售，同水閘開了門一樣的賣出，沒有一個人可以探出這變動的來源，此外倫敦、巴黎、柏林、上海等地傳來的消息，都說有同樣無理由狂跌的現象。

一方面許多有勢力的多頭，在破產以前，他們聯合起來，想方法來對付這空前的變化。他們會商結果，都認為這次狂跌，完全是起因於柯斯莫的警告，此外沒有一些原因。於是這幾個金融界的領袖，立刻趕到市場去說明這狂跌的沒有根據，同時盡量地勸導各商人不要再傾售，使價格再小

下去，可是也沒有多大功效，到後來只得暫時停板。

到下午開盤時，一般人預料市價又將繼續狂跌，但因爲有一部份投機者的補空，所以跌風已經停止，並且反而回漲一些。一方面再想拋空的，恐怕風頭已過，所以也不敢再拋了。因此行市便極迅速的回了上去，到第二天早上開市，差不多恢復到柯斯莫發警告上一天的價格，市場上的風波，就此算平靜下去。

交易所方面的恐慌，雖然平復了，但大部份的市民，因爲新的報告，連續地從柯斯莫那裏發出來，所以仍舊很憂慮。柯斯莫在他一個報告裏說，他建造「亞克」的計劃，已經完全告成，他預備立刻在紐約附近郊外，開始建造起來。他還說，這造船計劃是公開的，有人要造，他可以免費供給。最後他鄭重地申說，時光是不能再耽擱的了，從速準備吧。這樣懇切的辭句，它的效力，確是非常之大，多數的市民，便不由地恐慌起來。

全世界的宗教家，乘了這個機會，便擴大他們宣傳工作，基督教徒在各處街頭巷尾，高聲喊着：「世界末日到了，上帝將舉行人類最後的判決，他把善的敬他的人，帶到天國裏去，領受聖寵，使惡的不信他的人，永淪地獄，萬劫不復，所以趁這當兒，諸位，快來入教啊！再遲要來不及了。」他們所謂

的「來不及」是同柯斯莫所說的同途殊歸。

佛教徒發起了一個大規模的祈禱會，請了許多高僧，諷經禮懺，宣誦佛號，勸各地善男信女前來拈香，誠求消災降福，益壽延年。綜之，他們認為這杌隉不安的時期，是一個挽回淫奢風氣的極好機會，所以他們不肯把它輕易放過。

經過他們這樣的一番努力，無知的民衆來跟從的，卻是很多，結果成績比柯斯莫的警告，不知要高出幾倍。若是這些宗教家能够把他們宣傳的能力和和精神，來幫助柯斯莫，那麼或者可以達到真正救人的目的，但是他們對於科學，既是缺乏相當的認識，同時他們決不肯去附和教外的預言。所以這一次的結果，無疑地，他們領導了大批的人民奔向天堂裏去了。

三 關謠宣言

在這時候，美國第一流科學團體，卡尼及學院的總部裏，由柯斯莫的代表，喬若夫斯密司送來一件公函，給院裏的主任，裏面有關於洪水的詳細算式和說明。經幾個高級的主腦人物討論之後，

他們一致認為外面民衆的恐慌情形，實在是非常嚴重，所以他們就決定第一步應做的工作，是設法去消滅民衆的驚恐，至於公函裏面的資料，他們沒有仔細瞧過，便認為沒有討論的價值，所以把它擱在一邊，不去研究了。近年來各種科學的進步，都在他們控制之下，現在這一件重大的事件，也擱在他們肩上了。

一個臨時的特別會議，立刻召集了來研究這個問題。起初在他們以為只要有普通人能夠明瞭的解釋，不難把柯斯莫的謬論推翻，但是公函裏的一切說明，圖表和計算方式，在他們目前經過一遍嚴密的審查後，竟指不出一個錯誤來。他們能發現的唯一的攻擊點，就是柯斯莫在他自己發明的分光儀裏觀察所得的現象是虛設的，但是他們覺得根據這種理由的反駁，是難能使大眾信服的。因為他們知道現在民衆的心理，已經被柯斯莫的學說不可思議地征服了，如果用這樣理由來反對，等於法庭上反對證人所說的和他所見的一切是虛偽的一樣，是沒有效力的。

此外還有一件困難的事，就是麥金萊山巔觀象臺的報告書。他們認為這是天空裏常有的現象，本來沒有多大重要，但是在這特殊的環境裏，經一個不關心大局的觀象人員擅自發表出來，不啻做了柯斯莫學說的一個旁證。他們在公報發表後，雖已立刻去關照臺上，叫他們不要再多說話，

可是一個簡單的消息，已經洩漏了出去。現在在他們桌上，還陳列着另外三個氣象臺發來的電訊報告和麥金萊觀象臺一樣的消息——當然是給他們扣留了沒有公佈過的——都說有一個不甚清晰的黑幕，遮着北方的星座。這幾個非正式的證實，更加使幾個主腦人物，進退維谷，一時拿不定主意。

會場上，主席宣佈會議宗旨，並宣讀三個電訊後，全體會員互相望着，很有些倉惶的情形，他們知道這些消息，可以證實柯斯莫的觀察的不錯，同時知道這星雲已經到瞧得見的距離中了。他們預備怎樣去辯駁？他們拿甚麼理由去辯駁？

有兩三個會員的觀念，有些搖動了。

「據我的意思，」一個大學教授，亞力山大瓊司開口說，「雖則這是失常理的，但他說的也許是對的。」

「對的？」主席潑潑特教授立刻回答，「誰會聽見過有含水的星雲？這學說根本是妄誕的。」
「我並不覺得它是絕對妄誕。」瓊司教授回着說，「有幾座星雲裏含有氫氣，已經多次的證實了。」

「並且可以說，」另一個亞培爾阿勃爾教授立起來說，「有了氫氣，也許還有氧氣，有了這兩樣，也就够了。含水星雲的有無，並不成問題，我以為這樣大的星雲，可以凝結了淹沒這世界，並且離開地球又這樣的近，我們能够一些不覺得，這纔有些不近情理呢。」

「這是怎樣說起？」另一個會員問他。

「據柯斯莫說，它——星雲——離開地球，已在三萬萬哩以內了。假若它含着的水量，足以來沉沒我們的世界，它的體積，一定是非常之大，而且它行動時的吸引力，應該擾亂到別個行星的行動，使它們越出常軌，但是這種現象，我們始終沒有發見過啊。」

「不是一定的。」另一個教授喚做茄雷苗慕賽司的立起來說：「你若然存了這個思想，你一定要溺死在這次大水中的。我現在舉出幾個數字來研究一下：我們知道地球的重量是六五〇、〇〇〇萬萬萬噸。全地球的水，共重一五〇萬萬萬噸。海洋平均的深度，是大約二哩又五分之一。假使海面升高了一千五百呎，差不多有人類居住的地帶，大都要淹沒了。要增加這些水，實際祇要加全部水量的八分之一，就是連淹沒在陸地上的，也算在一起，也祇有七分之一，那麼這些水的重量，祇有地球重量的三萬分之一。倘使只有星雲的百分之一的水汽，凝結到地球上來，那麼全

部星雲的重量，還不到地球重量的三百分之一——就是月球重量的四分之一——諸位學者在這裏，我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敢說這樣輕的東西，有吸引力可以給離開三萬萬哩以外的我們探察出來。」

有幾個天文學家都在那裏搖頭，表示不滿。主席潑潑特也反對着說：「就是在十萬萬哩外，牠的吸引力，也應該被探察出來了。」

這時候瓊司教授又起來說：「慕賽司教授說的話，很有意思，不過他說的「倘使祇有星雲的百分之一的水汽，凝絕到地球上來……」一段話裏的「百分之一」，是沒有根據的。它也許是萬分之一，或者是萬萬分之一，這是沒有人知道的，但無論如何，決不會像慕賽司教授說的那樣輕小的。至於主席所說的十萬萬哩外的吸引力，我也承認可以探察出來，不過在這星雲給人類瞧得到以前，你們不去注意它，不去觀察它，那麼即使探察得出，結果也不是和探察不出一樣麼？這就是阿勃爾教授所認為不明瞭的答案。根據這幾個觀象臺的報告，我們可以知道，這東西漸漸地要達到瞧得見的地位了。我可以堅決地說，從今天起，我們若然能够很仔細的去察視星球的行動，我們也許可以覺得這擾亂的現象，漸漸的強大起來，柯斯莫在他的算式中，已經明白地指出這天體中

最近發生的變動。諸位要知道，這星雲的光臨，和夜間的竊賊一樣，使你在不知不覺中遭他的殃。」

主席聽到這裏，便露着譏諷的口吻向瓊司教授說：「那麼你快到『亞克』裏去找個位置吧。」

「這不是你的事，等機會到了，我自會去的。」瓊司回說，「幾個月以後，你會明白這句話不是笑談。」

「我很奇怪，」主席又說，「一個像你這樣的科學人物，竟然會相信這無稽之談，到這樣程度。我對你說，這件事根本是妄謬的。」

「你的話纔是妄謬呢，」瓊司失了學者的儀態反抗着，「你有四座世界最大的天文鏡，在你指揮之下，你爲甚麼不下令教他們偵察一下？」

主席的怒氣，也提高到了極點。他也不願會場上的秩序，用拳頭擊着桌子，厲聲說道：「我決不去做這種無謂的事。這幾個電訊裏面說的，無疑也是被大眾的盲從所感化的錯覺。天空裏有這樣的現象，並不十分希奇——大概是一種髮雲或是別的——但是這幾個觀象人員，竟誤會了。我決不像柯斯莫一樣，借了科學的幌子來哄騙民衆。我們現在要幹的，就是由學院出面發表一篇宣言，

交給報紙登載出來，去糾正民衆聽視的錯誤。現在請書記員預備，我們要起草了。」

主席潑洛特雖則脾氣固執，自信力太強，遇事歡喜狄克推多式的獨斷獨行，但他實在是一個偉大人物，科學界上誰不尊仰他。當然，能够在卡尼及學院裏坐到首席，不是一個平凡的人所能辦到的。他這一目的，是要消除羣衆的疑慮，所以對於原來的問題，反而擱置一旁，不去研究。

宣言的內容，和柯斯莫學說完全相反。等全體出席會員通過後——這時候幾個處在不贊成地位的，當然早已離席——便送到各報館去，下一天的報上，就登着這篇文章：

卡尼及學院關謠宣言

自紐約市上發生洪水降臨謠言以來，民衆被惑，日趨徬徨，本院爲關謠起見，特發表此宣言，以釋羣疑。

據云洪水起因，係地球遭遇含水星雲而成。經本院詳加研究，證明此說越出科學範圍，故決定其全屬妄談。星雲並非由水氣構成，即含有若干水份，亦決不能在地球上釀成水災。數日前氣象臺公報所云天空奇異黑影，亦出於誤會。茲本院以科學界最高組織地位，向各界慎重聲明，一切所謂學說算式，絕無根據可言。凡我民衆，可各安居樂業，莫被無稽謠言所惑。地球設有危險，天文界早能

測知，而預行告示也。

這樣有力的宣言發表以後，並不見十分功效，因為下一天的清早，足有三萬多市民，趕到紐約郊外密尼握拉（Mineola）舊飛機場去，看柯斯莫和他的五百個工人，很忙碌的在那裏佈置「亞克」的底盤。在場的四週，張着巨大帆布的廣告，上面寫着：

「安全避難的『亞克』」

公開供人參觀研究，

來賓可免費向管理處索取建造詳細計劃，

家庭用小型「亞克」也能代為設計，

趁早去幹！遲了要來不及的！」

市民們看了「亞克」底盤的偉大，就知道這工程非百萬金不辦的。這是很顯明的，柯斯莫用了他的金錢，來實踐他的話了。現在他在工人中間，跑來跑去指揮着，偉大而禿的頭亮，好像戰場上拿破崙的灰色外衣一樣，容易認得出來，使觀衆增加了不少信任心。

四 國防問題

學院的宣言，既不發生甚麼效力，同時柯斯莫的工作，更加趕緊了。報紙上每天連續不斷地登着「亞克」工作進行的新聞，差不多要把其他重要的，像南美的戰報等，都擠到次要地位去。柯斯莫每天裏仍舊抽出些功夫，寫些文字，供給各報館，斯密司也趕來趕去做下層工作，所以他們忙得連休息的時候都沒有。

一天一天的過去，安全的「亞克」漸漸地高大起來。巨大的底盤上面，現在已經加了金屬的龍骨，在強烈的日光裏映着，便發出耀目的光毫來。這一年的七月天氣，像地震以前一樣的安靜，太陽從一早曬起，一直到傍晚，總是萬里無雲的墮着，不會有過一次雷雨或是陰天，一連很長久的日子，都是如此，從來的夏季，沒有像這一年的長久和沉悶，一般人的預料，都以爲是太陽黑斑的關係，或是經着一個長期的熱浪。

許多高山，因天氣過熱，溶去了山頂的積雪，便失去了它原來的美觀。積雪溶化下去，使各河流

憑空增加許多水。它們等不到流到海洋裏去，早向較低的兩岸上爬。所以有的地方遭着旱荒，有的地方還鬧着水災。各處災區的難民，齊向都市裏奔去，可是大城市裏也因各鄉收穫大減，所以食糧大感缺乏，視在憑空加了許多避難人民，結果便釀成食荒。加着大城市的氣候，比鄉間還要高，一般災民，真是度着水深火熱的日子，他們不是餓死，也得熱死。同時各地時疫盛行，一個地方，每天裏總有幾百人的死亡。

沒有一個醫院裏不住滿病人，雖添設了不少臨時時疫醫院，仍不够容納激增的病人。

世界各處來的消息，很奇怪的都說同樣的天氣炎熱，平靜無風。柯斯莫在有一天的報紙上表示說：這樣特殊氣候，就是大災光臨的前兆。

炎熱的天氣，使市民大感不安。有錢的搬到海濱地方去避暑。他們用巨大的涼傘遮着強烈的日光，穿了極薄的游泳衣，赤足踏在曬熱的沙上，也不覺得有一些涼意。就是海水，也和燒熱的浴湯一樣，浸在裏面，一些也不能解除他們的困苦。沒錢的被生活壓迫着，祇得在都市裏工作，能支持一天便過一天，直到悶倒了也沒有法子。但是一般與緻好的人，仍舊聚集在造「亞克」地的方，看他們在大布篷下面工作。柯斯莫在他工場裏，裝了不少巨大的電扇，扇出風來，調劑空氣的溫度。他爲

了要節省時間，所以僱用的工人，現在已增加到五千多名，他們在專家調度之下，分工合作，一部份去預備材料，一部份專管裝配。

這「亞克」完全是用銻金構造的。它是一種新發見的金屬，比鋼鐵堅強一倍，但祇有鉛的一半分量重。柯斯莫和幾個大的鍊鑄廠，訂了合同，用二年前發明的大量出品方法提煉，把全廠的出品，完全供給他用，因此原料便不致缺乏了。這新出世的金屬，雖然在飛機、飛船和海軍裏幾條小艦上用過，但是大規模的造船，還是第一次呢。柯斯莫化了無數的金錢和精神，趕造這條「亞克」，同時還不斷地勸人相信他；工作進行的消息，雖散佈到世界各地，但是除了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心外，竟沒有一個人願意跟他做。

最後，美國政府覺得有出來干涉這件事的必要了。因為柯斯莫用現金去包買各廠銻金屬出品，使政府裏海陸軍用的重要原料大感缺乏。所以在七月的中旬，柯斯莫接到總統的通知，要他立刻到華盛頓去。他在約定日期，就單身趕到白宮去進謁。他進門之後，就被引到總統的接應室裏，當他踏進去的時候，他注意到全體閣員都在那裏注視他。但不覺得有一些友好的態度。

總統山姆遜，是一個大個兒的人，站立在地上，望去足有六呎半高，幾個閣員，也都是肥頭胖耳，

在平均體重以上的人，現在連合了特地邀來的卡尼及學院院長潑潑特教授，便組成了一個「大人物」的集團。他們因為天氣炎熱，都祇穿着單薄的衣服。有幾個正在別處避暑，被總統特別命令召回來的。

柯斯莫在衆人中間，是一個唯一的幽靜人物，他瘦小的身子，和別人站在一起，很覺得不相配，但他的腦部，好像比任何人來得大呢。

他看見衆人藐視的態度，並不在意，仍舊含着笑容走上前，和總統握手，和他人點頭爲禮，然後坐到他的位置上去。

寒暄完畢，總統使用莊嚴的語氣，起始開口。他說：「我特地請你來，要命你把你的無謂工作，立刻放棄。因為你這個不能被人諒解的舉動，不但使民衆惶惶不安，並且，你可知道，你現在已經站立在對敵國家的地位上了。全國的大鍊鑄廠，因為和你訂立合同，把他們的出品，完全供給你建造所謂的「亞克」，所以海軍部爲某種關係而訂造的四艘主力戰艦工程，卻因此擱置起來，這不是使我們國防上發生影響了麼？現在我也不必多說別的話，只要你能立刻去解除各鍊鑄廠的合同，別的問題，我們可以原諒你，寬恕你。你須要明白，你以前的行動，不是一個普通公民所應做的。」

總統說到末一句話，特地用演講的聲調說的。柯斯莫聽了，一聲也不響。停了一會，總統又接下去說：

「我也不必用最後的手段，想你也是個極明白事理，而且極愛你祖國的人，所以危害國家的工作，應當立刻停止。你總能明白，你現在所處的地位。」山姆遜總統這樣又是客氣又帶些恐嚇性的措辭，除了柯斯莫以外，別人聽了，都覺得他說得很得體。

柯斯莫等總統說完了，便立起來，在衆人目光注集之下，走到房間中間，用着沉着而誠懇的語氣，開始回答。他說：

「總統先生，你說我的工作要妨礙到國防問題，這句話我極願受領的。但你要知道，我要在極大危難中，設法去挽救人類的滅亡，着實比戰爭的事，重要得多。這可怕的星雲，很迅速的在那裏向地球奔來，不到幾個月，全地球同時要遭着洪水，那時沒有一條戰艦，還能够有力量浮在水面了。」

聽的人一些也不覺得躊躇，都相顧而露着笑容；但說的人卻更加的莊重了。

「你們都以爲我是瘋了，但你們被頑固的公務人員朦蔽了還不知道。這個人，」他用手指着潑路特教授，「很明瞭我的情形，我的種種證據，都送給他看過，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太愚笨了，

不能領會呢，還是太固執不肯認錯。」

潑潑特紅了臉不做聲，總統便止住了柯斯莫說：「不要這樣，這裏不是攻擊個人的地方。你說的話，我們已經聽得夠了。我請這位科學界的領袖來，是要當了我們的面，糾正你的錯誤，如此，這不幸的事件，就可以有個解決的辦法。」

「他來糾正我？」柯斯莫露着藐視的神氣說：「他還不够懂我工作的初步呢。我現在要對你說的，就是卡尼及學院裏，不全是盲目的，他們最近集會的情形，我也知道。那時很有幾個人要提出來研究，可是都被他壓了下去，所以學院裏發出的宣言，並不是全體會員的意見。」

潑潑特的臉更紅了，他還想作最後的掙扎。他質問着說：「你說一個出來，是誰？」

「好！」柯斯莫露出不屑的態度回答：「你要我說出一個，我現在說出三個來給你聽。瓊司教授和阿勃爾教授，怎樣的說含水的星雲，有存在的可能。慕賽司教授，怎樣提出數字來研究它的分量，和地球有什麼關係，最後瓊司教授又怎樣舉出有系統的結論，請你仔細去察視衆星雲的行動。怎樣全院的人，都承認我的計算的不錯，還有——」他直指着潑潑特的面部，「你怎樣處置三個氣象臺上證實星雲已經瞧得見的電訊？」

潑潑特喃喃地說，「有好細，有好細……」

「呀！」柯斯莫呼着，「有好細？總統先生，請你注意他說的話。這是一件包匿真情的奸謀了。天啊！這個世界將要毀滅的一天，還有他這樣的人顛倒是非，使人類在他們明瞭了實在情形之前消滅！」

柯斯莫用了這樣驚人的言語，不但戰勝了潑潑特，就是總統和其餘的閣員，也有些搖動，弄得不知所從了。

這時候各方面的態度，漸漸的有些改變，除了潑潑特外，每個人面上，都現着疑惑的神情。潑潑特倒在安樂椅中，半晌說不出話來。他在未曾預備立起來對抗以前，他的對方又加緊了進攻：「我的總統，」柯斯莫用手攀住了山姆遜的坐椅，用極誠懇的語氣說，「你是一個強大國家的領袖，你的一舉一動，可以領導全世界，向光明的路上走去，這一次是你幹一件有偉大無比的功勞的機會。你一句話，可以救出而數條的生命。我至誠地請求你，不要阻止我的工作，並且立刻發出命令，去建造照我設計的「亞克」其他各國的領袖，也因你的登高一呼，一定會爭相追從，那末至少全世界裏有大多數的人類可以得救了。你若能夠聽我的話去幹，那真是功德無量——」

人類的心理作用，是很奇怪的。這一段話，幾乎把柯斯莫以前所努力的完全失效。他說含水的星雲向地球方面來淹沒這世界，很是動聽的，他揭發潑潑特的包蔽消息，更能得到別人的同情；但是他說到「亞克」這個名詞，衆人的態度又鬆弛了，總統的臉上，又現了笑容，他搖搖頭，露出不重視的神情，衆閣員也顯示着不信任的態度；同時柯斯莫自己，也覺得環境有些變化，他就立刻換了口氣說：

「你們還不信麼？現在證據已經在你們面前了。你們看，這樣長期炎熱的夏季，歷來氣象有過這樣的記錄麼？星雲的前鋒，已經到了，大禍的朕兆，已經顯明了，但是我要對你們說，這是第一個預兆，後面還有別個，即刻就會接踵而來。現在的氣候大熱，將來就有大冷。到我們碰着星雲漩渦的時候，地球上氣候，便要忽熱忽冷。我們有時要在烈日之下奮鬪，有時要在冰天雪地裏掙扎。最近的幾個星期，就是大熱的現象，但我要警告你，劇烈的變化就不遠了。」

這一段非常的詞句，使聽者更相信他們面前站着的，是一個狂人了。這時候潑潑特已經回復了他的常態，便立起來說：

「總統先生，現在我們已經很顯明的知道他在那裏胡說，我……」

他話還沒有說完，天空裏忽然的黑暗起來，好似一幅深色的幕，從天上掉了下來，把大地都遮沒了，同時大風劇烈的刮着，把窗櫺吹得格格地響。屋子裏電燈也掙亮了，站在裏面的人，可以瞧見大塊的雪片，夾着冰雹，在窗外斜着落下來。幾秒鐘裏，有幾處玻璃窗，經不起狂風的壓迫而破碎了，寒冷澈骨的風，便從破裂的地方吹進屋子裏來，使幾個穿着單薄衣服的閹員，凍得縮縮地發抖。過了一會，天稍爲明亮一些，但可怕的雷電，仍在四面震着。白宮前面的大樹，有幾棵已經被大風連根捲起，在空中飛舞着，等到它們跌落下來，不幸的人民或是房屋，便被它壓倒而犧牲了。

在這樣的一個使人目瞪口呆的變化發生以後，除了柯斯莫一個人，仍舊立在屋子中央，其餘的都奔到窗邊，去瞧外面的情形。

「我早對你說過的！」他一個人在裏面說，但是別人都給外面的情形驚呆了，加了雷電暴風的聲音，早把他們的耳朵震聾，所以沒有人注意到他在那裏說話。

黑暗之後，雖然回亮一些，但是這並不是正式天光的回復，而是一種可怕的光。看起來有些黃有些紅，時時刻刻在那裏變化，所以也說不出它是什麼顏色。大氣被上層的雲閉塞住了。它們便旋着，滾着，捲着，漸漸變成一根巨大的龍掛。一次它旋到地面，極大的速度，把房屋，樹木，和其他一切擊

成粉碎。

黑暗的幕，時時來蓋沒天空，等它捲開，便現出可怕的光彩。這樣一來一去，使衆聞員心房跳躍的速度加快了。

恐怖的呼聲，突然從下面觀看的民衆裏發出來，原來有一個男子同了一個婦人，正在穿過白宮前廣場，想去找一個更安全的地方躲避，冷不防被一陣颶風捲了起來，吹到一座牆上，跌下來，便直僵僵地死在牆腳下。

一個閃電，射到華盛頓紀念碑上，便看見像條火龍一般盤旋着在石碑的四週。白宮的基地，好似築在火山附近一樣地開始搖動了。同時水災的閘門開放了，大雨也排山倒海似的落下來。

暴風裏着大雨，向破碎的窗裏打來，把立在窗口的幾位大人，都趕到屋子中央去。他們踏着被雨水沖濕的地毯上，面部都灰白得同死人一樣，各人的眼光，互相交視着，現出很不安的神情。這時候祇有柯斯莫一個人，仍舊神色不變的站着，他用高的聲調，向他們說：「這不過是洪水前鋒的幾滴罷了，你們現在信了麼？」

五 恐怖遍及全球

狂風暴雨雹雪交加的現象，並不是華盛頓一個地方是這樣的。全世界的無線電，因為天線都被大風摧毀了，所以祇有海底有線電，還能夠傳遞消息；從這類電訊上，知道各處都是一樣的受着劇烈的天時的變化。大雨連續不斷的落下來，河水暴漲，沒過了河岸，低他的市鎮，都積着水。溝渠裏冒起水來，把街道淹在水下；看情形好像是水災起始了。

雨量之多，比歷年記錄，高出不知多少，同時猛烈的雷電，更能使人民恐懼。歐洲來的消息，說倫敦的維多利亞塔，被一個閃電，擊毀了一部份；莫斯科美麗的聖倍西（St. Basil）教堂，差不多全毀了；意大利有名的斜塔，經不起劇烈的震盪而倒了下來；羅馬聖彼得教堂的穹窿，給電火包圍了，足有三分多鐘，幸而建築堅固，所以只毀了一個神像。最奇怪的，紐約城中的地下鐵道裏，有一道閃電，從紐及賽（New Jersey）站口鑽下去，沿了軌道過去，一路上掀翻了地道裏正在行駛的二列快車，再從紐約總站口鑽出來，一道紅光，把全站屋頂震成粉碎，飛散到幾百呎外面；但是站裏的人，除

了被震倒下，或是撞在牆上受些微傷外，卻沒有一個受到重傷或是死亡。

柯斯莫的「亞克」因為新金屬的絕緣能力極強，所以一些也沒有損傷，不過工場上的天幕和風扇等，都給吹毀了。

倘若這樣的風雨，再繼續下去，和預測的洪水接連起來，那麼即使有柯斯莫那樣早的預備，也是不能活命的。現在這驚人的風潮，經過一日夜的狂吼後，也就此停止了。

風雨雖然停了，可是滿佈在天空裏的奇怪的雲，仍舊積着不散。直到一星期之後，纔漸漸的恢復原狀，太陽重新出現，天空裏又變成絕無纖雲的景象，天氣仍同前幾日一樣的熱；但是，從此以後，天空的光彩，絕對不像平日一樣，裏面含着的一種奇特而帶紫銅色的光，看起來很覺得可怕，並且是令人憎惡的。

民衆方面，以前對於柯斯莫預言的輕視和嘲笑的心理，現在都消滅了。整個的世界，完全給恐怖包圍着，弄得不知所措。但是大部份的人民，不過是恐懼罷了，對於柯斯莫所說的，還沒有完全信服，他們以為將來或者會有一次極大的水災發生，但決不致會把全世界淹沒的，所以有錢的儘把金錢藏起來，預備將來應用，但絕對不肯用來建造「亞克」，更有幾個沒腦子的，看見大雨停了。天

空現着美麗的虹，反而覺得快活，他們以為這是水災已經過去的現象，將來不會再來了。他們便組織了一個感謝上帝的大遊行隊，由一個會說話的隊長領導着，向各處鄉鎮方面行去。

過了一天，柯斯莫在報上發表一篇談話：

「我以前發表的預測，現在已有一部份證實了。我的計算，世界沒有一個精於算術的人，能够指出一個錯誤來。現在天空中除了幾顆大星座，其外的都在朦朧的狀態中。這是星雲行近太陽系的象徵。最近發生的意外風潮，就是第二個預兆，第三個不久就要來的，再後面便是正式的洪水了。」

讀報的人，看了這篇文章，不庸說，又極度的恐怖起來。一切的事業，因當事者都失了常態，無心經營，完全陷於停止狀態。柯斯莫的警告，到現在方始發生一些效力。他事務所裏，居然有人來要求在「亞克」裏留一個位置，或是詢問造船的方式。

密尼握拉工場上，每天也有不少人來參觀。他們都是極誠意的詢問，怎樣去建造一艘「亞克」，當然的，柯斯莫熱烈的招待他們，盡量的供給資料，代他們設計，同時還親自領導他們去參觀他的工作。

自從他和總統會見以後，他知道時光的寶貴，他就回到密尼握拉加緊工作。他添用一班夜工，日夜不斷地進行，到現在巨大的船壳，差不多要完工了。它擱在底架上，足有八百呎長，二百五十呎闊，一百呎高。這樣的尺寸比例，是要使別個造船家笑落牙齒的，但是他認為有銖金的那樣浮力，沒有別種方式，可以來解決巨大儲藏量的問題。他還說：等船裏的機器，人畜糧食，燃料等完全裝齊，它吃水還不到二十呎。

他送他來賓回去的時候，還對他們慫恿囑咐，叫他們立刻去幹。

有幾個的確去預備了，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耽擱下去，進行得很遲緩。這時候天空裏可怕的光彩，已經看慣，他們便以為復原了。天氣雖然熱些，但此外沒有其他值得恐怖的現象發生，於是一般造船者的熱忱，又漸漸冷淡下去，到後來他們忘卻了柯斯莫最後的叮囑，暫時停止工作的進行，等候到應造的時候，預備再動工。

一般向柯斯莫要求位置的，到現在也覺得多此一舉了。他們在請求的時候，聽見柯斯莫對他們說：「我這『亞克』果然是爲了拯救人類造的，但是裏面的位置，是絕對的留着給優良人種代表的。」當時雖然他們覺得有些失望，但是到現在危險時期似乎已經過去，他們更不放在心上。

了

環境似乎安定了許多，人民恐慌的程度，也漸漸地減輕了不少，一切也都恢復了原狀。柯斯莫是一個災禍的預言家的觀念，早已不存在他們心上。他們在看見他的時候，都笑他是個傻子。有的已經動工建造「亞克」的，也因怕親友們的嘲笑而放棄了。更有人說，柯斯莫是個不祥的怪物，所以他在路上走過的時候，竟有無賴的暴徒用石子擲他。幾天前狂風暴雨的恐怖情形，都忘卻在腦後。現在他們正掩着眼睛，向危險的路上走去，原來第三個預兆，在不知不覺中突然地降臨了。

六 第三個預兆

那一年九月裏有一天的夜半裏，全紐約幾百萬睡着的居民，同時被一種悶窒的環境所驚醒了。他們覺得呼吸極困難，好像關閉在蒸氣浴間裏一樣。他們在暗中摸索，穿了衣服起來，把門窗開直了，也沒有一些補救，因為外面的空氣和裏面的，一些也沒有兩樣。他們在昏暗的黑夜裏望出去，

連自己門前的階石都瞧不清楚。平時極明亮的路燈，這時候不知怎樣，像微藍的磷火一樣，一些也沒有光毫射出來；房屋裏的電燈，開上了也像厚玻璃裏燃着的一枝香。原來各處發電廠裏給水汽包圍了，各處絕緣部份，都像浸過水一樣地漏電了，巨大發電機裏發出來的電壓，因此跌落了許多；一路上再像上述情形而減低起來，到用戶的電燈上更加低落，所以只剩鬼火一般的光彩了。手電筒裏的乾電池，早已受潮而失了功效，火柴更不容易在這種潮濕空氣中燃着，現在，一切人造的光明工具，都失了效用，他們禁不住要驚駭起來。

呼叫的聲音，從這個房間流動到那個房間，孩子們都因失了光明而啼哭起來。有神經病的婦人，發狂似的跑來跑去找她的小孩。一部份的人，受了過分的驚嚇，並因呼吸困難而暈厥了，醫院裏的病人，更受不住這樣的悶氣，他們抓開了胸前的衣襟，一副痛苦的表情，真像沙漠裏將要渴死的旅客一樣。每一個窗口或是門口，聚着瞧不見的人們，互相呼應着。在這一個人突變的環境裏，聲浪便是他們唯一的交通工具了。他們祇能用耳朵去聽出對方說的是誰。他們要想探問出一個原因來，但誰也不知道這奇特的變化，是怎麼一回事，除了悶窒的環境外，他們能知道的，就是在黑暗裏摸出鐘面上長短針的所在，是上午的二點鐘。

鄰居們互相呼應着，一個相熟聲音的回答，也能使他們得到一些安慰；就是平時相罵慣的，現在也親熱起來了。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天知道的我連呼吸也覺得不容易。」

「是呀，我們都要窒死了。」

「是不是火警？」

「不，不，這決不是火警。」

「我覺得空氣裏完全是水蒸氣，磚石和玻璃都濕了。」

「呀！真的呢。什麼都濕了。」

到現在衆人的心裏，忽然想到水災兩個字，他們立刻聯想到柯斯莫的警告——這是第三個預兆啊！牠竟然到了！

這不吉利的詞句，「洪水」和「柯斯莫」，從說的嘴唇，傳到聽的耳膜，聽見的都像槍彈射進他們胸膛一樣的倒了下去。

當夜紐約全市驚慌情形，實在混亂非常，但他們一些也沒有辦法，只有等候到天明再說，那時候黑暗去了，他們可以知道怎樣去幹。他們等着，等着，等候這久望不到的早晨！

在這絕對黑暗的夜裏，還有一件不幸事件，發生在中央公園的上面。兩架特快航空機，載滿了乘客，一架是從波司登（Boston）來，另外的一架是從亞爾培乃（Albany）來的。紐約站上的燈號，在幾百呎以外，已失卻了效用，所以在不能避免的情形之下，它們互撞了。撞的時候，高度約在地面上一千呎左右，就在公園靠第五街的一邊。撞了以後，不幸的乘客和船員，連了破壞機身，便在黑暗中跌到地上，大部份都跌死或者在未跌以前震死了，只有四五個很幸運的沒有跌死，但是也受了重傷，他們在地上呻吟着，所受到的痛苦，比僅僅受大氣的窒息還要多。因為在莫明其妙中，跌到了氣悶異常的黑暗中，他們還不知自己是死是活呢，在這樣的景況中，他們足足過了十個小時纔有人來救。

空中撞機的巨響，在第五街附近的居民，都能聽得，他們也能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但在大眾化的恐怖之下，他們自顧也不暇，所以沒有一個人想到來救護這些可憐的罹難者。

日出的時候應該到了，但是一些也沒有明亮的現象。全市好像墳墓一樣地仍舊籠罩在黑暗

中，守候的人們都失望了。

歷史上從來不會有過，夜間休息到相當的時候，會不醒轉過來的。難道地球停止了旋轉麼？太陽失了光明麼？真奇怪，不知道什麼時候纔完呢？

街路上一些也沒有聲息，就是別處各地，也沒有消息來，一切像死一樣的岑寂，他們聚在自己家裏，不知道下一分鐘的命運是怎麼樣的。黑暗裏又不敢跑出門去，祇得度日如年的等在裏面。他們所能得到的唯一消息，就是聽見鄰居的聲音，纔知道除了他們一家之外，居民還沒有完全死完。鐘點一個一個地過下去，還沒有一些光明出現；此外還發覺一件使他們擔憂的情形，就是在災禍起始時候，他們已經覺得空氣中異常潤濕，現在各處堅硬物件，都像澆過水一樣地濕了。空氣裏含的水分這樣的多——這是使人呼吸困難的大原因——若是在白天裏，他們早已瞧見，但是在黑暗裏，怎能知道，直到他們手指和帶着水點的物件接觸了纔發覺。

各種物件外面，都積着水汽凝成的水點，愈積愈多，小點便併成大點，向下面流去。它們集合多數的水點，再向更低的方面流去，同時又聚集了別處流來的，併在一起流着，足夠可以發生一種潺潺的聲音。這聲音起先是極輕的。後來漸漸地高起來，給守候的人聽見了。他們起初還不知道是甚

麼東西，後來發覺是流水的聲音，他們便進一步的恐怖起來。等不到他們尋出水聲的來源，黑暗中越聽越響，後來竟像狂流一樣的要震聾人的耳膜了。

「水災」這個不祥的名詞，現在又有人說起了，聽見的立刻感到失魂似的痛苦。四面伏着祇能聽而不能瞧的危險，他們驚慌得手足無措，不知怎樣是好。在黑暗中受着的痛苦，要比白天裏不知要大多少倍數呢。有幾個大膽的，冒着險，在暗中走到門前階石上，一級一級的摸索下去，最後他們踐到上面已經有水流着的一級，便立刻縮上來，嘴裏發狂似的喊着：「水在那裏漲起來了！」

這一句話，使聽者可以想到那水時時刻刻地在那裏漲起來。有些人以為水已經沒到房屋的下層，他們便向屋頂方面逃去，婦人和孩子們又放聲大哭起來，使男子們更感到痛苦。

這樣的情形，不能再延長的了。若再繼續幾個小時，紐約的全市，可以不必等待洪水的光臨，也要毀滅的了。在市民們等候到不能再耐的時候，環境忽地又變轉了過來。

在正午十二句鐘時候，黑暗的天空裏，忽然現出一部份的光亮，它漸漸放大起來，把黑幕向四面推開。在十五分鐘裏，紐約的全部，又在白日天光之下出現了。光明回復以後，市民第一件要注意的。就是要去觀察下面的水，究竟漲到怎樣程度。其實也不過路邊水溝裏，有些流水罷了，況且現在

又漸漸地向下退去。再過幾時，牆壁上雖然還帶着潮濕，地上已經乾燥得水漬都沒有了。

這時候市民的擔憂鬆弛了，痛苦解除了，呼吸也靈便了，全城便像死去還魂一樣的活動起來。居民們都跑出了屋子，在街上閒着，碰着了相熟的，便互相詢問，互相安慰，同時還談着各人所經歷的情形。他們還互相研究着：這到底是什麼東西？以前有過沒有？將來再會來不來？

電話機立刻忙碌起來，女人們起始和她的朋友閒談，男子們尋到了他們的對手，便談起生意來了。

高架車和地下車，都擠滿了人。他們要想在短時間裏，去探望他們的親友，或是察看他們的家庭裏遭着的情形。路上交通擁塞起來，市聲便恢復了原來的程度。脫班遲到的航空機，帶着別處的消息，從各方面飛來，停在航空塔上，乘客們都趕下來，瞧瞧下面的情形。極短時間內賣報童子，已經滿街飛奔喊着號外，買的人當然不少，但報上所載的，就是他們所經着的，此外也沒有一些別的消息。

又隔了幾個小時，真實的消息，從無線電和海底線傳來。說起全世界各地怎樣的被這不可思議的黑暗所襲擊。歐洲是在早上碰着，亞洲是在下午碰着的。各處現像，並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並

不像紐約一樣的昏黑，有的地方，還有暴雨打着；但是空氣裏異常的潮濕，是各處同一的現象。這一次的天時的變化，全地球都遭着的，大衆都相信，這是柯斯莫所說的第三個預兆。

七 大富豪的失望

下一天的早晨，市民們爭着看報上柯斯莫的談話。這裏面說的，可以使他們得到一些更明白的解釋。

「星雲外部的一個漩渦，臨到了地球，便演成昨天的結果，但是你們不要誤會，這絕對不能和未來的洪水比較的。這是最後一次的警告了，未來的災禍，決不是這樣的容易過去。你們再不相信我的話，那麼你們是準備犧牲你們的生命了。」

這幾句話，在這時候說出來，着實有些功效。那些已經動工建造「亞克」而停止的，現在又復工了；有的想在柯斯莫的「亞克」裏，要個位置的，現在又用電話去請求了。但是事務所裏祇有斯密司一個人，在那裏答話。他說：「凡塞爾先生叫我對你們說，對於你們的請求，現在他還不能答應，

因為他正在考慮預備帶誰。」

這樣的回答，實在是很空洞的，這不過比拒絕略為客氣些罷了。

人類的天性是很奇怪的；一連幾個好天，把大眾的憂慮和恐怖又吹散了。第三個預兆的印象，雖然仍舊很深刻的印在他們心頭，還沒有完全忘卻，但也漸漸地鬆弛了。加了潑潑特派的科學家，向他們屢次保證地申說，所以他們更不拿它放在心上。他們對最近的變化這樣說：「這次天空黑暗，並不超越自然界的範圍。除了程度較高外，它不過是一種大氣的變態現象，和歷史上一千七百八十年的「黑暗日」一樣。」

但是幾個神經過敏的，看見柯斯莫仍舊晝夜不息的工作着，他們私下裏也覺得有些徬徨。到一天，「亞克」完工的消息傳佈出來，又引起了市民的興趣，他們成羣結隊的趕到密尼握拉去瞧熱鬧。

這巨大的東西，擱在場上的支架上，遠看很像一條大鯨魚，它的上部，蓋着一個橢圓形的船頂。四個金屬的大煙囪，就聳在圓頂上面。煙囪的前面，有一座瞭望塔，再前面便是全船的總樞紐——船橋的所在。船頂的邊緣，漸漸的向兩面灣下來，和垂直的船邊，很密切的接着，這樣的構造，就可以

抵抗強暴波浪的攻擊。幾排蓋着厚玻璃的圓窗，很齊整的排列在船邊兩面，表示裏面是甲板的地位。從平地上進去，一定要從臨時搭成的斜坡上走上去，達到船邊開着的四個入口。柯斯莫僱了不少護衛，來維持場上的秩序，但也准許來賓分批的到「亞克」裏面去參觀。斜坡已經積着無數好奇的觀客，他們由護衛指揮着，陸續向入口裏移動。

船裏面的一切，除了使他們驚奇以外，簡直沒有別的話可以說，現在船裏面，還沒有放置東西，所以各處都是空着。全船上下共有十層，最下的三層，是儲藏倉庫，巨大的地位，可以藏着供長時間應用的糧食和燃料，上面兩層是放置各種禽獸，蟲豸，植物種子，樹秧和其他應用物件的所在；再上的五層，完全給人類居住的，裏面有船員船伙的臥室，幾座大客廳，和三百五十套大小不同的「廬所」。船上各處，都裝着自動升降機，所以上下極為便利，此外種種設備，完全和頭等海洋船一樣的舒服，使參觀的人們看了，不由地起了羨慕的念頭。

柯斯莫在觀衆中，跑來跑去，講述內部一切的優點，但是不再加一些警喻的句子，因為他知道，即使他們現在相信他，也沒有充分時間去預備避難的工具了。一方面他對了這些沒有份的可憐蟲，內心覺得很不忍，在沒可奈何之下，他只得不時的離開他們。

他這種不歡的態度，雖竭力的隱忍着，但仍舊不免要流露出來，給幾個靈敏的來賓發覺出來。當他們徬徨地離開「亞克」的時候，心中都感着說不出的滋味。

這些人裏面，有一個特出的人物，也被柯斯莫的舉動所影響了。他很想找一個機會，單獨和柯斯莫說幾句話；最後，他在柯斯莫私室前遇着他，而得到一個許可。

「我想——」他遲疑地說，「我想我應當請問你——在怎樣的條件之下，我可以在『亞克』裏得到一個位置，至於代價一層，對我是絕對無問題的。」

柯斯莫一見就認得他是爲富不仁的亞莫斯白朗克，他曾經用卑劣的手段，去消滅他的同業，現在聽了他的請求，他就立刻換了一副冷淡的態度，幾天裏使他感到不快的同情心，現在完全沒有了。他半晌不做聲，最後纔用極有分寸的詞句答覆他：

「白朗克先生，條件是有的。」

「你說的！」白朗克好像祇等着他這句話，抓住了不許他賴的樣子重覆的確定一下。

「不差，是我說的。」柯斯莫接着說：「我還說，這『亞克』是爲了要救有被救價值的人們造的，這樣，優良的人種，纔不致於同其他劣等的在這次劫難裏同歸於盡。」

「你這樣的挑選，確實很有見地。」他擦着手掌，露出了笑容說：「大災降臨，人類遭殃，能夠有方法救，當然把優秀份子，有財勢的，和站在一切之前的，儘量先救；其餘無知的民衆們，實在沒有一個是值得救出的……」

柯斯莫不等他說完，立刻又進去說，不過態度比前更冷了。

「在這『亞克』裏做個被邀的賓客，是完全免費的。反轉來說，出了任何代價，決沒有希望謀到一個位置。」他把那「條件」兩字從廣義上解釋，是白朗克在攔住他這句話的時候所料不到的。

他說完話，便轉身走進他的私室，隨手把門砰的關起來，險些碰到白朗克的鼻子。

大富翁感到異常的失望，他用手抓着頭皮，悻悻地走出船來，一路上嘴裏喃喃的說：「這個傻子，他竟然會拒絕我，真是不識擡舉，水災不是一定會來的啊！」

一連幾天，「亞克」經過幾千個觀衆公開參觀以後，下一天，柯斯莫便宣佈，不准再參觀了。他不但把各處入口，雇人看守起來，並且在大船的四週，掘了一道壕溝。這種奇特的工作，又引動了附近居住的民衆的注意，他們除了看見許多工人在溝裏佈張銅線外，誰也不知道它弄的是什麼玄

虛。他們向工人們探問，但沒有一些回答。工人們佈好了銅線，便在上面蓋了一層障礙物，使它高起築成一圈圍牆，這奇怪的牆，和下面的銅線的用處，又使人猜測了幾天，還沒有得到一個滿意的解釋。有一個記者，想出一個非常動人的答案，他說：這壕溝是預備積貯電氣用的。等洪水來時，這電氣在適當時候，能夠使「亞克」很平穩的浮在水面免去水漲過速的危險。這樣的解釋，實在沒有一些根據，所以也得不到別人的同情，但是別人也說不出一個更合理的原因來。再過幾天，這事又漸漸地淡漠下去，再沒有人提及了。這時候，在別人不留意中，柯斯莫已經搬進了「亞克」裏面。進行他最後重要的工作，所以紐約市民再不能在市街上碰見他了。

八 人類善華的選擇

一天晚上，「亞克」四週，因為不需要夜工，所以很是幽靜。柯斯莫和他的祕書斯密司坐在他私室裏的檯邊，斯密司面前擺着一疊白紙，手裏拿了筆，正在預備寫些甚麼東西。

柯斯莫坐在他的對面，用手支了他的下額；廣額的下面，兩道眉毛，緊緊地鎖着，顯出他正在考

慮一個難解決的問題。經過十分鐘的靜默，斯密司殷切地等着，他沒有動過他的嘴唇，最後柯斯莫開口了：

「喬若夫，」他說，「這是我要解決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了。以前一切的工作，可以在這一次裏給些微的錯誤所破壞而完全失敗。現在這天大的責任，完全加在我一個人的肩上，但我不知怎麼去幹呢！」

他停了一會，又換了一種口氣說：「我一定要決定誰應該被救出，我柯斯莫掌執了新世界人種優劣的命運，這是何等的偉大啊！這世界若然沒有我的發現，洪水來了，人類就要滅種了。所以祇有我資格來決定誰是未來人類的菁華，我就救誰。喬若夫，這樣的工作，不是人而是神的工作啊！」

他這樣的說法，是有人類的至性存在裏面，並不可武斷的說柯斯莫是一個迷信神道的人物，因為他也是一個「人」，所以他纔會說這樣的話。人類的天性，原是這樣的：個人情感的奔放，到了某種程度，羈留不住而自身不能忍受的時候，他一定要抓住一個足爲他倚賴的對象，雖然那個對象，是怎樣的一個茫渺而不可接的東西，但在他感到孤零零無所傍倚的時候，他的內心，確能得到

無上的安慰。

斯密司很注意的聽他說話，幾乎把呼吸都停止起來，他瞪着眼珠，手裏的筆，不知不覺地在那裏發抖。

斯密司正在出神的當兒，柯斯莫又接着用宗教色彩的詞句說：

「這一定是神預定了叫我幹的，他給了我特殊的機會和超人的智識，使我能夠做這樣的工作！」

他的祕書聽到這裏，便有些不耐煩了，他用手指在桌面上輕輕地擊着，用莊重的語氣說：

「柯斯莫，不要管它是預定的，或不是預定的，事到現在，你無論如何一定要幹下去的啊。」

「我知道要幹下去，」他回說，「但是我受着各方面情感的刺激，現在心裏竟像朦着雲霧一樣。一下子不敢就決定。那幾天「亞克」公開參觀的時候，許多觀衆，沒有一個能夠逃得過這次災禍，就是其餘的幾萬萬生靈，也要在不久的將來滅亡，這樣的情景，使我覺得萬分的悲痛。同時我要譴責自己，爲什麼不用些更有力量的方法，使他們醒悟呢？喬若夫，我覺得我仍舊是失敗了。我至少應該使全球大半的人類信服我，使他們能夠逃出這個大難，但我沒有辦到。」

「柯斯莫，這不是你的過失。」斯密司用了安慰而且帶鼓勵的口氣說：「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力量，他們連屢次的預兆都不信，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

「你說的不錯，」柯斯莫回答，「但是這個不錯，使我更覺得悲痛。因為這個預見是我一個人靠着科學研究的結果而得到的，可是別的科學家，不但不幫助我，反而來反對我，攻擊我，遮掩了民衆的耳目，不許他們來相信我，但是我竟然沒有方法克服這些盲目的反對者。」

「你意思你以前似乎太軟弱了一些，是麼？」斯密司說：「但是實在是沒有柔弱；假使到現在的地步，你反而畏縮起來，那纔示弱了。」

「對了，」柯斯莫換了口氣，說「那天亞莫斯白朗克炫耀着他的富豪，要在『亞克』裏覓一個位置，我就立刻知道應當怎樣對付他，當時我爽脆地對他說你不在被選中的。這種人爲富不仁，我們何必去憫憐他。好！我們就進行我們的工作吧。」

斯密司把桌上的一冊巨大的書，推到柯斯莫面前。這是最近出版的世界人名錄，柯斯莫拿起書本，一頁一頁的翻着，有時他停住了看幾行，最後他闔了書，把它推在一邊，就望着他的同伴說：

「這世界經過幾千年道德上和物質上的變化，早已失了它原來的形態了，被人民所推崇的

人類代表，也混雜極了，所以在這人名錄裏佔着位置的，不一定是我所需要的人物。這一次的洪水，倒是改良人種的好機會呢。」

他停了一會又接着說：「我們要決定誰能得救，先要問誰能夠代表人類最優秀的份子。現在我想先把人類分了等級再說。」

「爲甚麼不把種族來分呢？」斯密司反問着。

「我們不能拿一個人的皮色，做判斷的標準的，我們應當透視到他的內部。沒有一個種族可以說是人類中的最優良的。」

「那麼用等級分類，是不是指職業方面說？」

「對的。」柯斯莫答着，「從他的職務上，可以顯出他的資質，才能和志向。有種人是生就的領袖，有種人是生就的跟隨者；這兩種人都有他們的長處，所以都應該選入。」

「你是否要從統治者方面起始？」

「不，我要從科學家方面起始。他們是文明的先驅，人類的導者。」

「但是他們曾攻擊你，反對你，把人民引到歧途上去——」

「你不能領會我的意思了，」柯斯莫解釋說：「若然我不是有特別的機曾，知道這洪水的降臨，我也不是同他們一樣麼？因為他們有學識，有見解，所以不肯貿然地便相信我。照他們的立場說，也不能算他們錯；倘使我把他們剔出了。將來新世界的進步，便要遲慢一千年，何況他們裏面也不盡是盲目的。」

「但我們將挑選的，決不像潑潑特一般的科學家，」斯密司露着憤滿的態度說。

「不，喬若夫，他也內在的。」

「什麼！」斯密司一躍的立起身來，現着驚奇的神氣：「你預備去救他麼？他是裏面敵視你，反對你最烈的一個。」

「這不能站在我的立場上說的。」柯斯莫再解釋他聽，「他實在是一個有腦子的人，他在過去的科學界裏，着實有不少偉大的貢獻。此外，不瞞你說，我要親眼看他嘴裏說出信服我的話。」

「但是，」斯密司固執着說，「你不是對我說過，他是——」

「以前的話，不必再談了，現在我說我要他和我們一同去。喬若夫，你把他的名字列在名單的第一個吧。」

斯密司喃喃地露出不滿意的態度，但是最後他也服從了。

「照我的預算，船伙船員以外，『亞克』可以帶一千個人。」柯斯莫絕不關心他夥伴的不滿，繼續地說下去，「天啊！在二十萬萬人裏祇有一千個得救，這個比率真是微小極了。但我的能力只有這些，此外還有什麼辦法呢？以前他們不聽我的忠告，現在來不及，我也顧不得了。」

柯斯莫嘆了一口氣，又換了一種興奮的態度接下去說：「現在我們第一步的工作，是先把各類需要的名額，排定了再說。」

「還有一個問題，」斯密司又着問，「各人的家屬，預備怎樣？」

「家屬問題，我也研究過的。女人的額數，應當和男人一樣。雖然她們在科學上，不佔重要地位，但在倫理方面，卻有極大勢力呢。不過對於老人和小孩，那就發生困難了。假使說我選定了一個人，資格方面一無問題，但有人數多衆的大家庭，我應當怎樣辦呢？我不能爲了救他一個人的親族，而去擠出別人的——」

他閉上眼睛，手肘支在桌上，手掌捧着面部，想了一會，便得到了一個決定。

「我想到一個原則了。」他說，「每個家族，最多只許四個人——就是一個男子和他妻子還

「有兩個是孩子——此外便不能通融了。」

「但是這樣的條件，是很難使他們接受的。」斯密司望着他領袖說。

「難麼？」柯斯莫露着不耐煩的神氣說：「你以為我不困難麼？我也是沒有更好的辦法啊。」

斯密司眼光放下了，柯斯莫也恢復了原來的態度繼續說下去：

「此外，我要同時決定的，就是年齡的限制。除了特別的例外，過分的老年人是沒有用的，他們不能經耐這長程的航行；孩子們在襁褓時期的也沒有用的。呀！這樣的工作，一定要橫了心腸纔能幹呢。」

斯密司聽了，心裏很表同情。現在他已經很明瞭地知道，柯斯莫的地位是極困難的，他要在理智和人道觀念的決鬪裏，尋條出路來。

柯斯莫又靜了一會，最後便摒棄了一切煩惱的思慮說，「夠了，主要的大綱，已經決定了，現在我們來進行挑選的工作吧。」

九 三百二十九個名額

柯斯莫閉上了眼睛，從在他記憶裏的全世界科學家人名中，一個一個的選出來，說給他書記聽，叫他寫在潑潑特的下面。等到寫了七十五個名字，便停了問斯密司已經有多少，他得到斯密司的回答以後，便說：「大約差不多了。這裏有未娶者的餘額，我們統扯每個人名代表三個人，我們可以留出二百二十五個位置，給科學家和他們的家屬。我現在先把各類的名額，定了再說。」

他抓了一張紙，拿起筆來，就起始工作。在五分鐘內，除了鉛筆尖劃在紙上，沙沙的聲音外，四下裏都是靜悄悄地，沒有一些聲響。等工作完畢，他丟了筆，把寫的一張紙授給他的同伴。

「當然，」他說：「這裏面並不包括人類職業的全部，但主要的都在內了，至於類數方面，以後再可以隨環境更動的。現在請你讀一遍給我聽。」

斯密司接了，便朗聲讀着：

職業	種類	類名	類位	置	數
科學家（已定）			七五		二二五
統治者			一五		四五
政治家			一〇		三〇
實業巨頭			一〇		三〇

美術家	一〇	三〇
教育家和教員	四〇	一二〇
醫士和藥劑師	三〇	九〇
法學家或律師	一	三
著述家	六	一八
編輯和主筆	二	六
哲學家	一	三
戲劇家和演員	一四	四二
音樂師	一三	三九
科學思想家	二	六
社交人物	〇	〇
農藝家	四〇	一二〇
機器工程師	六〇	一八〇
共計	三二九	九八七
特留位置	•	一三
總計		一〇〇〇

斯密司在朗聲讀的時候，有幾次不知不覺中，把眉兒揚起，面部現着驚異的神氣。

「現在，」柯斯莫等他讀完了，便接着說，「我們再從統治者裏，起始挑選合格的代表。我對於這些人民的領袖者，雖不能像科學家那樣的清楚，但我留出給有被選資格的名額也不算少。你且把這人名錄上，這一類的人名一個一個的報出來。」

斯密司翻開巨冊，找到了這一類的一頁，起始唱名了：

「喬治華盛頓山姆遜，北美合衆國的總統。」

「他有份的。他雖不十分聰達，但辦事能力極好，你把他寫下去吧。」

「陳蘇（譯音），中華民國的總統。」

「也替我寫下去。我很贊成他，他是一個真正的和平派人物。」

斯密司又說了幾個，柯斯莫把頭搖着，表示沒份。

「理查特愛華德，英國的皇——」

「夠了，」柯斯莫又着說，「我們都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物。他曾經在最近一次的世界大戰裏，犧牲了他大半的海軍，去維持和平，我不能不救他。」

「亞區拉杜蒙，法國的總統。你帶他去麼？」

「有份的。因為他曾作最後的努力，把戰爭的微菌，從人類中趕出去。」

再後面便是幾個給柯斯莫點中的帝王或總統。到非洲里比利亞的總統（黑種人）入選了，適巧湊成十五個，柯斯莫便不再繼續下去，開始進行下一類的選擇。

接着就是十個政治家，他們絕對不受種族和國籍界限的束縛的。

在挑選實業巨子的時候，柯斯莫說出一個定律來：「我不把他們的資產的多寡做選擇的標準，但富翁裏面，他的財產來處若是正當的，最好是白手起家，那麼也可以入選的，因為他能夠到這地步，他一定有一種不易察覺的能力，蘊藏在他的腦中，新世界裏也需要這人材的。」

在十個美術家裏，柯斯莫挑選的，完全是建築師。他說，「房屋的建造，在重創新世界的起始，就需要的。此外審美的美術家，一時不十分需要，將來可以在帶去的孩子們裏造就的。」

「教員的工作，不但是教授一切知識，同時他們還做世界上主要語言家的代表。」柯斯莫一邊說，一邊從一本「世界教育組織」裏揀了四十個。他還說這一類的選擇，很有些冒險，但是這也是不能避免的。

「你定了三十個醫士和藥劑師，也不算少了，是不是？」斯密司問着。

「他們是地球上鹽，很多又是很有用，爲了地位關係，我只能帶這幾個，把許多揀剩而優良的放棄了，我很覺得惋惜而悲痛呢？」

「律師或是法學家，祇有一個？這可奇了。」斯密司驚訝地問着。

「這並不算奇。我不願把人類好訟的種子，帶進新世界裏去。你祇要把美國最高法院的院長哈定寫下去，他是一個正直無私的人，的確是個好模範。」

接着他說出六個著述家的名字，叫斯密司寫上去，斯密司寫完了，便問：

「那麼詩人一個都沒有了。」

「不需要的，每個人都有做詩人的資格的。」

「小說家也沒有。」

「雖然現在一個不帶去，到水還沒有退去一半，那時這種作家一定比水面的浮萍還多。」

「兩個編輯，你預備帶誰？」

「雷聲報的勤克司和鸚鵡報的蒲樂克。」

「但是他們不是會說過你是傻子麼？」

「因為這樣纔選他們的。世界上不能沒有真正的傻子的。」

再下一類是哲學家，柯斯莫選了一個代表心理學系的甘脫吉考勃利，柯斯華次，叫柯斯密司寫下去。

「你留出這麼許多，四十二個位置，給戲劇家和演員，我覺得很奇怪。」

「這是有用意的，」柯斯莫答着：「這一班演員，不但是將來新世界上做戲劇的鼻祖，並且在船上最大客廳裏特備的戲臺上，可以一路上表演，使船上的人精神不致渙散。」

柯斯密司繃着眉頭，表示不甚滿意，但也不說什麼。他在紙上再看下去，下一類是音樂師。

「這是和演員同一理由的。」柯斯莫說。同時他在另一張上，迅速地寫下十三個不容易讀出的人名，交給他夥伴，叫他抄下。

等他抄完，柯斯莫指着下一類的科學思想家說，「這一類人物，是一切科學的前驅。他們的工作，似乎是很空洞的，但是結果卻給別個發明家坐享其成。有許多現代的進步，都是若干年前這班思想家腦中盤旋的理想。他們是超然的，和社會不相連絡，但是可以說是我船上最寶貴的貨品。」

了。」

接着他說兩個斯密司從沒有聽見過的名字。同時還說這名字應該用金質的墨水寫的。

斯密司聳了聳肩膀，把兩個「寶貨」的名字寫下了。再看下去是社交人物，便很奇怪地問着：

「什麼，一個都沒有？」

「嚴格的說，他們除了虛偽的交際外，實在沒有一些可取的才能。」

最後便是農藝家和機師。柯斯莫拿出一張早預備好的名單，交給斯密司抄錄。

「照理，」柯斯莫接着說：「在新世界起始的時候，種植是怎樣一件重要的工作，應該有多數的人，但是現代科學農藝，既是這樣的發達，祇須有這幾個人，將來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功效了。至於機師的數目，因為時代的進化，這些人也不算少了。」

「這裏還有十三空位呢。」

「這是預備留給我個人的親友的，讓我自己來填下去吧。」

「還有一件事，」他停了一會又說：「就是預備請柬。但我們今夜的工作，已經夠了，明天再幹吧。」

這時候全世界一半的正在很安適地睡覺，一半的在那裏忙碌地幹他們的事業，最近經過的恐怖情形，現在又漸漸的，給他們忘卻到連影踪都沒有了。如果他們知道有這樣地兩個人，在那裏做這種傻子一般的工作，他們又要哄出笑聲來了。

一〇 跑上了自殺的路

那年十一月裏，氣候仍舊和夏季一樣，並且也沒有有一些雷雨。人民都在那裏奇怪，怎麼秋涼的景象，一些也沒有。一般氣象學家，都認為這是一個特殊的季年，他們在公報說：奇暖的秋季，並不稀奇，這一個不過比較利害些罷了，等大自然恢復起來，我們也許要有一個嚴寒的春季。

到十一月的末一天，黃銅色的天空，仍舊沒有改變，一切都和以前一樣，不過在那天日報上，卻都登載着用大號字體做標題的新聞，上面寫着：

坎拿大邱乞爾 (Churchill) 二十九日電據海濱傳來消息云，昨夜赫震灣 (Hudson Bay) 海面突漲九呎，今晨各船戶於浪濤澎湃聲中醒來，發現沿海各船埠，大半已沒入水中。自身帶纜之

船隻，在水面漂蕩傾仄，大有朝不保暮之勢。敲冰船維多利亞號，被巨浪沖至岸上，其來勢之猛烈，已可想而知。此種情景，為歷來所未有，故附近居民，皆恐慌萬狀，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有人據學理上推測，謂在格林蘭（Greenland）西之台維司海峽（David Strait）內有大量冰山，因天氣炎熱關係，順流溶下，擁塞於赫震海峽之口，致北極流被迫向海灣湧入，結果釀成此空前災象。一般人預料，若天氣再不轉涼，海水恐將續漲云。

民衆們看了這樣的消息，當然又是一番的驚恐。在這恐怖沒有消散以前，接着又有阿拉斯加和麥更齊河（Mackenzie River）下遊淹沒的消息。此外還有從西伯利亞勒陶斯克（Obdorsk）發來的一個奇特而帶恐怖性的電訊，裏面這樣說，

西伯利亞北部大部份區域，原係冰雪與泥土凍結而成之陸地。本年因氣候炎熱特甚，冰雪溶化，致該地頓成深奧莫測之泥坑。上古時代凍住之洪獸，竟在此時復活，在灣泥中蠢蠢思動，滿身長毛貼附泥污，黝然巨牙，伸出嘴外，厥狀殊為可怕。該處適有採牙隊一大隊，為欲採掘貴重獸牙，不惜冒生命危險，遠離實土，臨斯絕地，詎知陷於此泥坑中，愈陷愈下，以致不能自拔。附近居民雖然望見彼等宛轉呼救，然泥漿非陸非水，一時實無法行近拯救，故惟有聽之自滅，行見此輩可

憐蟲於轉輾之間，將膏洪獸之吻，聊充其長睡後之早餐矣。

這樣的消息，是有歷史以來所沒有的。此外各地來的消息，不是天熱亢旱，便是山巔積雪溶化，河道泛溢，釀成矛盾性的災象。

現在報館裏的訪事們，又忙碌起來了。有幾個趕到柯斯莫那裏去採訪一些資料，這瘦小的科學家，使用很冷淡的態度，招待他們。末了，他發表他個人的意見說，

「洪水的起點，是在北方，因為地球的北極，離星雲最近，但是今天報上所載的，並不是真正的洪水，這不過是北方的冰雪，因天氣過熱而溶化罷了。真正的星雲，還沒有到地球上呢。」

他停了一會，又接着說：「大約在一個月以內，它就要來包圍這地球了，那時水氣凝結成水，便無孔不入的倒向地球上來了。」

「到現在你對民衆們，預備叫他們做些怎麼？」一個訪事這樣問。

「自殺！他們已經跑上了自殺的路了！」

大約又過了兩個星期，中帶區域的氣候，有些改變了。起始，天空裏起了一層薄雲，接着便濛濛地下起細雨來了。溫度比前更加高，但雨量並不加大，並且在一連幾天下雨之後，便有幾天的晴天。

那時候可以看見太陽在雲隙裏射着黯淡而帶病態的光彩。

在一次放晴的當兒，密尼握拉發生一件很引人注意的事情：就是像馬戲班初到時宣傳作用一樣的獸屬大遊行。柯斯莫決定這時候應該把帶去的獸屬裝上「亞克」使牠們在上程以前，可以有相當時間去慣服牠們的住所。這消息傳佈出去，當然又吸動了不少市民來瞧鬧熱。各種獸類經專家研究後選定，再經柯斯莫的認可，便向世界各處收集起來，陸續運來。來的時候，牠們都關閉在箱籠裏，所以別人也不知道裏面是什麼東西，現在全部公開了，便從暫時貯藏的地方，遷到「亞克」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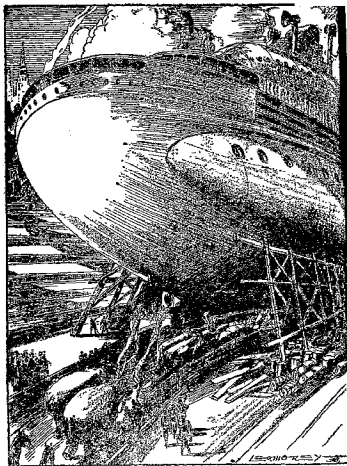
在獸屬專家赫格斯密勃指導之下，各種畜類一對一對的在兩道短欄中間，走向「亞克」裏去。除了普通家畜以外，有幾種古代的動物，是大部份觀衆所不認識的；就是認識的，也不過在書本上讀過，或是影片裏看見過——當然不是真的——或者小時聽他已經長眠在地下的祖先講過，但決不是親眼瞧見過的。

有四疋美麗的馬，是從英國一個公爵那裏，化了極大代價購來的。牠們是地球上僅有的遺族了，所以是極名貴的。若然不是爲了經濟關係，公爵決不肯割愛捨去他心愛的寶物。牠們身上一色

的生着灰色的斑點，白色的尾巴，美麗的鬃毛，和堅實的身子更加顯出牠們壯健的雄姿。現在這兩對神駒，在遊行隊裏領了頭，一路向前，給許多好奇的目光注視着，便現出驚慌的神氣。牠們一路上跳躍着走過衆人面前，誰不稱贊一聲好。

幾頭巨象，是從錫蘭動物園裏收集來的，也躡雜在遊行隊裏慢慢地走，此外還有長頸鹿和其他熱帶動物，都能夠引起觀衆的興趣，所以他們覺得這一次的遊行，比任何萬牲園還要奇特而且好看。

古代和現代的獸屬之外，還有一部份，是剛從「獸種改良院」裏出來的未來的動物，牠們經柯斯莫選定幾種有益於人類的，帶到船上，做將來的新種屬。有一種加州的白牛，經科學改種以後，便能供給比普通乳牛多二十倍的優良牛乳。牠們身軀很大，但沒有角，所以初看時竟認不出牠們是牛。一種澳洲的兔子，差不多有芬蘭的狗那樣大小，是專供食品用的，據說滋味極好，還有南美阿根廷的綿羊，滿身生着雪白球形的羊毛，是供給製造毛織品的。此外特出的種族，非常的多，有幾種經改種以後，已經失了原來形態，所以一時竟叫不出牠是甚麼東西。遊行隊的末端，還有許多裝在籠子裏的猴子和鳥類等小動物。



羅斯英斯注道是把野獸裝到「亞克」去的時候了

一般看熱鬧的人，忘卻了將要光臨的大禍，嘻開了嘴，看一隊一隊的動物，向「亞克」邊的斜坡上走上去，牠們的蹄足踏着金屬的板，便發出雷一樣的聲音，加着馬嘶着，羊咩着，狗吠着，牛哞着，一時真熱鬧極了。

觀衆們等遊行隊完全進了「亞克」以後，便各自向四面散開去，一路上還津津有味的笑著，談着，一些也不想到這空前的展覽會後面，再有些什麼變化要來。

他們回到市街，便聽見一批報童，在那裏喊着號外。在他們手裏拿着的報紙上，不必買到，便可以看見封面上刊着醒目的大字標題：

「密西西比河域大水災！

沿江居民溺斃者不計其數！

預料中之洪水，或將自此起始。」

密尼握拉所看見的，到現在各人纔想到是什麼一回事，他們面部都灰白了。

其實大水並不是從那方面起始的，這不過是上流山脈上的大量積雪溶下來的水，使下流地方釀成水災。紐約附近，仍舊和前幾天一樣，市民們似乎寬懷一些，再過了幾天，他們發現海水在那

裏漲起來，全市又陷入驚恐萬狀的程度了。

據報紙上的記載，最初的發現，是很奇怪的；在從前紐亞克灣（Newark Bay）附近低地上建起的市街，一個離職的警察，在睡夢中給泊泊的水聲所驚醒了。他清醒了以後，便聽出這聲音是從他屋子下面來的。他便拿了手電筒，下樓來察看。等電筒的光毫射到通地下室的扶梯口下，他便驚得跳起來，原來映着的反光的水面告訴他水，已經漲到地下室的頂了。

「快些下來！安妮！」他發急的向樓上已經睡熟的妻子狂喊：「柯斯莫把他的水災，弄到我們家裏來了！」

他瞧見浸在水裏的牆腳，有些鬆動，他便急急的招呼裏面的人，出來躲避。十分鐘後，這屋子便塌倒了。

鄰居們住在同樣房屋裏的，也是這樣驚醒了逃出屋子來。有的來不及逃出的，便被壓在瓦礫場裏，不到一刻兒功夫，全條街浸在哭聲裏了。恐怖的消息，漸漸的傳出去，附近大半居民，都在睡夢中醒轉來，拭着惺惺的睡眼，不知怎樣是好。

天明以前，居住在滿漢登（Manhattan）沿江的居民，發現他們地下層裏，都是水了。西南部的

市街上也積着水，並且在那裏漲起來。這時候恰巧在大潮汛裏，但大潮決不會漲得這樣快的。等到應該退潮的時候，水非但不退，反而更加漲高。各方面來的消息，說山台霍克（Sandy Hook）已經全沒了；長島南面的海濱和康納島（Coney Island）等，也沒入水下了。海峽裏的海水，大量的湧進來，像怒潮一樣的在赫震河（Hudson River）向北倒流上去，一直到上流的派立山地斯（Palisades）山的山麓。

海水漲到相當高度，忽地停止了。不多一會，反而向下退去。退下的速率，比漲時還要快。海水從海峽裏直瀉出去，把拋錨的或帶纜的船隻，都捲到大海裏去。

已經淹沒過的房屋，現在又全部露了出來，不過基礎被水浸過，建築不十分堅固的，相繼的坍毀了。街道上的水全退去了，上面積着一層剩下的泥沙，雖然這一次的結果，物質和生命的損失，是極大的，但是海水已是這樣快的退去了，大衆的驚恐，也減了不少。同時天文臺在那裏報告說：這是一個空前的高潮，大概的原因，是海洋底裏發生了一種非常的擾動，這種現象，沿大西洋海岸都受着的，不過不致有什麼大危險發生，民衆們可以不必恐慌。

一個自鳴不凡的預測家，大膽地說，「在哈利發克斯（Halifax）和百爾慕他島（Bermuda）

Islands) 中間，一定有一個海底火山在那裏爆發。他以為大約的地點，是在蒙痕礁石 (Munn's Reef) 的附近。(他把地點說得愈準確，就表示他的推測，愈有價值。) 因為普通的潮汐，決不能造成這樣災害的。」

柯斯莫對了這個解釋，並不十分贊同。不過在他答話裏這樣說：「北極全部冰山，已在那裏溶化，星雲裏水汽的凝結，也就在目前，所以不久的將來，就有大難臨頭。這次海水雖則退去，但隨時可以捲土重來，那時候的波浪，一定要比這次更是高大呢。」

一般關心的人們，都睜大了眼，守候這第二次潮水，看它怎樣的起來。

一一 海面上的一幕慘劇

怒浪一陣一陣向海岸奔來，來的時候，像萬馬奔騰似的向沙灘上衝來，退的時候，把一切海水蓋沒過的東西，都帶了去；潮頭一次高似一次，猛烈的動作，幾乎把幾哩內的內地都震動了。

現在赫震河從新帶了巨潮，向北流去，一路上水面漸漸的高起來，到亞爾培乃 (Albany) 碼頭

邊，已經沒上岸了。紐約各處低地，現在又沒在水下。許多停靠在碼頭邊的航海船隻，有的被沖上了岸，有的斷了纜繩，不由自主地漂浮出去，結果沒有一艘不是擊成粉碎而沉沒的。這第二次光顧的海潮，竟然來了，而且它釀成的災害損失，比第一次還要重大。

無線電訊裏，傳來斷續的消息，說歐洲西岸也同樣的受着海水暴漲的災禍；太平洋方面來的報告，說三藩市洛杉磯和西雅圖等其他沿海大城市，都遭着水災。

在這樣恐怖情形之外，地球上各處火山，又同時的爆發來，因為海水的增加，使海底的擔負不平均，結果地殼經不起壓迫的部份，便向下陷去，一方面把地層裏的溶岩，從各火山口裏噴射出來。

從北美洲阿拉斯加到南美洲寶丹荷尼亞 (Palagonia)，從東西伯利亞的堪察加 (Kamohka) 經過日本，到南洋羣島。從冰島的海格拉 (Hekla)，經意大利的哀脫那 (Etna)，到非洲西北角的天能列非 (Teneriffe)，全世界各處火山口裏噴出的濃煙，像一排黑柱一樣，每個火山，現在都變了開足速力的汽機的煙突了，溶化的岩漿，向山邊流下，一直到四週圍着的狂瀾裏，使發出響震山谷的雷聲，這樣空前的變化，差不多把地球的骨骼都震鬆了。

在第二次海潮來的時候，近紐約海灣的南扶尋克 (Navesink) 高地上，聚着一羣避難的人，他

們都睜着恐怖的眼睛，很不忍的觀看海灣裏一幕驚人的慘劇。

海洋裏一縷黑烟，遠遠地過來，漸漸的近了，瞧得出是一條海洋船在巨浪裏奮鬥。有時她低下去給湧起的海浪遮蔽了，有時她很危險的昇到浪的頂上。有望遠鏡的觀衆，現在可以很清晰地瞧見她的船形，並且能認識她，他們都嚷着說：「這是十萬噸的『大西洋』號啊！不錯，她是『大西洋』號，她載了幾千個乘客，從歐洲駛來，在半途便遭着這空前的大海浪。她一路奮鬥過來，到將近海岸的時候，風浪比前更惡劣，她已經到萬分危急的程度了。船上無線電連續地發出求救的訊號，附近幾百哩內的海岸電臺，都能收到，可是沒有一條救生船，能够在這樣風浪裏，大膽地去救助她。所以最後她只得放棄了仰助別人的心思，獨自掙扎她一船的命運。主桅上擊着「星條」的旗號，在狂風裏吹着，有幾個守望者就知道，這船上的船長，是有名的倍雪爾白朗。他們知道他是一個很有毅力很有經驗的航海家，這一次是他運用他技能的機會了。

船給海浪推着，像特別快車一樣的向海岸前進。這時候在望遠鏡裏可以瞧見船長白朗怎樣的在船橋上應付這千鈞一髮的危急的環境，他用大無畏的精神，百折不撓的勇氣，盡了人類能力所及的方法，去救他的船，和一艘的生命。

他們可以看見他在那裏，極緊張地佈施號令——有幾種情形，當然是推想而得的——他唯一的目的，是要使她慢慢地靠近海岸，使乘客能够安全的登陸，所以他竭力的設法，不要給海浪打上岸去，他知道海岸附近下面的暗礁，因水已漲高，現在已沒有危險了，所以他用特殊的駕駛方法，把船尾向着岸，把分水的船首，對着沖過來的海浪，海浪的來勢，這樣的猛烈，她雖用全力向前，結果還是給海浪推向岸去。巨大的烟突裏，像火山一樣的噴着濃烟，表示下面爐子裏，已經加足了燃料，盡量發揮牠的能力，和海浪搏戰——這是人類的「智力」加了科學的「能力」和大自然「盲目」的大決鬪啊！

現在她盡力抵抗着，結果還是向後倒退，不過退得極慢，看起來她有戰勝環境的希望了。

岸上的觀衆，在這極度緊張的當兒，差不多心臟的跳躍都停止了。他們的靈魂，早和船上被難的打成一片，他們忘卻了自身的地位，和行將光臨的災禍，除了懸念着眼前轉輾奮鬥的成敗外，別的一些也不在他們心上，當時他們內心的活動，可以顯出人類超然一切的天性。他們對船上受難者，寄以最高的同情，並且各自默默地向海神祈禱，希望她能够早些出險。

這樣的抵抗，若再能維持半小時，「大西洋」號便真的有望脫險了。但是自然界的勢力，是

捉摸不定的，在船離岸還有半哩左右的時候，忽然地從側面裏來了一個巨浪，打在船的左舷，頓時船身失了重心，漸漸的向右傾側轉來。龐大的船殼，便在海面上打旋起來，再隔一會，一聲巨響，全船給狂怒的海浪打成粉碎了。

在最後的一閃間，岸上的人還可以瞧見，船長在船橋上，幹他最後的奮鬥工作，企圖挽回危局，但環境不允從他的心願，現在他隨了他主駕的「大西洋」號，和她幾千個搭客，已做了海浪下的犧牲品了。

這一幕驚心動魄的悲劇閉幕以後，高地上一般觀客們，在惘然中回復了他們的意識。他們想到自身的危險，已經跟踵在他們背後，他們便想着要逃命——但是怎樣逃呢？逃往那裏去呢？這不是已經到了來不及的時候了麼？可憐這些沒主意的人們，到了最後的一分鐘，他們纔肯信服，可是已經太晚了。

一一二 「這裏沒有你的份兒」

寬限的日期，已經完了，警告的機會，已經過了，屢次的朕兆，已經顯示給懷疑不決的世界；到現在，應驗的時候，已經到了。

報館相繼停版，街上已經沒有「號外」的喊聲，什麼事業都陷於停頓狀態；人們除了逃命外，沒有別的思想存在他們的腦子裏，但是他們怎樣逃呢？

低地的市街，都浸在水裏，大西洋的海水，仍舊一陣高似一陣的向岸上奔來，海岸線好似敗軍的陣線，漸漸地向內地退去，水面上漂浮着許多被無情海浪打毀的船隻和其他一切東西。

從實際上說來，柯斯莫所說的星雲還沒有來。即使市民還不信它一定會來，但是巨大的北方的冰地，格林蘭的冰河，阿拉斯加的冰山，在烈日之下溶化起來，把海面放大了許多，已經使他們感到極度的恐怖了；現在他們又想起南極的冰雪了。

從地理學上看來，南極的冰，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塊了，北極的一些，簡直不能同它比的。很有人相信地球自轉的不穩定，全是南北極重量不平均的緣故。每次探險隊去探險，總可以發現一些新的寶藏；所以南極大陸下面礦產極富的消息傳出以後，已經引起不少國家的覬覦，雖然在冰雪之下，開掘是很不容易的，但爲了管理權和所有權的問題，幾個大國間，已經發生好幾次的爭執了。

有幾個人也能像柯斯莫一樣的在那裏計算，他們也能算出兩極的冰山落下的水，要增加海面多少高。但是對於星雲裏水汽所凝成的水，還是不大明瞭，他們眼見海水的漲起，河道的狂流，湖堤的潰決等情景，除了恐怖和失望縈繞在他們心頭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難道他們預備等着死神的光臨麼？他們到了這地步，本能的會想出求生的方法來的，有幾個在半途放棄建造「亞克」的人，到現在想着了。便趕到工場上去瞧瞧，能否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他們唯一的救命工具，可是他們的工作，大都是在近水的低地上動工的，此刻早已沒在水下了。

「柯斯莫的『亞克』我們上去佔據它！」這是在一班惶擾無主的羣衆間，忽地裏發出一聲可怕的吶喊。當時聽見的人便如響斯應地附和着。他們一些也不加思索的向密尼握拉奔去，一路上又黏附了許多的盲從者，到後來愈集愈多，便成了一羣極大的暴衆，他們熙熙攘攘地，跑近「亞克」所在，便看見它雄視一切地停在那裏，望過去好像一座安全的金城，他們不約而同的一聲歡呼，像他們已經得救了一樣。

目的地已到，他們鼓了最後的勇氣，爭先恐後的向前奔去，像長距離賽跑中的最後衝刺。那時候強有力的搶着先走，弱小的便被撞跌在地上。在他們還沒有爬起以前，後面的已經不顧一切的

趕將上來，踐踏到他們身上。一般男的，還要拖了他妻子，在人堆裏奮鬥，哭叫的聲音，從各方面起來，那時候場上混亂和悲慘的情景，作者實不忍細描出來。

最前一列的捷足者，已經奔到「亞克」近邊，發現進「亞克」的入口，是在他們頭上四十呎高的所在，上船的斜坡已經拆去，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他們怎樣能進去呢？他們怎樣能爬上這光滑而垂直的船邊呢？

但是他們一定要進去的。他們可以設法把斜坡重新搭起來，他們無論如何非上去不可！這時候柯斯莫在上面的一個圓形窗口裏出現了。他用巨大的揚聲器向大眾警告着：

「要命的不要再前進！」

但是他們一些也不放在心上，仍奮向前奔去。在他們心目中，只要越過那座築在「亞克」四週的圍牆，便可以達到「亞克」近邊，那時再想法子向上爬；可是這一圈神祕的圍牆，看來並不高大，但裏面包藏着的隱力，卻是不小。

最先到的便做起姿勢，預備爬牆，那知道他們的手一觸到這圍牆，便立刻給一種隱力彈了出去。向外倒了下來，好像腦部中着槍彈一樣。後面不相信的，再上去試一下，也是同樣的倒下去。

一個月以前的啞謎，到現在完全明白了。柯斯莫早料到，將來「亞克」有一次被襲擊的可能，所以在它的四週，築了一道電網防禦物。現在果然臨到了，發電機嗡嗡地響着，強有力的電流，便在隱藏着的電線上通過，這圍牆便成了一條通不過的防線了。

再後面的還是莫明其妙的向前推着，等一批一批的向前的人倒了下來，羣衆向前的推進，方纔漸漸的停下來，一般倒下的都橫在地方呻吟着，但他們並不會死的，不過受到劇烈震麻的味兒以後，他們再沒有勇氣來嘗試了。

柯斯莫和斯密司仍舊在上面警告着，使羣衆們完全明瞭了，可以不再向前。現在暴進完全停止了，他們癡呆地站着，惘惘然不知道怎樣纔好。忽然人堆裏起了一種唔唔的聲音，漸漸的高起來變成一種怒極而帶恐嚇性的呼聲，接着便是一聲槍聲，在羣衆裏發出來，上面的兩個人影，便一閃地向後避去，瞧不見了。

有一個人高聲的呼着：「我們來射死他！射死這魔鬼！他是個怪物，他是我們人類的公敵！」

他們——至少在一半以上——都是這樣想，這是驚慌過度後的自然趨向，他們火過了頭，有手槍的便不顧一切地拔出來就放。一會兒已經有了幾百下槍聲，圓孔裏的人頭，都縮了進去，子彈

打在「亞克」的船殼上，得得地一陣響，可是力量倒底有限，還不能穿過外殼到裏面去。

在這極度緊張的當兒，有時候可以看見柯斯莫在洞出現，他搖着手，意思叫羣衆不要暴動。等槍聲稀疏一些，他又在揚聲器裏發言了：

「我已經盡了我的力來警告過你們，但是你們總不肯聽我，我雖然知道你們一定逃不過這次大劫，但我決不來損傷你們一毫一髮，現在我請求你們，快些離開這裏，設法搬到高山或高地上去，或者還能够延長一些生命。這裏沒有你們的份兒，這「亞克」已經滿了。」

羣衆聽了，更加憤怒，又是一陣槍聲，算是這一段話的回答。

一個大個兒的男子，竭力的向前擠着，到了圍牆前面，使用洪亮的聲調喊着：

「柯斯莫，凡塞爾，你且聽着！你這世界的公敵，你施用你萬惡的邪術，使我們受苦，你暴戾的星雲，便是你魔鬼的工具。這裏你瞧，在我的腳下，偃臥着我獨生的兒子，他是被你這惡徒害死的。我和你勢不兩立，我立誓要和你併一個死活！」

他說完話，就拔出手槍來，兵兵兵一連五響，向上面圓洞裏打來，但圓洞上裝的玻璃，是要經耐狂風惡浪的攻擊的，所以很是堅固，手槍子彈不容易穿入。這狂徒在他最後一擊失敗之後，再也不

能忍住他胸頭的壅塞，一聲狂呼，伸着失望姿勢的手臂，直僵僵向後倒了下去。

槍聲和呼聲接着又響起來，柯斯莫又向後退了。三分鐘後，兩扇巨大的金屬門忽地開了，裏面現出二支機關槍，槍口直指着下面無數的暴衆。

揚聲器裏又聽見柯斯莫的聲音了。

「倘使你們再要放槍，」他說：「無情的子彈，便向你們頭上澆下來了。你們要延長生命，我已經告訴你們到什麼地方去；現在，可憐的朋友們，我實在愛莫能助，你們還是去吧！」

在武器鎮攝之下，沒有人再敢放槍，恐釀成流血的慘劇。實際上，假使柯斯莫不對他們說，還有高地可以暫時勾延生命，這兩挺機關槍的威力，恐怕還不能遏制這些暴衆的氣焰。現在他們很明瞭他們自己的地位，所以就想到柯斯莫的話了。

廣場上他們三五成羣的互相談話起來。

「他說我們一定逃不過這次大難，但是我們還有高地可以去避，」一個人這樣說：「我想他的話，只有一半可以相信。我們不見得一定會淹死，水並沒有漲了許多，就是他們說的南極溶來的水，現在也應該到了，再後面還有什麼花樣？」

「那星雲！」另外一個敏捷地回答。

「星雲那是胡說，沒有這件事的。我們只要向高的地方去躲避，未必就會淹死的。如果水再漲起來，我們還可以遷到更高的地方去。誰會聽見過，水災會漲過高山的山頂的？」

「他說『亞克』已經滿了，倒是很奇怪的，誰在裏面呢？」

「不見得有人吧？我住密尼握拉附近，從沒有看見大隊的人進去，那也許是柯斯莫一個人在那裏搗鬼。」

「有的，我瞧見圓洞裏擠着不少人頭呢。裏面一定有人，我可以擔保不會錯的。」

「我看起來，這些人都是傻子。」

「傻子？」有一個頭腦清晰的人說：「假使他們是傻子，我問你，我們是什麼朋友，你趕到這裏來幹甚的？」

這倒是一句很有意味的問話。他們在旁邊聽見的都在那裏想：「我們真有些傻了，我們太容易上人家的當了。」

他們這樣紛紛的議論着，好像議場上正在討論一個未表決的問題一樣。

最後他們明白了。水雖然仍舊在那裏慢慢地漲起來，但他們還能夠向高地逃避。場上聚着的市民，到現在漸漸的散去，所留着的，祇有一部份被踏傷的和圍牆上受震倒下的不幸中的又不幸者，同了時候在旁邊，不忍離去的親友，再過一會，有的已經能夠拐着走，有的由他親友們扶着走，在半小時以後，剩在場內的，已不滿十個人了。

散開的人，回到市街，發現在他們離開那裏以後，水又漲起了不少。東江 (East River) 已經闊了許多，好像大海裏伸進的一只膊胛似的。他們纔着眉，搖着頭，心裏的憂慮，又增加了不少，他們知道再不能遲疑了，應當速速的逃往高地去。

其實這時候已經有不少居民，向赫震河上游，康納鐵克 (Connecticut) 和紐及賽 (New Jersey) 的高地逃去，有的還是坐了飛機去的。到最後一批還沒有逃出以前的那一天晚上，天氣突然的變化了。

起初，天空裏不過有時黑暗，有時明亮，中間常常隔着濛雨，但不能算真的下雨，其實這時候星雲的外殼，已經到了地球，不過水汽還沒有完全凝結，所以沒有大雨。後來過了相當時期，凝結愈多，雨也漸漸大起來了。從小雨到大雨，到陣雨，到暴雨，到傾盆大雨，再大起來，到名辭學上和科學上還

沒有相當專名的大雨，連續的倒下來。

天河的閘門開放了。大量的雨水，倒在斜的屋頂上，便像狂瀾一樣的向下流去。五分鐘裏，斜坡的街道，都變成了急流的河道。低平的場地，都變了池沼。居民們要想從門裏走出來，他們會像被瀑布沖倒一樣，立刻被雨水衝倒在地。短時間內，全市地下層裏的水，和街路上的併成一片了。通街大道上的水，一刻高似一刻地，向兩面階石或牆上爬。水向四面流動着，便發出極可怕的大聲來，水面上浮着從人家屋子裏漂出來的各種器具，衣服，還有半死半活的人。有的已經裝飽了水，一些也不能彈動，有的還在那裏竭力的掙扎着，並且叫喊着，希望有人來救他。這樣悲慘的災象，從來沒有人看見過，經着過，也沒有人想像過；所以目睹的都立刻驚駭得喊不出聲。他們口呆目定的直僵僵立着，或是不由自主的倒下去，手足痙攣着，睜大了眼睛，張開了嘴，絕無抵抗的等着死神光臨。

但是紐約並不就這樣毀滅的。因為落下來的水，一方面還可以向較低的地方流去，所以積到了相當高度，便不再漲了。等赫震河和東江裏裝滿了水以後，這世界第一大都市，便要和一

切，一步一步的往水裏沉下去了。

一三 「亞克」上的人物

柯斯莫在暴衆攻擊的當兒，曾對他們說，船上已經裝滿了人，但是誰在裏面呢？什麼時候進去的？爲什麼別的市民會一些也不覺得？這幾個問題，想來都是讀者急於要知道的。

事實是很簡單的。海水漲起以後，市民感着極度的恐怖，所以沒有心思去注意到柯斯莫的舉動了。他們要設法謀自身的逃生，着實要比管別人閒事來得重要，加了自「亞克」裝了獸屬以後，大衆都不到密尼握拉去了，就是報館裏的訪事們，也難得去，所以每天裏總有幾小時，四面靜悄悄。一個人都沒有，到夜裏更其是清靜。這樣的情形，一直到前章所述「亞克」受暴衆包圍的一日爲止。

自然的，柯斯莫邀請他的賓客，是要用極祕密的方法幹的。他也不知道這件事的危險性極大，所以只得暗暗地陸續約了他們上船，事前還通知他們要絕對的保守祕密，否則他們的生命就有危險。一般接到請柬的人，處在恐怖的環境之下，誰敢違背他的條件。他們帶了妻子們，只說出門遊歷，

絕不聲張的到紐約來，溜進「亞克」有一部份應邀的，還不十分相信洪水來時，真像柯斯莫說的那樣兇惡，所以瞞了別人上船，將來回去還可以免去人家的譏笑。

最早一批的賓客，是這樣陸續來的。

自從那值得紀念的一夜，他選定人類精華的代表，和斯密司備了請柬，用極迅速而極祕密的傳遞方法送出以後，應請而來的當然不少，但是有一部份人，因種種不同的原因而不能來；有幾個對了他的邀請，置之不覆；有幾個不來應請，但用書面來謝絕。美國的總統，也是裏面的一個。他的覆信很是簡單但很特別，上面寫着：

柯斯莫凡塞爾先生：

總統命我對你說，他對於先生的邀請，表示謝感，但是他不能接受。他覺得對於專家的勸告，（指潑潑特）也應該聽納的，他們對於近來失常的景象，都認為沒有含像先生說的那樣嚴重的意義。

國務卿及姆司瓊森

十月三十日

這封信發出的日期，是在海水漲起以前，發信以後，總統或者會改變他的方針也未可知，但到這時候還不來，大約不會來了。

歐洲的統治者，大都不給回答，不過大半的科學界人物和別一類的，都能在大西洋交通斷絕以前趕到，這裏面英、法、德、俄、意、奧、波、瑞等國都有。東亞方面，澳洲、菲列賓、印度、日本外，中國人被請的也有好幾個。除了總統和中央研究院院長外，其餘的像政治家李子民，農藝家薛溥霖，教育家袁思文，物理學家杜浩等，都能在期前趕進。（爲了本文譯成中文，所以特地把幾個中國人的姓名和職業提出，使讀者能夠得到一些更深刻的印象。）總統陳蘇，因不願離開故土，捨棄了衆民，獨自逃生，所以他是來信謝絕的。院長黃銘來的信，寫得更是有意思，裏面有這幾句話：

「——我不願在『亞克』裏坐守大禍的光臨，所以在沒有動身以前，我預備用汽球昇到上空去採集一些有價值的記錄，帶來給你做參考——」

柯斯莫讀完了這封信，會對斯密司太息着說：「可惜他幹得太遲了。恐怕我們永遠不能夠得到他值得紀念的供獻了。」

此外還有一封信，是卡尼及學院院長來的覆信。裏面的話，同樣的是拒絕邀請，但不像別人那

樣有禮貌，而竟然出之於無理的謾罵。裏面這樣說：

「——你是個瘋子！你在那裏胡說！你的來信，褻瀆了高貴的科學。近幾天的現象，（這信也是在海水漲起以前寫的。）完全合乎大自然的定律，你所說的星雲釀成水災問題，簡直無答覆的必要，若然有人來應你的邀請，走進你的『亞克』，他就同走進瘋人院一樣，結果也變成瘋子！」

柯斯莫讀了這封信，覺得又是氣惱，又是奇怪。最後他對他伙伴說：「我想你以前說的不錯，他這樣的不識時務，『亞克』裏還是沒有他的好。」

假使柯斯莫把這信裏的話，去斷定潑潑特的末路，他就錯了。因為潑潑特自有他的智能，他在這次洪水裏奮鬥的工作，正不在柯斯莫之下呢。

意大利青年建築師彭加來的信，裏面充滿了說不出的快樂。因為這一次洪水，倒造成了他的美滿婚姻。來信裏說：

「——我和她（指他愛人）在惡劣的環境中，總不能達到結合的目的。接到你的請柬——很慚愧的說，我竟然有資格蒙你錄取——覺得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預備幹一下空前的

「逃婚」現在先寫信通知你一聲並且請你接受我們心底上發出來的謝意。」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柯斯莫所絕對不喜的社交人物，現在「亞克」上居然也有一個。她是阿勃爾教授的妻子，紐約市上最有名的交際花，她的名字是桃樂賽，她用附屬份子之名義來加入，柯斯莫當時卻沒有知道，但事後也沒有法子去干涉她。

有幾個被請的，因為柯斯莫把人數限制得太嚴，但他們捨不得離開他們親愛的家人，獨自貪生，所以寧願犧牲自己生命和別人同受甘苦。

等到海水漲起，「大西洋」號沉沒，遠地火車交通完全斷絕，柯斯莫知道遠路的人，都不能趕來了。這時候「亞克」上還有不少不來應請的留下的空位置，他就預備把名額補充起來。他在短時間內挑選一批紐約附近能够趕來的次要人物，當夜分別去邀請，同時警告他們，須要絕對保守秘密，不可給別人知道。那些被請的到了這個時候，豈肯錯過這絕處逢生的機會。加了人類本來有自私的心理，他們便毫不遲疑的，私下溜到密尼握拉來，下一天，他們在「亞克」的圓形窗洞裏望下去，可以看見昨天還和他們在一起的親友們，在人羣裏徬徨無主，他們真是慚愧，同時良心上覺到極重大的譴責。

柯斯莫在補充名額的當兒，一方面通知一般有大家族的賓客們，叫他們在可能範圍內，把帶剩的家族，也下去帶來加入——這倒是一件大功德事，可惜幹遲了——於是「亞克」裏也有行將就木的老年人，和還在襁褓時代的嬰孩了。

第二批的賓客，是這樣倉促間補滿的，所以柯斯莫的理想，要在人羣裏選擇優秀份子，能否完成，因此變了一個疑問了。

賓客之外，他留着的十三個特別位置，是給他個人的親友的，內中有幾個，還是他父親的舊僕。最後便是船伙了。這批人是他從建造「亞克」的機匠和工人裏挑選一百五十個。出來當充的，船長一席，他特地聘請航海家極有名望的亞姆斯擔任，此外還有幾個心腹的副手，襄助他辦理一切船上的事務。

一切部署舒齊，這一千多個伴運者，大家擔着心兒等候洪水的駕臨。

一四 大雨開始狂倒

大雨來的時候，比柯斯莫預料的時間，稍爲早一些。這時候他適巧在「亞克」大客廳裏，召集第一次全體大會。

巨大的雨點，打在「亞克」橢圓形的船頂上，發出轟雷一樣的大聲。它來勢的兇猛，好像要把「亞克」摧毀一樣。大客廳裏燈光雖很明亮，一切佈置，又像最上等的大飯店一樣，但還不能祛除婦女孩子們的驚恐；她們處在這種從來沒有經過的可怕環境裏，禁不住該得要哭喊起來，柯斯莫只得軟聲向她們開導着說：

「水災在幾小時內，還不能到這裏來，水面至少再漲起一百呎，「亞克」方始能够浮起來。在這裏你們可以放心，千萬不用驚慌，因爲這「亞克」的構造，是極堅固而週密的，所以是絕對安全的。」

他雖則用相當高度的聲調，對她們說，但因爲雨聲的擾亂，她們不能完全聽出，所以驚恐的面色，依舊沒有減退。

後來他把預備着的避聲幕在屋頂下張了起來。方始把那可怕的雨聲，隔絕了一些，因此住在裏面的人也覺得安心一些。

全體來賓，聚集在一堂，在開會以前，他們互相談話着，全世界主要的各種語言，都能在這時候聽得到；吱吱唔唔，很是熱鬧，等主席宣佈開會，全場便肅靜起來。柯斯莫站立在大廳一邊的臺上，態度很是嚴肅，他瘦小的身子，載了巨大的「思想之府」，很覺不配，臺下最前第一排的椅上，坐着賽司，阿勃爾，瓊司三個教授和兩個科學思想家。這兩件寶貝，一個喚做哥斯太蓋推利亞達，他是個高身材黑皮膚廣額角的羅馬尼亞人，他唯一的工作，是推想從原子間提出存在的原動力來，使它能夠應用。還有一個喚叫維爾夫利達亞推爾斯東爵士，他是英國的一個生物化學家，現在他正在專心研究一件單性生殖問題，預備不從兩性關係上發生新的種族來。

在衆人目光集中之下，柯斯莫開始用沉着的聲調發言了：

「我的朋友，」他露着熱誠的態度說，「我們四週的世界，現在漸漸地要被水災蓋沒了。我能夠在這『亞克』裏躲着，不單是僅僅求自身生命的安全，此外還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我們去幹的。這就是等洪水過後，在重現的陸地上，創造一個新的世界，並且使它比上一次的更要優良。

「這一次的洪水，照我屢次的警告上說，這地球要完全給洪水包圍，連最高的山巔，也要沒去，我們逃避在這渺小的『亞克』裏，似乎是太冒險，但經我精密的設計，這『亞克』裏有許多瞧不

見的科學設備，可以絕對的向你們保證我們可以在這次大災難裏安全渡過，你們儘可以放心居住，等候陸地重新出現，我們便上岸開始一切建設的工作。

「我已經盡我的能力，在適當環境之下，挑選這裏坐着的人類菁華的代表，所以你們都是優秀份子，將來這星球的前途，是要憑靠你們的，有不少的科學界中的領袖，能夠應請而來，我覺得很榮幸，因為他們是進化的原動，是人類的導師。

「『亞克』裏的設備，可以應付任何意外發生的變化。『亞克』裏的食糧，燃料和一切東西，都貯藏得很豐富，在再上陸以前決不會感到缺乏的。爲了這個緣故，我不敢在這船上再多帶人，使它超過與貯藏量相稱的額數。

「對於幾萬萬的同類，遭着這次大劫，當然是很悲傷的。但是屢次的警告和預兆，他們還是不信，我也無能爲力了。我們現在只得拋棄了這莫大的悲痛，集中力量來幹我們目前應做的事情。

「現在，」他用重一些的聲調，同時舉起他面前桌上的酒杯，向着衆人接下去說：「我向過去的世界，致着最後的敬意，希望它忘卻它的過失；對了未來的世界，致着熱烈的賀忱，祝頌它前途光明！」

他說完話，把酒杯裏的酒，一口喝完，便沉倒在他椅上，再也不能支持他情感上的刺激了。現在婦女們都哭泣起來，男子們也靜默了。追想他們的過去，同時還要推測未來。這樣的過了幾分鐘，阿勃爾教授忽地裏立起來說：

「諸位，我們今天在這裏，應該要知道，這位超越的先知，」他用手指着柯斯莫，「賜給我們的恩惠，這樣的偉大，我們用最好的辭句，也不能表示我們內心的感激的萬分之一。他像黑暗裏的明燈，引導我們逃出這空前的洪劫，我們應該始終的服從他，跟隨他，來表示我們誠意的感謝，你們以為對不對？」

全場一致哄出一個「是」來。

「爲了要稍爲明瞭些未來的途徑，」阿勃爾接着說：「我現在要探問一聲，請凡塞爾先生答覆，什麼地方的陸地最先出現？我們未來的世界，預備在什麼地方立足？」

「我不能完全答出這個問題。」柯斯莫回復了原狀立起來說：「不過大概的情形，我可以先對你們說一聲。你們總知道中國的西藏，是全球最高的土地。在它的西部，差不多在原來海平線上一萬四千呎到一萬八千呎，上面還有許多高大的山峯。那裏是陸地最先出現的所在，所以我想帕

米爾高原，是我們建設新世界的地方。」

「可能再問一聲。」阿勃爾教授又問着：「陸地完全沉沒以後，你憑怎麼理由去期望上面海水的退落？」

「這個，」他答着：「是我所推究的主要問題的一個，但我現在不願把它完全發表。我們不要巴望水的退落，並且還要等候別的機會。這種機會，到將來可以明白的。」

柯斯莫這樣的答覆，使聽的人腦中起了一種微妙的觀念，而存着奇特的夢想。會場上再沒有人發問，現在他們分成若干小組的談話集團。

這時候已是深夜的時分了。柯斯莫宣佈了散會，便用手招呼那三個坐在前排的教授，一同走出客廳，向船邊甲板上。他暗地裏開了一扇入口的大門，他們在門口站着。從這地位上，他們可以看出去瞧到對江的紐約，但是在絕對的黑暗裏，除了倒下的雨水外，黑黝黝一些東西也瞧不到。

瞧雖是瞧不到，可是耳神經在雨聲外，可以隱隱地聽到附近居民的淒厲的呼救聲。雨聲雖然很大，但有時還可以很清晰的聽出婦女們失望的啼哭，宛像秋夜的鬼泣。

這樣的情景，叫這三個教授怎樣受得住？他們早已聽得毛髮悚然了。他們便要走開，柯斯莫就

叫他們先到他房裏去，他自己隨後就來。

他們很願意的離開這地位，避到「亞克」中部去了。柯斯莫一個人開上了一枝探海燈，光向外射出去，便看見下面的水已經漲到「亞克」的支架上了，並且在那裏往上爬。他放下一個自動記錄的測水器，浸在漲起的水裏幾分鐘後，他工作已經完畢，便關了門，回到他房裏去會他的同伴。

「在一小時內，」他進了門便對他們說：「我們要浮起了，這水漲起的速率是每秒鐘三十分之一吋。」

「祇有這一些？」瓊司教授一些不加思索就問。

「已經够了。」柯斯莫回答：「每秒鐘三十分之一吋，一分鐘漲二吋，一小時便要漲起十呎。二十四小時內，紐約市除了沒有被水衝倒的幾所摩天大樓，還露出些屋頂外，什麼東西都完了。」

「但是高山大嶺的完全沒去，不是要很長久的時間麼？你完全相信洪水一定會把它們淹沒麼？」

柯斯莫對了這個詢問者，在這時候說出這樣的問句，很覺不快，他搖搖頭說：

「到現在你們心中還是沒有明瞭一切，真使我失望得很。星雲裏的水汽，要連續地凝結四個月，照現在每小時漲兩吋的比率算起來，四個月裏，便要有二萬八千八百呎了！這時候地球上祇有一個山峯——喜瑪拉雅山的額非爾士峯——還可以留着頂兒露出水面。就是一個月裏，也要有七千二百呎，這個高度已經比阿帕拉堅山脈（Appalachians）上的最高峯還要高出五百一十一呎呢！那時候美國落磯山以東，便沒有陸地可以存在，再過一個月，連落磯山本身也要沒在水下了。」

這三個教授便不再開口了。他們睜着眼睛望着柯斯莫，看他正埋着頭，在紙上用鉛筆做計算的工作，他光亮的頭顱上，適巧映在房頂射下來的燈光裏，便顯出一個美麗的光暈。

一五 紐約的末日

柯斯莫正在算出每分鐘從星雲裏凝成的水的重量，是二十九萬二千九百萬萬噸的時候，這世界第一都市，和其他海平線差不多高的城市，已一同的往水底裏沉下去。

大雨的傾落，全地球各處都是一樣的。幾萬萬垂死的居民，都失望地號哭着，等候死神的降臨。

高地上的情形，比平地上並不好了許多，因為上面落下來，是一樣的使他們感着困苦。加了落在山邊的雨水，把山上泥土都隨水沖去，等到不堅實的石塊，完全露出了本來面目，便支不住它的重心，脫離了它所在地，隨着急流向山谷裏滾下去，山腳下的農舍，倉廩，村屋，樹木，人畜——一切都給無情的狂流帶了去。

在闊大的高原上，情形比較好一些。那地方還有人可以躲避。他們藏身在有遮蓋的地方，避去雨水直接的打在他們身上。四週大氣裏，雖充滿了雨水，使他們不能呼吸，但是躲在裏面至少還可以延長一些生命。爲了這種緣故和別的機會，世界人類的命運，便不像柯斯莫預料的那樣漂蕩。

但是世界之大，爲何竟沒有第二個像柯斯莫一樣的傻子呢？許多已動過工的「亞克」難道竟沒有一艘完工麼？不錯，不過當時世界各國的政府，都把柯斯莫的警告，目爲毫無注意價值的齊東野語，他們唯一的憂慮，還是恐懼治安要發生問題，所以殫思竭慮斤斤於人心的繫維，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退一步說到個人，這樣的一艘巨舸，就是家庭小型的，也決不是大資產階級以下的人，有經濟能力去建造的。所以沒有錢的，根本是談不到的。至於有錢的，他們都站在社交圈子內，完全受社交

圈內意識的支配。因為柯斯莫的警告，實在是出於人類想像之外，連科學家都以為是荒誕的，此外還有潑潑特派的科學家在那裏反宣傳，減少民衆對他的信任心，他又是在官廳的地位上說話，所以更是有力量；因有上面種種的理由，社會上無形地產生一種心理，就是他們以為相信柯斯莫的話，是一件可恥的事。社交人物是最要面子的，他們決不願貽笑他人，所以即使有一個居然開始建造「亞克」，不期然，就有許多人從各方來諷譏他，嘲笑他，說他那麼的怕死，再加之自己沒有堅強的信心，這樣直迫着他不得不放棄這項工作。這樣一天一天的因循下去，直到即開始建造也來不及為止，這就是沒有第二艘「亞克」出世的緣故。

紐約當時的情景，沒有一個人比作者知道得更詳細。

那天夜裏，四面黑黝黝沒有光，第三個預兆裏恐怖的黑暗，現在又在這大都市上面重溫一遍。這時候市民的自信心完全消失，每夥震蕩的心，感到異常的痛苦。他們知道星雲的確來了，柯斯莫的預言，完全證實了。所以他們不僅是巴望黑暗的過去，他們還要顧慮到自己生命上的安全問題。真不知怎樣去逃避呢。

等到天明的時間到了，四面仍是十分昏暗。不過有時露出一些帶病態的燐光來可以使人們

瞧得出一些東西的輪廓。如果星雲的水汽，仍舊保持它氣體的狀態，那麼陽光便不能射到地面上來了。第三個預兆，就是這種現象；但是現在水汽已經凝成雨水，太陽光便有機會在雨點中間的空隙裏射進來，加了雨水本身的透明性，所以還有這一線的曙光，可以給遭難的享受。

在這種黯淡的光線之下，許多沒有給狂流衝倒的高樓，還仍舊是失望地露出它的上部。這時候除了築在高地上的，普通十層以下的房屋，早已浸沒了。所剩的幾所幾十層的大樓，現在都擠滿了避難的市民。他們用了驚駭失神的目光，向四面望着，在稍為明亮一些的時候，他們可以看見下面的水，漸漸的向上昇起來，上面的雨還是不停地倒下來，雨水打在水面，便泛起無數白的泡沫。

每幾分鐘裏，便有一所大樓倒下，那時候許多躲在裏面的避難者，便發急的呼喊起來，結果隨了一切毀滅在水裏。這種呼喊聲，給鄰近還沒有倒下的大樓裏的人聽見了，他們便知道得救是完全絕望，自己的生命，也祇有幾分鐘的苟延了，所以有的人寧願早些了此一身，免得再受這種精神上的痛苦，他們——男的擁了女的，大的抱了小的——慘呼一聲，向窗口裏直跳出去！

臨水邊的居民，還可以看出更悲慘而奇特的景象。一批沒有給海水沖毀的船隻，現在又遭着更險惡的厄運了。它們給大雨打着，浮力小的便立刻沉下海去，浮力大的，也禁不住在水面漂蕩，結

果給別的東西撞毀，祇有極少數的幾條，經駕駛員擺出極頂的技能，還能够勉強有些自主的能力。有的想避到海外去，有的想躲到赫震河上游去，但是這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柯斯莫早已說過，現代船隻的浮力和設備，決不能在這次洪水裏生存的，所以它們遲早些不是給雨水打沉，便是給隱在水下的障礙物所撞毀。

在市中心區裏，有一所特出的大廈，就是紐約市府的大樓。它建築的堅固，和外觀的雄壯，幾年來還能算市上大樓的楚翹。這屋子有四十層高，底盤極大，所以在大雨開始降落的時候，已經有不少的市民，躲在裏面，當它是一所安全的避難所，加了屋子裏面，有新裝設的電燈設備——每一層有一座獨立的發電機——所以沒有給水浸沒的部份，電燈還能亮着，這一點能够使裏面避難的心頭寬輕不少。

水漸漸往上漲，他們便一步一步向上面退。現在已經沒了十層了，但上面還有三十層。他們不完全絕望的守着，互相談着。他們都以爲只要這屋子不倒，大雨終有停止的時候，那時水不再漲起來，他們就有得救希望了。

在大樓的扶梯附近，聚着許多市民，他們向扶梯階級上慢慢向上爬的水望着。他們看到梯級

一級一級的被水蓋沒起來，心裏未免恐慌，但他們還是守着，要守到水停了不漲爲止。

「看呀！看呀！」一個候在前面的，人忽然喊起來：「水停了！不再漲起來了！我守了這一級，十分鐘裏沒有漲起過。」

這種消息，當然是避難者所歡迎的。當時後面的人聽見了，便歡呼起來。消息一直傳到裏面，大家都狂喜的說：「好啊！水災停了！我們得救了！」這時候他們像已經判決死刑的囚徒，逢着特赦一樣，男子們互相擁抱着，婦女們把她們的孩子擁在懷裏。眼角裏擠出快樂過分的眼淚，心中都快活得說不出話來。

「你錯了，」蹲在報告好消息的人近邊的一個人說，「水沒有停，仍舊在那裏漲起來啊！」

「什麼？我說停了，」那一個說：「你瞧這一級，水就在這一級的下面停住的。」

「但是你看錯了，這是另外的一級啊。」

「你這笨貨！不許開口！我說水已停了。」

「不，沒有停。」

「一定的，一定停了。」

「那麼，你瞧，這一級現在是不是剛沒下水去？」

這個固執的樂觀者，對這一級注視一會，臉色變白了。忽地他舉起拳頭，向那個人的面部打去。後面一般歡樂者聽了好像當頭澆了一勺冷水。他們的一線希望，現在給他一句話打消了，於是有些幾個不明事理的，便遷怒到這個人，他們便攻擊他，詛罵他，但是，可憐啊，他不過稍為靈清一些罷了。死神仍舊向着他們邁步前進——柯斯莫計算得很精確的，每分鐘二吋——水仍舊在那裏向上爬。

他們被漲起的水向上趕去，一層又是一層。但是他們的希望，還沒有斷絕。最近的一個好消息，他們還不完全相信它是假的。在他們心中以為水一定在某一次時候停過的，所以也許會再停，停到不再起來。

這班可憐蟲，對自己生命這樣的看重，不肯在事前綢繆，現在他們懷着驚慌的心理，一層一層的往上退去，結果許多人擠在狹小的頂層裏，再不能退了，但是那殘忍的敵人——洪水——最後還是要來抓他們去的。

x
x
x
x
x
x
x

一夜過了，灰白的光，又在該日出的時候現出來了。柯斯莫和他的船員，仍舊在他們職守上，其實昨天夜裏，他和船長亞姆斯，都沒有闔過眼，他們守候着，防着有意外事故發生。

光稍爲亮一些，柯斯莫對船長說：「駛向紐約去，我要瞧瞧那邊的高屋是否完全沒去。」

「這樣去是很危險的，」船長反對着說：「那邊沒有陸標，恐怕要擱淺。」

「只要當心些，便不會的。」柯斯莫回答：「高地已經葬得很深了。」

「這是要碰運氣的。」船長這樣的說，但是他終於服從了他上司的話，把「亞克」船首轉向西，發令到下面，把發動機打慢車向前開去。

在這種環境裏航行，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時候空氣裏充滿了雨水，雖然有些光線，但還不够去瞧出紐及賽沒有淹沒的高山。紐約市上面，除了狂怒的海水外，已經一些東西都瞧不見了。其實當時洪水漲起的高度，決不致於會淹沒幾十層的大樓的。大部份的高樓，它的底盤佔地一定是不大的，下面二十幾層，一經水浸過，同時還有水浪的激盪，當然再載不住上面的重量而倒下了。因此這一代繁華的都市，現在除了一片碧波以外，已不留一些遺跡在水面上了。

「亞克」行了一程，船長以爲不宜再前進了，在他向柯斯莫說明的話還沒有說完的當兒，忽

地船身一側，轟然一聲，幾乎把兩個人震倒。

「我們攔住了！」船長喊着，他立刻把一個旋盤旋動，使推進器和發動機分離，同時招呼下面發動機慢下來。

經過長時間的考察，在隱隱的黑影裏，瞧出了橘山和赫震河對岸高地，他們斷定「亞克」是攔在派立山提司山的最高部份。柯斯莫立刻想到山頂的尖石，穿進「亞克」的船底，這是何等可怕的意外啊！

但他表面上絕不慌張，一面他喚斯密司過來，叫他用他的名義，去對驚駭的乘客保證絕對不會有危險事情發生，一方面他急急地同了亞姆斯船長，和幾個心腹船員，奔到船的最下層去。

船底是雙層的。現在裏層的裏面沒有水，想來外層一定是洞穿的了。若然隔層裏裝滿了水，結果不是和單層一樣麼？所以柯斯莫主張要找到了這個漏洞，沒法把它補好纔能放心。於是他指揮他的下手，把通到隔層裏去的蓋板旋去。

在這種緊張的情景中，他們很小心的把螺帽慢慢地旋去，他們以為板下面的水，一定會在蓋板鬆動時候，像泉水一樣的湧出來，或者會把蓋板沖開。

等到螺帽完全旋去，蓋板輕輕地移開，發現隔層裏水一點也沒有。柯斯莫心頭的一塊石頭纔得放下了。

「爬進去，」他命令着：「把底部完全察看一會。」

兩層船底的中間，有二呎闊的空隙，用堅固的支柱和龍骨接連着，所以一個人可以足够的在裏面蛇行爬着。一個副手，懷了電筒，向洞裏鑽下去，立刻不見了。柯斯莫再命令把別處的蓋板都移去，幾個人同時下去查察，他自己也加入下去幫助，結果他們把船底完全察看過，竟然連撞爛的印子都找不到，所以他們斷定「亞克」外層也沒有受傷。

柯斯莫從隔層裏鑽出頭來，吐了一口氣說：「這是倖運極了。我們恰巧擱在有泥土的山石上。」亞克「一些也沒有損傷。再等一會，水再漲高幾呎，就會把它淨起的。」

「聽我的話吧，以後不要再在山嶺地帶行駛了。」船長突着肚心，左手放在背後，右手擺着埋怨的姿勢，對他說：「大海是我們航行的所在啊。」

柯斯莫聽了，一些也不響，祇指揮船員們把蓋板很小心的重新旋上，他們工作完畢，便一同回到上甲板來。一會兒好消息已經散佈到全船，大家纔把憂慮放下。柯斯莫和船長回到船橋，一個代

理的掌舵船員，向他們報告說：船已經旋了半個圈子，這時候「亞克」已經浮了起來了。

「好，現在我們已面着從前的大西洋了。」船長這樣說：「我們還是早些離開這裏的好。」他說完話，正要發令向前，突然被柯斯莫的手拉住了。

「且慢！」柯斯莫說：「你聽，這是什麼？」

一六 不速之客

他們在巨大雨聲裏靜心聽着，覺得附近有一種時斷時續的呼叫聲。無疑地，這是人類的呼聲，但是在他們腦經裏，絕對不相信，這樣大雨裏在「亞克」之外，會有人類還能活着呼救。他們都疑心是自己聽神經起了變化。可是幾分鐘後，這呼聲又來了，比前更高，並且可以聽出字句來：

「柯斯莫！凡塞爾！柯——斯——莫——凡——塞——爾——十萬萬金票買個位置——十萬萬——我說——十——萬——萬——換個位置——」

這時候他們纔相信自己的耳朵並沒有聽錯。他們從圓洞裏望出去，在「亞克」右舷外離開

幾十呎的地位，發見一件外形像船一樣的東西，載沉載浮的在波浪裏漂蕩，船的裏面，還蹲着四個人，船裏積着的雨水，已經浸到他們膝蓋了，裏面有一個，還能揚着手，做出求救的姿勢來，其餘的三個，已經凍餓得彈動不得了。

× × × × × × × ×

這是一艘軍艦上的銹製小艇。它母艦在狂流裏駛行，不幸地撞在一所高大房屋上，結果軍艦和大屋同歸於盡，這條小艇是在猛撞時被拋出它母艦的，但因為它是用銹造的，所以，雖落水面，還能够浮着。

小艇裏面還有四個人躲着。他們在撞船時震暈了，現在昏昏地睡在艙裏。小艇一路緩緩的隨着水的趨勢流着，裏面載着幾百萬市民裏僅存的四個活着的人類。

夜間，四面昏黑異常，這孤單的小艇，還是半沉半浮的漂着，這時候船上的人已經甦醒過來，但都受着寒冷和饑餓的侵迫，他們都忍耐着一些不做聲，所以也不覺得自己以外，還有別人在他旁邊。雨仍舊朝他們頭上澆着，浪濤時時向他們打着，可是這條小艇一昇一降的，還能在高低不平的水面上浮着。有時一個突然而來的傾側，幾乎把他們掀倒在一邊，但生命到這樣不絕如縷的時候，

還是極寶貴的，他們竭力支持着；雖然這世界已經沉沒了，他們還想着或者還有得救的希望。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到後來一線微光，在黑暗裏出現了，漸漸的亮起來，使他們莫明其妙地互相發現，小艇裏除了自己以外，還有三個同伴。

這四個劫後餘生的市民，到了這個時候，照理應該是要怎樣的同心協力，共挽危局，但是內中有一個人，心裏絕對不存這種觀念的。他獨自一個人在那裏籌算，怎樣能够利用他的資財，去救他的生命。忽然的眼前一亮，他發現了一個希望。

用了枯澀而粗糙的聲音，他立起來竭力的喊着：「柯斯莫——凡塞爾——」

他很勉強的說出這幾個字後，麻木的舌尖上，再也不能拼出別個字句來了。其餘的在昏睡狀態中，被他這一呼驚醒了，都很奇怪的對他望着，但他絕不在意，一味的伸長了頭頸，在大雨裏向四面探望着。過了一會，他又發狂似的喊起來了。

「柯斯莫凡塞爾！你聽見我麼？讓我加進來啊！我給你十萬萬金票換個位置！」

三個人互相顧視着，在這種失望的地位，他們心裏更加一層悲痛，雖然他們的神志，並不十分清爽，但還可以無疑地斷定他們同伴的神經是錯亂了。最近他身的一個，想伸條手臂去拍拍他的

肩胛，使他得到一些同情的慰藉，但這狂人立刻把地推開去，並且厲聲的說：

「你們在這船裏幹甚？快些自己投下水去死罷。我在這樣等候柯斯莫凡塞爾，他有」一條浮着的大船。但是我有金票！金票！十萬萬的金票，你瞧，我有呢，每張都是真的。你們有沒有？」他在自己口袋裏摸出一束紙張，向他們揚着，直到倒下來雨水，把它沖成一團。他還沒有覺得。

那三個同伴現在也只得很駭怕的避開他了。駭怕麼？不錯。他們對於自己的生命，仍舊是愛惜的。眼前的地位，雖然不十分穩定有望，但也須盡自己力量去維持的，所以他們想還是退讓的好，一方面對了這不可理喻的瘋子，仍舊懷着比水災更深切的憂慮。

但是這瘋子並不追過來，他仍舊向四面望着，在風浪中顛仆搖擺，同時還不停的叫喊着，揚着他手中一團濕透的紙張，直等到聲嘶力竭後，便倒下船艙裏去。

他們又陷入昏睡狀態中了。過了一會，這瘋子又立起來叫喊，力盡了便倒下去休息，這樣的過了幾個小時，小艇仍舊是浮着，裏面的人仍舊沒有死。

忽然龐大的「亞克」黑影，在朦朧裏出現，他們便喜出望外，都想掙扎着起來，但是除了這狂人之外，別人都凍餓得動也不能動。

這是小艇遇着「亞克」以前的情形。

× × × × × × × × × ×

柯斯莫看見了這船，便立刻趕到下層甲板，命令船伙開了邊門，他們發現這小艇離「亞克」只有幾碼遠近，不過在十多呎下的水面上，這時候斯密司和別個乘客船員等，都趕來瞧這件意想不到的奇遇。

等柯斯莫在門口出現，這狂人加高了聲調，又喊起來了。

「這裏」他揚着手中被雨水沖剩的紙團，「有十萬萬的金票，讓我進來，把別人都趕出去。他們都是低能的人物，沒有得救的價值，他們實在沒有資格享坐這條船啊——柯斯莫凡塞爾，你真是個英雄，我和你兩個人，已經够了，別的都用不着。我把一切祕訣告訴了你，我們二人，就可以做這地球上的主人翁了，因為我是亞莫斯白朗克呀！」

他經過這許多苦難，面色已變成枯悴而灰白，眼睛也失了神。光着頭頂，頭髮裏蓄滿了水，衣服也破碎得不成樣子；但是柯斯莫一望便可以認出他的確是為富不仁的亞莫斯白朗克。

這小艇現在差不多漂浮到大門下面了。白朗克的目光，現着迫切的神氣，揚起了手，再重覆的

喊着：

「十萬萬真的金票，讓我進來，不要給他們看。」

柯斯莫不給一些回音，只是對了這個可憐又是可憎的大富豪發怔，這時候祇有斯密司一個人，能够洞悉他的心理，知道他正在考慮這個難解決的問題，這裏又要牽動他全盤政策的主旨了，他不是已經很痛苦的選定了人類的精華麼？可是現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他曾拒絕過他加入的，又是立在反對地位的領袖，他正仰着頭，等候他良心上的答覆。

他輕輕地對斯密司說：「喬若夫，你看我應該怎樣幹？」

「你不是預備救潑潑特的麼？」斯密司這樣的暗示着。

「但是你要知道，這是完全不同的。」他說：「潑潑特的道德並不壞，他不過是錯誤罷了。他自有的科學基礎。這個人便——」

「假使只有他一個人」斯密司突然插入說，「諒來不致會生出大禍害的吧。」

「你說的不錯。」柯斯莫叫着：「想他一個人，也幹不出大事來。我想「亞克」上沒有一個人會給他同化的。他現在正在瘋狂的時候，我們總不忍看着他這樣地死去，其餘的三個，我們當然也

要一起救起來，」接着他旋轉頭向幾個船伙高聲地說：「把吊梯放下去，」

幾分鐘後，這四個九死一生的倖運兒，經幾個船伙的幫助，都救上了船，白朗克立定了足，便拉住了柯斯莫向他耳語，同時目光向旁邊的觀衆注視着：

「把他們都拋下水去，他們在這裏幹甚麼？他們要想加入我們團體，會把我們計劃弄毀壞的！」他回轉身，用了狂怒的神氣，向着別人，忽地動手要把最近他的一個推到門外去。柯斯莫立刻命兩個船伙攔住他，但他仍舊很倔強的不肯就範，一會兒他又奔到柯斯莫面前，揚着他手中的一團濕透稀爛的紙張呼着：

「十萬萬都在這裏，你先給我一張收據——」

柯斯莫對了這個神經已經錯亂的不速之客，一聲也不響。他的態度很鎮靜，他喚了兩個船伙領開他去，一方面對白朗克說：「你先隨這兩個個人，到我房裏去坐一會，我隨後就來。」

白朗克露着很得意的神氣，對衆人望了一眼，便跟了兩個船伙去了。這種舉動，使旁邊的人沒有一個不覺得奇怪。過了一會，他們去遠了，柯斯莫便對斯密司說，叫他繞道趕到他們前面，招呼兩個人引白朗克到另外的一個小間裏去，同時還說：「等忙進去，就把門兒鎖起來。」

亞莫斯白朗克現在是「亞克」上一個禁住的瘋人了。以前他確實是一個能幹的人物，世界大都市的金融機關，大都在他手掌之中。各種重要事業，他都有操縱的權力。他有堅強而敏捷的腦經，所以辦事極有精神，可惜他常用不正當的手段，很殘忍地傾軋他的同業，因此社會上有一部份人捧他的財富，但也有一部份人怕懼他的辣手。

自從那天他參觀「亞克」時候，向柯斯莫要求一個位置，經他拒絕以後，他起初還笑柯斯莫不識擡舉，後來天氣一天惡劣一天，他也着急起來了。照理，他有的是錢，什麼事情應該都能辦到，可是在倉卒之間，要造一個和「亞克」一樣功效的避難工具，倒也不是容易，所以他不得不退一步而求其次。他就想到龐大的軍艦，一定有相當的抵抗力，躲在裏面，也許能夠逃出這次災難。他就運用他的手段，向最大的軍艦上的職員，私下裏接洽妥當，在海水漲起的一天，他便悄悄地帶了他最值錢的東西上了船，隱匿在一艘銖製的備艇裏，卻沒有給別人知道。直等軍艦撞毀，這小艇拋到外面，他便正式的做小艇裏的一個乘客了。其餘的三個人，都是軍艦上的下級船員，他們在撞船時，莫明其妙地給彈到小艇裏，現在也很倖運地得救了。等身子恢復以後，便加入做「亞克」上的船伙。

一七 舊大陸的毀滅

現在作者要縮轉筆尖，補寫一些美洲以外的情形了。

自從第三個預兆來了以後，歐洲的學術團體，也互相研究柯斯莫的學說。除了幾十個接到柯斯莫請柬的科學家外，其餘的還有不少像美洲一樣的不信的人。他們儘量的詆譏他的學說，排斥他的警告，把他的一切行爲目爲一個愚夫或是瘋人所幹的。英國皇家天文學會的會長，有一次在會場上，對了衆會員，保證的說：一個星雲，決不會含有足夠的水去淹沒一個行星，何況我們這個偉大（？）的地球。

在衆人揄揚之下，他很起勁的繼續着說：

「星雲的組織，比真空裏抽剩的氣體，還要稀薄，所以整個星雲的水氣所凝成的液體，我可以裝在酒杯裏，一口喝下去的。」

「不要喝醉了啊！」一個歡喜戲謔的會員這樣說：

「這不是太鹵莽了麼？假使這星雲的液體是有毒的。」另一個會員這樣地加一句。全場哄然大笑起來。

會長面上泛起了一陣瞧不出的紅雲，他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有一個正經的會員，立起來問他，纔把一個難關渡過。

「請問會長，你對於最近的奇黑（指第三次預兆）怎樣解釋？」

「這是氣象學會的事，和我們天文界沒有關係的。但我相信他們一定能够說明的。」

× × × × × × × × × ×

公家的科學團體的會議，往往像這樣的推諉而敷衍過去的。總之，他們對了柯斯莫的學說，根本沒有能力去了解，所以只得竭力的反對它，說它是越出了科學範圍。這時候海水還沒有漲起，所以他們還能說得嘴響，等海水暴漲，大雨傾倒，他們就是明白，但也來不及了。

不過在民衆方面的情形，卻很有些不同。他們起初給好奇心所引動了，所以很注意地每天讀着紐約來的，關於柯斯莫的工作和「亞克」的進行的消息。英國方面，還有幾份從美國寄來的，建造「亞克」的詳細說明書。有幾個人很想把它造起來，但是他們不放心柯斯莫設計的材料和大

小尺寸。所以把各部件的分量，重新考慮之後建造，結果便造成一種「英國式」的「亞克」。倘使柯斯莫有機會到英國來，瞧見了便要說：這種「亞克」在洪水裏往下的速度比往上的還快。

在德國，大眾的心理，都傾向於「飛船」。他們在過去的成绩裏，對於製造飛船，很有心得，所以他們以為只要把飛船的容積放大，數量增多，即使有危急的水災來，他們也能應付裕如了。

結果有不少有錢的德人，開始建造這種特大的飛船，但他們還不承認是預備水災來時用的，表面上只說不過添置一艘新的遊艇罷了。

法國的情形，是最堪注意的。他們對於未來的水災，一些也不放在心上，因為他們認為有了優越的航空，什麼便不成問題了。不錯，法國的飛行機，比任何國家所造的要優良。幾次國際的越洋比賽，沒有一次不是法國飛機得錦標的，所以大部份的法人，都是有恃無恐的過他們快樂日子，但是他們仍舊忽視了柯斯莫所說的話：「無論何種氣球和飛行機，都不能在這次洪水裏持久的。」

祇有極少數的幾個人，在那裏私下研究，討論水災來時安全的避難方法。雖然他們還爭論着洪水倒底來不來的問題，但是在一個工程軍官的領導之下，他們決定一個最後的辦法，就是祕密地建造一艘特製的潛水艦去應付未來的災禍。這領首的軍官，依浮達波鄉，現在對他的同志說：

「一艘巨大的潛艇，裏面盡量的採用銖金屬製造，可以得比「亞克」更多的優點。糧食的貯藏，可以不成問題，此外最優的一點，就是可以潛在水下避去惡劣的風浪，和傾盆的雨水。對於昇降方面，只要裝了靈便機關，透出水面來換氣，也極便利的。我們可以把鯨魚的兩棲性來表示這潛艇的能力。」

全體贊同了，他們便立刻去着手進行。末了，達波鄉還說：「倘使沒有水災光臨，我們可以乘了它去觀察深水下奇異的海底景象，那麼我們十九世紀的小說家露爾文（Jules Verne）的許多海底的夢，都可以實地的瞧見了。」

「那麼我們就把這潛艇命名「露爾文」好不好？」一個同伴這樣的建議。

「好極了！妙極了！」別的都很有贊成地附和着，他們便一共呼着：「露爾文」萬歲！

過了幾天，別人還一些沒有覺得。這露爾文的龍骨，已經安放定當，接着就很迅速的建造起來。

× × × × × × × × × ×

亞洲方面，中國人也有一件值得記載的事件，可以報告。中央研究院院長黃銘，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研究家。他生成一副怪僻的脾氣，也就是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所應有的態度。他對了什麼東西，

認爲值得研究的，他便要尋出一個究竟來纔肯歇。柯斯莫在兩年前向各處科學發表他的星雲新發見，他當然也接到的。但他在自己沒有得到一些實地的見解以前，決不肯貿然去附和別人的，這是柯斯莫得不到一個同情者的原因，但他認爲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他便陸續收集許多材料，和他唯一的助手秦光啓，進行他的工作，等柯斯莫得到了最後的結果，同時他又有些相當成績，不過他研究所得的結論，和柯斯莫的稍有出入，就是洪水來的時間，要比柯斯莫預測的來得遲，還有漲起的水，沒有柯斯莫說的那樣多。

末了，他要想證實他的計算，是否準確，他就設計造一個大氣球，預備升到十萬公尺以上，找些實地的資料做參考，但爲了經濟力量有限，他不能像柯斯莫那樣便利的大規模去幹。

一次一次的預兆發生以後，他一方面在研究院公報上發表一篇論文，裏面的上半部，是報告他研究的成績，在後面一半裏，他盡量地勸告國人向高地，最好是西藏去避難；一方面仍舊努力的奮鬥去完成他昇空的工具。

在第三個預兆發生以後，那座大型的氣球，已經完工。下面的巨大球室，是用銻金製的，內部足有十二呎的直徑，裏面一切儀器設備，也都佈置舒齊；他又備了充分的糧食，供他們倆在空中長時

間的應用。球室裏還備着一架特超短波的無線電收發機，可以和地面隨時通訊，在海水漲起的一天，他同了秦光啓向觀衆揮手示別，鑽進球室。隔一會，這巨大的氣球，便在民衆歡呼聲中冉冉地上昇了。

一般瞧鬧熱的民衆，在場上散開去的時候，各人都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隱患，伏在他們四週。有錢的人，對他們生命，當然比沒錢的要寶貴一些，所以他們不管洪水的來不來，不妨坐飛機到西藏去遊歷一次；沒有錢的根本沒有資格逃命，所以也只得聽天由命的度他的日子。

× × × × × × × ×

日本方面，起初絕對不相信柯斯莫的學說。直等到海水漲起，沿海的低地沒了，東京帝國大學的橫山教授纔召集全國專家，開一個聯席會議。

主席橫山教授，在開會詞裏，說起：「自從本國的大陸政策失敗以後，偉大而悲壯的戰爭，倒解決了我們人口過剩的難題。不過現在海水漸漸的漲起來，雖不致把三島完全淹沒，但是國土的面積，續漸縮小起來，人口不是又要過剩了麼？我們又臨到了非常時期了，所以我們必須設法來解決這個困難。最重要的是要明瞭海水漲起的主因，然後再去籌計適當的對策。我們知道奇熱的天氣，

使高山和兩極的冰雪溶化以致海量遭非分的增高但是什麼原因使地球上會有這樣長期的夏季呢？」

「據我研究所得，」天文學會會長池田教授立起來說：「今年殊特的炎熱，完全是地球離了它的常軌，向太陽方面近去，結果把它和太陽間的距離，縮短了一些……」

「爲什麼理由？」

「將來會復原麼？」

這是兩個會員又進來的問句。

「現在還不能答復。」池田教授回答：「不過有一句話，現在可以報告的，就是地球已經停止了它的變態的越軌行動，現在正在它的新軌道上很穩定的行着。」

「那麼我們一年裏不會有三百六十五天了。」另一個思想敏捷的會員這樣加一句。

「這是當然的。」主席說：「不過這種問題，並不十分重要，我們暫時不必去研究它。現在我們要研究的是：假使池田教授說的話是對的，地球上各帶的溫度，都要比例的增高了，那麼，這個變化，對於人類和一切生物，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地面上憑空增加了許多水，對於人類生活環境，會有怎

麼變化？」

「這兩個問題，」池田說：「我已經和氣象學家村井博士和地質學家濱口教授，現在他們都在這裏，請他們自己來報告研究的經過吧。」

村井博士就立起來說：

「照池田教授的計算，在我們北溫帶地段十一月的天氣，和平時七八月差不多，那麼明年的夏季，這裏就要過赤道附近一樣氣候的日子了。這時候，赤道地方，當然要更熱，熱到人類不能生存的程度，這不是要影響到熱帶人類的生活麼？但是我們要知道，一方面赤道上不能住人，一方面從前無人居住的南北兩極附近的地方，氣候已增高適合人類居住的溫度了。」

他說到這裏，目光注視到濱口教授，這地質學家立刻會意，便立起來接續下去：

「據過去多次兩極探險隊的測量，知道那邊深埋在冰雪之下的大陸，是非常廣大的，加了現在居民很少的北寒帶，（南寒帶陸地極少）將來便是我們新的殖民地，等我們移民完全成功，這裏的三島，可以讓給菲列賓人來居住了。」

地質學家說完了，便坐下去。氣象學家又立起來接上去說：

「據我的預測，將來地球上的溫度，不致像池田教授說的那樣高。因為空氣中增加了許多的水蒸汽——這當然是過高的熱力，使大量的海水蒸發而得的——可以使氣候調和不少，同時我們一定有適量的風和雨來調劑溫度的。」

主席認為滿意了。在散會以前，他們通過了一個議案，就是向政府建議去收買北寒帶大陸，預備做將來的新國土；一方面向民衆宣示，叫他們儘量向高地遷移，去躲避這暫時的災禍。

非洲方面，也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發生。

撒哈拉大沙漠，誰也知道是地球上的一塊會沒出息的土地，很有許多人設計，想把地中海裏的海水，灌到沙漠裏去，使它變成一片沃土，但是因為經濟力量，和科學技能的關係，所以一時還談不到成功。一般工程專家，仍舊孳孳不倦的到非洲去測量，計劃，想實現他們的迷夢，到現在有一個特殊機會，使他們不費一些腦力財力，達到了目的。

大西洋的海水，向直布羅陀海峽裏，猛烈地湧進來，地中海的海面，便憑空昇起了不少。等它高過了非洲北岸，水便爬上岸去，不多幾時，海水的前鋒，已經達到乾燥的沙漠，便投向它的懷裏去了。一般專家，對於這突然而來的海水，起先是奇怪，後來便快樂起來，以為他們的夢想，得天的助力而

成功了。不過海水一陣一陣不停的湧過來，把鬆散的塵沙，沖了起來，像一層昏黃的雲霧，空氣裏迷漫了沙土，對面瞧不見一些東西，纔驚得他們不得不爭先恐後的逃避開去。

大雨來了，全世界的人民，都失望地哭着，他們都抱怨自己，爲什麼不聽了柯斯莫的話，可以早些預備，可是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他們高聲的喊着耶穌救我，或是長宣佛號，但是有什麼用呢？水很速地往上漲起來，這個有久遠歷史的舊大陸，便和美洲一樣的漸漸往下沉去。

一八 海上怪物

「亞克」上收留了瘋狂的大富豪——亞莫斯白朗克和他三個同伴以後，柯斯莫便吩咐亞姆斯船長，叫他把「亞克」駛向東南去。現在他們離了沉沒的美洲東岸，在滿漢登和長島上面駛過，它在大雨裏駛行，若沒有相當的浮力，便要感到困難了。起初，降下的雨水，壓住了湧起的海浪，行駛還算平穩；但是過了一會，情形漸漸的變化了，巨大的海浪，一個一個的出現，打在「亞克」的船邊，有幾個掠過半圓的船頂，「亞克」便發狂似的向左右傾側起來。這樣惡劣的風浪，幾乎使沒有

人能够立得住。乘客方面，當然是感到極度的恐怖。船橋上在這樣危急的當兒，祇有柯斯莫和亞姆斯船長兩個人，互相替換着管理一切行駛事務，因為他們絕對不願意把這種重大的工作，去交給他們的副手。

起先柯斯莫對於這樣的海浪，很是疑惑。他以為沒有風潮樣的風力，決不能吹起這樣的巨浪，到後來他得到了一個解釋。

有一次在換班的時候，他們在船橋上望出去，瞧見前面有一座巨大柱形的東西，黑黝黝地矗立在水面上；仔細看起來，還瞧得出這怪物在那裏迅速的動，並且向「亞克」方面過來。

在極短時間裏，他們簡直沒有機會，去辨出它到底是什麼東西，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想避去這種可怕的怪物，但是在未及逃避之前，已經碰着了它。

可怕的轟雷聲，立刻發生，差不多把他們的耳朵都震聾了，怪物忽的不見了，不過四面變成一團漆黑，原來「亞克」已經鑽進怪物的肚子裏去了，在半分鐘裏，這船似乎被壓到水底下去了，幸而「亞克」建造得十分的精密，否則這船橋上的兩個人不是要完了麼？

銖質的製品，在這裏可以顯出它偉大無比的浮力來了。「亞克」在水底被壓了一會，現在漸

漸地一搖一擺的透出水面來，這時候原來的光明，已經恢復，雨雖然仍舊在那裏倒下來，那可怕的轟雷聲，已經停止了，原來「亞克」已經昇到了一個巨大水柱的頂部了。

過了一會，它從柱邊斜坡上直瀉下來，回到原來的海面上。「亞克」這樣地一下，上再一下，使它裏面的人們似乎墮入五里霧中。

船橋上柯斯莫和亞姆斯船長，經過這一番惡劣變化以後，差不多隔了一會，纔能勉強站立起來，繼續他們航海的工作。柯斯莫在他覺得穩定一些以後，便開口發表他的意見：

「現在我知道許多巨浪是怎樣發生的。」他說，「但是這種景象，我倒沒有預先料到。很顯明的，這是星雲裏面有不平均的組織所釀成的結果。它有時在空間迅速地凝成極大塊的水——簡直可以說是懸空的巨湖——像千百個尼亞加拉大瀑布併在一起似的向下倒來。這種巨量雨水的降落，使海面的水趕向各處去，結果便激成我們碰着的巨浪了。」

「這次星雲間的航行，打破我以前航海中遇險的記錄了，」亞姆斯船長把剛熄的煙斗燃着了說：「我記得從前在印度洋裏，有過一次遇到一個巨大的「龍掛」，我以爲是極頂了，但是拿來和這水柱子比較，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海闊天空的洋面上行駛，風浪無論如何惡劣，我總不怕；不

過在這種「懸空的池湖」裏航行，我真有些吃不消。」

「無論什麼變化，我們也得去忍受。」柯斯莫說：「在水柱裏駛行，當然是很危險的，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它的性質，我們可以預先留意，不要駛近它就好了。」

他停了一停又說：「我想，只有這種特製的『亞克』還能够在這樣危急的環境中奮關出險，別的船隻，一定不能維持的。」

在他們很留神的駕馭之下，「亞克」一路上不再碰到這種水柱了，不過巨大的海浪，仍舊不斷的向船的四週打來，可見在別處仍舊有這種水柱在海面上施威。

「亞克」一搖一擺的在不平的海面上漂着，駕駛極不容易。可是惡劣風浪以外，還有一件困難的事，就是沒有太陽和星光，使他們不能測知「亞克」準確的所在地。他們在船橋上，雖然有精密羅盤和時儀，但是因為不能進行天象的觀察，所以他們所能知道的，僅僅是行駛的方向。

後來柯斯莫想出一個方法來，就是從隱在含水大氣裏的太陽所發出的深淡不同的光線裏，找出一個大約的太陽地位來。他和亞姆斯船長，經過十幾分鐘的觀察，纔決定了發光最強的一點，算是太陽的所在地位，再從這一點自然的觀測上，他們可以推算「亞克」所在的經緯線了。亞姆

斯船長在微笑之下，算出一個經緯度來，這是他們能夠辦到的最大限度了，雖不十分準確，卻也聊勝於無。

現在他們把航程記錄起來，亞姆斯對柯斯莫說，這種觀測，只能供暫時參考，因為它的伸縮性極大，所以實際的效用是有限的。

「此外我們還不知海流的情形。」亞姆斯接着說：「假使在從前的大西洋上面航行，我可以覺到墨西哥灣的海流，但是現在的海流，是從各方面來的，我們便像在一鍋沸水裏航行一樣。」

「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向東一些，駛在大西洋的上面。」柯斯莫說：「我的意思，我們先向東南，達到了撒哈拉沙漠同一的緯線，再一直向東，駛過非洲北部，再經過蘇彝士附近，而到印度洋，『亞克』便在喜瑪拉雅山附近蕩漾着，因為我要在那裏等候許多高峯的沉沒。」

「據我的意思，」亞姆斯想了一會說：「我們到非洲海岸的時候，想來舊海面上，已經加了不少水，加了非洲北部，沒有多大高山，所以在上面行駛，可以沒有危險；不過在印度洋方面，那裏還有尚未淹沒的山巔，它們附近一定還埋着不少山尖變成的「新暗礁」。這樣高山間的航行，任何航海家都沒有經驗，何況我們還沒天象觀察的幫助。所以我倒有些擔憂。這樣航行既不利，我們何

不在大西洋中安全地帶打幾個旋，等候那邊的暗礁，都深深的埋在海底了再去？」

「這是不行的，」柯斯莫說：「即使我們現在動身，因為要繞避危險地帶，所以到喜瑪拉雅山附近，已經要兩個多月了。這時候，水已經漲到一萬五千呎，大部份的陸標已經沒有了。如果我們在這裏逗留幾時再去，那麼到那裏的時候，只有全世界最高的山峯，像小島一樣的露在水面上，那是極不容易找尋的。若路上再有些耽擱，連這一些小島也要沒下去了。我們必須在西藏沒有淹沒以前，到那裏去守候在附近，如此我們可以隨時測算水的漲度，是否越出我的預算：等山頂出水，陸地重現，我們還要測算水退落的速率，做上陸的準備，這是極有關係的工作，我們所不能忽略的。」

經柯斯莫一番解釋，船長方始信服。

到了夜裏，朦朧的光線沒有了，他們連一些簡陋的天文觀察都得不到，他們只得靠着羅盤指示的方向駛行。白天到了，他們再約略的算出一個方位來；這樣的一直過去，一路上幸而沒有出岔子。

過了一個星期，因為水柱的下降沒有了，所以海面上的巨浪也停止了。現在除了雨水仍舊很大很大的倒下來外，海面是很平靜的，但是這不可捉摸的星雲，又在那裏準備一個新奇的變化了。

一九 洪水停了

在他們離了派立山提斯山以後的第九天的夜裏，柯斯莫很安適的睡在船橋附近的小室裏，正在做他新世界創造後光明的夢，突然地被亞姆斯船長推醒了。船長的一種不能自持的驚奇表情，不由地使他驚慌起來。

「快些起來，」船長說：「洪水停了！」

「你說甚麼？」柯斯莫急切的問。

「你——你自己去瞧吧。」船長吃着嘴向外面指着說。

柯斯莫來不及穿衣服，便奔到窗洞口，向外面望去。他只見碧藍的天空，佈滿了星斗，海面平靜得像鏡子一樣。這時候「亞克」便像一艘航海船，在風平浪靜的洋面上，很穩定的向前駛着。雨完全停了，巨大的雨聲，現在沒有了，所以他們可以聽見從起程後從未聽見過的發動機動作的聲音；四面好像換了一個環境。

「怎麼變的？」柯斯莫回過來，一面穿起衣服來，一面向船長發問。

「大約在五分鐘以前開始的。」亞姆斯很興奮地回答：「那時候我正把着舵輪想，我們現在應該在大西洋的中間了，我們要不要在加納蘭羣島（Canary Islands）和浮地島（Cape Verde Island）中間，駛向非洲海岸去，正在出神的當兒，忽然我瞧到東北角天空裏有些光亮，接着漸漸的強起來，可以瞧得出星斗了。二三分鐘裏，我目不轉瞬的向上面望着，我瞧見雨漸漸停了，天空裏好像移開了一層黑幕一樣，漸漸的向四面推開，直等到正真的天空，完全現出，我纔急急地來喚醒你。」

柯斯莫聽完了亞姆斯的話，面上現着和船長一樣的驚奇神氣。這時候他衣服已經穿好，便同船長回到船橋上去，一路上他用手摸在光亮的「思想之府」上，推考這突然變化的原因。

「這又是星雲的花巧啊！」他想了一會說，「它中間一定有一個空隙的地位。」

「我想它已經全部過了把？」船長這樣問。

柯斯莫搖搖頭，表示不對。

「我們還沒有碰到它的核心呢，」他說，「以前我以爲它是緊密的螺旋體，現在方始明白，它

有一個外圈，外圈和最兇惡的核心中間，還有一段空隙存在。現在地球剛跑過了星雲的外圈，所以又像好天一樣了。但我們遇到核心的時候，便要遭着更大而時間更長的雨，而且一直、到完，中間不會有一些兒間斷。

「照你說，這中間的空隙，有多少大？我們要隔多少時日再碰着核心？」

「那是說不完的。或者一星期，或者會有一個月。不過據我的推測，因為太陽帶着它的家屬每秒行十二哩，那麼每天可以行一百萬哩，星雲的外圈，我們過了十天纔走完，那麼它就有一千萬哩厚。照這種厚度的外圈，它中間的空隙，不會爲三千萬哩以上的，所以我想，大約再過一個月，或是不到一個月，我們便要逢着那可怕的核心了。」

他們二人到了船橋上，亞姆斯很安閒的燃了一管烟，徐徐的呼着。

「現在我們可以觀察出一個準確的所在地了。」他放了烟斗說：「你瞧，久別的月兒，在那面昇起來。再過一小時，等她遮掩了金牛宮，我們便可以測出一個經度來；再從北極星上，測出一個緯度來。我們知道了準確的方位，便不會再駛到淹沒的山頭去了。」

「船長說罷，便從事他測算工作。幾分鐘後，他報告出來：「亞克」現在正在西經四十二度二

十八分，北緯十六度十分的地位。」

他在地圖上查了一會，接着又說：「我想從這裏向東到非洲海岸，很不便當，若是再向北一二十度地位，便沒有多大危險了。你現在預備跑那一條路？你未來的目的地，是否仍舊是喜瑪拉雅山？」

「環境變化了，我現在還不能決定。」柯斯莫回答。「但是你可以回向北去，將來的行程，等我決定了再對你說。」

天明了，美麗的太陽出現了。船上的乘客，自從洪水起始的一天，會場上散開以後，大家都回到他們自己房裏。「亞克」一路上遭着風浪，駭得他們不敢再出房門來。除了少數男子外，其餘的連三餐茶飯，也得由侍役送來。他們雖則極信任柯斯莫，但是未來的一切，真是渺茫得很。不由得他們不擔心事推想，將來的歸束究竟是怎樣的。加了他們在飄零的行程裏，幽居在斗室中，很容易回到他們的親友，家庭，事業，祖國，和其他的一切，現在什麼都完了。所以他們雖則得救，生命似乎可以沒有危險，可是精神上卻受到了許多的痛苦，倒不如像羅難者的可以一死百了。

現在他們在清晨裏，被窗口裏射進來的陽光眩醒了，他們很奇怪的跑到窗口，向外去瞧，疑心

是在那裏做夢。等環境證明它是事實以後，他們便歡天喜地的趕到甲板上面來了。這時候甲板邊遮蓋的金屬板，柯斯莫早已吩咐船伙們拆去，所以他們可以盡量的欣賞大自然的美景。蔚藍的天空，襯着光亮的太陽。碧綠的海水，平靜得像鏡子一樣，微微的海風，向他們面上飄着，大有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的風趣。極目望去，天水一色，要不是遠處隱約現着幾個未淹沒的山島，他們都疑心是鑽進了碧綠的水晶宮了。

「水災停了」這個觀念，在每個乘的腦子裏，自然地發生了。他們互相握手安慰，互相道賀稱慶，再有幾個快樂得歡呼起來。一時甲板上充滿了「拉拉拉！」「亞克萬歲！」「柯斯莫萬歲！」的聲音。

歡樂達了極點，他們又想着他們沉沒的家園和失散的親友，不由得又悲感起來。這時候柯斯莫在船橋下面，給無數的詢問者包圍着。

「水災完了沒有？」「這許多水幾天裏會退去麼？」「紐約積着的水，要過幾天纔完全退去？」「亞克」是不是預備回到那裏去？」「那些在船隻裏避難的，有沒有生存的希望？」「立刻回到紐約，是否可以搭救他們？」

這樣連珠樣的問句，使柯斯莫一時實在來不及分別回答。等他們平靜了一些，他便對他們作一個總答覆。

「歡樂的時候還早呢。」他說：「這不過是星雲裏的一個空隙。更惡劣的還在後面，不多幾時它就要來的。現在，世界上除了高地上的居民和避難者，我們便是僅有生存者了。各處陸地，在舊海平線上二千四百呎以內的，現在都沒在水底下，紐約當然是全毀的了。」

「高地上現在既然還有人，我們何不去救他們上船呢？」一個有慈悲心腸的乘客這樣問。

「這是不能的。」柯斯莫回答：「亞克」裏的地位，和所帶的食糧，超出這裏許多人所需要的，真是有限得很。上一次的人道觀念，結果使「亞克」上加添了幾個人，但以後決不能再加了。倘使他們都在這次大災裏蕩斃，那不是我的過失，我已經盡過我的力量，警告他們，可是他們不聽，那也沒有法子。此外我們還有一個不能去救的原因，就是我們不能達到淹沒的高原附近，去搭救他們。」亞克「沒有駛近他們的所在，已經要攔住在已經淹沒的山頭上了。」

這幾句話說完。一般聽者的觀念都改變轉來，現在他們知道後面還有相當的危險，所以人道的仁愛，最後被自全的心理所克服了。

大雨突然的停止，同時還發生一件重要的事實，就是在下節裏說的潑潑特和美國總統的事。

二〇 像漩渦裏一個軟木塞

當時，潑潑特拒絕柯斯莫的邀請，撰述他那封非文明的覆信，與其說他的智力受了限制，不能夠有同柯斯莫一樣的悟會力，不如說，他是完全根據他學術上的偏見去發表他意見的。潑潑特本是一個有很好腦力和極敏銳的科學感受性的人，這是柯斯特所深知的，雖然，他不相信星雲可釀成洪水的學說，並且固執地否決一切不規則的，和低觸科學法則的東西，但是，對於天體的機構中已發生了異象這個事實，他到底不能閉上了眼睛否認；並且最使他感到懊惱的，還是他自己的見解，屢次給事實證明是誤謬的，可是，在另外的一方面，柯斯莫對於現實所發生的，似乎確有超人的預見。

他的自尊心既不允許他，從他當時所占的地位悄悄地退去，可是，對於這不可測知的未來，他

又不得不有相當的懸念，處在這種自大和不安的心理的夾縫中，他每每感到異常的苦悶，等他謝絕了柯斯莫的邀請之後，連續發生的突變，又是起起加重了他的憂慮。那時候全球的氣象學家，對於這個天時奇異的變化，都摸不着頭腦，簡直沒有一個人能根據學理來解釋這個現象。

後來北方發生了恐怖的洪水，赫震灣氾濫，坎拿大東部變成一片澤國等嚴重消息，傳到了他耳朵裏，他便不能再不着急了，就在那時候，他祕密地決定了去籌劃他自己逃生的準備。到了這時候，他方纔開始想，世界各處低地，也許有給各種不規則的水，像溶化的山雪，南北極冰澌，海水，暴雨等淹沒的可能，但他依然不相信有含水星雲這麼一回事。事後，他雖然還不肯對大眾承認，他已更變了意見，但是人道觀念在暗地裏驅使着，他至少應當向幾個自己的密友發出警告，所以他便私下叮囑他們從速準備一切，預備在一聲通知之下，立刻向高地出發。

他又預備發出一張不署名的公告，向人民警告，全世界不久將同時遭着一個空前的洪水。正在起稿的時候，第一次的潮浪已經捲上了大西洋的海岸，這種警告當然立刻失去時效，他也就按下不發。那時候人民目睹滾滾而來的水，一寸一寸的爬上他們的腿部，沒有一個不驚惶失措，恐慌到極點，但是到了這個地步，一切都入了混亂狀態，人民要是不自己去設法逃生，還有誰來顧及他

們呢？

所謂潑潑特私人的準備，也不過是一架大型的特快飛機罷了，如果在必要的時候，須要立刻離開華盛頓之話，他早已存意好帶他個人的朋友，山姆遜總統和幾個摯友，連同眷屬人等，就搭了這架飛機出發。照他的推測，以為無論如何，可以不必西過弗及尼亞（Virginia）的高山，至於安全方面，總可以沒有問題。

每一個消息傳來，海水總是漸漸地在那裏高漲。末了，他確信離地的時間已到，便用電話召集他預定帶去的朋友。飛機是停留在國會前的廣場上，等全數的人到齊，他們便登機出發。這時候已經有數千百架飛機，在他們出發之前，向西飛去。它們不單是從華盛盛一埠飛出的，其他沿海濱大城市，像紐約，費城，巴爾底摩，波士頓等地方也有不少人，乘了這種認為有避難效能之飛行工具，急促的趕着向西方高地飛去。

城中的低處街衢，因泊多麻克河（Potomac）的河水泛溢，已經完全浸沒在水中。同時，恰薩比克灣（Chesapeake Bay）還受着大西洋海水的倒灌，所以泊多麻克河，仍舊不斷的在那裏暴漲。附近人民在極度的混亂中，男的，女的，老的，小的，紛紛地向着高地奔逃。有的女人還要拖了些家用東

西，手裏又要抱着自己的孩子，也在人叢中朝前移着腳步，一路上啼啼哭哭，真是怵目傷心；有不少人避到河上的脆弱的小船上去，以爲這樣是再安全沒有了，但是河流像飛瀑一樣，向着上游衝湧，同時河水又極明顯的每分鐘在那裏往上漲，成千小的船隻，在洶洶的水勢中，頃刻之間，顛覆的顛覆，沉沒的沉沒了。

要是他們再遲了一刻出發，這架飛機說不定會給那些恐慌的人民包圍起來，當它在他們頭上飛過的時候，可以看見他們呼天搶地，同時發出慘厲而絕望的呻吟，響澈雲霄，使飛機裏的人掩着耳，閉着目，不忍再看。

飛機裏面，一共載了二十五個人：就是山姆遜總統夫婦和他們三個孩子，七個朋友連了眷屬，一共十六人，還有四個，便是三個飛機師和潑潑特自己。在傾盆大雨開始斷絕一切逃避的可能之前，這是離開華盛頓最後的一架飛機，同時帶了上面說的最後一批逃出美國國都的人。

他們在起飛的時候，就開足了速度飛行，那並不是事實上有疾駛的必要，實在還是要急急的避去他們底下悽慘的景象。不多一會，華盛頓已經出了眼簾，但他們依舊維持着這個速度，一路向着路雷 (Turkey) 附近的青峰飛去。這時候天色已經漸漸地昏暗起來，潑潑特打算命令機師預備

在那裏着陸，正待要開口，天空裏忽然烏雲密布，下起雨來。起初倒還小，但不多一會，愈落愈大，到後來，可怖的暴雨竟像萬馬奔騰一樣的傾倒下來。

幸虧這架飛機構造得非常精密，上頂四周，都有包蔽物很嚴密的遮護着，所以裏面的人總算沒有受到暴雨的浸淫，但是環境這樣的可怕，他們那裏再敢作下降之想呢？那排山倒海的水勢，向山左直湧下來，即使要着陸，也已是不可能的了。這時候潑潑特覺得，他們已經到了出生入死的非常關頭，所以他毅然親自出去主持這程和暴雨苦鬪的飛行。

一路上濃密的雨勢，差不多像戰場上排礮一樣的猛烈。這樣的經過了二十分鐘，空中又突然間起了一陣狂風，吹得飛機顛簸傾側，好像一個瘋癲的狂人。起初，狂風是從西面來的，猛烈的向飛機迎頭吹着，直逼着它不得不回頭向東回去。現在飛機順着風勢前進，超高的速度，可以打破以前一切的飛行記錄，這一陣狂風繼續吹了一小時以上，方始漸漸的平息下來。這時候已在深夜，正在傾倒的大雨，圍在他們四週，和一垛黑牆沒有兩樣，把他們的視線，完全遮去；即使有很好的目力，向外探望，結果也是瞧不見一些東西。

飛機上雖然有光芒強烈的探海燈，潑潑特卻說不出他們是在什麼地方。他把探海燈向着下

面一路旋着照着，但依舊看不出下面的地勢，不過，他想，他們大概已給狂風逐到恰薩比克灣，說不定還是直接打華盛頓上面經過的。

最後風嚮轉變了，開始從東北方吹來，他們方始能够再掉嚮向西，但是風勢還是極猛烈，並沒有絲毫的減退。

飛機扭扭擺擺的飛着，如癡如醉，有時候差不多要翻了一個跟斗。裏面的乘客，都蹣作了一團，並且牢牢的攀着近身的東西，時時刻刻提防着，怕撞到壁上去，管理駕駛的機師，雖然都是挑選出來的能手，技術高超，在美國航空界都有相當的聲譽，可是他們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相仿的經驗，所以實在有些勝任不了現在的工作，要是沒有潑潑特教授的敏捷頭腦在那裏指揮，他們的飛機在暴風雨開始的一刻鐘內，早已毀成粉齏了。現在他似乎已經變了另外的一個人，禿着頭，光着膊，全身雨水淋漓地在那裏滄瀟，但他咬緊了牙關，像一個魔鬼似的，不顧一切地拚着命幹。每一個緊急的關頭，他總是有辦法應付，給他安然度了過去；在他的指揮之下，他的每一句話，似乎都能够有通神一樣的效力。

幾次飛機突然的失了均勢向地面上衝去，好像快要撞着了，但在一剎那間，又給他救了起來。

飛機在風雨中向上飛了一程，又向下飛了一程，右面一旋，左面一轉，傾斜了一陣，又打了一個旋轉，活像在漩渦裏的一個軟木塞，有時候，真的掠過地面，但在衝湧的急流中，衝了一段路，又升了上去，真不知道有多少次數，好險的，差一些兒撞毀立刻就跟着來了。

這場可歌可泣的苦鬪，在狂風轉了方向之後，差不多又維持了一小時之久，接着風勢漸漸的小起來，終於平息了。飛機從狂風的壓迫下解放了出來，在駕駛上已經能够比較的安穩得多了。潑潑特教授很疑慮他們已經飛入了山嶺區域，所以他竭力設法使飛機升高，當時雖然受着雨勢緊急的壓迫，但是經過了極大的努力，結果總算給他升了上去。

風平之後，匍匐在艙中的總統等一行人，也稍稍的回過一口氣來，但是他們還是困在最不幸的環境中。雨水受着狂風的驅迫，從每一個罅隙中流了進來，把每個人的衣服都弄得濕透了，冷冰冰的雨水一直透進了皮膚。他們圍居在這機艙裏，沒有人開口說過一句話。實際上，在這樣狂風暴雨的怒吼中，要想使別人聽得出說話，簡直是奢想，他們除了楚囚相對一般地互相望着，和默禱平安以外，什麼事也不能做。

現在，潑潑特不必每分鐘都要一貫精神地去管理駕駛，所以他不斷的跑進艙來，緊握着總統

的手，一面向着婦女小孩們露出一種包含鼓勵膽大意味的微笑，一面還要像扮着啞戲一般，很吃力地裝着種種的手勢，想使他們恢復相當的自信心，飛機裏面，雖然燈光輝煌，可是機外除了探海燈的一束龐大的光芒，照在傾倒的雨水中的，在那裏閃耀外，還是一團的漆黑。

一一一 什麼——星雲

可怕的長夜似乎是永無盡頭的。

末了，空中現出一道慘淡的光芒，他們知道天已經破曉了。這個天上來的洪水，當時下降的情景，在夜間不能夠看見，倒也罷了，現在給他們看見了，簡直使他們已經麻木了的心戰慄起來。太空好似變成了一個碩大無比的瀑布，瀑流直向地球全面上傾瀉，現在，他們不單聽得到，並且還能夠親眼瞧得見，回顧潑潑特竟能保存這架飛機度過這樣的一宵，實在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這時候，天漸漸亮了，潑潑特教授不斷的向外面眺望着，忽地給他瞥見一團烏黑重霧似的東西在他們前面醞釀，他立刻換了方嚮，想躲避開它，可是這一團烏暗的東西，竟然這樣的驀然出現，

並且已經在非常近的地方，所以飛機來不及掉嚮，已猛烈地撞着了，轟然一聲，把裏面的人都摔到前艙去，一個一個跌倒在地板上，潑潑特教授和三個機師，給竟然這一下拋出飛機外面，墜落在亂石堆中，一時都暈厥了過去，但倒下來的雨水，澆在他們身上，極迅速的使他們甦醒轉來，這樣，纔知道這突如其來的災禍是怎樣的一會事，他們雖然都受到一些皮膚上的破傷，但並沒有大礙；在傾倒的大雨中，他們還能一躍立了起來，一溜一滑地，設法跑到已毀的飛機裏去。

四個人爬進了機艙，先把總統等一行人扶了起來，然後潑潑特開始對他們解釋這不幸的際遇，他高聲地說。

「我們摔在山上了，飛機的右翼已經在山石上撞毀了，所以即使發動機沒有損壞，我們也再不能飛了；但是這一次意外，幸虧沒有一個人受重傷，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呢！」

衆人聽了，都感着極度的悲痛和絕望，睜着失神的眼睛，互相望着，又顧盼着自己失了把握的生命。

在這一羣不幸的人中，總統的形狀要算是最可憐，身上的衣服已經濕盡濕透，淋淋地還在淌着雨水，這個模樣，活像一條剛從海裏爬起來的海狗；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白紙一樣，兩只眼睛又是

腫又是紅，壓在眉梢上的那頂絲絨做的高大禮帽，早給雨水浸得發軟，經過無數次的摻壓，已經改變了形式，現在差不多像了一只摺疊着的手風琴。柔弱的婦女們和小孩們，不庸說，要比總統更是可憐，總之，這時候，機中的淒慘景情，作者實也不忍細述。

在這種極頭沛的遭遇之下，亞培爾濼潑特教授的真本領恰得了發揮的機會，他並沒有失掉他固有的超越常人的頭腦，在一瞬之間，他已經明白他現在所處的環境，知道他應該怎樣的去應付。他拿了些吃的東西出來，分發給每個人吃，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吃得下，所以對於有幾個人，他簡直是強迫着他們吃的，他又親手在電爐上煮了些咖啡，又強着要他們喝下去。

他見衆人在空的肚子裏裝下了一些東西之後，已經恢復了相當的精神，便慢步向着總統走去，在他耳朵旁邊大聲地說：

「我們被拋在這裏，一時實在沒法可想，祇好蜷伏在飛機裏守着。要一直到雨停止了，纔可有辦法，離去這裏，不過狂風隨時有再起的可能，現在飛機這樣的擱在這裏，是很容易發生危險的，所以我們非設法把它縛住不可，但是，這樣的一件工作，不是三個五個人能夠擔任得了的，我希望這裏每個男人都肯出去，合力完成這件重要的工作。」

「最倖運的是飛機恰巧擱在沒有傾瀉的急流的地方，所以我們還可以想法子，使它在岩石上面穩固起來。這件工作，我們一定要立刻動手去幹，不容再遲緩一分鐘了。」

總統等一行人見潑潑特以身作則，這樣的辭艱辛，不由地感動起來，加着他們前一分鐘不知後一分鐘的生命，也許因此能夠得到一些保障，所以每個人都很情願的加入工作，在傾倒的大雨中工作着，他們同時還得保護着暴露在外面的眼睛和鼻孔，雖然那樣地當心，有時還不免要悶得透不過氣來，這樣經過極大的困難，他們纔把這架不能飛的飛機，用機內備着的金屬繩索縛住在附近岩石上。

工作完畢，回到飛機裏面，沒有一個人不是已經精疲力竭，疲乏到極點。大家也沒有講什麼話，便一骨碌地躺了下來，在雨聲震耳欲聾中，一個一個都很快的呼呼地睡去。

這滂沱的大雨接着下了十天，在這十天中，他們受到的精神上的和肉體上的痛苦，讀者可想而知，也沒有細述的必要。當他們正繫在山上的時候，世界各地近海濱的城市，都已經淹沒無遺，柯斯莫也已經出發，亞克是正在它非凡的航行途中。

因為糧食帶得很充足，所以他們不會鬧過食荒，不但如此，並且每天也消費得很少，一半固然

是爲了恐怕將來要感到不足，時時在那裏提心吊膽，一半還是大家在驚魂未定的時候都沒有食慾，飛機上的發電機沒有受着損傷，在夜間仍舊能夠供給充分的光和熱，所以，艙中原有的舒適並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有一次來了一位怪客，是一隻半溺斃的黑熊，大概是從山下洞中掙扎到山上來的，這是他們在自己以外，見到的唯一的生物。這一位怪客躡在一塊岩石上，向着這邊的飛機，轉什麼念頭似的凝視了好久，但不知怎的，忽然一失足，墮入在山左猛烈地傾瀉的急流中，接着它的影子也一掃而消失了。

很倖運，他們所預期的狂風卻不會光臨，但他們常常見像亞克遇見的大水柱，轟轟地倒下，更倖運，竟沒有一根落在他們的近邊。

潑路特教授時常冒着險跑出飛機，爬到山巔上去探望。最後，給他確定了，他們是在阿帕拉堅山脈 (Appalachian) 的最高峯——密切爾峯 (Mount Mitchell) 的西北面上。

在幾年前，他曾經到過這一帶的山峰來探險，他習過「定位」的方法，現在仗着他的袖珍無線氣壓計，給他算出他們大約已經在舊海平線上四千呎的地方。

起先，他們的視線還不能夠及到下面山谷的情形，到水勢高漲，纔漸漸映入眼簾。急流已經剝光了山坡，不剩留一根草木。水就沿着這濯濯的山坡往上爬着，直到第十天，亦差不多要漲到身邊了。上面已經說過，他們是在舊海平線上四千呎的地方，那麼從這一點上可以知道，水實際的漲率要超出柯斯莫的測算——就是每分鐘二吋，所以世界已埋在比柯斯莫能想像的更深的地方了。

這一小羣劫後餘生，眼見世界在他們的脚下，像飛一般沉淪，如果水再要繼續高漲上來——看上去已是很顯然的不能夠倖免——他們便是羣中之鼈了，除了束手等待死神的光臨，還有什麼猶豫的餘地麼？每個人面上現在都浮着焦灼的神色，有幾個竟然已經急得發狂，要投下水去了，結了這條苟活着的性命，可是給其他神經未曾錯亂的人設法阻住了，雖然他們也明白，自己的命運也已經到了絕無生望的地步，但是如果「生」還能夠留戀，總不願急急的死去。

潑潑特是裏面唯一的仍舊能夠統馭自己神經的人，雖然他現在已經相信，確有含水星雲這麼一回事。他承認，對於現實的遭遇，除了柯斯莫在洪水未發，很久之前所發表的理由以外，實在不能夠有其他的說明。在他隱藏的內心中，他並不希望最終的逃生，他很明白，他們不過是苟延着殘喘，遲早終免不了一死，可是，他還是不絕的，用着種種他自己不能享受的希望，去鼓舞他的同伴。

到了第十天傍晚，漲起的水已經濺到飛機的下部。潑潑特見了，十分擔憂，他想水要是再漲起來，他們所在的地位，便有問題了。現在祇有爬到山上高一些的地方去，找一個可以暫時安身的地方。他預備先一個人出去，察勘一條上山的路，所以他把探海燈轉動了，使它的光芒向着山脊部份照着，這樣他一路上去可以得到一些光明。佈置舒齊，他便跨出艙門去，但沒有走了幾步，很驚愕地發覺雨勢已在很迅速地減退了，再過了一會，雨竟完全住滴，深藍色的天空裏映出滿天的繁星。

狂暴的雨聲突然在機蓋上面完全停止，引起裏面每個人的驚異，一個個都站了起來，等潑潑特教授連忙回頭跑回來，想報告他們好消息，他們已經走了出來，立在外面，發狂一樣跳着，快活着。有幾個人見了他們極路逢生，仰着頭，伸着兩臂，在那裏感謝昊蒼。尤其是婦女們，特別的受了感動，不知道是傷心淚，還是喜歡淚，互相擁抱在臂中哭起來了，有的把自己的孩子緊緊的摟在懷裏，叫着：

「我的乖乖！」

過了一會，聽見總統的聲音在那裏發問：

「到底是怎樣的一會事啊？」

潑潑特教授已經得到了新的見解，他便和柯斯莫在同樣的情形之下一樣，已準備好了說明：「一定是地球跑出了星雲！」

「什麼——雲星？」山姆遜總統十分驚異地意外地問，「那麼宇宙間真的有含水星雲嗎？」

「這當然沒有疑問，除了碰到它，決不會有這樣的結果。」

「但你不是老是那麼說——」總統開始他不滿意的煩言說了。

「不錯，」潑潑特打斷他的話說着，「但是，一個人也有錯的時候。」

「那麼，柯斯莫凡塞爾——」

「我們不必提起柯斯莫。」

潑潑特倔強地說，他又恢復了往時狄克推多式的態度。

二二二 我鑄成了一個莫大的錯

隔日，密切爾峰上明朗的破曉，向着這批被拋在孤島上的人們，揭開了一片無垠的汪洋，微波

薄濛，碧色的海水，在晨曦的陽光中閃耀着。雖然是一個美麗的景色，他們那裏有心思去欣賞呢？

見了這澎湃的大海，每個人都免不了掉陡的一驚，接着勾起了他們的懸念，他們自己問着：「性命不發生危險，是不是就能够這樣的確定了，」恐懼的心理，仍舊緊緊的追着壓迫他們。他們還是憂着，那可怕的星雲一旦會捲土重來，再傾倒那個幾乎把他們置於死地的暴雨。

潑潑特愈加推考，對於釀成洪水的原因，益加明白了，所以他很泰然，不像總統等人那樣的整天愁着。

他說：

「天空這樣的開朗，就可以證明，空中已經沒有大量凝結的水蒸氣存在着。如果地球已經跑出了星雲的話，暴雨大概便從此告終了。假定在太陽系的近空中，還有星雲物體，我們不是一定會碰到它的；退一步說，即使不能够倖免，但是，無論如何，在我們再遇到它之前，也還要經過許多的時日呢。」

「照過去的情形推算起來，兩個星雲中間的空隙，整個的太陽系至少要走好幾個星期纔能够走完。但據我個人的推想，這次我們碰到的那個星雲，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只包含單獨的一團，前

前後不過這麼十天就穿了過去了，那就可以知道，它一定是一個極小的星雲，所以一旦穿過了以後，一切都完了，我們的難劫也已經過去了。」

「哼，不見得吧？」總統撇了一撇嘴吧，「我們現在困在這座孤荒的山島上，簡直同被放逐來的囚徒，有什麼兩樣？下面的陸地已經完全變成了海，海裏又沒有法子下去。可是，我們能夠永久的就在這裏等下去嗎？飛機裏帶來的糧食，可以維持多少天？」

「因為是壓縮過的，雖然所佔的地位並不多，但足夠這裏的人維持一個月光景，那是我們節省地吃的話。」潑潑特回答說，接着他又說：

「飲料是不成問題的，現在在我們四周的都是淡水，即使是鹹水，我們也有法子想，可以把它蒸溜一下，剛纔我說，我們的難劫已經過去了，我的意思，是祇說我們不會再有葬身在洪水裏面的危險了。你的話不錯，我們不能夠永久的在這裏等下去，這裏究竟不是可以活命的地方，我們要打算離開這裏纔是。」

「但是，離開的辦法呢？到什麼地方去呢？」

潑潑特在能夠答覆這句話之前，想了好久，方纔鄭重地說：

「現在的水平線是已經在舊海平線上四千呎，整個的北美洲，除了哥洛拉圖高原之外，已沒有旁的陸地再能够伸出水面了。」

「哥洛拉圖這裏有多少遠？」

「空中的路程，大概有一千一百哩，或許要超出這個數字也不一定。」

總統在那裏發抖了。

「那麼，從這裏一直到洛磯山的山腳，我們這個廣大的國家，現在是已經在幾千呎的深水下面了！」總統的音調像小提琴一樣在顫着。

「那當然是沒有疑問，沿大西洋的幾個州，南部的幾個州，密西西比河流域，大湖的區域，以及坎拿大，現在都變成了大西洋的一部分了。」

「還有我不能忘記的全部大城市也跟着一起完了。慈悲的天父呵！我們犯了什麼罪，要受這樣的懲罰呀？」

總統說了這幾句帶着宗教色彩的話，潑潑特也沒有聲響，大家沉默着，半晌沒有說話。總統沉思了一會，忽然漸漸的皺起眉頭來，用一種奇怪的目光，斜着向潑潑特教授注視着。兩頰緋紅地在

那裏發燒，一種忿怒的表情，一些一些在他的眼中暴露出來，突然的他轉過身來，向着潑潑特嚴厲地說：

「你說，你不願意提起柯斯莫，我對你說，你該想想他。預言這次洪水的是誰？是你嗎？」

潑潑特見總統突然的改變了態度，不覺吃了一驚。「我——」剛開口說了一個字，總統插嘴說：「哼，我知道的，你要說你不能夠預言，因為你不會明白，但是，爲什麼不能夠明白？假使天文臺，研究科學的團體不能夠預言，不能夠明瞭天文上的東西，那麼，我們每年耗費國帑數千萬，設立了這許多牢什子幹甚麼？柯斯莫有警告過你沒有，他告訴你，應當怎樣的去研究，研究些什麼東西，而且還提出他的確證給你看過，有過這樣的事實沒有？」

「我們當初都以爲是荒謬的。」潑潑特教授囁囁地回答。

「你以爲都是荒謬的，那麼，我問你，到底是不是荒謬的？全國無辜的百姓竟然這樣的溺死了，他們連死了都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在你看來，以爲都是假的嗎？荒謬的嗎？你不明白，那麼爲什麼不埋着頭研究，一直到你明白了爲止？你爲什麼要發這許多欺人自欺的公告，而且還要求我批准——上帝呵！恕有我盲從了他——發了一張又一張，向着百姓保證說，決沒有危險，甚至於，在這

種公告裏，竟然還要公然的侮辱他。

「好，現在來了，你一些也摸不着頭腦，億兆條的性命，竟給你固執反對的論調斷送了。假使我當時准許他們，聽了柯斯莫重覆的警告，他們也許能够自拔自救，不致死得這樣的冤枉。」

這時候，總統回想到，那天他召柯斯莫來，在他用有力的證據，征服了潑潑特以後的情景，使他不由地說出心底上的話來。

「唉，天呵！我如果聽了柯斯莫的話，當他那天迫切陳詞懇懇我發一張布告的時候，我就照他的話做去，到了今天，我也不致於後悔。但倒霉的我，自己沒有主張，卻聽了你的話——我竟瞎了眼晴，會信任你的學識，相信你的假科學，亞培爾潑潑特呵！我不願意，我的靈魂來同你共負一切因我盲目而起的責任！大好的財產，億兆條的性命，完全因了我一念之誤，給沉淪的世界帶到水墓裏去了。」

總統止了話，逕自掉首走開，跑到一塊岩石旁邊，坐下來，低倒了頭，兩只手叉着喉頭要想抑住嗚咽，但結果仍舊忍不住哭了出來，他的身體一抽一抽地，像一枝白楊樹在風中搖曳着。其他的人都激動地圍着，有幾個女人歇斯底里地在那裏啼哭，男子們都噤口不知所措，呆呆地望着他們

備。

潑潑特受了這一個突發而猛烈的攻擊，已經失去了辯答的勇氣，獨個兒離開了這羣人，走到相距一段路的岩石旁，兩手捧着腦袋，俯身坐了下去。

過了一會，他又站了起來，向着總統身邊慢慢的走過來。

「喬治」他簡稱總統的小名說（因為他們倆是從少年時代起就做朋友，一直到大家顯達了，還是極知己的朋友。）

「我鑄成了一個莫大的錯，然而並不是我一個人的過失，在我的同僚之中，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同我一樣的，而且我的意見又吻合一切歐洲學術團體研究的結論。科學中從來不知道有含水的星雲這樣東西，這實在是容易想像得到的。」

「可是，你的同僚之中，也有幾個人是相信的。」總統擡起頭來說。

「但是他們並不是明白了原由真的相信啊，他們也覺得，這是背悖了一切科學上已經知道的定律。」

「我恐怕科學還未曾知道宇宙間全部的定律吧？」總統淡淡的回答他。

「我再重覆的說一遍，」潑潑特懇切地，又繼續的說下去：

「我承認我鑄成了一個可怖的大錯，我認識真理太晚了，我願意接受一切向我責難的鞭笞，現在，我祇有盡我的力量，來補救我錯舛的結果，拿努力來抵贖我的罪行。」

總統聽了這幾句至情的話，立刻站了起來，緊緊的握着教授的手，很感動地顫聲說着：

「恕我吧，亞培爾，假使我剛纔說話的態度太過火了，像法官判決囚人一樣，那實在是，我給這個萬萬想像不到的浩劫，激起的一切思潮，壓榨得自己，失去了主宰。我相信，你已經本了你的良心，盡了你的力量，把我們從死中救了出來。凡是一樣的圓顛方趾，有理性的動物，決不可因你這樣鑄成的錯誤，竟要來裁判你，我們還是來想想，現在應該怎樣的，去應付我們目前的環境吧！不必再去談它了。」

「至於這一點，」潑潑特也還握了總統的手說：「我總盡我的力量做去。如果我能够救出僅僅這一小羣的人，我至少也能够贖出一部份的罪行吧！」

二三 再會吧密切爾峯

對於像潑潑特這樣的一個剛愎自用，天生不肯妥協的人，現在居然承認了他鑄成一個大錯，這已經是莫大的恥辱。柯斯莫凡塞爾確實有眼光，他給潑潑特的評價自有他獨到的見地。當了喬若夫斯密司的面，不知道他說了多少遍，他說：潑潑特在道德，並沒有可以訾議的地方，在科學的立場上說，他是也有他相當的理由的，要是他的偏見消滅了，智慧上煙霧的朦蔽廓清了，他實在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就要沒有人能夠有比得上他的更高遠的成就。

在這次領導總統等一行人逃難的時候，他的能力早已證實了柯斯莫的評判。他自己已經很明白，他們唯一的生路，是趕快趕到哥洛拉圖去，能夠早一天就安全一天，大陸的東部已經埋在海深的深處，就是近西的中部高平原，也給狂暴的大雨蹂躪得不像樣子，差不多一切的植物，都給暴雨摧毀盡了，要在那裏打算生存，也是一樣的沒有希望，所以祇有在哥洛拉圖的高原上還有希望能夠找到生活的資料。

這一個問題，在他的腦中，已經極明晰地擺着，沒有多時，他就把它解決了。第一步，他先把那架飛機細細的檢查了一番，他還希望着，那損壞的部份或許尚可以修理得好，但是結果，第一個希望歸為泡影，那一只右翼是已經損毀到不能再修理的地步了。他知道飛機的安全，是專仗着什麼東

西來調整的，現在這最重要的部份，已經毀了，他那裏敢冒險，拿生命供着玩去試飛一下呢！

接着，想從水路出發的念頭，開始在他的腦子裏縈迴起來。那架飛機本來是最新式的，而且是採用新金屬鑄造的，所以，當然要比木製的還要輕而能浮，此外，它的式樣，又是「水陸兩棲式」的（機身下面是船底形的，在水面上可以停留。）所以，要把它改造成一艘船也不是十分難事，唯一必需的工作，就是把還有一面沒有損壞的機翼，和撞壞的那只一同拆除下來，因為不這樣做，左右的重量和所受的阻力不平均了，行駛起來，便要不穩定。把這兩只拆下來的機翼，略為改造一下，便可裝在下部，這樣倒還能使這艘淺水艇增加一些浮力。

在腦中完成了這個具體的計劃，他便向總統提出他的主張。在沒有相當機械學智識的總統和其餘的人聽了，想要在這樣的一架不健全的飛機中，橫渡一千一百哩的航程，都不約而同的驚愕起來，他們都覺得這個計劃太理想了。可是，潑潑特再三的向他們保證說，他一定能够把它改造成功，載着他們平安地達到目的地。

「你用什麼方法，使它前進呢？」山姆遜總統替他擔心，鯉過慮地問。「我們不能夠專靠風力的呀，帆蓬又在那裏呢？」

「這是不成問題的，」潑潑特答着，「我們飛機原有的發動機，並沒有受到一些損傷，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它轉動推進器，鼓動空氣向後，那麼，這艘改造後的小艇，便會很穩定的向前了。我並不奢望它有高速度的前進，祇要每小時能夠航行二三哩，在二個星期左右，我們就可以到達高出新海面五千呎的哥洛拉圖高地了。」

「若干年前的淺水輪，曾經採用過這個方法做推進的工具。現在，我們也不妨仿效一下。」潑潑特在演述他奇妙的計劃完畢以後，臉上露着極有把握的微笑。

對於這個計劃，能否順利進行，除了發明者本人以外，簡直沒有一個人敢抱樂觀。但是，如果不這樣去做，此外，似乎沒有第二個辦法。

在潑潑特的領導和指導之下，他們全體加入了工作，各盡各的力量，經過四天辛苦的工作，這架不平凡的飛機，已經改造竣工，儼然是一艘可以渡海涉洋的船了。

飛機裏面，本來是備着一副完備的修理用的工具，所以他們在工作的時候，並未感到十二分的困難。拆下的機翼改做了浮翼，改裝得使潑潑特非常滿意，機艙依舊是一間舒適的艙房，轉向的舵，只把原來的稍稍的改造一下，便可以應用了。

一切改造完畢，再經過一番視察，他們便預備起程了。海水差不多要浸着飛機的底部，所以從岩石上推下水去，也不費多大的氣力。他們讓婦女及孩子們，先上了飛機，等機身下了水，全體的男子纔跨了上去。潑潑特把發動機開動了，起初轉動得不大靈便，推進器胡亂的攪了一陣，衆人都很擔憂，以爲它沒有半小時可以走；其實發動機暴露在外面，經過雨水沖淋，加了好久未曾用過，裏面未免有些滯阻，所以，後來轉動得純熟了，便漸漸地穩定起來。

現在，他們離了密切爾峯，一路向西駛去。蔚藍色的天空裏，千里無雲，在眩目的陽光中，柔和的南風，吹皺圍在他們四周的奇海，掀起了陣陣輕悠的微波，他們回頭望着，密切爾峯給暴雨洗白了的岩石和深凹的山腰，不覺起了一種和慈母別離一樣的傷感，要不是這座山把他們攔住了，他們早已葬身魚腹了。

「再會吧！密切爾峯。」這句話，在每個人的腦中重覆的說着。他們想到，此去，不知何日再有機會，看到這個暫時救了他們命的山峯，現在要和它離別了，說不出有些依依不捨的離情。

他們發覺在起航的時候，每點鐘便能行三哩以上，一個個都快活得笑顏逐開，潑潑特更其是起勁，得意揚揚地搓着手說：

「成績不差吧，竟然超出了我們的預算，現在祇需二個星期多一些，我們就可以平安地抵達廣大的陸地了。在那裏，說不定還有許多人活着呢！我們隨時可以用機中備着的儀器，測定方位，現在是正向着泊克峯（Pike's Peak）一帶駛去，到了那裏，一切需要的食品和其他，大概可以希望找得到，我們便可以在這塊高地上安心地居住下來。」

這一羣人居住在這艘奇特的淺水艇裏，在開始的幾天中，當然覺得十分異樣，但久而久之，也住慣了，並且看見它的浮力很充足，同時又駛得很穩定，所以格外的放心，在日常的舉動當中，常常露出愉快的神情。孩子們也漸漸地忘記了一切過去的恐怖，等在這種不平凡的境遇中，他們祇覺得新奇而快樂，天真爛漫地，像和在家中一樣，在機艙中玩着。大人們有時也到甲板上，欣賞那極目千里的一片綠水。

海面上平靜得沒有一鱗浪波，如果沒有暴風雨襲來，要再怕發生意外，那簡直是沒有理由，自尋煩惱。

他們很緩慢地一路駛去，潑潑特隨時用儀器測定他們所在的方位。他取了一幅美利堅的地圖，把它平攤在桌子上。在從他們飛機起飛的出發點——華盛頓——到密切爾峯的中間，劃了一

條很粗的紅線，表示這一程路，是他們經過怎樣的苦鬪纔渡了過去的。一面又在哥洛拉圖的白克峯地段上，畫了一個大的標識，這是他們這次行程的目的地。再從密切爾峯起，一路上他們到那裏，他便把一根細的紅線劃到那裏，可使同船的人，隨時可以知道他們自己行踪的所在。

這一張地圖固然能够引起一般人的興趣，但同時卻又使他們時時想起，這埋在可怖的大洋下面的從前什麼地方，因此又逗起了他們已經預備丟開的悲哀。

航過沒在水中的大煙嶺山脈 (Great Smokies Ranges) 東且納西河流域 (Eastern Tennessee) 肯白倫山脈 (Cumberland Ranges) 密西西比河流域 (Mississippi) 南密蘇里 (Missouri) 的高地，現在他們又過了干薩斯 (Kansas) 的高地。

「喬治，」潑潑特教授一天對總統說，聲調中充滿着從來未曾有過的感傷的情緒。

「你要知道嗎？現在在我們下面的是什麼地方？」

「亞培爾，是什麼地方呀？」

「我們童年時代的故鄉——維切太 (Wichita)。」

總統低倒了頭，用着兩手托着，靜靜的有些泫然要哭的樣子。

潑潑特沉着想了半晌，又繼續說：

「就在這裏，埋在三千呎深水的下面，橫在這裏的就是亞爾干薩斯河（Arkansas），我們倆不是常常在這條金黃色的河畔玩的嗎？現在是已經給洪水掩沒了。在這個地段，就是我們的學校和那條砂石路。在酷暑的夏天裏，我們在這條路上還要大賽其跑，你還記得嗎？這裏是你爸爸的房子，那裏是我爸爸的，還有許多我們幼年朋友的家，現在都到那裏去了？唉！上帝呵！怎的我竟會盲目到這個地步啊？」

「可是，也有人沒有盲目呢？」總統又擺出上次說話時那種責難的態度了。

「我知道了，現在我甚麼都明白了。」潑潑特連忙搶着說。

「喬治，爲了這樣的一件，我不能够預見沒有法子可想的事，請你不要再責備我了，我的靈魂已經也飽受了我自己的譴責！」

總統沮喪地回答着：

「唉，你竟會憶起這些童年的舊事。亞培爾，我並不是責備你，我是責備你的科學——你的還沒有到深造地步的科學，所以還不够來預見這次可怕的洪水，然而，是的，我們也實在沒有法子可

想，就不要再提起它罷！」

照最近的情形看起來，天氣實在好得奇怪，空中沒有一片薄雲，海面拂着柔和的微風；夜裏，滿天星斗，日間，太陽又曬得很熱，等在艙外面工作的人，還需張起篷帳來，遮蔽那炎熱的日光。

那臨時改造過的推進機和機舵，一直都工作得很不差，有幾天，在二十四小時中竟行了八十里。

末了，在起航的第十四天，他們瞥見了一個奇形的尖峯，突起在很遠的西方水平線上，同時又見到，在不十分遠的地方，有一條像海灘一樣的黑線，向南北伸展着。

「我們已經駛入淺水地帶了」潑潑特說，「我們本來是按着亞爾干薩斯河的河流駛着的，因為我要對水的深度有絕對的把握。現在已近了拉斯亞尼麻斯（Las Animas）的地段，我們需十二分的小心，因為這裏四周，都是高出從前海平線四千呎的陸地，萬一攔了淺，我們便沒有救了，那邊矗立在海面上的高峯，便是我們的目的地——泊克峯。」

「南北伸展着的那條長灘是什麼地方？」總統問。

「這就是四千呎的地形線。」潑潑特回答他說。

「那麼我們一直過去，不是要撞着它了嗎？」

「是的，這條地形線對拉斯亞尼麻斯，是作半圓形的包圍着的，那面陸地平均的高度，是在四千呎左右，要一直過庫勃羅（Pueblo），纔再見漸漸的高上去。」

「可是，我們怎樣能夠橫渡這個半入水的陸地區域呢？」總統又着急起來，半斜着頭，迫切地追問着。

「那你不庸愁，那邊一定有凹陷下去的地方，我們就可以跡隨這種凹陷下去的地段，一着着的駛過去，只要小心一些，慢一些，一直可以達到那還高高的拔出海面的陸地了。」

黃昏時分，近了海灘，他們已經能夠聽到海浪澎湃的聲音，這種聲響不像雷鳴似的咆哮，而卻是一種輕柔的薄浪洗着岸的有節拍的聲音。這裏的水是稀紅色的，並且有極濃厚的沈澱。

潑路特見天色已暗，不敢再前進，便拋下兩只飛機上用的鉤纜錨，他們就碇泊在這祇有十呎深的淺水上。在這裏，既沒有風，雖在黑夜裏，也能測知，四周並沒有急流，他們便放膽地，在這個新奇的海岸外，過了一宵。

在第二天黎明的時候，他們就起了錨，一路上觀察着凹陷的地方，按着駛過去，到了傍晚，給他

們瞧見一根高大的煙囪，屹然豎在他們前面，離開沒有多少路的地方。

「這是庫勃羅地方唯一尙還留在水面上的東西！」潑潑特指着它說。

當夜，他們又拋錨，在半路上過夜，明天一早，便又前進，小心地向着一座聳峙在水中的峻峭的斷崖駛去。

越行越近，正在打算在什麼地方上陸的當兒，在無意之間發現有三個人，立在斷崖上，很興奮的向着他們招手，並是還在那裏高聲的叫喊，他們冰灰空虛的心，頓時溫暖起來，充實起來，雙方一樣的狂喜的表示，也分別不出到底誰是誰的救星，他們祇知道，大家是同類，多了一個，便是增加一分對自然抗戰的力量。

二四 人類的天性

「亞克」滿載着「人類的菁華」正在舊大西洋上面航行。這時候的大西洋，已經憑空擴展了幾百萬方哩，假使有人從火星上向這邊望來，一定會不認識我們的地球了，還疑是天空裏發現

了新的星球呢！

在多少萬年前的洪荒時代，地球上原是一片汪洋，那裏想得到這古代的大洋，竟會在今天上又見到了。現在，全世界在四千呎以下的陸地，已經完全沒在水裏，留在水面上的，除了大部分的高平原外，各大洲祇剩了幾個高山的山峯，像孤島似的互相遙隔散佈在地球上，不過點綴着那一片從南極一直捲到北極的大洋罷了。昔日蟠踞在深海洋裏的怪物，現在因為海底壓力變動，受不住新的壓力，所以都遷移到上面來了，有的還浩浩蕩蕩遊到已毀滅的大城市中去，搖動着牠們的鱗尾，拂着人類手中琢鑿出來的，最值得驕傲的大都會裏的立體建築物，來回的巡迴着。

那一天半夜裏，洪水突然停止，反爾使柯斯莫徬徨起來，一時決不定他應走那一條航路。按照他原定的計劃，是預備取最短的航程，趕到喜瑪拉雅山的附近去。他確信這種傾倒過了幾時，一定會重新再來，但前後相隔的時間，至少要有三四個星期，所以他認為還有充分的時間，可以順道到歐洲上面去走一遭，同時他還可以在那邊未曾淹沒的高山上，獲到實地的測驗，由此可以知道洪水究竟昇高到什麼地步。他非常疑惑他得到的紀錄不十分可靠，因為在這十天中，量雨計的指標實在太少變化了，可是他又無法直接用錘去測量這樣驚人的深海。

他把所見的雨柱在這樣的狂倒後，在或能範圍內可產生的結果推考一下，經過長時間慎密的思索，他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這種柱形的雨團，使水平線增高的速率，也許會比他最初所預算的要快得多。

此外，他還想到這一點，他不能夠武斷的說：這種傾倒在地球各部上，是完全相等的，在別一部分上，傾倒的決不會多過於這部分。這本來是一個很合理的推測。所以要全然刪除它，他實在找不到一個足以否決它的反證。現在要消釋這一個疑團，祇有到高的山脈去好好的觀察一下，像西班牙的西威拉內瓦達山脈（Sierra Nevada）或者比利尼斯山脈（Pyrenees）卻可以，現在都還伸向着海面未曾沒去，假使能夠冒險駛近去，最好是到阿爾卑斯山脈（Alps）去。

最後，他決定了，對亞姆斯船長說：

「向北往歐洲海岸去吧！」

晴朗和煦的天氣，使亞克上的每個人都感到十分舒快，有的在坦闊光滑的甲板上散着步，有的身上裹着毛毯，躺在帆布椅中，眺望着在艷陽下閃耀着的海面。爽人的海風輕輕的拂着他們的臉龐，吹動了他們的衣服在那裏飄蕩，一付雍容悠閒的態度，不啻告訴人，他們已享盡了海上的清

福。

一見他們的神情，不論誰都會聯想到，那滿船載着暑期遊歷團正在航海途中的情景。再加柯斯莫曾經嚴令過船上的每個侍役，必須小心地服侍客人，不許有一些兒簡慢，所以常常可以看見這批侍役，手中端着飲料點心一類東西，在甲板上往來如梭的慇懃地伺候着客人。他們的動作都是非常敏捷而靈活的，真像極了往常的海上僕役，因此這一羣逃難的人益發像一批去尋快樂的旅客了。

看了這樣的情景，使人似乎真不能夠相信，全世界是已經沉淪在萬丈的海底了。裏面確實有幾個人，竟然超越了現實，還以為前前後後是一個惡夢。

我們在不曾設身處地給他們想一想之前，覺得這批從世界各地湊集攏來成一千數目的孤零的人，如何會有這樣的鐵石心腸，竟然會這樣的自私自利，這樣的健忘，道德的感覺又會這樣的鈍遲，他們倒不想想，現實是怎樣可怕的環境，滔天大禍捲去了如此億兆的同類，難道在他們的心裏，連一絲的感覺都沒有麼？不錯，但是這實在是太苛責了，他們並沒有把以前的種種全部丟在腦後。從亞克在暴雨頭裏浮了起來的時候起，他們沒有一個不痛哭失聲，想起在他們妻孥以外的

親友，都要在同一時間內全數死去，立刻能够使他們心碎。裏面佔極大多數的，是從數千里外的家鄉，拋了一切，趕到異國來躲上亞克的，這已經能够使他們整天淪淚。

女性的情感總是比男子來得豐富，所以她們每天是拿着淚水洗面，丈夫陪着妻子泣，小孩跟着母親哭，淚水像決了堤的江水一樣，關不住在眼眶裏，柯斯莫在那天召開全體大會的時候，叫他們一直等在房裏，所以每間房間裏總有啜泣的聲音流出來。雖然有不少是獨身漢，但他們至少也有一個知己的朋友在這近死去的世界，並且自己的生命也是在風雨飄搖之中，所以亞克在開始的幾天裏，確實是浸在悲哀的氛圍裏。這一羣人的精神，在某時間內，幾乎被悲悼的情緒壓榨得死去。眼淚哭乾了，接着像白癡似的又呆呆地追憶着過去的一切，在淚水蓄到足夠流的時候，又湧了出來。

柯斯莫有極大的希望寄在這批人身上，他那裏肯讓他們長此的悲痛下去，要硬阻止他們悲悼是事實所辦不到，感勸在這樣的環境中是失了效力的，他在選擇人類善華的時候，早預見到這一點，所以他祇有用間接的方法來，使這種悲哀的情緒自動消散。

什麼是間接的方法，就是娛樂，所以在洪水開始的一星期後，他便竭力從事於音樂會和舞臺

劇的籌備，使它們早日實現，同時他把亞克上的圖書館開放了，好使他們在日間也有消磨時間的場所。

經過一番接洽和佈置，第一次音樂會便在籌備後第五天晚上，在音樂廳中奏演，下一天就接着表演戲劇，這樣，音樂和戲劇便間日的奏演下去，使觀眾得到相當的調劑，而不致於感到單調。

對於戲劇的取材方面，柯斯莫主張搬演十六世紀大作劇家莎士比亞的腳本。這種腳本在近代的舞臺上早已棄之好久，所以在亞克上的人中，見過的祇有五、六個，就是讀過腳本的，也寥寥無幾，因此觀眾方面，對於這些古代的戲劇非但不覺得陳舊，反爾感到新奇起來。

第一次表演的是李爾王 (King Lear)，柯斯莫選擇這一齣悲劇，在表面上看來，未免覺得有些奇特，其實，這就是柯斯莫對於人類的天性，有極深刻認識的地方，他知道，一個人在這種環境之下，祇能够忍受悲劇的撫慰，而決不可受喜劇的刺戟，並且祇有這種能够深深的感動人的悲劇，纔有這個力量支配觀眾的情感，使他們忘記了自身的悲哀，去替劇中人表同情，這就是免疫治療學上所謂的以毒克毒的法則。

莎士比亞劇本的戲劇情緒，原是十分豐富而濃厚的，這時代的舞臺上常搬演的劇本，簡直不

能和它相提並論。所以這一批看慣平庸劇本的人，現在居然看到了這一齣表演人類悲哀的極巔的李爾王，一個個都隨了劇情的演進，一如身入其中，深切地受了感動。他們對於這悲痛的劇情，沒有一個不表示十二分的同情。這種同情心，就是趕走他們自己的痛苦，而取而代之情緒，並且還使他們得到一種不自覺的安慰。第一次公演的戲劇確實的已收了柯斯莫預期的效果。

後來，柯斯莫又把漢姆列德 (Hamlet)、奧忒羅 (Othello)、馬克拍司 (Macbeth)、哥婁拉納斯 (Coriolanus)、朱力司愷撒 (Julius Caesar) 等脚本選入，一一搬上了舞臺。這些脚本對於觀衆都是第一次見面，不消說，當然產生了極大的效果。

那每隔着一夜開的音樂會裏演奏的樂曲，也是祇限於古今大作曲家的最佳作品——有許多名曲，像莎士比亞的脚本一樣，即使不會給世人遺忘，也好久已被世人忽略過去了——所以，這些名曲應響聽衆的精神恐怕比戲劇還更有力。

亞克上的賓客已經有了相當的娛樂和消遣，自身悲痛的情感也漸漸地消散了。柯斯莫因為要他一羣選擇爲人類籽種的人，上了正軌，向未來的世界前進，他確實費了不少心思，去幹這幾種在別人看來認爲不重要的工作。

柯斯莫既認定音樂和戲劇能够深深地感動人的心絃，便也有意思，使亞克上的一個神經錯亂的大富豪——亞莫斯白朗克——來嚐試一下。

這時候，白朗克癡狂的觀念仍舊存在他的腦子裏，他認為亞克此一次航行，是一個壟斷全世界財富的大計劃中的一部。柯斯莫知道對狂人解釋環境是一件極蠢的事，所以他就順了他的意思，只要把他暫時和別人隔絕，不致發生意外，就是當時最適當的措置，因此總是陪着他講這樣的癡話。他說：這個祕密的計劃除了他們兩人之外，決不可使第三個人知道，所以要有絕對保守機密的必要，爲了這個緣故，他（指白朗克）也應該暫時的隱避着，以免洩露了風聲，使快成功了的事出了岔子，這幾句話白朗克很以爲然，所以他表示並沒有要立刻離開這小間的意嚮，這樣的他仍舊被他們幽禁在亞克上的一個小間裏，每一次柯斯莫去探望他，總可以看見他面前攤着許多滿佈一行一行數字的紙張。他告訴柯斯莫說，這些數目就是該項經營將來成功後的贏利。

有一夜，音樂節目中有悲多汶的交響曲，柯斯莫便把亞莫斯白朗克引出幽禁室，經過擠滿人的大廳，到了近音樂師的一個座位上，起先他還抗拒，不肯坐下去，待回頭看見了這樣許多的人——原來他一路上低着頭進來，沒有見什麼人——他便急急的倒退了一步，接着嚷着說：

「什麼，還沒有把他們拋下水去？」

柯斯莫便在他耳邊輕輕的說了幾句話，他方纔俯身就座，但是兩只眼睛還是不斷的偷着向他的四周眺望着，一會兒，樂器演奏起來，他立刻把全付精神注貫在音樂上。樂曲一節一節的奏下去，他眼中的兇狠烈焰也伴同了音樂漸漸地消失，結果換了一付溫和的表情，他的身也一些一些的屈下去，沉倒在椅子裏，他的頭微微的側着托在一只手上。最後，他整個的靈魂，似乎已給音樂吸住了。

一曲既終，白朗克竟然換了一個人，這一支偉大的曲，已喚醒了他的迷夢。然後柯斯莫便慢慢的對他說明，他們到底是在怎樣的環境中。

在他完全恢復了他的智能以後，這個大富豪也混在其他的人中間交際，好像這一個轉變不祇是恢復了他固有的精神狀態，而且有更偉大的成績，在亞克上，他還漸漸的成了能孚衆望的人物中的一個。

這時候，亞克上人們之間的交際，早已開始，不相熟的人，不分種屬國籍的攀談起來，各個談話集團的範圍，也一些一些顯明起來，某一個集團集着的總是這麼些人，或者是一個一個的增加進

去，這樣有政治手腕的人，便顯居在領袖的地位。中國政治家李子民就是在這種機會上，使他漸漸崢嶸地露了頭角。

在其他多種的智力娛樂裏面，有一種是極其奇特的，而且是完全殉柯斯莫個人智慧上的偏見而設置的。柯斯莫稱它叫做「會議」，通常是臨時通告舉行的，會場就是在大廳中，裏面主要的發言人，就是柯斯莫選擇的兩個寶貝科學思想家，哥斯大蓋推利亞達，和維爾夫利達亞推爾斯東爵士——這兩人原是分道揚鑣，各人所研究的是截然不同的兩件東西，實在沒有把他們和在一起的必要，可是柯斯莫是這樣的排佈着，每次「會議」兩個人總是同時出席，爲了發言時間多少的爭執，每一次雙方總是指斥對方發言的時間是浪費的。

推利亞達是一個口若懸河的人，每次開了話匣子，便不肯停嘴，要滔滔不絕地講下去，他總是講，物質的原子中怎樣的儲藏着無限的「能力」，可以用已經發現但還未曾完成的方法去解放出來，聽憑人類去使用，並且這種「能力」又是怎樣的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同時，那個亞推爾斯東卻難能平心下氣的靜一刻鐘，時時等不及要找一個機會來說明他的研究。每次大概總是這樣的說，他已經研究到非常近於成功的地步，能够從無生物體中直接的採取原形質，並且可以用化學

來控制活的細胞所以將來全部成功了以後他可以任意製造真人或者相反的使人類在地球上絕跡。

這是在戲劇和音樂以外，能够比較的引起興趣的集會，一部分的聽衆，尤其是一般科學家，都感到很興味，在聽不懂的人，就是看看他們搶着發言的舉動，也够發噱了。

如果沒有意外事故發生，在這短短的時期內，這幾天是他們最安適而快樂的日子了。

一五 亞克上暴動

一天晚上，約莫十點鐘光景，音樂會在一點鐘之前已經散了，沒有職守的人，也都已經上床就寢，亞姆斯船長一個人悄悄地走進了柯斯莫的房間。

進門見柯斯莫正在那裏口述什麼稿子，一面斯密司坐在他的旁邊，揮着手不停的筆記着他的話。他關上了房門，便輕步的向着柯斯莫身邊走來，同時，向房間的四周很敏捷的偷着瞟了一眼，便彎下身子，在柯斯莫耳邊輕輕地說了幾句話，一種驚駭的同時又是懷疑的表情，頓時橫的浮起

在柯斯莫的臉上。他沒有開口，一躍的站了起來，楞着想了二三秒鐘，便命令斯密司暫時離開他的房間，對他說「未完的稿件待回頭再說。」催了他走了。接着他便把房門鎖上，重新跑回到寫字臺這邊來，一下子把身子倒在椅子裏，纔開始用一種警戒的聲調驚疑地問：

「什麼？真的有這樣的事嗎？真是豈有此理！不過，你會不會纏錯？」

「不！」亞姆斯船長壓低了聲音回答着，「我決不會纏錯，這是絕對確實的事實，現在我們要趕快想對付的辦法，如果我們沒有準備，不出半個小時，我們的生命就要發生危險了！」

「曄！」柯斯莫對於這一個心理上的襲擊，發出一聲反抗的表示。他把腦袋托在兩只擱在椅子手靠上的手中。又似問非問的說着：

「你說，就是那個名字叫甘布的壞蛋，是不是？我一向便厭惡他那付不是善類的相貌。」

「正是他。」

「但是，你是怎樣知道的？」

「一個和我共事多年的船伙，叫吉姆華脫斯在無意之中，聽到他和另一個同謀的談話，便來報告我，他是個極老實又細心的人，所以我相信他決不會纏錯或者要認贖什麼人，我聽了就命他

再去留心探聽詳細，並且叮囑他，對於行動要絕對的詭秘，千萬不可以給他們察覺出來。」

「他聽見怎樣說？」

「可以使你骨頭裏的髓液凍結起來！」亞姆斯的身體似乎有些顫抖，他接着說下去：「你知道甘布怎樣說？我可背給你聽，他說，先把凡塞爾老頭兒斯密司和我拋到海裏去，事情就容易幹了；我們三個人一完，祇要對付一大堆傻頭傻腦的科學家好了，那是成不了問題的，他又說這樣亞克是已經在我們的手中，船上的一切財富也全是我們的了。」

「他還說，要把不會參加他們陰謀的人，除了年青的女人，一個一個叫他們走下跳板，跟着我們一同去，然後他們再駛到紐約去，過他們享福的日子。接着他又說：「你想，這個洪水不洪水不是都是假的，我可以向你擔保，以後決不會再見這種大雨，這次不過是比較利害一些的風潮罷了。這是「凡塞爾老頭兒」一個人見了鬼，當它一件他媽的大事幹，真是要笑壞了人的肚子。」

「他說，船上裝着可以壓死一百個人那麼多的錢，再加這樣多的嬌嬌嫡的女人，也够他們一世享受了。最後，他對那個人說：『朋友，魚肉已在嘴邊，一切只待我們動手好了。女人可聽憑你挑選，不過那個最漂亮的小娘子——桃樂賽，你可不許染指，那是我中最中意的，預先對你聲明一聲。』」

柯斯莫側着頭，聽着亞姆斯一句一句不堪入耳的話說下去，兩條眉毛一些一些的蹙攏來，一種不可當的威嚴從他的眼睛裏射出來，他臉上的每一部分都滿滿緊張着使人不敢逼視的威儀。假使那批暴徒有機會見到柯斯莫那時的臉色，一定會使他們膽怯畏縮起來。他聽到亞姆斯最後的一句話，用勁將他手中捏着的切紙刀一握，竟一下子給他折斷了，拍的一聲，把巴姆斯嚇了一跳。

「桃樂賽是誰？」柯斯莫感到興趣似的問。

「亞克上的交際花。」

「什麼東西交際花？我並沒有邀請過半個交際花——那種沒有用處的食米蟲。」

「難道你不知道嗎？她就是阿勃爾的老婆。」柯斯莫苦笑了一笑，搖了二下頭，好像表示懊惱他所收集的人種，不能夠盡如他的心意。問到這裏，他的臉色立刻又轉變過來，擡起頭來問：

「你有沒有確實的證據？還有什麼其他的人和他同謀？決不會祇有甘布同那個混蛋兩個人。」

「當然不祇兩個人。」亞姆斯的聲音不自覺地提高了。「還有十多個一樣毒辣的狠手。」
「你可認識他們？」

「吉姆華脫斯認識的。」

「那麼，你爲什麼不早一些告訴我？他們的這個陰謀進行了多久？」

「大概是從洪水停止後的第二天起的吧？不過，華脫斯一直到昨天晚上，纔偵探得頭緒的！說他們今晚要暴動了，還是剛纔告訴我知道的。我說有十多個，這是華脫斯偵得的大約數字，我不知道到底一共有幾個，或許有一百個也說不定。」

「這批強徒，到底是怎樣的給他們上船的？」柯斯莫很兇的問着亞姆斯。兩只手用力的捏着拳頭一放一握，不停的放握着，他瘦削的臉部顯出他已變了一個極兇悍的人。

「恕我說，」亞姆斯答着，「這句話應該你自己來回答。」

「哦？」柯斯莫臉上的兇相更使人害怕。「對的，所以也應該我自己來負責。我知道了，這一批強徒一定是用了假名，冒充什麼人在我所收留的最後的一批人中，混上船的。我早想把那個叫甘布的賊來盤問一番，心中轉着只個念頭，也不止一次。我第一次看見他，那付驕頭鼠目的相貌，便覺得十分可疑，但是，我又是那麼的忙。」

「如果你預備救這條船和你自己的性的話，你該趕快想法子去對付他們，切不可再愈想

愈遠，想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亞姆斯船長懇切地說。

「真的，」柯斯莫猛然的警惕到大禍已經迫在眉睫，他應當急急的準備自衛，不可再耽誤時間了，他便一面在抽屜裏取了四支自動手鎗出來，一面問亞姆斯船長有沒有武器，亞姆斯船長搖搖頭，他就遞了二支給他，同時把其餘的二支插進了自己的褲袋裏，接着又說：

「現在，第一點最要緊的，是我們不可誤傷了人，同時真的賊子卻一個也不可把他放過。斯密司大概還沒有跑到他的房間，你先去把他叫回來。」

柯斯莫說了，亞姆斯便移步，向着房門那邊走去，但還沒有到門邊，門上已經起了叩聲。他連忙縮退了兩步，躊躇着不敢去開門。在這幾下叩聲之後，柯斯莫和亞姆斯兩下都沉默着，等看下一分鐘的動靜，但是有半晌，門上並沒有起第二次叩聲。柯斯莫方纔開口對亞姆斯說：

「斯密司叩門的習慣每次是這樣的，或許是他吧？」

然後亞姆斯纔慢步的過去，把門上的鑰匙一轉，很戒備的開了一線縫，向外面窺望，不料，房門在突然之間給外面的推力撞開了。接着一個濃眉的大漢——就是暴動的主謀甘布——領着頭，帶了四個人，衝了進來，他們因為恐怕柯斯莫在開門前一分鐘中，已經有了準備，一進門便慌忙的

預備先下手，所以也沒有把門關上，兩個人便向着亞姆斯船長邁湧上去，把他背上一推。亞姆斯來不及抽取武器，兩只手已經給他們反綁了起來，在這一方面，甘布和其餘兩個暴徒也預備向柯斯莫撲過來，可是給他闊而長的寫字枱阻住了直接行動。他們見柯斯莫立着，手中並沒有武器，所以很是放心，因此本能地疑遲了了一步，不過甘布沒有忘記第一步的動作，他早已舉起了一支手鎗，直挺挺的指着柯斯莫亮而禿的腦袋。

「凡塞爾，世界已經在我的掌握之中了！」甘布的臉上露着鄙夷的微笑，舉起他緊握着的左拳，在空中揮了二下，高聲地對柯斯莫說。

接着又得意地說：「這條船已歸我來統治，我已經決定了你的命運，請你到海裏去研究星雲！」因為柯斯莫佔着一個便宜的地位，所以不會立刻就給他們擒住，他是坐在他寫字枱的後面，那只長大的寫字枱又差不多佔去了那間房間面積的四分之一，而且是面着門，放在一個壁角裏，所以，不繞過寫字枱，他們的手，伸過去無論如何，總是及不到柯斯莫的身體。那時候甘布雖然可以把柯斯莫一鎗打死，但是他並沒有使用這個手段，那是很明顯的，可以知道，他是懷着使柯斯莫走跳板的念頭，同時他是放心的，因為柯斯莫的背後就是牆角，決沒有逃避的可能。甘布說完了話，用

手一揮，對着那兩個漢子示意，叫他們向寫字檯兩端作大包圍勢，對柯斯莫實行第二步的進迫，一面他自己仍舊一檯之隔，面對着柯斯莫，用手鎗指着他。

兩個暴徒正在奉行他們魁首的命令，已繞着檯角過去，意外的事情，竟出了任何人的逆料，柯斯莫用一個電閃一般的動作，突然的蹲下，鑽入了寫字檯底下，又利用他身軀瘦小的一點，極活潑地在檯底下爬出來，像一頭小貓一樣，穿過了甘布的袴襠，兩個人撲了一個空，甘布又來不及回過身來，他已經竄出那扇開着的房門，到了門外。甘布連忙向着遁去的影子開鎗，但沒有一彈命中他。甘布的那支手鎗實際上幾乎是無聲的，所以雖然連放了幾鎗，那種微弱的鎗聲，在離開一段路的客艙裏，是聽不見的。

柯斯莫房間門口的那條通路上的電燈，本來是亮着的。那個總開關當初爲便利柯斯莫出入起見，正是裝在離柯斯莫房間門口沒有幾步路的壁上。所以，在他經過的時候，他一面奔着，一面很敏捷的伸出手去，把它扳了。這樣通路上的電燈全部隱熄了，柯斯莫便在黑暗中逃去。等甘布衝出門口，門外已經一團漆黑，不過他們雖然瞧不出柯斯莫的去踪，但他奔逃的腳步聲還可以聽得到，辨別出是在通路的右首，甘布便立刻偕同兩個黨羽，盲目地追去，一路上他又無目標的亂放了幾

鎗，每粒子彈出去的回聲，告訴他是擊了空，碰在堅硬的壁上。其實，柯斯莫早已在第一條的橫路上轉灣了。本來亞克的這一部分，是最多曲曲折折的走廊，一走到這裏，好似進入了迷宮，所以，柯斯莫幾個轉灣抹角，不到幾秒鐘，甘布已經失去他的踪跡。

他們沒法，祇好找原路回到柯斯莫的房間。那裏，兩個同黨還看守着亞姆斯船長，等着他們。在通路上找到了總開關，他們便憤憤的把它一扳，全部的電燈又亮了。不到一刻鐘，又有幾個黨羽，擁着已上了綁塞着口的斯密司，到這裏來參加一致行動。接着他們共同商議了一會。在這短短的幾分鐘的談話中，不知道甘布咒罵了多少次。他向着其餘的幾個暴徒說，無論怎樣，他賭咒一定要把柯斯莫活活的捉住。最後他咬着牙齒，蹬着腳，兩只手裝着姿勢，對他們嚷着說：

「老賊禿，抓到了他，我非把他榨死不可！」

他們將斯密司推在那個已失去自由的船長一起，臨走又在亞姆斯身上胡亂地搜了一陣，把他袋中的東西全掏了出來，拋了一地，又把柯斯莫給他的二支手鎗也褫奪了去，然後倒鎖上了門，便忽忽地趕去搜捕柯斯莫。在半路上，又碰到幾個同黨，也回頭跟着一同去了。現在一共已經有十五個人，全體都有武裝，儼然是一個小小的而能左右亞克命運的隊伍了。

這樣的一個數目的人數，居然說它有力量能够強制的統治亞克，似乎未免過甚其辭，但是，那時確有這個可能性，因為那一千個人——船員不算在裏面——每三個人中差不多祇有一個是男子，而且男子中的多數，又是文縷縷的科學家，甘布認為這批人是沒有戰鬥力的，所以他敢膽潑如天恣意妄爲他很自信，以爲假使能够把柯斯莫，亞姆斯，斯密司三個人的性命結果了，其餘的人是不難使他們就範的，對於船員等人，他並沒有多大的恐懼。他知道，他們都沒有武器，加了有的還是遠在引擎間和牲口甲板上工作的，他確信在起事的一刹那，這批人不致會來牽制他們，祇要等柯斯莫等三個人了結了，他們見大勢已去，決不敢反抗把生命供無謂的犧牲。剩下的船員裏面，多數的不過是侍役等的人物，這一批人膽小如鼠，一見了手鎗，使要嚇得發抖，這樣的人是更談不到抵抗的。所以，在各方面，甘布是自始就操着必勝之算的。

二六 生死最後的決戰

當暴徒等正在走廊中搜索他的時候，柯斯莫已經逕直的奔到了船橋上。他找到二個心腹人

員正在那裏值班，一面便立刻發出召集全體值班船員的祕密信號。船員們接到了信號，都趕急的應召，紛紛地從各方面奔集而來。但是有十幾個在半路上，給暴徒們攔住，沒頭沒腦的細了起來。能够安全地抵達船橋沒有給他們撞見的，全數只有七個人。在這七個人中間，吉姆華脫斯也在裏面，很倖運的沒有給他們截獲了去。

柯斯莫見陸續的到了七個，知道其餘的一定是給甘布等捉住了，所以也不期待他們來，便直截了當的對這九個人說：

「船上起了暴動，現在的情勢已經非常危急，我們要趕快準備抵抗，和暴徒們決鬥一下。你們都有武器沒有？」

可是，除了華脫斯一個人之外，其餘的八個人都是徒手的，那六個在倉猝之間奔了來的，並未曾攜什麼武器，而且華脫斯拿出來的，又是一根差不多有半只膊脰長的舊式手鎗。

「彼得遜，你就拿了這支吧？」柯斯莫一邊說，一邊交了一支手鎗，給那在船橋上值班船員中的一個。他接着又對在場的人說：

「他們立刻就要來了。如果甘布做過水手的話，第一步他必定要來佔領這兒。我先把全部的

電燈關熄了。」

說了，他把一粒樞紐揪了一下，船橋附近一帶的電燈在一瞬間都隱熄了。但是那天恰是月夜，清澈的月光照在船上的露天部份，好似一片水銀瀉地，連很遠地方的一杆一欄都可看得清清楚楚，四面靜悄悄的沒有一些聲音，幾乎可以聽得出自己的呼吸，不過，間歇的有幾陣北風呼吼着吹來。他們便匿藏在黑影下，嚴陣等着暴徒們的進攻。

沒有一會兒，他們果然聽到暴徒們的碎屑的腳步聲，並且越來越近，柯斯莫便指揮彼得遜和華脫斯站在他左右兩旁，同時告訴他們，在他沒有叫他們動手之前，不必急急的放鎗。

接着有四個人出現，在船橋外面的月光中經過，四個黑影子拖長着在梯階上面橫着掠了過去。

「慢！」柯斯莫用着極低的聲調，着急地說：

「我的兩支手鎗都是自動的，祇要扳上了不放，十秒鐘裏，可以掃倒十幾個呢！不要慌，先讓他們一個一個跑到我們的視線內來。」

半分鐘後，便有十二個人爬上了梯階，一面很戒備的向上面望着，看他們差不多已到了半梯，

「放！」柯斯莫像預置着的炸彈爆發一樣，突然的發出一聲高叫，同時自己給彼得遜和華脫斯做了一個榜樣，三支手鎗頓時並着一起向着下面開放。

像急流一般的火花，立刻從船橋上傾倒下來，接着就有五六個人應聲倒了下去，一陣吶雜呼痛的叫喊，這幾個人下面的人，也給上面的人壓着推了下去。這時候，甘布臂上也中了一彈，發出一聲極響的呪詛。

全數的暴徒已經跌倒在梯階下面，滾成一團，柯斯莫便把全部的電燈開亮了，一路領頭下梯，向着這批暴徒撲來，其餘的人也跟着下來，沒有武器的便隨手抓了些東西，祇要足一擊之用，就拿隨在後面。

這一羣陰謀暴動的暴徒，受了這一個突如其來猛烈的襲擊，立刻失了抵抗力，被柯斯莫鎮服了。

有四個已經當場擊斃，五個傷中要害，不過活了幾個鐘頭。

柯斯莫居然制勝了暴徒得到了這個迅速的勝利，這可以斷言，決不是偶然的事實，他對於這場生死最後的決戰，確實佔着絕對的優勢。有兩點現在可以提出來說明。

第一點，柯斯莫方面的人，是完全匿藏在黑影中，不露聲息像在黑夜裏的貓伺候着耗子一樣，所以暴徒等一行人在爬上梯階的時候，一些也瞧他們不出來，爬了兩級梯階不見動靜，他們還以為沒有埋伏，這時候，心上的戒備已經有些弛懈，那裏知道在走到半梯時，竟然受到了襲擊。這是在柯斯莫方面「以逸待勞」的優勢。

第二點，柯斯莫方面使用的武器，是一種自動的極利於攻擊的手鎗，祇要扳住扳機，每秒鐘可以開三鎗，而且能够連放二十一響。再加暴徒們不論怎樣勇敢，總是爲自己利害着想的，所以，一個一個都畏葸不前不敢衝當前鋒，結果，一些也沒有組織，大家擠作了一團走上梯階。當時，柯斯莫等「以高臨下」，瞄備了這堆人，把機扳一扳，在這樣密彈如雨之下，他們簡直沒有一個能够倖免；要想躲避，是更不消說了。所以，柯斯莫在這點上，同時在心理上又已經佔着了優勢。

柯斯莫等人撲了下來，當時，有七個暴徒給他們當場捉住了，有三個飛着奔竄到船尾上去。五個人當中，祇有甘布雖然受了傷，但還有頑抗的力量。他握着拳頭猛烈地向柯斯莫的頭部擊去，把他打倒在地上，然後突出了重圍，逃到船橋的後面，接着沒命的在擊索拴上像飛一樣的奔着，想往上面而去。

柯斯莫立刻從地板上爬了起來，極快的追着他，後面又緊緊的跟着華脫斯。這時候，甘布已經攀登着中央大樑上的索梯，向着上面爬去，動作敏捷得像一隻松鼠一樣。那個等在瞭望臺中守職的人，看見下面恐怖的情形，早已驚惶到極點，兩只眼睛直瞪瞪的看着漸漸地迫近來的甘布，嘴裏的肌肉，已經起了痙攣，兀的發不出一聲叫喊。白色的月光照在甘布身上，現在，可以瞧得出他口中銜着一把小刀，反映着月光，亮錚錚的在那裏透耀，他仍舊不斷的向着瞭望臺爬近去，把那個守望的人，嚇得縮作一團了。不過，在甘布還沒有爬到瞭望臺之前，一道強烈的光芒突然的把他眼睛眩住了。這是柯斯莫一邊在奔追甘布的時候，一邊命令彼得遜回到船橋上去，旋射過來的探海燈光。甘布在一陣目眩之後，接着聽見雷鳴似的聲音在他下面說：

「你再爬一步，我把你轟到海裏去。」

他往下一望，看見柯斯莫和華脫斯正用着二支手鎗指着他。

「不准再爬一步」柯斯莫又在下面怒吼着說，「下來，我給你一個審判的機會。」

甘布踟躕了一會，向着下面瞧瞧，又向着上面望望，他想，在這樣的可憐的地位上，柯斯莫要把他整下來，不過是一舉手的易事。如果依了他的話下去，倒還有一線活命的希望，他還希望着活命，

所以慢慢地下來了。兩腳一着了地，便給華脫斯和另外一個趕來援助的人抓住。這兩個人在柯斯莫指揮之下，又將他兩只手反綁了起來。

在十分鐘之後，那十幾個給暴徒細住的船員，都已經恢復了自由，不過亞姆斯和斯密司還是不知生死的閉在柯斯莫房裏，外面的人一時也沒法進去，因為門是鎖着，柯斯莫逃出的時候，留在門上的鑰匙又已經不知去嚮了。後來設法撬開了門，纔進去把亞姆斯、斯密司兩個人解除了束縛。

「我已經把暴徒一網打盡了，亂事已經平戢了。」柯斯莫很兇的對着他們說，好像向着暴徒說話一樣，這是很明顯的，他在那裏發洩他已經鬱抑了一個小時的怒氣。對於那沒有良心的人類敗類，他當然是表示十二分的憤慨。

接着大家都沉默着，亞姆斯跑到壁角裏拾起了他的煙斗，和其他零星物件也沒有說什麼話，末了三個人一同走出了房門。

開鎗的地方離開客艙很遠，所以鎗聲是決不會聽見的，但是已經有許多人給那種不慣的奔走聲音驚醒了。所以當柯斯莫、斯密司和亞姆斯三人慢慢走到客艙部份的時候，戴着睡帽的頭已經在四面房門口鑽動着，有幾個人，披着單薄的衣服，在走廊中徘徊着，見了他們三個人，便上前來

詢問他們，船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接着他們三人再三的安慰他們說，並不會有什麼危險，所發生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在明天早上，會詳細報告給他們聽的，所以勸着他們去安心睡覺。

三個當時脫逃掉的暴徒，後來也給船員等經過一番搜索之後緝獲到了。接着他們把全數暴徒，除了死的以外，鑼禁在一間很堅固的房間裏，柯斯莫一面派定了幾個船伙守着門口，一面又遣派了一個外科醫生進去，給他們醫治創傷。創口已敷上了藥，用繃帶裹紮起來，醫學上必需的治療已畢，他們祇要靜待着明天的命運。五個重傷的，等不到天明，已經一瞑不視，就是死在這裏。

一切當夜應有的措置辦妥了以後，柯斯莫和亞姆斯船長便一同走上了船橋，兩人坐下各人坐慣的座位，就開始談商這件事變的善後問題。亞姆斯燃起了淡巴菰煙斗，聽着柯斯莫發表他明天進行審判的步驟。

「我既然允許了他，給他一個審判的機會，這事必待開了法庭，纔可解決。那麼，我們就決定在明天早上舉行審判吧！把這事趕快了結了，我們還有着我們更重要的工作呢！」柯斯莫最後對亞姆斯船長說，「你等着瞧吧，我將用怎樣的方式來解決甘布，哼，他想要在亞克上暴動，真是笑話！」說着，他用着拳頭在木欄上面擣了一下。

這時候，已近午夜，船橋外面，月光依舊普遍的照着，但是，在一點鐘之前，柯斯莫等在這裏時候的心境，和此刻比較起來，使他搖了不少次數頭。現在他已經恢復了亞克上統治者的地位了。

二七 這就是對你的判決

第二天，在早餐用畢之後，柯斯莫就發出通告，臨時召集全體的搭客和船員到大廳裏來。不出半個鐘頭，他們都陸續的到齊了，滿滿的擠滿了一廳，有不少人知道今天的集會是柯斯莫要報告昨夜發生的一些小事情，但是究竟是怎樣的一會事，他們還是摸不着頭緒，昨夜熟睡着沒有起身的人，到底還是比較的多，所以這批人更是莫明其妙。滿廳交頭接耳的嗡嗡的談着，好像廳裏擁着一大堆的蚊子似的。

本來，大廳裏面的空氣是很溫和而帶着一些騷擾的，但在突然之間，變作緊張而嚴肅起來，原由是在邊門上，忽然出現一羣船員，擁着六個出於他們意外的人物進來了。有的頭上繫着十字形的繃帶，有的在臂膊上裹着紗布，有的在腿上網着一大卷的白布，看過去，不庸說就可知道是受了

傷的病人，但是他們的手都是反縛着的，臉色慘白得像被判決死刑的囚犯一樣。膽小神經質的女人見了，有的竟然發出尖銳的驚叫，使全場的空氣更覺得陰森起來。還有幾個竟然嚇得一溜煙跑了。

柯斯莫對於怎樣的開端去敘述事變的始末，並不會費去許多時光。他見暴徒已經帶進了大廳，便從座位上站起來，立在講臺上，劈頭就這樣說：

「這批人在昨天夜裏居然暴動起來，想奪取我們的亞克。這一個人」說到這裏，他用手指着甘布，「就是這個陰謀的主謀——這批暴徒的魁首。他企圖把我，亞姆斯船長，和斯密司三個人，先拋入大海，然後再把你們也一古腦兒丟到海裏去，幸而有人發覺了，事前來報告我，總算我有了一些準備，結果，全部給我擒住了，我在昨天夜裏，允許他們，給他們一個審判的機會，現在是我來履行我的諾言，預備組織一個臨時法庭，對他們下一個公正的判決。」

這時，全廳寂然無聲，每個人都屏住呼吸聽着，每張臉上都露着駭惶的神情。

「哈定法官，亞歷山大瓊思教授，李子民博士，茄雷苗慕賽司教授。」柯斯莫繼續說着「請你們四位過來，擔任陪審官的職務，連我自己一共五個，審判推事則由我自己來兼任，雖然裁判的權

力是在我的手裏，但是，我極願意接受你們的意見，請你們本自己的良心來檢察我的判決，同時，其餘的人，我也歡迎他們發表他們的意見。」

這四個被柯斯莫委任做陪審官的人，離開了自己的座位，一步一步向着講臺走來，看上去，分明有些不知所措的樣子。柯斯莫嚴肅地給他們排定了座位，分坐在他自己的兩旁，便命令船伙等把囚犯帶上來，一聲呼喝，在四周嚴密的戒備之中，暴徒一行六個人被他們押到了臺前。

甘布在衆目睽睽之下，他的這付相貌到這時候，纔給他們發現，確實是一付令人不敢逼視的強暴相，現在雖是微微的帶着一些憂色，但殘忍的個性，畢竟在眉宇間暴露出來。

他對於柯斯莫的鞠問，總是閉着口不回答，即使有一二句對答，也是支吾其辭，簡直沒有一個人聽得出來。

柯斯莫在昨天夜裏，已經從華脫斯口中聽取到一切情由，今天早上又把其餘的囚犯，私下審問一過，他已經很明白，這個暴動的陰謀，自始至終是甘布一個人策動的，其餘的人，有的是受了他的慫恿，有的是受了他的威脅，都是被動的，上了他的當。

柯斯莫在把甘布審問一番之後，也問不出什麼話來，便命華脫斯發言，接着這個水手便將耳

聞目睹的詳細經過，完全講了出來，接上去，柯斯莫自己，也把昨夜發生的種種情形，一事不漏，演述出來，說完了。他回頭又問着甘布，再有什麼要說沒有。甘布在喉嚨底裏，又喃喃的不知說了些什麼話，總之，他並不想替自己辯護，最後，卻簡單地清晰地說了一句：

「你允許過我，給我一個審判的機會！」

「我沒有給你審判麼？」柯斯莫兩只發着光的眼睛直釘着他，「你說世界已經在你的掌握之中，啐！但是，到底是在誰的掌握之中？可是我，不是你吧？你要使我們走跳板，但是，現在要走那塊跳板的是那一個？是你！這就是對你的判決，對不對？」（他旋過身來，向着四個陪審官問着。）

慕賽司和李子民低了頭不做聲，瓊思教授斜着眸子，向柯斯莫注意着，見了他這付從來未曾有過的激烈舉止，尤其是在那裏發楞。美國最高法院院長哈定法官，是四個人當中唯一的法學專家，照理他該有相當的意見發表，但是，他想，亞克上竟會發生了法律問題，是否適用從前世界的法典，實在是一個極大的疑問，因為法律是為適應人類社會的環境而創制的，但是他們現在的環境是一個超乎尋常的，已經完全脫離了前人生活的軌道。同時他還在考慮，站在這時候地位上的他，是否有發言的必要，所以，他也瞪着眼睛沒有話。這樣，他們四個陪審官便都成全體默認了柯斯莫的

判決。

「好了。」柯斯莫末了宣布審判終結，「至於你們。」他又回頭，向着其餘的五個從犯諭着說：「已經受到了相當的教訓。我也不來再深究你們，現在把你們釋放了，希望你們能够改過自新。」

接着，他就對大衆宣讀判決主文：「一月二十二日夜亞克上暴動主謀——正犯甘布，怙惡不悛判決死刑，由刑官執行「走跳板」處死。其餘五從犯，姑念其罪出被動，一律備案從寬釋放。」

一般人聽了柯斯莫的判文，面上都現着不安的神色，他們默默的等着柯斯莫第二步的舉動，現在，甘布果真的被帶了出去了，他們也跟着行刑官和囚犯向下甲板一路下去，他們又瞧見柯斯莫在那裏吩咐亞姆斯船長，這樣可以知道，柯斯莫的判決是一定要執行的了。他們想着，柯斯莫不但是——一個準確的預言家，一個有力量的領袖，並且還是一個鐵面無私執法如山的威嚴法官。

一行人到了下甲板，他們瞧見一條跳板已經預備好了，從欄杆邊向外伸出，微微的向着下面傾斜着。

「走！」柯斯莫堅決的命令着。

甘布雙目矇着白巾，由兩個船伙扶着他踏上了跳板，每一個觀看者的心臟，現在差不多停止



「走」柯斯英擊決地命令說，大家驚聚那擊際目的甘布立刻走上了跳板

了跳躍；甘布居然毫不踟躕地慢慢的向前走去，走到了盡頭，左腳踏了一個空，他便趁勢向外一躍，縱身投入海中，一個浪花，立刻從平靜的海面上濺了起來，不多一會，這個膽大妄爲的叛徒，已經埋下了萬丈深淵。

有許多人掩着眼不忍再看，有的逕自跑了。其餘剩着在場的旁觀者，看完了這幕慘劇，不約而同的從嘴裏吐出一聲深長的嘆息。當他們向四面散開的時候，一路上用着畏縮的聲調，向着同伴談着，他們覺得，世界的面積，現在竟縮小到「亞克」這般大了，柯斯莫是這個世界上的狄克推多。

那一天下午，柯斯莫又布置好了一個那所謂的「會議」。雖然衆人的心境給這件事變一擾，還沒有平寧過來，並且這種深奧學理的討論，又是怪討厭的，但是，沒有一個人竟敢缺席不到。

這次「會議」會場的情形和前幾次的比起來，有些不同，它對於聽衆，已經失去了「新奇」的號召，就是兩個寶貝科學思想的爭執，也刺戟不起他們的興趣，會場的空氣變成非常沉悶，他們都在回憶着早晨的一幕，發言人說的甚麼話，一些也沒有跑進他們的耳朵裏去，還有不少打呵欠的聲音，此起彼伏的在那裏透出來，但是哥斯太蓋推利亞達儘管興高采烈地，講述他的「間原子

動力」的奇秘現象。

會場的空氣沉悶到相當的程度，照例會復甦一下，祇要發言人能夠在這機會上，抓住聽衆的注意，空氣就會完全改變過來。推利亞達就是在這種適當的機會上，使聽衆冷不防的發出一聲高叫，全體人的注意，竟給他這樣集中了。

亞推爾斯東爵士，默默的坐在一旁，看見聽衆熱烈地擁護他的論敵，使他更加趾高氣揚，譁個不休，心上漸漸的有些不耐煩起來，後來，竟然不顧一切，陡的跳了起來，滿臉漲得通紅，憤憤地對聽衆說：

「喂！這一切都是狗屁不通的夢囈，你們真的會相信他嗎？」

「英國紳士，你知道會場的規矩不？」推利亞達不服氣，眼睛裏直冒着火，斜着睨視着他，「不要我請這位英國人爵士嚐嚐我的老拳！」

說了，他似乎真的要動手實行他的恫嚇，一方面，亞推爾斯東也取了搏鬥的姿勢，準備抵抗。在剛要啓釁決鬥的刹那，甲板上起了一聲大聲的呼喊，繼着一陣表示驚異的叫囂，在大廳裏面的人，一個一個都衝了出去，就把兩個雄辯家孤零零的丟在大廳裏，以後，他們兩個人到底決鬥到怎樣

地步，卻沒有人知道。

他們到了外面甲板上，看見在舷牆邊上，已經一排一排的擠滿了船伙，這些人的注意，似乎完全集中在海面上。他們奔了過去，擠在船伙們的背後，視線穿過前面人的肩胛，可以瞧到一個光亮金屬做的東西在海面上浮着。這是一個圓背形的東西，上面開着一個圓孔，開着的頂門，折在一邊，圓孔當中，立着一個人，右手揚着一頂金邊紅色的軍帽，一面，面上現着笑容，很有禮貌的又在那裏不停地鞠躬。

二八 法國陸軍上尉

波浪在海面上起伏着，那個圓形的東西也跟着波動在那裏一沉一浮，從亞克上面望下去，覺得這個一逗一跳的動作，確是很有趣的。浪花不斷的潑到圓孔的邊緣上來，好像一串一串的珍珠一樣，在圓周外面滾着，那個站在圓孔裏面的人，仍舊不停地向着這邊致着敬禮，臉上仍舊保持着笑容，身子隨着波浪的動盪，像是一個熟嫻於航海生活水手一樣，一些也沒有感到似的在那裏搖

擺。

這時候，亞克並不會停駛，不過是行得慢一些，但是，那位生客卻始終和他們維持着相向的地位。這樣可以知道，他一定跟着亞克也在那裏前進，否則早已遺落在後面了。但是，說又奇怪，據亞姆斯船長自稱，他當了三十年的航海家，各種新式的潛水艇也見得多了，可是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樣式的潛水艇，不過，它確是一種的能够潛航的潛艇，事實已經證明，那是沒有疑義的，祇有這樣的一小部分露出在水面上，究竟它是在怎樣的推進，卻是莫名其妙。現在，並且還可以看得出，它還在那裏慢慢的近攏來。

這樣的到了相當距離，在亞克上差不多可以聽得到他用普通聲調說的話，那個生客便做出一個很優美的姿勢，再一次舉起他的軍帽，操着不純粹破碎的英語，叫着柯斯莫的姓氏說着：

「蒙休凡塞爾，你的亞克真是何等的偉大！我覺得非常榮幸，竟有這樣的一個機會能够見到你偉大的亞克，我在這裏向你表示敬意，同時問候你亞克上的一切先生太太們。」

說完了，他又向着這邊許多人鞠了一躬，當然他不知道那一個是柯斯莫。
在人叢中間，柯斯莫擠前了一步回答着說：

「謝謝你，但是你是誰？」

「法國陸軍的上尉，依浮達波鄉。」

「那麼海軍呢？」亞姆斯船長也插入一句他的問話。達波鄉對着這位作奇特發問的先生，輕輕地啾了一眼，然後嚴肅地回答：

「唉！他們是已在海底裏了，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海軍，一起在海底裏了！」

「那麼，你是怎樣逃出來的？」柯斯莫一面自顧自的問着。

「你不是已經見到了嗎？我們就是在這艘潛水艇中逃出來的。」

「真的可能的嗎？」柯斯莫似乎不能够置信，「那麼，從洪水開始的那天起，你便等在這艘潛水艇中，一直避在下面嗎？」

「是的，從海水漲上了布拉斯特（Brest）海岸以來，我們一直等在海面下。」

「你有同伴嗎？有幾個？」

「有六個——實際上是七個。」

「奇怪！」柯斯莫的額角上呈現出他回憶的象迹，「可是，我從來沒有接到過，關於建造潛水

艇準備逃避洪水的消息。並且事實上，我的腦子裏也不會發生過用這種東西避難的思想。你一定
是祕密地準備的。」

「蒙休凡塞爾，是的，但是，在我們建造它的時候，我們並不十分相信你的預言，即在離岸的那
天，我們還這樣的想，最多不過會淹沒海岸線罷了。那裏知道蒙休凡塞爾，你真是先知先覺，我們應
該向你感謝。」

「但是，現在你們大概要感到糧食不足了吧？這十天不過是洪水開端的一陣小雨啊！現在我
們不過是走在星雲中間的空隙間啊！這種晴朗的日子是很暫的，更厲害更恐怖的暴雨，轉眼就要
來了，難劫正在方興未艾呢！我請你到我們的亞克上來好嗎？我告訴你，我的亞克上的人種，都是我
挑選出來的人類優秀份子。你能夠運用你的智力，逃出這個人類的厄運，你也是一個優秀份子，我
正需要多多優美的種子，替未來的世界開一朵美麗燦爛的花。你的朋友一定也是有超越卓絕的
稟性的人，所以，我請你們接受我的邀請。」

達波鄉又是很有禮貌的鞠了一躬，微微的笑着說：

「蒙休凡塞爾，我們的「蓋爾文」(Julius Verne)在安全舒適上，正和你的亞克一樣，並且

照我們人數的比例說起來，我們也帶着充分的糧食呢？」

「哦，所以你給它取了「露爾文」的名字。」柯斯莫帶着鮮有的笑容說着。

「這艘潛水艇確實工作得不差呢，和它的名字很能够相稱。」

「但你不妨就上來一次，好讓大家暢談了一會，又讓我好好的款待你一頓，我們還有法國的香檳酒呢！」

「我十二分的歡迎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可以上來參觀你的亞克，同時和許多位太太先生們談談，但是——」達波鄉說到這裏，略爲停頓了一下，一對法蘭西人固有的風流眼睛，在別人不知不覺之中，本能地瞟到立在前排最漂亮的桃樂賽身上，但他立刻移開了視線，接着又說下去：「但是，我非常抱歉，現在我不能够上來，不過我們總有再碰面的一天，這個談話會我們不妨暫時延期一下吧！然而我有一個請求，不知道你肯放一部走梯下來嗎？我很願意把我第七個同伴送到你亞克上來，因爲對於他着想，居在你的亞克上或許比在我們的潛艇裏會適意得多呢！」

「他是誰啊？」

「英王理查特四世。」

「真的！」達波鄉繼續他的話，「他皇上是我們在暴雨傾倒的第一天，從水裏救起來的。」這時，在亞克上的人，沒有一個不驚奇異常，「確實是他嗎？」達波鄉救到的偏會是他嗎？」

這兩個疑問的符號在他們腦子裏盤旋着。

「好，我立刻放一部走梯下來。」柯斯莫自己也是十二分的驚異，所以很興奮的答着。待說完了話，他便連忙趕到最下層的甲板上，指揮船伙佈置走梯。一切都趕快的辦妥了，祇等候着英王的幸臨。

一面，露爾文也輕捷的靠攏來，傍着船邊，那圓背出水的部份，現在差不多可以接觸到走梯的底部。

達波鄉接着鑽進了潛艇裏面，隔了幾分鐘，看見他又在圓孔上面出現了。這時候，他的臂中扶着一個胖而矮的中年人，從他蒼白憔悴的臉上，可以想像得到，有一個時期，他的面龐確是很豐滿而有血色的。

「不錯，真的是我們的國王！」有一個英國人，向着幾個正在擠到前面來的同國人高聲叫着說。

一個已經淪亡在海底的帝國的亡命君皇，竟然會在這樣特殊的環境中，碰到幾個死到最後的臣民，這正是一個造化擺佈下的不可思議的奇遇。

這幾個忠君的英國人，見了他們的國王，便脫了帽子，居然唱起他們的國歌「上帝佑吾君」(God save the king) 起來。一種激揚情感的悲壯聲調，可說是這只歌曲自從搬上英國人的口以來，不曾有過。

它的效果確實是不同凡響，在亞克上的人，頓時一個一個脫帽致敬。達波鄉也除去了他的軍帽，在他的下邊，也可以看見，有一二個未戴着帽的頭，在那裏探望。英王緩步從潛艇裏跨出來，一步一步的向着走梯這邊走來，當他走到第一級梯階旁邊的時候，歌聲提得更高響。有許多別的國籍的，竟也有人，因一時給同情心激起，或者給這種容易傳染的情感濡染了，加入一起讚唱起來。從來的君主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敬禮，接受這個敬禮的人，也被深深的感動到靈魂的深處，如果沒有人扶着他，他幾乎爬不上這部在動搖的走梯。

一個臣民慢慢地把他扶上了走梯。到了甲板上，歌聲也停止了。萬歲萬歲的聲浪，接着像爆竹一樣繼着起來了。他的眼眶裏晶瑩着淚珠，在他還握柯斯莫的手時，全身幾乎在那裏顫抖。

達波鄉見英王已經平安地到了亞克，便說了一聲再會，又鞠了一躬，他的影子也就在圓孔上面消失了，頂門關上了，接着那艘潛水艇也很緩和地沒入了海中，鬚鬚是一條大魚游到水面來探望一下，現在又鑽進水裏去了。

二九 實在不願意活着

英王上了亞克以後，一連幾天，全體的人都感到非常興奮。在這種興奮的情緒稍稍平寧下去之後，英王也已經有了相當時日的休養，漸漸的恢復了他的精神，一天，柯斯莫就把這位新來的上賓請過來，要求他演講他當時脫險的經過，地點是在柯斯莫的房間裏，在座的是：斯密司、慕賽司教授，阿勃爾教授，白朗克，此外尚有幾個人，李子民博士也是被邀中的一個，那兩個最先唱國歌的英國人，也被柯斯莫一併的請在裏面。

十多個人濟濟的坐滿了一室。

理查特第四是英國歷代的帝皇之中，最平民化的一個，所以頗受英國民衆的愛戴，同時他還

是一個酷愛和平的人物，對於維持世界的和平，曾有過不少的偉績，這就是他被柯斯莫選入亞克的資格，所以在統治家名下給他留了一個位子，但他接到了柯斯莫的請柬，連一封回信都沒有，這是因為他也是把柯斯莫的預言，目爲荒誕無稽之談，所以置之不理。

因此，今天在回答柯斯莫的一切話之前，他把以前對待現在主人翁的冷酷的舉動，懇摯地告了一個罪。

「凡塞爾先生，我很對不住你！」他臉上露着一種求宥的微笑，「我沒有給你一封回信，我實在太信任了我的科學家。」（稱孤道寡憤了的亡國君皇，仍舊是改不了那種好像一切屬於他的口吻。）

「不祇你陛下一個人！」柯斯莫嚴肅地回答着，一面用他指頭撥着一個放在書桌上的地球儀，「從這全部埋在深海底裏的大陸上，如果以前說話的嘴吧，現在仍舊都能夠發音的話，那麼對於這一個錯誤，他們一定要共同的發出一聲宏大無比的悲鳴！」

英王驚訝地望着他，從他瘦小的身軀往上望去，一直看到他高闊的額角刻着一條一條偉大的思想的紋跡，接着一種肅然起敬的表情，在他的眼睛裏顯露出來。

「但是，」柯斯莫繼續說下去，「現在來談這些事，也是徒然的了，對於事實並不能夠產生半點兒挽救。現在請陛下把貴國的運命，概略的講一些給我們聽。」

一種極痛苦的表情，立刻橫過英王的臉龐，他沉默了半晌，接着嘆息聲從他的胸中迸出來，不停地似乎整個的靈魂已經浸在悲切的情感裏了，在座的人也沒有一個不替他表十二分的同情，陪着他傷感地沉默着，一面他們都關切地望着他，末了，他擡起頭來，傷心地斷斷繼繼的說：

「唉！我的帝國已經沉淪在海底裏了——我的臣民差不多已經死到最後的幾個了——我的一家人——我親愛的妻子——我鍾愛的子女——啊什麼都完了！」

他說到這裏，嗚咽打斷了他的話，再也說不下去。隔了半晌，大家都不曾說一句說，祇有那兩個英國人，在那裏替他們不幸的國王低聲啜泣，靜穆的空氣裏，顫盪着輕悠起伏的嗚咽。

這樣的大家好像用着靈魂說着話一樣坐了一會，然後柯斯莫立了起來，走到英王身邊，將右手按在他的肩胛上，用輕緩撫慰的聲調勸慰他，勸了好久，這個落魄的君皇方纔抑住他奔放的悲感，重新開始講述他九死一生的脫險經過，但是他仍舊不斷的要給那悲哀的情緒阻住了，不能夠連續的說下去，他說：

「那天，海水灌進泰晤士河，把整個的倫敦完全浸在水裏，我就領了王后，我的子女，和幾個皇族，逃上了樞密大臣白潑克伯爵給我們預備好的遊艇，這艘遊艇是用「鉢」建造的，艇裏倒佈置得十分舒服，糧食又備着很充足，所以剛上艇我們都很安心，大家總以為祇要暫時的，避到內地比較高一些地方去，已經夠了，決不會有要到再高的地方去的必要。白潑克也認為到了威爾士（Wales），我們可以絕對的安全了，那裏知道一分鐘不如一分鐘，唉！」

「凡塞爾先生，我親眼看着我的國都一些一些往水裏沉下去。世界上寧有比這再悲慘的事嗎？那海裏湧進來的海潮，把泰晤士河上的一切船隻都顛覆了。這股猛烈的水勢，在倫敦那塊盆地上面激起一個極大的漩渦，捲在裏面的大建築沒有一個逃出倒坍的命運，我們建造了幾百年的那個威士明斯德寺（Westminster Abbey）歷幾世紀還是很完整的，也就在那天第一個倒坍了。這一切的慘狀，擺在我們的眼前，見了簡直使我寸腸欲斷。」

「我們被捲進了這個大漩渦，實在一些也沒有掙扎的餘地。這樣的順着它的渦流，像飛一樣，在倫敦的近郊兜了不少圈子，後來，一直到水已經漲得很高，不知怎樣我們竟溜出了漩渦，但是暴漲的水勢一路上把我們向着西面逐去，但我們仍舊一些也不能夠自主。」

「在這樣的境遇中，我們的小艇怎樣的竟會沒有傾覆，那實在是奇蹟中的奇蹟。大概我們是專靠着「鉢」的驚人浮力吧！當時一幕一幕恐怖的景象，歷歷像在眼前一樣，我永遠不會忘記它。唉！可憐的我的妻子呵——我的孩子呵！我怎能忍受得下這個永久的痛心呵！」

「陛下，你靜一下不要悲傷，」柯斯莫同情地說，「全世界同你一樣，都遭着了這個空前的浩劫。假使我們卒得倖免於死，尚活在這個世界上的話，這是從死神的巨靈掌中漏出來的。」

「記得，那時候我們一定已經過了色雷郡（Surrey）漢浦夏郡（Hampshire），海水已經淹沒了低的山峯——」

「這可奇怪了，」柯斯莫表示詫異地說，「據我想，在地該沒有碰到星雲之前，世界不論那個地方的水，決不致於漲到這個高度。紐約是在大雨狂倒之後，纔見全城沒入水中的呢。」

「哦，你說那個天上來的洪水嗎？」英王急急的隨着柯斯莫的話說，「啊！我們在這洪水來了以後所受到的苦難，我實在沒有可以應用的辭句，把它正確地表達出來，總之，和未來之前受到的苦楚相比較，那是真要超出萬倍呢！它是在我們熟睡的時候半夜裏來的。」

「四面墨墨黑的，甚麼都瞧不到，雨勢猛烈得差不多要震破我們的耳膜。接着小艇裏漸漸的

積起水來，並且越積越多，最後發電機也停止了工作，全艇籠罩在黑暗裏，對面見不了人，摸摸水已快要裝滿了小艇，一些一些的那裏往下沉，這時候的恐怖而絕望的景象，簡直要驅使我們發狂。

「我設法把我可憐的王后摟在臂中，但是，她還想掙扎，把小孩們抱上水面來，所以用力的從我手中掙脫，唉！這一去之後，我就永遠找不到她了。雖然我顛仆的摸索了一會，可是那裏尋得到她呢？在這樣的黑夜裏，眼睛是已經失了效用。我拼着命用我最高的聲調叫她，但是，在這敲着幾千百銅鑼一樣的雨聲中，連自己都聽不見自己的聲音。

「後來，我自己也昏暈倒了，記得好像是撲着跌下去的，過了一會，我纔覺得自己是跌在艇尾的一條凳上，但是在這陣的感覺以後，我又昏昏的過去，失了知覺。

「我不知道怎樣的躺在那裏，但我想一定是假伏在適當的地位上，所以艇身雖然顛簸得非常厲害，卻沒有把我摔下水去。這樣的一直到聽見耳朵旁邊的高聲叫喊，覺得有人在那裏推動我，纔慢慢的甦醒過來。在我恢復了知覺之後，方纔知道我自己是在海洋下面的一艘潛水艇中。」

「那麼，你同艇的人沒有一個得救，都完了？」柯斯莫用着顫抖的聲調問着。

「是呀，都完了！唉，我的上帝呵！他們都隨波逐浪，不知到那裏去了。」英王仰起了眼睛望着天

花板，一面在頻頻的搖着頭，「我爲什麼沒有同他們一起去啊？生不如死，我實在不願意活着！」

那個可憐的英王，現在又斷了話，嗚咽起來。這樣抽噎了好久，纔見他漸漸的回復了呼吸，於是柯斯莫纔敢溫和地這樣的問他：

「那個法國人有沒有告訴過你，他怎樣的會到小艇上來救你？」

「我不相信我現在再會這樣的活着。據他說，救起我的時候是在日間。地點是在英吉利海峽。那時，他是預備升到水面上來，探望一下海面情景，那裏知道，真巧極了，恰恰會在我們的小艇下面鑽上來，結果把它一摔，剛巧把我滾了出來，據說，我是被丟在很近那圓孔的地方，所以，他就不十分難的把我帶住了。」

「可是，當那頂門開啓的時候，雨水不是要極快的傾瀉進去嗎？」

「是的，不過下面裝得好極的，差不多可以完全避去雨水流進來，水當然是有一些的，但是並不多，並不妨事。」

「真是一個曠世的奇才！」柯斯莫十分佩服的樣子讚嘆着，「我正需要這樣的優秀份子，他說的，他叫什麼名字？哦，有了，叫達波鄉，現在我把它記下來。不知道能再有機會碰到他不？」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13.....
9460

登錄號數.....I.0.221.....

日期	還書日期
	25/11/24

87
30 12



下册
賽爾維司
著 章維
譯

高師書局發行

G. P. Serviss 著
艾安 維子 章介 譯

陸

沉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陸沉下冊

三〇 牧羊姑娘

亞克和聾爾文相遇的地段，是在西班牙費尼但爾角（Cape Finisterre）的西面，據亞姆斯船長測算結果，知道是西經十五度四分，北緯四十四度九分。

和聾爾文分別以後，亞克就兼程繼續前進，柯斯莫預備駛進比斯開灣 Biscay Bay，沿着西班牙半島的北岸去觀察干泰白里安山（Cantabrian），照他推算，那裏還有許多山峯，應該還高的拔出着海面。

在半路上，亞姆斯對柯斯莫提議說：

「那裏有一批峯，叫做歐羅巴羣峯，離海岸都不出二十哩，最高峯的頂巔拔出海面有八千六百七十呎之多，我是說從前的海平線——所以，我想你要駛近山頭去觀察，還是到這批峯去；我們

祇要維持相當的距離，大致不會有什麼危險。」

「你知道這批峯的方位嗎？」柯斯莫問。

「當然囉，我已經見過不知幾百次了。記得有一次，我的船在那裏海岸外面出了事，因為閒着沒有事，再加我是一個好遊的人，所以就趁了這個好機會，爬到這一帶山嶺裏面去遊訪那裏著名的古鑛。這一次，帶了許多希奇古怪的見聞回來。真是虛不此行，最使我感到新奇的——其實是古舊的，不過我們沒機會看見罷了——並且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是那裏脫雷斯維杜 (Tresvidu) 地方的牧羊姑娘。這種姑娘和我們從前紐約百老匯的女人比起來，好像不是一類的人。她們穿着手織布做的褲子，從來不見有一個着裙子的，都打扮得雄糾糾的像男子一樣。你在妮羅峯 (Nero) 的山坡上，隨地可以碰得到她們帶着一羣羊，兩只手交握着在背後，在那裏優閒地走着。」

「你既然這樣的熟悉，那麼，就給我駛到那裏去，現在我最急的，是要知道洪水到底已經昇到多少高，因為這對於我們到喜瑪拉雅山去取的航路有極大關係。」柯斯莫這樣的對亞姆斯說，但是他還含着笑自顧自講着他的話：

「說不定我們可以救到還一個牧羊姑娘呢！你的新埃田樂園，也應該有這樣的一個點綴的

人物啊。」

這一段的談話終止了，亞姆斯船長便算準方嚮，向着西面進駛。

這樣一直到西經五度，他們已經能够隱隱約約的望見西班牙北部的高山，便停止前進。接着很小的挨近阿斯都略司省（Asturias）的海岸線去，亞姆斯船長方纔認出了歐羅巴羣峯。

他很起勁的指着一抹峯巒說：

「找到了，就是這一批。即使搬到阿菲利加的中部去，我也認得出來。這一個就是主峯賽雷杜

峯（Cerrodo）那個是霜泰峯（Santa）」

「你那天說過，這個主峯有多少高？」柯斯莫問。

「八千六百七十呎。」

「據你的經驗看過去，如果我們駛近去，你想會發生危險不？」

「假使你能够確定，水已經昇到從前海平線上二千四百呎以上，那麼，我可以說，決不會發生危險。我們可以大膽的駛近去，一直到從二百呎高的瞭望臺上，可以望得見山峯底邊的水線。」

「那就够了，那麼你給我挨過去吧！」

這一次過去，他們得到了意外的收穫。他們所挨近的地段，比起初在想像中以爲可能的，更近峯岡，所以，在亞克上最高的瞭望臺中，架起望遠鏡望過去，已經能够很清楚的見到，輕微的薄浪在那裏舐着濯濯的山側。再仔細觀察那面的岩石，覺得山的高度，似乎已經是很驚人的了。

「我替你非常惋惜。」柯斯莫放下了望遠鏡，莞納地向着亞姆斯說，「山峯上面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你說的要救一個牧羊姑娘，我怕是要失望的了。她們大概和牧牛童子一樣，給傾瀉的急流沖捲去了。」

「可惜，可惜！」亞姆斯船長接着惱喪地嘆息着。

柯斯莫問亞姆斯船長，根據他認識的這裏山脈的地形，能否說出水的大約高度。亞姆斯經過二、三小時的觀察後說：他深信，水的高度決不會在舊海岸線上四千呎之下。柯斯莫聽了便接着說：「那麼，如果你剛纔叫它賽雷杜的山峯的高度，你沒有記錯的話，這座峯的上部應該還有四千六百七十呎高出水面。我們來測量一下吧，證實你的話對不對！」

柯斯莫用儀器測量結果，告訴亞姆斯說：他所猜的數字確是十分準確，和他測量所得的頗相吻合。然後他又喃喃地這樣的對亞姆斯船長說：

「我不是對你說過，我很懷疑我的量雨計，那時我雖然沒有什麼論據，但想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測，說不定在地球別部分上面的傾倒，會比在我們經過的地方更厲害，因為那種雨柱是這樣的奇離無定，果然，現在觀察結果，發現水的漲率，要高出量雨計指標所顯示的，大約百分之七十。

「現在我要更變亞克預定的航程了。我要趕急的趕到印度洋去，但是，要是再回頭去橫過撒哈拉沙漠走，那是太耗費時間和材料了。現在水已經有了這樣的深度，我們以前的那種走法，已經不是必要的了。我們就起航吧！橫渡法國的南部，沿着比利牛斯山脈的北麓，向東一直下地中海。」

亞姆斯聽了這個大膽的提議，半晌臉上露着愕然的訝疑，沒有說一句話。他竭力反對，他說：

「你知道麼？法國南部有不少很高的山地。」

柯斯莫點點頭。

「還有西溫尼斯山脈（Cevennes）從法國東北部向着南面下來，差不多要和比利牛斯山脈接銜起來。你能够擔保說，不論什麼地方，洪水往上漲的高度是沒有軒輕的嗎？假使這種地方漲得少你什麼辦呢？」

「倒說是老航海家，當了三十年的船長，虧你問得出這樣話來！」柯斯莫用着揶揄的口吻回

答他。「難道你不知道，不論什麼地方，海平線是沒有高低的。難道洪水不是水嗎？洪水像別種的水一樣，也是要求得它水準的。」

亞姆斯船長給柯斯莫這幾句話問得面紅耳赤，但仍舊固執地辯着說：

「但是，要通過這條夾縫，無論如何是冒險的。能不能給我們安全地航了過去，那是要全碰我們運氣的。」

「胡說！祇要天氣晴朗，你總可以觀測清楚的。當了這許多年的船主，難道連怎樣避免撞到山頭上去的一些手腕都沒有嗎？」

柯斯莫的脾氣仍舊是那樣的堅決，除非他自己發現有更變必要的理由，他總是不肯改變他的主張，所以結果亞克還是按着他主張的路線走。

從前法國郎達境的海岸，原是很低，現在是已經給幾近四千呎的深水淹沒着。亞克上的人們，知道了他們是行在埋在水底的歐洲大陸上面，每個人的情感上，都起了非常的騷動。許多人憑着船欄，兀自對着水面發怔，張大了眼睛，似乎想透視這無邊汪洋下面蘊藏着的祕密。

這時候亞克駛得極慢，每小時不過行五六海哩。第二天，已經出了歐羅巴羣峯，他們就沿着比

利尼斯山脈的北麓前進，駛在巴城（Pau）的盆地上面。從前，從這裏向着比利尼斯山眺望，這一段山脈的崗巒，確有一種秀麗的風趣，所以是很著名的世界名勝之一，但現在她完全喪失了她固有的風韻，舊日處女一樣的秀色，已不可尋了。不過卻呈着雄壯的偉觀，很能夠引起人們悠然神往的感覺。向北目力所及，法蘭西全部已是一片汪洋，長排的海浪徐緩地把水面掀起白色的皺紋，從北面捲來，到了這批峯巒的山左，突然地盡止了，碩果獨存的高峯就做了這大洋的涯岸。

屹立在水中的峯巒，像午峯（Pic du Midi）詹峯（Pic de Ger）比高爾峯（Pic de Bigorre）茄比婁斯峯（Gabizos）木奈峯（Monnée），還有許多其他的名峯，它們的峯巒一個一個在他們前而掠過，高低不齊，看去很像歐洲古宮博物院掛着的，那種中古時代戰爭油畫裏面的一羣前仆後繼的戰士。

因為地勢的關係，在這裏，亞克竟能駛近幾個山頭，柯斯莫沒有放過這種難得的機會，他便重新再測量一下，這次又證實了，他們在賽雷杜峯的測量並沒有錯誤。

三二 是人啊

行在從前的路達河(Lourdes)流域上面的時候，柯斯莫和亞姆斯架起了望遠鏡，向着木奈峯，維哥斯峯(Vicos) 亞爾第騰峯(J'Arildan)及那裏附近高峯的兩側打量着。在那裏，給他們瞧到這十天暴雨狂倒的遺迹，比利尼斯高山在法境那邊的綠衣，現在已經給暴雨洗剝無遺，露出青白嶙嶙的山岩，像一羣裸體的石像。

這樣望到巨復峯(Peyre Duhau)上，有幾個蠕動的物體，立刻把他們注意吸住了。仔細一瞧，竟然是他們的同類。

「是人啊！」柯斯莫比亞姆斯早看出了一步，「在今天的日子上，陸上不應該還有人活着，可是人類圖存的能力，竟出了我的意外。」

「裏面還有女人呢！」亞姆斯船長也仍舊架着望遠鏡說。柯斯莫沒有回答，於是他着急了，放下望遠鏡，對着柯斯莫哀求地說：

「你不會狠了心腸，讓他們死在那裏吧？」

「但叫我怎樣辦呢？」

「放馬達艇下去救啊！我們有着這麼許多艘，不是救人的嗎？他們也是一樣的人啊！」

「那裏也許有幾千個呢！救了上來，你叫我怎樣安插。」柯斯莫在深思了一會之後，這樣的回答他。

「那麼，你能够救多少，就救多少好了。」亞姆斯非常熱心地說着。但他看見柯斯莫還是遲遲不答，便火冒了，高聲地說：

「哎，我的老先生，你能够有這付鐵一樣的硬心腸，我可沒有那樣的殘忍，肯讓他們宛轉地死在那裏。」

這時候，有幾個有望遠鏡的人，在下面板甲上，也已經發現了這批在很遠高山上的難民。接着奔走相告，全亞克頓時空氣緊張，高喊去援救的聲浪，從船上各部分起來。

在那時，柯斯莫進退維谷，不知道到底怎樣的決定纔好。他不是一個冷酷沒有人道觀念的人，但這時候使他感到困難的，還是亞克所帶的糧食有限，決不能驟然增加這許多人。此外，確實有一個外人不知道的觀念，在他的腦子裏作祟，就是他貫徹他原來改良人種的主張。他認為人類的嗣種，應有慎重抉擇的必要。所以，他低倒了頭一手摸着，心的秤衡在那裏上下擺動着，亞姆斯船長很心急的等着他的答覆，但是這個答覆總是不容易等到，末了，他拔去了嘴上的烟斗，憤憤地說：

「如果你不答應，由我下令去施救。」

最後，柯斯莫到底答應了下來，但並不是爲了受到別人的敦促，其實還是經人類共有的自己良心的回顧，纔放棄了他經過長時間研究後所抱的主張。

六艘鍊製的馬達艇，在二分鐘內都已下了水出發。柯斯莫自己也跨進了領頭的一艘小艇，一路向山邊駛去。亞克打了緩車，劃着圓圈挨近山去，到了不能再近的地帶，纔停住了。

這一批小艇向着聚着許多不幸的人所在的山坡，極速地駛去，一些一些的近去，這批可憐蟲見了救星已到，便都狂呼起來，跳着躍着，已經狂歡得忘記了自己。有不少人卻是相反的，到了這時候，反爾靜默起來，屈了雙膝，跪倒在山岩上，仰着頭展開兩臂，向天伸着。

小艇近到沒入水裏的崎嶇山側，已經不能夠自由地前進了。但是去拯救的人，對於自身的危險，早置諸度外，所以這時候，不過略爲謹慎一些，仍舊極速的過去。柯斯莫的小艇，第一個尋到一個安全上陸的地方，其餘的小艇，也迅速的尾隨而來。

柯斯莫跨出了小艇，躍在一塊平坦的岩石上，一羣啼着，哭着，叫囂着，祈禱着，祝福着的男女立刻把他圍住起來。有的喜不自勝地振轉着他的手，有的把他的身體抱住了不肯放，有的跪在他的

跟前，要吻他的手。柯斯莫見了這種種的舉動，不禁落下淚來，同舟來施救的人，也都同樣地唏噓起來。這是柯斯莫從全世界的人類死去以後，丟下的第一點眼淚。人類和動物的不同，就在這一點上。他們到了這最後的一分鐘，是會生出憫憐同類的情緒的。

這批人當中，多數是當地的山民，祇會說那裏的土話。有幾個是從下面山谷裏的別墅中逃出來的，還有兩個英國籍的遊歷家，本來是在山間旅行的，洪水驟然暴漲，所以也被困住在山上了。還是這兩個比較能夠維持自己的神經中樞，那時就給其餘的人充當了舌人。

「啊！天啊！如果你們再不來，再遲幾天來，你們見到我們已是死的了。你們那邊的是怎樣的一種船呀？」

「我就是柯斯莫凡塞爾。」

「那麼，那艘船就是我們常在報上聽見說起的亞克了，哎，我應該能夠認識你，你的像片，我在報紙上雜誌上不知道已經看見過多少次了。你們是來救我們的吧？」

「當然囉。」柯斯莫答道，「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就是在那裏的這麼些人，大約有一百多個吧？在這裏四面的山上說不定還有呢！記得我們

出發逃的時候，大小老幼不下一千人，大多數在半路上死了，不是給那狂暴的大雨壓死了，便是給急流捲了去。

「斯璜思唐貴族（說着他指了一指他的伙伴，接着那個人莊重地，屈着僵硬的身子鞠了一躬）和我兩個人——我是叫愛德華忽斯林頓——在那天大天黑之後，見一切都歸平靜如常，就出發了，抱着徒步從一端跑到他端爬過比利尼斯山的雄心。我們走到了馬保雷（Marbore），又下山去到茄弗尼（Gavanie）。在那裏聽到海水高漲的消息，但我們不十分相信。以後，我們一步一步的高上去，從此就和下面的世界隔絕了，連一個謠言都聽不到。

「後來大雨像受到空軍轟炸一樣，從天空裏向我們頭上倒下來，簡直沒有躲避的可能，但是現在我怎樣的會在這裏，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記得那時我們兩個人確被急流沖下山坡去，但究竟怎樣的會沒有溺死，那是永遠的成了一個啞謎了，後來，不知怎的，我們發覺自己是在這一羣人間，他們正在設法爬高去，對我們說，下面除了水之外，甚麼東西都沒有了，我們就跟着他們一起爬。最後，我們在這裏找到了可以躲避的地方——從那時起，我們就躲在這裏，不曾搬過。」

「你們不見得有許多東西吃吧？」柯斯莫問。

「當然囉！那裏來呢？」英國人苦笑地答着，「起初，幸虧這些人分了些他們在匆促之間帶來的食物給我們，雖然惡劣一些，我們在沒可奈何時候，也得吞下肚去。」（英國人的飲食本是極考究的，平時不合衛生的食物，他們是不屑去吃的，但現在也顧不得了。）

「等所有的東西吃完以後，」他又繼續說下去，「我們躲着的一羣人，就鬧起食荒來了。在大雨狂倒的當兒，當然不能到外面去找尋食物，所以祇好伏在裏面挨着餓，等候死神的光臨！」

「這樣的過了兩三天，孱弱的早已餓得奄奄一息，壯健的也累得疲乏不堪，忽然大雨住滴了，天空開朗起來，我們的一縷的生望，在這時候又復活了。當時我們歡躍地各自出外找尋可食的東西來果腹，可是山邊的泥土，早給雨水沖去，所以在附近的植物，也所剩無幾。有的人提議造筏子逃到別處去，但是，到那裏去呢？航在這無邊無岸的大洋上面，有怎麼用處？在我們周圍的那些山峯，看去比我們現在所托足的，也未見得有生路，所以我們又感到絕望了。」

「直到今天，」他換了一口氣接着說，「救命的『亞克』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纔覺得有一線生機。凡塞爾先生，天可憐我們，派你到這裏來搭救我們，但不知道你肯救我們全體避難的——」

柯斯莫不待他說完最後一句話就回答說：

「我一定救你們上去，不會讓你們餓死在這裏。」

「已經有很多人餓死了。」忽斯林頓哭喪着臉似的說。

這時候，柯斯莫的心房完全給同情心佔據了，剛纔的嫌惡心理早已消滅無蹤了。

小艇往來如織，搭載着這批人到亞克上去，柯斯莫和這兩個英國人守留到最後的一艘纜載去。在沒有離山之前，柯斯莫問他們，照他們推想起來，別處山頭上會再有人活着否。

那個忽斯林頓聳了一聳肩，說：

「我敢說，在我們周圍的峯上，還有幾千個像活鬼一樣的人，在岩石間徘徊着呢！但我想，你不容易過去救到他們。」

「如果給我瞧見了，我一定要嚐試一下，實在救不到，那也沒有辦法。」柯斯莫一面說着，一面架起望遠鏡，向着四周的山麓上掃望。

視線向着南面展過去到露古峯（Mont Aigu）上，在那裏山坡上，又給他瞥見了幾個人形，有一個很顯然的在那裏打着信號，大概是想引起亞克上面人的注意。柯斯莫見了，立刻就領了這最後一批尚留在巨復峯上的人，乘了小艇，迂道去拯救他們。

到了那裏，一數只有七個人——四個男子和三個女性，裏面有四個已經餓得動彈不得了。柯斯莫命今其餘人把這四個人昇上了小艇，同時自己又向着四面眺望了一會，不見再有人影，便駛回了亞克。

這七個人是柯斯莫在比利尼斯山上救到的最後一批。照那個英國人說，當時爬到山巔的人，爲數大約在數千以上，但是，現在除了救到的二批人以外，並不見再有一個人影。所以，即使尚有留在山上的，未曾救完，現在也祇好任其死滅了。

這一行人到了亞克上，斯璜思唐貴族和忽斯林頓見自己的國王也在船上，悲喜交集，自不待言，柯斯莫就引了這兩個英國人，同時邀了英王到一間接應室裏坐下，預備繼續談話，英王忽然向他的臣民作一個奇特的發問：

「在十幾天之前，就是洪水停後第三天，你們有發過無線電求救麼？」

「陛下，逃命時候糧食都來不及帶，如何會背這種笨重的東西呢？」斯璜思唐貴族苦笑地答道，「據他們當地人說，我們是已經在四千尺高的地方，你想帶了無線電收發機，跑四千尺山路，是可能的嗎？陛下，那是不可能的。」

柯斯莫覺得這一問有些蹊巧，便向着英王問：

「這是什麼意思？」

「那沒有什麼，我不過問罷了。因為，在那天早上八時四十分光景，露爾文昇到水面上來，偶然收到「SOS，SOS」求救的信號，據達波鄉說，那是極超短波的無線電。因為並不會說出地點或經緯度，我們連忙發出應救的回電，但沒有覆電。現在我想起了，所以隨便問一問。凡塞爾先生，難道亞克上沒有無線電設備嗎？」

「無線電室是有的，不過沒有人管理，我們根本不預備和誰通報。有誰和我們通報呢？」

柯斯莫答了以後，想了一會，接着自言自語地說：

「在這樣的暴雨之後，在這樣的高度，還有這樣的精密的電機存在着，真是不可思議。」

他們也沒有深究下去談了差不多有一個鐘頭，便散去，兩個英國人的住宿，當然和其餘的人一樣，也由斯密司去安頓。

這次先後救上亞克的，一共有一百〇六個人。這批難民上了亞克以後，船上又起了極大的騷動，差不多每個人都要來看看這些死裏逃回來的人們，用極慈愛的態度慰問他們。

在當天就可以看見，有許多人帶着一個會講法語的人，圍着一二個難民，聽他們講述親身經歷的苦楚，和一切恐怖的景象，聽後覺得這種種苦難，實在不是他們安逸地避在亞克上的人能够想像得到的，所以，沒有一個人不震驚異常，許多心腸軟的女人聽了，也替他們陪了不少眼淚。

亞克在這裏巨復峯附近，差不多要停了十二個鐘頭。待一切安頓舒齊，它又起程東行。

接着那兩個英國人上船以後，亞克上的英國人便組織了一個家人會，由那個不幸的君王任了主席，盎格魯撒克遜是一個善於組織的民族，到這時候，民族性到底還是一件不能泯滅的東西。

三三二 一百十三號裏的死人

柯斯莫上一次的慈悲，在大雨起始的時候，救起水面飄蕩的亞莫斯白朗克和三個同伴；這一次在比利尼斯山上，又給人道觀念驅使了，救起一百多個奄奄待斃的山民。這許多人臨時加入，當然使柯斯莫的人種改良計劃發生了搖動，同時亞克上添了不少搭客，連住宿和糧食也都成了問題。住的方面，雖然還可以勉強設法——亞克裏所有的空位置，早已在出發之前補滿了，所以現在

祇有使別的搭客儘量地合併起來去容納這許多人——可是，吃的問題，不能夠叫別人少吃，所以伙食的消耗，在不可避免的狀態之下，增加了十份之一。

一天下午，大廚房管理員發現備着的某種肉類罐頭食物，已所剩不多，他便向總管理處領了鑰匙，預備到下層倉庫中去添取。

亞克上備着的各種食物，是經過柯斯莫和他的助手週密的計算後置辦的。他把各種食物分別的貯藏在倉庫裏編着號數的小間裏。總管理處備有表冊，上面很明晰地記着某種物品是堆棧在某號小間裏。現在這個管理員查得了這類食物所在的號數——一百十三號——便帶了二個船伙，跑到下層，開了倉庫總門，一路向裏進去。

走到了一百十三號小間門前，他立停了把鑰匙向鑰孔裏塞進去。忽然他停止了動作，面上現着驚訝的神氣，他把眼睛向左右察視了一會，又把鼻子嗅了又嗅，便開口說：

「這是什麼氣味？」

二個船伙聽了，也仔細辨了一會，覺得有一股腐爛的臭氣，從這小間的門縫裏洩放出來。這管理員定了一會神，便大膽地開門進去，一股臭氣更濃烈了，在微弱的光線下，他們可以瞧

見小間裏原來堆置着很齊整的箱子，現在已經翻亂了，無數空的罐頭又散了一地，在一邊牆角裏望過去好像有一個人坐在那裏，一些也不動，一些也不響，這三個人在意料之外，瞧見了這一個景象，不由得毛髮悚然，一時說不出話來。

過了一會，他們在恢復了意識以後，便把裏面的電燈開亮了走進去，方纔發現那個人影果然是人，而且是一個死人，看去似乎死了好久，全身已經在那裏糜爛，劇烈的臭氣，就是在這個死人身上發洩出來。他伸直了兩腿坐在地上，把頭倚在牆角裏，所以能够那樣的沒有倒下去。面部已經模糊，連眉目都分辨不清，但穿着的衣服，雖然包在臃腫的身上，很覺不配，然而一望可知是中上等人穿的。附近地上，散亂着許多已經開過的罐頭，此外這小間裏堆着的食物箱子，已經有幾只撬開，但裏面有幾箱卻原封未會動過，不過蓋子是開着罷了。

這三個人在極短時間內，把環境瞧了一個大概，他們便想到應該立刻去，向主管報告。管理員叫那二個船伙守着這小間，同時叫他們把一切東西不要搬動，自己便趕緊了腳步，飛奔着到柯斯莫辦公室裏來。

柯斯莫低倒了頭，靜靜聽管理員把這件奇怪的發現說完以後，面上現出十二分懷疑的態度。

他命管理員站在一邊，便用電話去召喬若夫斯密司，哈定法官，和二個醫士——一個是著名德醫陶德曼博士——來。一會兒這幾個人都到齊了，柯斯莫便把這事約略的說了一遍，並且對他們說，要他們一同下去，查一個明白。這幾個人都表示十分驚異，很願意幫助柯斯莫把這件事澈查一下，便一共乘昇降機，一直下去到下面的倉庫層。

他們走到這小間的門前，一踏進了門，斯密司便立刻認出這個死人的衣裳，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但那個死人的面部，已經不像人樣，所以他更無從根據，一時竟想不起來，他趁柯斯莫指揮下的兩個醫士正在檢驗的時候，便把這個情形說給柯斯莫聽。

「那麼，他不是亞克上的人？」柯斯莫問。

「決不是的！」斯密司回答，「這個死人看上去已死了好久，到現在纔發現，亞克上並沒有人失蹤過啊！」

一會兒，醫士檢視完畢，報告說，這個人死了大約已有二十多天，致死的原因，據表面的診斷，大概是腳氣病。

這時候，哈定法官提出意見說：「斯密司君的理由不充分，他不能夠斷定的說，這個人決不是

亞克上的人，因為面部我們已經認不出來了，同時醫士的表面診斷不十分可靠。所以照我個人意見，現在把他移到手術檯上去剖驗，或者可以得到更明瞭的斷論。這件案子應當澈底的查究一下，怕裏面還有複雜的背景。」

大家都認為很對，便叫船伙去拿一個擡床來把死人擡出去，兩個醫士也跟着一起走了。柯斯莫和哈定法官臨走又把這小間詳細搜查了一會。末了，他隨手拿了二罐食物出來。同時對管理員說，這小間裏的食物，一定要經過化驗，暫時不能夠供用。

解剖室離昇降機的門極近，所以這一羣人上來，一路上沒有碰到一個人。

死人擡進了門放在手術檯上，柯斯莫使用着低而沉着的聲調，對在場的幾個人——連醫士的助手們也在內——說：

「這件事在沒有得到最後正確的答案之前，你們都應當絕對保守秘密，切不可給外面的人知道。」

說着用指頭指指二個船伙，好像警告他們，如果洩露了要受罰的樣子。

這二個船伙和管理員現在都閒着沒事幹，柯斯莫就叫他們暫時離開，等需要的時候，再去傳

喚。

醫士的助手們動手把死人的衣服解除了，同時在他的口袋裏搜查了一會。這個死人身上帶的東西並不多，除了日常應用的東西，像時計鉛筆，錢袋，記事冊，小刀等外，值得注意的祇有一份日報。現在，他們把工作分成二組。醫士和助手們專門致力於生理上的檢驗。柯斯莫等三個人帶了搜出來的東西到，另外的一間裏去推求物證上的發見。

他們從這幾件東西上，知道並不是亞克上的人，經過一小時的研究，最後只知道他是一個紐約市上的經紀商人。但對於他怎樣的到亞克上來，和怎樣獨自一個人死在貯藏室裏，卻沒有一些線索可尋。那把小刀，事實上並不算小，上面附着許多應用的東西，像小剪刀，銼刀，開瓶蓋的，開罐頭的銷子等。從這刀上積着的許多油污看來，知道他曾經用了它，在小間裏開啓罐頭去維持他若干時日的生命。

那份日報是十一月十九日的「雷聲報」，從上面載着的一篇「亞克」公用參觀的記載上看來，那張報多少和他上船有些關係。後來斯密同記起這天是亞克公開參觀的末一天，他便供獻了這樣的一個意見：

「大概他就是這一天上亞克的，上來以後，卻沒有下去。」

「但是，他怎樣的會關閉在倉庫裏呢？」柯斯莫問，「那時候，一切食物等物還沒有搬進去呢！算他暫時躲匿在那小間裏，什麼搬食物進去的時候，會沒有給人發現？」

「這是最難解決的一點。」哈定遲疑着說：「但是，無論如何，他死在那小間裏是一件確實的事實。」

「也許他是在搬食物的一天混上來的——」柯斯莫接上去說，還沒有說完，斯密司忽然觸着靈機似的又進去說：

「有了，有了，我想着了。那天搬運食物的時候，我在旁照料。在無意中曾留心到有一搬夫穿的衣服，很覺不配，也搨了一箱東西，跟在別人後面，向倉庫裏進去。當時我覺得有些奇怪，但一會兒給旁的事情纏住便一直沒有去仔細研究過。方纔在下面瞧見他的衣服，我就認出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到現在我完全記起來了。這奇特的搬夫就是他。」

現在他們對於這個死人的來歷已經有些頭緒了。從公開參觀的末一天到搬運食物，中間祇隔一天，所以他到底是參觀時候留在亞克上後混進倉庫的呢，還是搬運食物的一天混上亞克的，

那是不得而知了。

這時候解剖室裏的陶德曼博士，已經工作完畢，便過來報告，剖驗結果證明這個人致死的原因確是腳氣病。他說：

「不過這個人在他生前已經患了長時間的腳氣病，這一點我可以斷言，因為這種疾病不是在短時期內能夠引起，同時決不是短時期內能夠致死的。這種毛病你們大概都知道普通是由食物中缺乏維他命乙而起的，並不是不治之症，但如果長時間失卻調養，不去治它，當然是會致命的。照剛纔的情形看來，他關進在這小間裏，維持他生命的食物，除了肉類以外，絕對沒有別種食品。肉類裏面是最缺乏維他命乙的，所以，這促了他速死以外，對他的生命並不能有積極的挽救。腳氣病能影響生理的部分很多，像循環器，消化器，神經系都要起種種變化：心悸亢進，食慾減退，多數致下肢浮腫，知覺癱瘓，並且膝蓋髓的反射減退，以後漸漸消失，以致步行困難。所以，他那樣的伸直了兩腳坐在那裏，是很符合病症的。後來當然腳氣上衝了，再加不少天不進食物，更支持不住，便慢慢的死在那裏了。」

陶德曼醫師報告完畢，全體都靜默着不做聲，好似在那裏替這不幸的死者祈禱。

一切明瞭以後，柯斯莫便傳管理員來，對他說那小間裏罐頭食物可以應用。這裏的一個屍體，自有人去料理，柯斯莫便收拾了一切東西。回到辦事室裏。他在無意之中，給那份報紙封面上的，紐約亞諾鞋店高跟皮鞋大減價的廣告吸動了，便隨手翻開來瞧着，幾個月前舊世界的遺痕，現在又一幕一幕的映到他的腦膜上，使他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迴想。

三三三 海底巴黎

柯斯莫正在辦公室裏坐着出神，檯上電話的鈴叮叮地響了，立刻打斷了他的思潮，他連忙取起聽筒來聽。電話裏面說着：

「亞姆斯講話，上面瞭望臺上打電話下來說，左舷遠處海面上有蠕動東西，越來越近，你快上來！」

柯斯莫站起身來，就開了門出去，一口氣跑到船橋上。不待亞姆斯船長說明，便架起望遠鏡向船橋窗外望去，這時候，那蠕動的東西，早已漸漸地顯明，原是露爾文的圓形背部。

「露爾文來了」二個人同時叫了出來。

柯斯莫仍舊望着，一面口裏問着：

「這裏是什麼地方？」

「四個鐘頭前觀測過，現在大概是在都羅塞城（Toulouse）東三十哩。」

現在，他們已能瞧出達波鄉身體的輪廓，他立着的姿勢還是同上次一樣那麼的優美。

「這次，無論如何，我一定要他上來，不允他再拒絕了。我要好好的認識他一番。」

柯斯莫對着亞姆斯說了，他急促的奔下船橋，命令船伙快快的裝置走梯。

這一次，達波鄉也無意謝絕柯斯莫的招待，駛到能夠聽見說話的地方，他便高聲說：

「蒙休凡塞爾，諸位先生，諸位太太，我謹向你們問候。今天你們肯准許我到你們亞克上來嗎？」

我有些極有趣的新聞來報告給你們聽。」

這時候亞克上每個找到站的地位的人，都深切地注意着露爾文的行動，他們沒有一個不想見一見那艇主的丰采，聽聽他說的話。裏面最起勁的是阿勃爾夫人桃樂賽，一對大而玲瓏的眼睛

緊緊的隨着達波鄉的一舉一動。

此外，還有一個起勁的人，就是英王理查特，他站在最前排，向着他的救命恩人揮着手。

「當然你可以上來！」柯斯莫竭誠地答着：「我們都很歡迎你，請你把你的同伴也一同帶上來。」

接着達波鄉鑽了下去，過了一會，又出現了，這時候，潛艇已經傍着大船自在地行着，船伙就幫着他，把潛艇繫在亞克船舷上，他便走上了走梯，他的同伴也在後面一個一個鑽了出來。一共是六個人（一個大概是留在艇上看守），同樣地穿着極整潔的陸軍制服，排齊了從走梯上上來，在上面望過去，是一個好看的 *Parade*。

「奇怪！」亞姆斯船長在柯斯莫耳邊竊竊地議論着：「倒是這幾個平日居在岸上的丘八，現在居然給他們逃了出來——而且還是在潛水艇裏逃出來的，真是不可思議。那些海軍和航海家不知在幹什麼鳥事？」

「他們漠視我的警告，所以遭了沒頂的命運。我警告過他們不知多少次，普通的船艇是沒有用的，但有誰相信我呢？達波鄉的辦法，倒也不差，他會造了這樣的一艘潛水艇。我卻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方法，否則，我倒可勸告民衆，隨處可以建造這種東西，以備小羣人用。但不知如何，我會想不到

這一點。不過，事實是這樣的，我需要帶這麼許多人，潛水艇無論怎樣是容納不下的。」

談話到這裏，客人已經踏上了亞克的甲板，談話也就中止了。柯斯莫過去感情迸發地緊緊的握住達波鄉的手問好。達波鄉回頭又把他的五個同伴介紹給他，柯斯莫便和他們寒暄了一陣。這邊達波鄉再去應答其餘人的問好，忙不了一個一個握手，一時鬧熱異常。

這裏面要算桃樂賽招呼得最週到。她運用她交際場中必修的法國語，來應酬這一批特殊的賓客，更顯出她的多才多能。「亞克」上當然也有十多個法國人，還有不少會講法語的別國人，但決沒有桃樂賽那樣講得圓活，這是交際花顯露她手段的機會啊！她瞧見達波鄉走近過來，便扭着苗條的身子，花枝招展似的迎將上來，一面把羊脂一樣晰白的纖手伸過去，一面很流利的用法語談話起來。在她的桃頰上開着花似的，她露着滿口編貝一樣的皓齒，開口的第一句便是：

「Bonjour, Monsieur de Beauchamps, Comment Vous Portez-vous?」

達波鄉被她這麼一股熱烈的表示，反爾弄得不好意思起來。他表面上仍舊頻頻的灣着身子，露出有禮貌的紳士的風度來，但暗地裏卻在想：在沒落的世界，會有這樣的一個可人兒留着，便覺得自身在千災萬劫裏逃出生命來，更其是值得了。

他們倆在初見之後，便已經像相熟的一樣，可是普通的客套話還未曾說完，那不知趣的英王理查特，卻從橫裏過來拉住了達波鄉的臂膊不放，絮絮叨叨地再三的又感謝他救命之恩起來，這樣把兩人正在織着綺麗的夢扯破了，甜蜜的談話就如此被他打斷了。

英王很感奮地謝了又謝，末了用雙手掩住了自己臉龐，斷斷續續地說：

「蒙休達波鄉，我感激你，永遠那麼的刻骨銘心深深地感激你。但是，啊——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我的兒女，唉假使我同他們一起死了，豈不更好？」

達波鄉沒法祇好盡力的勸慰他，柯斯莫也過來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便回頭對達波鄉說：

「蒙休達波鄉，請你們到大廳裏去，這裏不便談話。」

說着，自己在前一步一步的把他們引向大廳而去，許多甲板上的看客，也一齊跟了進來。柯斯莫把這幾個奇特地從海中躡起來的客人，請上了講臺，給他們排定了座位，便臨時宣佈開歡迎大會。

他致着歡迎詞說：

「這位達波鄉先生和他的同伴，運用他們的智力，逃出了這人類空前的浩劫。這種能力可以

證明他們是人類極優秀的份子，所以我可以斷定的說，對於建設新世界的巨大事業，他們一定能夠給我們重要的幫助。

「今天，承蒙他們惠然肯光臨我們的亞克，我們都引爲十二分的榮幸，同時表示十二分誠意的歡迎。現在我們請達波鄉先生來報告他有興趣的新聞，同時作一個全體的談話。」

在雷動的掌聲中，達波鄉站了起來，從容不迫地走到臺前，先又用優美的姿勢鞠了一躬，便開始用清曉的聲調向着特地備着的話筒裏說：「諸位先生女士，剛纔蒙柯斯莫先生的褒譽，鄙人覺得非常慚愧，實在不敢當。又承諸位這樣熱烈的歡迎，鄙人代表全體表示十分感謝。」

「我在第一次未曾碰到你們亞克之前，已經有到巴黎去的計劃，所以我把英王送上亞克以後，便立刻出發首途。現在我是剛遊完了海底巴黎回來。」

聽到這裏，大家顯出驚訝的神情，似乎有些不相信的樣子。

柯斯莫忽然從臺角的椅子上立起來，在另外的一只話筒上說：

「我們可否請蒙休達波鄉先告訴我們，怎樣的會給他又找到了亞克？」

那只話筒裏傳出來的回答是：

「那並不是難事，不過我不能說絕對的沒有偶然成分在裏面，因為我如何會知道，你們必定的會駛到法國上面來？但我想，如果你們要瞧瞧歐洲的情形，到底已變成怎樣了，你們也許會走這條路。還有一點，就是我時常要昇到水面上來眺望，同時確定我們的方位。因為亞克在水面上看過去是一點極大的黑影，所以在你們瞧見我們之前，我早已看到了你們。」

「不差，」柯斯莫接着說，「請蒙休達波鄉把他的遊記繼續講下去，我想一定不是平凡的。」
達波鄉這時候的語氣掉了傷感的調子。

「我為什麼不到別的地方去，偏偏要去瞧瞧巴黎呢？就是因為那裏是我的家，在露里瑞場（Champs Elysees）我自己還有一所房子，雖則它已埋在二十個海洋的下面，但人總是忘不了他的家。」

說到這裏，達波鄉停了一頓，就在這時候，柯斯莫很關切地直接的問他：

「你的家眷呢？在洪水裏失蹤了嗎？」

「我要感謝上帝，幸虧我沒有家眷，但是如果有的話，當然同我在一起，也不致有什麼意外，然而到究竟是多了一種牽累。我的同伴也像我一樣都沒有家眷。我們失了不少朋友，可是沒有一個近

系的親屬，我們根本都是很孤獨的人。

「剛纔我不是已經說過，我們離開了你們之後，便立刻出發到法蘭西——可憐的已淪沉在海底的法蘭西去。我很自信，我們決不會撞到障礙物上去的，因為露爾文上備着強有力的探海燈，此外，我並且知道洪水實際的高度，再加我又很熟悉我國的地形——在法國，陸軍中每個軍官都得讀熟本國的地形——所以我能夠算出，我們應該在怎樣深的深水裏駛行，纔可避免和山頂相撞的危！」

沒有講完全句話，在第二排座位上的一個物理學家突然起立，這樣說：

「這一定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我看來，你們決不能沉到極深的地方去在。水平線下幾百呎的地方，水的壓力已經是非常驚人的了，幾千呎下面更其不庸說了，所以我十分懷疑，達波鄉先生能夠這樣的自由自在到四千呎下的巴黎去，請達波鄉先生指教。」

「我們自有適應潛入深水的設備，這一點實在不成問題，你們記得那一年世界各國締結一個萬國公約，共同廢棄潛水艇深潛力的設備，但那時這種深潛力的實驗，在法國已經成功到怎樣的地步，恐怕你們不知道吧？我就是領導該項學理的研究的人中的一個。所以對於深潛力的研究，

我已經得到相當的成績。同時在建造蓋爾文的時候，各方面又經過我不少苦心的改善。

「但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設備，現在可用不到我來詳細的說明，祇要將它的原理說出來，諸位就能够知其一而知其二者了。怎樣的去抵抗這深水下面難能想像的壓力，造物早已指示給我們看了。他在創造深海洋的魚類的時候，已經計算出了一啓羅米突以上的深水下面的壓力，我就是研究這種魚類，給我發見了這個天地間的大祕密，知道怎樣的，可以貫穿理論上似乎以爲絕對不能去的深水，以及怎樣的，可以居留這樣深度的海洋裏。」

有許多教授點着頭，表示佩服，達波鄉眼睛溜過去看了一看那個剛纔發言的物理學家，見他低了頭默着，心中便覺得十分得意，他又聽見在側面的柯斯莫嘴裏吐出二聲輕低的自語：「難得，難得，」更形得意起來，臉上露着滿足的微笑，接着說下去：

「同時，我此次的成功，一部分不得不歸功於「鉢」，就是凡塞爾先生極聰明地選用來建造你們亞克的新金屬。它奇特的性質，在和你們不同的另一方面，確援助了我不少。哈哈！話越說越遠了，我應當回到正題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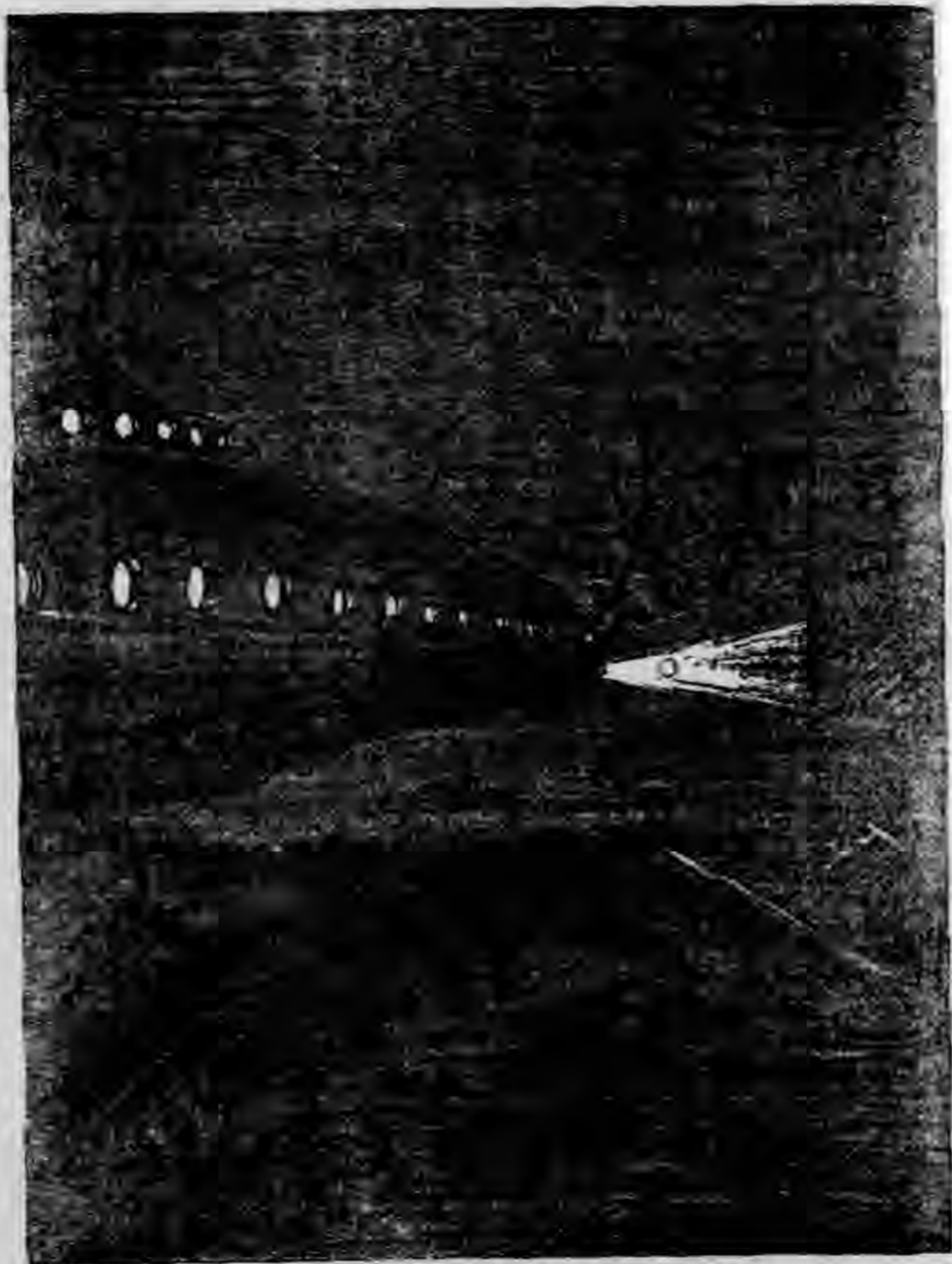
「我們是在羅亞爾河（Loire）河口的地方，越過從前法國的海岸線的。以後我們便時常昇

到水面上來觀測方位，因為已經駛在陸地上面，我們不得不謹慎一些。本來，只是要辨別路徑，我就是假助羅盤已經够了，但是那時候，天空既然開朗，要觀測日月星辰，已不是難事，那麼我何樂不為呢？這樣的比祇靠羅盤，在駕駛上當然更是妥當。

「在都爾 (Tours) 和勃羅哇 (Bordeaux) 兩塊地方，我都鑽了下去觀察過。在探海燈強烈的光芒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古代城堡的斷垣殘壁，一片不能認識的瓦礫。我們還見到人類眼睛從來不會看見過的深水洋裏的怪物，在那裏緩緩地游着。從燐光的器管裏，在水中發出一種奇異的幽光，向着四周交錯地亂射着，似乎在那裏好奇地觀賞這新海底新奇的景物。

「到了舊時奧爾倫斯 (Orléans) 的上面，我們就掉轉方嚮，一直向着巴黎 駛去。行近了巴黎 的近郊，我們便沉到極近水底的地方去，幾乎要觸到了那裏小山的頂巔。

「我的探海燈裝置得非常活動，可以向任何方面自由地照射。燈光極便利的向着海底射去，光芒透過水中，把一切海底的景象，毫無隱藏地揭開在我們的眼前，種種可怖的景情，已經超出了我的形容能力。有幾個景象，即使我能够描寫得出，但我也不同意說出口來。現在來說一個給你們聽吧，我實在不敢回憶起來。那是瞧見一具溺斃屍首的鬼臉，突然地在我們艙窗口外面出現，那樣



電光透過水中，把無數人類遭毀滅的慘狀，都顯現出來。

的近玻璃，好像可以摸得到似的。啊！真可怕啊！

「經過凡爾賽（Versailles）時，我們瞧見舊時的皇宮，無恙地存在着。過賽弗爾（Severin），見那個著名的大磁窯，尚有一部分不會坍塌。此外，從各方面看來，很顯然的，在大雨沒有傾倒之前，從海中倒灌進來漲上江河的海潮，已經破壞了不少建築。最後，我們進了巴黎。

「我們是從日嘴（Point du Jour）起沿着賽因河（Seine）走的，在上面，很明晰地看得見沿岸的堤壩，在我們腳下過去。到了三月場（Champ du Mars），險兒碰在那有名的鐵塔上，掉了頭我就旋向北行，去找譚里瑞場的舊中心區，就是我的房子所在的地方。我們又駛到了凱旋門上面，你們都記得的吧？這還是拿破崙時代建造的呢！

「望過去，沒有受到一些損傷，全部都仍舊是很完整的，就是說那些碩大無比古銅製的人物吧，也還在原地方沒有動過。我把探海燈橫着掃過去，想細細的端詳一下那些人物的面部。第一個照着的，就是東首正門上面的馬爾賽雷斯（Marseillaise）的一羣英雄的銅像。蒙休凡塞爾，你一定看見過那個銅像？」

達波鄉側過身來問柯斯莫。

「唔，已不少次數了，」柯斯莫答着，「那個象徵戰爭的女神，口中唱着『馬爾賽雷斯』（法國國歌）手裏握着一把利劍，橫掃着一羣兵士的腦袋，戰狂的昂奮，畢露在眉宇間，將殘暴的心理刻畫得無以復加，真是一件人類手中做出來的最可怕的東西。」

「但是，總沒有我們當時目擊的另外的一件東西那樣可怕！」達波鄉跟着柯斯莫的語氣接下去說。「那是一條巨大繸形的怪物，蟠踞在拱門的上部，把它的頭擱在就是剛纔你說的銅像的上面。身體扁而微紅，至少有一個米突闊，看去大約有三十米突長，邊緣上長着浮動的淡紅色的綫邊，一逗一逗地在那裏起伏着，一種令人憎厭的醜態，我們見了，簡直使我們打啞起來。」

「最使人駭怕的是那個頭，它的形狀，決不是一個普通人能够想像得到的，祇有發癲的狂人，纔會想出這樣的怪形來。兩只大而圓突的眼睛，外周環繞着燐光的器官，發出一種淡綠色的幽光，在水裏透耀着，一股陰森的氣味直壓着我的頸背。」

「我們不願再望着它，便把探海燈旋轉了，照射到別的地方去，可是這條怪物忽然旋過頭來，用可怖的目光釘着直視我們。當時困了探海燈強烈的光芒移開了，燐光的明度自然加強了許多，所以望過去更其害怕起來。那時候我們都嚇呆了，本來我們可以立刻離開它的視線，可是，竟然呆

如木雞，連這些兒念頭都轉不到。」

「我初以爲這麼大的生物，不能夠生存在海洋的深水裏！」柯斯莫又入說。

「我知道的，很多人以爲深淵的生物，大概是小的，但這不過是，從他們所見的一部分深淵生物裏得來的一種推想罷了。推想總究是推想，他們不知道實情到底是怎樣的。從曳網中帶到水面上來極有限的小的生物身上，怎樣能夠奢望得到，揭開海洋深處裏面的祕密呢？這樣巨大可怕的怪物，永遠是不會給人們，如此簡易地捕到的。這是我們真的親眼目睹過的——看見它蠕躡在沉於海底的美麗巴黎——同時我也知道它是什麼東西，它是寄居在從前人跡沒有到過的大西洋深水裏面的怪物。」

全體聽得出神的聽衆，聽到這裏，都毛髮悚然寒怯起來。有幾個膽小的女人，竟然「啊——」的驚叫起來，不願再聽下去，便溜出了大廳，逃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達波鄉見了這種現象，接着說：「我自己覺得了，我把海底的情景描寫得太忠實了，把恐怖的色彩畫得太濃厚了。但是，在這世界華麗的都市裏，還有不少其他深淵的生物蠕躡着呢！想想，一切的美，一切藝術的傑作，一切值得驕傲的建築——一代繁華的都會，落得個留給這種可怕的深海動物做了窠窟。」

柯斯莫見達波鄉身子已支持不住情感的奔放，便命令一個船員，搬了一把椅子過來，給他坐下，同時又給他放低了話筒。

達波鄉在傷感地講着的時候，他的臉部在那裏痙攣地弛張着，這種不平常的表情，已經足夠使聽衆相信，他說的都是確實的事實，決不會有半句捏造的話。

三四 我們到那裏去死

這時候全場又陷在靜默中了，達波鄉兩肘擱在椅子手靠上，哀傷地沉默着，兩只眼睛失去了固有的活潑，向下望着地板。後來柯斯莫打破了沉寂，向他發問：

「你找到了你的家沒有？」

「找到的，」達波鄉坐在椅子裏重新講下去。「我移動了探海燈照下去，注視着破碎的窗門，想透過水體窺出黑暗內部的情形，結果是一無所見。屋頂是已經毀的了，但壁垣卻還完整。

「我回憶到當我有家眷的時候，在那裏我度過許多年幸福的歲月，當時巴黎是世界的樂園，

在現在迴想起來，真是不堪回首。我所要見的舊時家屋，既然已經見到了，再加又沒有旁的東西值得我去看一下，所以我們沒有再事留戀的必要，就在這沉淪在海底的城市中上昇，透出有陽光的水面來。

「我還要告訴你們一些關於巴黎城中的大紀念建築物的情形，」他在停了一頓之後，繼續說：「昭忠祠（Parthéon）仍舊屹立着在山上，不過屋頂是已經陷了下去。聖母院（Notre Dame）是已經毀坍的了，可是鐘樓卻還巍然獨存着。羅弗爾舊皇宮（Louvre），我們經過斷頂殘垣望過去，看見許多從前我們以為珍貴的東西，在裏面水中激盪着——唉！我沒有勇氣再說下去了。我初以為談談這種事情，是一種安慰，但卻得到相反的結果，現在反爾使我悵觸前懷，想起從前巴黎的黃金時代。」

「在你離開了巴黎以後，有沒有再到別的地方去過？」柯斯莫問。

「沒——有，我那裏再有心思去探看別處的海底呢？就是巡迴了一次巴黎，也已經够受了。不過，我並不後悔這一次去。不管她是已經躺在水的墳墓中，我一定要見一見我美麗的都會，否則我總是不會滿足的，現在我可死而無憾了。我愛她生，我見她死，現在她已經是完的了。蒙休凡塞爾，世

界還有什麼變化？」他的態度突然變化，用肘靠着椅子手靠的姿勢，現在換作手握著靠檔，他側着身子向着柯斯莫問着，「你所預言的一切，現在都已經先後證實了，也許你知道的，不僅於此。我們到那裏去死？」

「我們不會死，」柯斯莫站起身來有力地說，「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性命安心地托付給亞克和你的露爾文好了！」

「那有什麼用處呢？」達波鄉沮喪地追問着，「漂泊在這掩住滅亡的世界的波浪上面，有什麼快樂可言？極暫的苟延這樣不絕如縷的生命，是否值得我們努力去求？」

「當然不會死的，」柯斯莫用更強的語勢，「我們並且還可以救起幾瀕滅絕的人種，瓜陵縣，使人類永遠地做地球的主人翁。我在抉擇亞克上的伴侶時所定的標準，完全是從這一點上面着想的。所以，我們不單可以救起垂絕的人類，還要把未來人類的文明水準提高。以前不能實施的優生學上的法則，現在都已經可以一一應用了。蒙休達波鄉，你已顯出你的能力，證明你就是重建世界所需要的籽種。」

「但是，到什麼地方去重建世界呢？」達波鄉半斜着腦袋苦笑地問，「現在，除了山巔以外，水

面上已經沒有其他的東西了。」

「這些山巔還是要被淹沒的。」柯斯莫說。

「你意說洪水還沒有到應有的高度麼？」

「當然還沒有，現在地球是正在星雲外層裏的空隙間，再過幾時，就要行進核心了，到那時候，我們將遭遇的，比第一次更要厲害幾倍。」

「那麼，你剛纔說的，還要救起人類的滅亡，更何從談起？」達波鄉又是一個苦笑。

「我自自通盤的計劃。」柯斯莫很有把握似的這樣回答，「遲早總會成功的。」

「但你怎樣的去實行呢？你的根據地在那裏呢？」

「在不久的將來，陸地必定會重出水面。」

這時候，坐在第一排最右的阿勃爾教授慢慢的立了起來，加入他的話：

「這又回到我們以前的談話了。據我看來，這是不可能的。在地球的全面給海洋淹沒了以後，海水決不會倏然地退完，或者說海平線在忽然之間低去了一大段，那種事是決不會有的。如果是經過水蒸氣的形態，把海水蒸發到太空中去，那麼要這樣的減低海平線，就是僅僅幾呎，也要經過

相當地質學上的年齡。」

「不對。」柯斯莫斷然地否決他的論調，「我早已證明這個觀念是錯的。在這高出舊海平線六英哩的海洋巨大壓力之下，海水無疑地要極速的從地殼的裂罅中滲進地層裏面去，如此在幾年以內——至多不會過五年——海平線在質量上一定會減低的。這樣的減低就給了我們一個立足地。我確信，現在，在我們周圍的水，因了這個原因，已經在那裏漸漸地降低了。」

「不但如此，我們還可期待其他奇異而意外的結果。在我最初的計算中，我已經把它通盤研究過。經過這樣大量的海水滲入地殼裏層之後，地面一定是要產生極大的地質上的隆起，從前的陸地，是經過地層裏面的壓力，出現於舊海平線上的，將來的陸地也就是在同樣的情形之下重出新的海平線。」

在場的科學家都感到極大興趣似的，低着頭傾耳聽着，但有幾個在那裏懷疑地頻頻的搖着頭。

「諸位一定都知道，」柯斯莫繼續專對着這些科學家說，「科學已經證明，大陸和高大的山脈是浮漂着的，很像鐵滓浮在熔爐上面一樣。地殼的密度，在大陸和山脈的下面，比在舊海床下面

要稀疏得多。尤其是在喜馬拉雅山脈一帶，這一個學說獲得了有力的證據。

「這個喜馬拉雅山脈，也許就是許多隆起地中最近代發生的一個，所以，那裏便成了地球最高陸地所在的地方。我預期着，這塊最近代隆起的陸地，將來要更高得厲害。現在我要到亞細亞大陸去，不祇是因為那裏是現在地球上最高的陸地，實際上是爲了這個原因。」

「那麼，慕賽斯教授也起立參加他的意見：「你所說的隆起，當然要使固有的地面的形勢，起了極大的革命，如果新的陸地真的會伸出水面，也許會在冷不妨的地方出現。」

「那可決不會有的，」柯斯莫回答道，「地球固有的地形，是一定不變的，在最初的時候已經固定好了。亞洲直到現在是地球上最高的最大的一塊陸地，在將來，仍舊繼續的是最高最大的陸地。請諸位相信我，就是在那裏，我們將重播人類的種子。」

「如果這種隆起地一旦發生了，會不會引起火山力驚人的爆發，以致將這種重現水面的陸地，擾得不能夠居留人跡？」瓊思教授接着慕賽斯站起來問。

「那是無疑的，到那時候，地層裏面任何形式的力量，都要大大的加大起來——你們不記得，最近當海水突然捲上大陸邊線的時候，世界全部的火山都爆發了——但是這種地層裏面力量

的向外揮發，主要的結果，還是推高了某部份的陸地。強烈的火山爆發是免不掉的，這是沒有疑問的，可是並不能阻止我們去佔據廣大的沒有受到應響的區域啊！」

這時候是科學家活動得最起勁的一段時間，一個下去，一個起來，忙着和柯斯莫討論，他們忘記了自身以外，還有許多不甚瞭解科學的人呢！

柯斯莫答覆瓊思教授的話說完了，維爾夫利達亞推爾斯東爵士也高聲地附和着：

「在這種新的陸地上，我將從無遮蓋的地殼上的礦物裏，採取製造真人的原形質，創造新生命，使人類的的生活進化到化學胚胎時代，在地球上開一個新紀元，於是人類變成了造物主。」

「喂，英國爵士也該給我一些發言的餘地啊！」這句話差不多已是哥斯太蓋推利亞達的口頭禪，他聽亞推爾斯東說得這樣的得意，便把他高大的個子立了起來，兩只手在空中激動地揮着。「呸！創造他媽的牢什子！把物質原子中的力量解放出來，將要使新人類成功做一位新上帝的是我。」

這一個爭論引得哄堂大笑，柯斯莫連忙把他的兩個科學思想家勸息了，將他的學說又提出來討論了多時。

最後，達波鄉從坐椅裏立起來，聳了聳肩膀，回復到他原來美翻的風度，高聲地呼着：

「Très Bien, Vive la Monde de Versail (好極了！凡塞爾的世界萬歲)我謹向未來的夏娃慶賀」

二五 一段羅曼史

柯斯莫的「陸地重出水面」學說，差不多做了亞克上學者們同他辯論的焦點。他這個學說，又是同他的「含水星雲」學說一樣，稍稍肯加思索的人，都不肯給與盲目的擁護，多數的科學家認為是不能成立的，但同時未始沒有少數人信從他，不過他們信從的出發點並不是科學。他們抱着在洪水來前同樣的見地，以為也許會有這麼一回事會發生，何況柯斯莫的智力已經有了一次試驗，這批人在參加討論的時候，常常勸別人相信柯斯莫的學說，他們用的話都是感情的，主觀的，並且常要犯邏輯上的錯誤，假使碰到有人和他們辯論，在理窮的時候，他們老是搗出他們最後的武器來：

「如果你們當時不相信柯斯莫的「含水星雲」學說，我問你們，現在還能夠活着嗎？那一個學說在沒有證實之前，也不是被世人目爲背悖一切科學上已知的定律嗎？」

這樣的幾句話，它的效力確是非常之大，能够把一大串的辯論結束起來，使大家不敢再辯答，於是就被默認了算一個暫時的結論。

這許多科學家裏面，最有趣的是阿勃爾教授。他並不是怎樣的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但以前在卡尼其學院中，確實有相當的行政上的地位。他相信柯斯莫的學說是盲目的。

他既不肯緘默着，做一個平凡的人，在會場上偏要頻頻的發表他的高見，徵諸以往的事實，就可知道他的爲人是好出風頭。但是，他發表的話，每次總是無關緊要，而且極其幼稚可笑。他自己當然一些也不覺得難爲情，每一次開會，他必出席，最忙於起立，揮發宏論的，也是他。但這並不是絕對討厭的，有一點值得稱頌的地方，便是會場卻因此頓形熱鬧起來。

本來，他上亞克的資格，不過是替柯斯莫在潑潑特支配下的卡尼其學院中出了一口氣，給他當了一名熱心的宣傳員，充其量，他也只能列在第二流的人物中。但是，他卻很自大的，要擠在幾個很有地位的科學家裏面談話，表示他的學問淵博，所以，雖在散會以後，他也跟着他們在一起。

這樣，他便疎遠了他的嬌妻——桃樂賽，同時給了那亞克上唯一一朵由舊世界剩下來之交際花，一個可以廣為交結朋友的好機會。

除了高談學理不近人情的冬烘老頭，男子的本性是需要交際花的。這種要求不因他們是在亞克上而減退，所以無可怪異，在舊世界上，實在有她們這種人物存在的理由。柯斯莫在選擇他的族員的時候，認為這種人物是無用的，這是因為他對人情世故，很少接觸機會的原故。其實在人與人之間，卻由這種人物的牽繫，能夠得到更密切的關係。

桃樂賽常在男性中間周旋着，她的嬌小輕盈的體態，娉婷婀娜的風姿，不知顛倒了多少男子，壓壓像出谷黃鸝一樣的嬌聲，從她的櫻唇裏流出來，使每個同她接近的人感到非常可愛，大家也就此多敘談，更加親暱起來。但是，這樣的人，能否把她的交際，祇限於普通友誼的範圍之內，是極難作一句肯定的答覆，風流豔史的發生是在意想中的。

作者不欲使讀者覺到，他會突然的提出，桃樂賽居然做了一段不可避免的羅曼史的主角，所以把事前的經過先說明一下。

她和那個法國陸軍上尉達波鄉，一次見面，二次見面，早已種下了情苗。後來，由內心的慕戀，漸

漸踏入了公開談愛的時期。這段艷史的開始是在達波鄉上亞克後的第一個星期內。他倆談話用的是法語，亞克上有聽講法語的能力的人，照總數說起來，是占極小的部分，並且這些會聽講的人多數又是不管閒事的學者，這方面，達波鄉爲什麼緣故，要避開和他昔日的同伴居在一起（有幾個當然是留在潛艇上）他的用意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不論他倆講什麼，我肉麻的話，極少有人聽得出來。他們時常聽到達波鄉叫着桃樂賽：

[Ma Mignonne]

但不知道是作什麼解釋。

這時候，夜裏有皎潔的月亮，照在甲板上，映出一片清澈的銀光。每夜就是在這銀光裏，有兩個人影在甲板上拖着，竊竊的細語，隔着一陣歡笑，流過在靜寂的夜空裏，和着下面浪花撥着船舢的碎響，自成一種能撥動人們心弦的音樂。

這一對熱戀的人兒正打得火一般熱！這樣的如漆如膠，實在羨煞妬煞一班在通路口探望的獨身漢。

這一個消息已經不脛而走，大家都當做談笑的資料，這般的起勁，他們竟然忘記了，他們是在

億兆同類的水墓上面跳舞啊！後來，除了阿勃爾教授和一班不懂女人的學者們以外，連柯斯莫也微有所聞。不過戀愛是個人的自由，他們雖上了亞克，但這一個自由權到底未曾被剝奪呢！最惱人的問題，就是桃樂賽已經是羅敷有夫的人了，所以一般人很替他倆擔心。

一天，是薄暮黃昏的時分，剛巧戲劇團排演新腳本，提早在下午舉行，而還沒有散場，除了有職守的，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在大廳裏觀劇。達波鄉和桃樂賽二個人，放棄了新戲劇不去看，寧願躲在僻遠的甲板盡頭裏，喁喁地談着他們的情話，他們是坐在一把雙人椅中，兩個頭碰着在一起，桃樂賽的鬚髮磨着達波鄉的耳朵。

這時候，亞姆斯船長碰巧從大廳中出來，要經由這裏走到那邊上船橋的門去。他在鋪着繩毯的甲板上蹣跚着，雖沒有十分高的皮鞋腳聲，但在暮靄中望去，總還能夠瞧得出一個人在那裏過來，可是情火正在燃燒的達波鄉和桃樂賽，卻一些兒也沒有覺得。

亞姆斯一步一步的踱過去，他起初以為是意大利美術家彭加一對新婚的夫婦。他想：那有什麼希罕，值得怎樣的大驚小怪，在從前當船主的時候，這種新婚夫婦在蜜月旅行中，當了人做出過火的舉動，真是司空見慣的，他簡直當它一件普通的事情看待，所以他這樣的大膽地走過去，一些

也不把它放在心上。

那裏知道，走近了，纔發覺是達波鄉和甘布所垂涎的桃樂賽。他在喉嚨底裏哼了一聲：

「原來是那個小娘子和老鄉。」

但是，這個老獨身漢窘了，他忽忽地加緊了腳步過去，裝作沒有看見的樣子。

緊急的腳步聲，卻使達波鄉把正在吻她嘴唇的頭縮了回來，回身只聽得嘖的一聲門響，已經不見人影了，達波鄉疑心是有人故意搗亂，便高聲叫了出來：

「是那一個？是那一個冒失鬼？」

亞姆斯在門裏聽得十分難過，一口氣跑上了船橋，看見柯斯莫正在轉什麼重要的念頭似的，但他不顧一切打斷他的思潮說：

「柯斯莫，達波鄉的艷福真是不淺。我枉做了一世人，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機會！」說時，他的語調似乎有些嫉妬的樣子。

「你意指達波鄉和阿勃爾夫人戀愛是嗎？」

柯斯莫露着微笑說。

「我看見他倆剛正在——」他說了半句。

「但是，這不是我們的事情啊！」

「誰叫你去干涉他倆——」他的話又斷了，沒有說完全句，但遲了一回又說：

「不過，給阿勃爾知道了，當心醋缸鬧翻。」

這樣的沒有人去干預他們的戀愛，大概可以進行得十分順利吧？

二二六 在哥洛拉圖圖存的人類

卻說潑潑特教授等一行人，在飛機船中望見，在斷崖上立着三個人，在那裏向着他們招着手呼喊着，他們便立刻想法子把船身挨近陸去。恰巧那裏有一塊四面都是深水便於上陸的巖石，所以他們並不會經過多大的困難，就在這裏傍了岸。

山上的三個人已經疾飛一般奔下山來，預備援助他們上岸，但在臉部或舉動上處處顯露着極度驚訝的神情，好像不能瞭解這批人怎樣的會在這裏出現似的。

「你是那裏來的？」其中的一個一手把潑潑特拖上了岸，一邊懷疑地問着，「恐怕你就是柯斯莫凡塞爾，那裏就是你的亞克吧？」

「不是，我是潑潑特教授，這位先生就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總統？」

「真的！」潑潑特加重一句說，「這位確是總統，我們是從華盛頓逃出來的。請你們先援助這些太太們上岸好嗎？」

「好好，但是你們到底是怎樣來的？我不相信你們能够在那隻東西中，橫渡這麼遼闊的大陸！」

「真的，我們就是在那艘艇中航來的。」山姆遜總統插嘴說，「我們是在兩個星期前，從亞爾帕堅山出發的。」

「那麼，一定是真的了！」這個人喃喃地說，除了這個高山脈以外，未見他們能够從旁的地方來，我想整個的大陸已經是在水下的了。」

「是的呀！」潑潑特教授說，「我知道哥洛拉圖是唯一最高的尙留在水面上的陸地，所以我們向這邊航來。」

末了，全體的老幼都到了斷崖上，感到他們腳下踏着的重，是固實的陸地，沒有一個人的心上，不感到異常的欣歡，但是，擺在他們眼前的，卻是一片荒涼。地面給傾倒的雨水，已經沖洗得乾乾淨淨，憑空產生了許多溝壑，植物除了在窪地中的——現在已經給新成的湖沼掩沒了——此外都已給猛烈的雨勢剝盡無遺。這種湖沼，有幾個在大雨停止以後，裏面的積水開始順着低處流到外邊的海裏去，所以已經逐漸的乾涸了。

他們略為休息了一會，便開始向這三個人探問，他們有沒有蔽身的地方，其餘的居民都已怎樣了。

「我們也曾給大雨掃到海裏去過，」剛纔第一個的發言人回答說，「他媽的，柯斯莫對這個他希望的洪水，自己倒準備得舒舒齊齊，害了我們吃那種苦頭。哦，你們不是問我們有蔽身的地方嗎？有是有的，是我們三個人架的一個木棚，造得十分簡陋，假使再來一次這樣的傾倒，那是一分鐘也抵禦不住的了。」

「在這一帶地方，祇剩你們三個人了嗎？」總統問。

「可不是麼？就是我們這麼三個人。在這一帶地方，本來有三四百人口，現在還沒有百分之一

活着呢！」

「他們都怎樣了？」

「都給暴雨掃下海去了！」那個人裝着說明的手勢答說着。

「那麼，你門三個人是怎樣逃出來的呢？」潑潑特問。

「我們是爬進了比較高的巖石中間躲着的。」

「你們怎樣設法活命呢——你們用什麼東西充饑呢？」

「我們吃的並不多——實際上，我們沒有這麼些時間去想吃。我們有一個人是專管吃的，時間到了，他便把一切都預備好了，我們胡亂的就吃了一些。不過是等死罷了。在天空開朗之後，我纔覺得還有生的希望，便開始在山上奮鬪圖存。日間，在地上掘取一些可以果腹的東西，夜間，便睡在棚裏。我們有一枝槍，還有一些彈藥，有一天，竟給我打殺了一只正在想逃命的野獸。」

「這樣，據你看來，在這裏附近已經沒有人類還生存着了？」

「天已好了不少天，但我們從來不見一個人影，我想，一定已沒有一個還活着了。但在泊克峯的附庸小山上，或者那邊附近的地方，或許還有幾個活着也說不定，因為在那裏，人民有更多的機

會，可以爬進巖石中間去，躲避那種要人性命的暴風雨。我們本來是已經決定了出發，去找尋這種人，正在要動身的當兒，忽然瞥見了你，我們便大家說暫緩出發，倒要瞧瞧你到底是誰。」

「你們爲什麼不早一些出發呢？我倒覺得奇怪起來。」

「辦不到呀！山側上有極大的急流，一直不停的往下傾瀉着，毫不留情地阻擋了我們的去路。那還是昨天晚上纔停的呢！」

「這樣看來，這裏是不能久留的。」潑潑特向着總統說，「我們必需偕同這三個人向高峯進發？現在將尚留在船中的糧食，衣服和重要的用具搬了出來，吃飽了一頓，便丟了飛機，帶了這一切東西出發吧！」

這三個人也被邀入，一同享受這次顛沛中的辟克匿克，這三個餓荒了的人們，便放開了肚子，狼吞虎咽地開始大嚼，一付饕餮的吃相，簡直使他們的東道主着急起來。如果當時他們無需那樣多多益善地，備着爲將來的需要，他們見了這一付餓狼似的吃相，一定會好笑起來。

一頓大嚼完畢，一行人就動身起程，向着泊克峯的方向走去。這三個新交的朋友，相幫他們揹着食糧衣着應用的物件等，一路上領着頭走在前面。沿途經過幾處小村落，都是廬舍成墟，滿目淒

涼，已經是不成世界的了。七顛八倒，盡是毀坍的房屋，田莊，填滿毀屋殘磚的地窖，一片瓦礫場，令人觸目傷心。

田舍的農具狼藉滿地，半埋在在急流沖繞的泥土裏。途中他們經過一座很大的村莊，在瓦礫中，給他們發現了一所石建的教堂，還有幾間外殼極大的石屋子，牆壁似乎一些也沒有損毀，屹立着在那裏，不過屋頂門窗等，都已經是擊毀的擊毀了，或者是已給大風括得不知去向了。

這裏的地勢是凹陷下去的，這幾間石屋，顯然是曾經給急湧的山水淹沒過的。在好幾處地方，淒慘的情景，極自然地映入他們的眼簾，他們不願意看，便連忙把頭別開了，過了以後，又百般的設法把它忘掉。

因為帶着婦女和小孩們，他們的進展比尋常要略為緩慢一些。行了不多路，一條急流的水道橫阻在他們的前面。經過極大的困難，終於給他們越了過去。據他們的同伴說，這就是阻住他們不能夠到泊克峯去的急流。

急流在這裏已經沖成了一條有百餘呎深的鴻溝，兩旁崎嶇險巖的崖岸，七高八低，非常的不容易爬。他們往上爬了一步，又走下了一步，高了一程，又降了一大段路。在這裏，他們的三個新朋友

因熟悉當地地形的緣故，再加以有熟練的爬山技能，所以在許多地方，無形之中援助了他們不少。有幾處，他們得抱着或馱着婦女和小孩們，涉過不很深的水溝。

在夜幕下垂之前，他們趕到了一座巖石的高峯下面，便決定在那裏過夜。在巖石間，找到不少從山側上掃下來嵌在石縫中的樹枝，他們便搜集了攏來，設法生了火，先把濕透的衣服烤乾了，再裹了些東西果了腹，仍留着一團薰薰的火過夜，以便供給一些兒溫熱，因為太陽暮落，空氣已經轉冷了。

當其餘人躺倒在冷硬的石上，已經呼呼地入睡了好久，總統和潑潑特還是坐着，在那裏烤火，一面添加着燃柴，一面在討論着今後圖生的計劃。

「我想在這裏山中，說不定我們會找到很多還活着的人民。」潑潑特說，哥洛拉圖高原在四千呎高度以下的地方，已經甚麼都沒有了，就是在五千呎以下，也不見得有許多東西剩着。高原中的大公園大概都已變成了湖沼，但遲早也同我們四周的陸地一樣，就要乾涸的。

「那些躲在巖石中間沒有死的人，現在都要下山到平地上來，覓尋他們的故居。祇消他們所保存的食糧中，有植物或穀類一類東西，經過相當的時日，他們一定會開始墾殖起來。」

「可是沒有土壤什麼辦呢？」總統聳着肩胛，他憶起他們一路上來，目睹的盡是巖石的石田，「已經給水沖得一些也沒有剩了。」

「不，並沒有完全給水沖光，」潑潑特回答道，「在尚積着水的低地中，還有不少剩着呢！」

「不過現在已是將近隆冬的季候了。」

「按日曆推算是對的，但是實際的溫度，還不是暑夏的氣候嗎？這樣的氣候已經繼續了好幾個月了。雖然我不能說出它的原因，但我想，大概是受星雲的應響吧。所以播種種殖，無論如何是可能的。」

「大氣已全部昇上了四千呎，所以這裏的氣壓，實際上是同在舊海平線上的一樣。如果我們能夠找到農民，使他們安心樂業，我們一定可以領導恢復土地肥沃的工作，同時重新建設我們的家。」

「假使洪水再來呢？」

「不像會再來了！」

「那麼，」總統接着說，雙手拱托着臉腮，傷心地望着跳動的火焰，火光反映到他的臉上，在紅

光中顯出滿臉的戚容，「一個廣大富饒人口衆多的國家，現在所剩的人民，就祇這麼幾個了。唉！要在這塊僅僅剩餘的土地上，建起一個新的祖國，多麼的傷心啊！」

「不祇這裏一塊土地呢！」潑潑特教授說，「至少美利堅四分之一的土地尙在海平線上！我們的國家是還有希望的呢！記着，這一帶區域的氣候，現在都得改變了，因為氣壓計的同壓線已經提高了，三十英吋氣壓線現在已碰到了哥洛拉圖高原的邊緣，或許雨量以及一切墾殖上的情形也都因此將有相當的變化。」

「真的嗎？」總統嘆了一口氣，「可是我不能夠——不能夠忘記那已死去的億兆的——億兆的人民。」

「我沒有叫你忘記他們，我沒有叫你不要想他們，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一定要顧護那些尙活着的幾個，把我們的頭腦，徐徐的轉了過來，去向着『未來』着想。」潑潑特婉轉地說着。

「亞培爾，你的話不錯，死的是完的了，我對你的信任心，本來已有些搖動，但是現在我又聽你的話了。」總統緊握着潑潑特的手。

這樣的談着，直至深夜，他們倆纔在其餘的人一起，倒下和衣入夢。

三七 未雨綢繆

下一天清早，東方纔現出魚肚白色，他們已經起身，飽餐了一頓以後，便起程再進。現在走的山路已是逐漸的昇高上去，所以一路進行得更慢。在路上，他們瞧見幾個巨大的巖石，從上面滾下來，轟然一聲，墮在下面山峽裏。聲勢的凶猛，使幾個不會碰見過的人駭得叫喊起來。

「假使逃難的人，要碰到這種東西，你叫他們用怎樣的方法逃到山上去？」

總統在驚魂安定後懷疑地問潑潑特。

「在海水高漲，同時發生地震的當兒，不固黏在地面的巖石，很容易給劇烈的動作震下，那時人民在下面逃難，當然是極危險的，但無論如何，這種巖石像水一樣，也是要找山峽和低凹的地方滾去，所以他們只要揀較高的山脊上跑，比較的可以安全一些。因此我推想到，他們的遭遇雖是凶險，但至少有一部份人逃出的。」

日中，這羣人坐在一處高聳的山峯半腰裏進餐。從那裏，他們可以望到已遺在後面遼遠地方

的奇海。向北遙矚，可以眺到泊克峯的峻峭巍峨的南屏。在西面，竟有一縷炊煙，在那裏裊裊上昇，透過峻峭的山脊，映入了他們的眼簾。他們頓時不約而同的歡呼起來：

「山頭那邊還有人活着！」

他們忽忽的吃完了午餐，就急促地一個一個向山脊上爬去。到了上面，向下望去，看見在一條闊而淺的溝中，大約有二十間簡單搭造的木棚，中間有一堆大的火在燃燒着，還有五六個穿着淡紅色襯衫的男人，在那裏忙碌地往來奔走，看過去，很明顯的是在預備不祇十個八個人的午膳。

潑潑特的新朋友三個人裏面的一個，看清了其中有一個是他認識的，便狂喜地拉開了喉嚨叫喊那個人的名字，接着就有許多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從木棚中奔出來，往上張望，於是他們便載欣載奔，一路上揮着手跑下了山，到這個臨時村莊來。

他們受到村民無上的招待，賓主間備極歡洽，相互地慶幸着這次必死中的更生。

這批人都是附近低地上的農民，他們得知了他們眼前所宴饗的，就是他們的總統，一個一個不覺都呆住了。

雙方都把自己逃難的經過講給對方聽，賺了不少同病相憐的眼淚。這批人說：

在大雨開始的時候，已經可以想像得到，他們的田舍，必難倖免給山上傾瀉下來而來不及下流的水，淹沒起來，所以他們便儘量的帶了食糧，在窒息不能自由呼吸的傾盆大雨裏，掙扎到這個山脊上——下面側凹的山腰，就是現在搭棚的地方。

同時出發的人，能夠安全地到達那裏的不及半數。他們找到了一個大的山洞，便一同的躲避在裏面。在驚魂甫定之後，點了一下，纔知道一共祇有三十二個人。那個山洞是面麓開着的，裏面的地勢微微的有些向上斜去，所以雨水雖像海浪一樣，在洞口湧過，可是沒有侵到他們洞裏面來。在那裏，他們很節省地吃着隨身帶來的糧食，沒晝沒夜的蹲着，一籌莫展，聽天由命地度過了十天。那時候，糧食已經漸漸的感到匱乏，無形之中起了恐慌，幸而大雨就在那時停止，天空也豁然開朗，於是，慣於戶外工作和狩獵的人，都出洞去設法供給這一小羣好像漂流在荒海孤島上的人。

他們設法獵得了幾只走獸，覓到了數具剛死了不久的獸屍，總算暫時解決了食的問題。後來山間的積水漸漸的退了，他們就下了山，跑到低地上去，抱着希望，想在他們故居的荒跡中，找到些食物，畢竟在地窖裏，給他們發現了不少儲藏着沒有毀壞的糧食，他們同時又收集了不少搭棚用的材料，重新回到山上，在總統等一行人碰見他們的當兒，他們正預備全體再下山，到他們祖屋的

舊場址上去重建家舍。

這一批人是總統等在泊克峯山脈的東坡上，沿途碰到的許多批人中間的第一批。即在哥洛拉圖溫泉一地，他們碰到的已經不下數百人，因為那裏地勢很高，還有不少房子未曾被大雨沖坍。不少人民知道了他們的總統也逃到哥洛拉圖來了，便都從各地來歸。這許多還生存着的人，多數是避在山洞裏的，有的是躲在東面北面的巖石下面的，還有不少，據他們自己說，是逃避在神園（Garden of Gods）裏面的。

統計所示尚活着的人數，大約在千人左右，潑潑特推測的話，現在已經證實了。

他處處顯出，他是一個極能幹的人。希有的組織智能，非常被人推崇。他勘踏了鄰近的鄉地，鼓勵人民安心地從事修葺被風雨毀壞的房屋，和其他必需的用具。同時，又給他們找到了，幾頭沒有給洪水淹斃本能地躲在山坳裏的牛馬。在不曾倒塌的房屋裏，又給他們發見了許多食糧，衣着，以及日常需要的用具。果然不出潑潑特的預期，地面上的土壤，並沒有完全給水沖去，所以他便勸教附近的居民，從速下種容易茁長的蔬植。

一方面，他又利用馬匹，向四方遣出專使，對鄉民廣為喻曉；有幾個專騎竟被他遠派到鄧凡

(Denver)地方；各地實際的情況，大概都不相上下。有很多的腦子簡單的鄉民，正需要着智力上的指導，潑潑特所遣派的專使，便將他訓示的辦法，供給了他們。他又想出了一個更有效的辦法，鼓勵人民起勁工作，就是他盡力的向着人民宣傳說：總統也在他們的裏面，替他們謀着福利。

有一件事，有不少專使回來報告他，使他感到十二分的詫異，他們都異口同聲說，水平線已經在那裏很迅速地低下去。有幾個到過東面的，聲言水平線竟已低了數百呎。但潑潑特反覆的推敲着，總以為是不可能的。他想不出一個足以說明的理由，因為，蒸發當然是談不到，如果說是由滲入地殼而起的，那麼這樣大量的水，而且又是這般的快，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他實在難能強迫自己相信這個強牽附會的理由。

他得到的結論是這樣的說：那一定是來報告的人都懷着這個希望，切心得以致應響到他們的視覺，實際上是決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總之，他仍舊同從前抱着專門學術上武斷見解的時候一樣，還是那樣地囂強，獨持着異見。不過在他方面，他最初的信念——以為由星雲釀成的一切災難都已過去了——現在已經開始搖動起來。因為他曾經被迫承認過，那個含水的星雲碰到地球的假定，所以他反省到，地球也許還沒有完全的經過它。

最後，他想，無論如何，不管它來不來，未雨綢繆，有備而無患，總不失為聰明人的舉動。所以他就開始向子遺的人民忠告，叫他們集中在石建的堅固房子裏，並且盡力的鞏固這種房子，將屋頂加厚起來，儘量使它結實，抵禦得住猛烈的雨勢。同時還警告他們，不是在高地上的房子絕對不可居留；所謂的高地，又必需備着四周都是斜坡的條件，以防萬一洪水再度襲來，可以使雨水順流往下，不致在房屋的周圍積起來，免去被淹沒的危險。

他並不是確信，洪水是一定要重臨的，但在反省之下，他倒有些不安起來。因為他願意站在比較安全的一方面，所以纔有這種措置。專騎四出，也帶去了同樣的訓令。

在總統等一行人到達了那裏之後，大約有了兩個星期光景，潑潑特的疑慮確是一件聰明的舉止，這個事實已經漸漸的彰明起來。已有一個月蔚藍無雲的天空，現在又逐漸地變了一種令人憎厭的黃色，其次，重霧濛住了泊克峯的頂巔，沒有多時，全峯的輪廓也不能清辨了，接着傾盆的大雨又重復開始。

恐怖頓時抓住每個人的心，他們和鄉民完全地隔絕起來。沒有一個人敢跑出門去，大家廝守着蟻伏在屋內。這樣的一天一天過去，雨勢雖然猛烈，仍舊是那樣的倒個不停，但看看一切的現象，

都同上一次差不多，因此，他們的希望心油然復活了起來，每個人張大了眼睛，巴巴地等着忽然雲歛雨住的一天。

可是，天空非但不清晴，雨勢竟越來越奇，有時候甚至於像大瀑布一樣，從天上直瀉下來，比第一次更要厲害得多。但是這種驚人的傾倒，不過佔極短的時間，所以在第二度傾倒重來之前，雨水已有充分的時間，從高地上瀉流下去。

這樣的情形繼續了一個星期，一切凹陷的低地，都已經積滿了水，把他們所在的高地和泊克峯截成二段，中間隔了一條海腰。無疑洪水已在那裏迅速地高漲着，但假使再不斷的往上漲，他們便成釜魚蠶蠶了。顯然的，地內海已侵佔了哥洛拉圖高原的全部，一直到高峯的麓下，而且還是一步一步的爬到他們的腳邊來。

就在那時候，一連串的地震轟轟地開始了。這種地震並不是很激烈的，但是連續的。雖然有幾處小地突然的裂了開來，把建在上面的房屋燬坍了，可是除這種特殊情形之外，實際的震動並沒有震坍牆垣那般厲害，不過同時地下卻發出可怕的吼聲。

在這可怕的暴雨中過了一宵，第二天給他們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現象。這一個現象頓時使他

們的心，充滿了不可名狀的喜悅，可是潑潑特卻爲之惱思了半天，然而他也未始不欣喜。

海平線第二次的昇高，現在已經帶住了，因爲有這麼許多人在密切地注意着水平線點，而且沒有一個人不這樣說，這一個現象一定是千真萬確的了。

潑潑特給這個令人又驚又喜的現象惑住了。他在腦中搜索地震和海水上昇之間的之聯系。他想，無論如何，這種傾倒繼續下去不停，洪水也應該一天一天伴了往上漲。

他也會想到，地球或許能夠同雨水倒下來的一樣快，把水吸收了進去，地震不過是這樣龐大無比的吸收的副現象，但他立刻把這個概念拋了。

他和總統等坐在一間房間中，埋着頭在那裏苦索這個現象的所以然。他們不斷的向着他發問，但他極簡單地祇用獨個字來回答。

過了一會，他張大着眼睛，一聲長韻的「啊——」，從他的口中溜出來，接着陡的一躍立了起來，好像專爲他自己攔住一個思想似的，他叫了出來：

「哦，地殼隆起！」

他臉上露着失常的喜容，半晌說不出話來。末了，他做出過度快活的舉動，對着衆人說：

「這並不是水平線向下退，乃是我們的陸地往上昇了。我們的性命暫時可以保全了。」
一連幾天，雨勢沒有增減，地震仍舊是不斷的繼續着，時輕時劇，激烈的程度也未見增加，他們一擺一擺的好像在那裏往上伸着，水平線也一些一些的低下去。

自然的變化是捉摸不定的，暫時保全的生命竟然會給另外的一只死神的手抓了去。一天，地震忽然劇烈起來，好像天崩地墜，他們的屋基受到非常厲害的動盪。外面在轟轟的雨聲裏，雜着山崩地裂的嘩喇喇的聲響，簡直要震破地人們的耳膜。有幾個峻峭的山峯的頂巔，竟整個的倒下來。他們的屋子經不起幾次劇烈的搖撼，東面一間的南牆有一部份坍了下來，正壓在牆旁的總統等幾個人身上，在東牆邊坐着的潑潑特還有幾個人見了，正要立起身來，後面的牆頭也倒了下來，一時將他們擊得暈厥了過去。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甦醒過了，潑潑特感到自己的頭部受了一些傷，但似乎並不妨礙的。他張目一望，身邊還有幾個人躺着，再仔細一瞧，已經是氣絕的了。屋外暴雨依舊一樣的猛烈，他還是要在現實之下挨活下去。

他撐着拐到了西間，見到沒有一個人不受了些傷。總統重傷腰部，病勢非常害厲，在那裏呻吟

着，但沒有醫師沒有藥，束手無策只好讓他自己的身體去抵擋了。

在第三天半夜裏，他死了——吃盡千辛萬苦從華盛頓逃了出來，現在他竟死在這裏。在風嘯雨吼中，總統夫人的哭聲，潑潑特的眼淚在招着他一縷冤魂。

本來，他們房屋所在的地點，是最安全的，現在也遭了這樣的意外，其他地方鄉民的命運是可想而知了。不過在這裏，他們要是有了戒備，大概還可以苟活下去。

據作者知道，在哥洛拉圖千人當中，經過這次劇烈地震，最後活着的已不到什之二一。

他們爲什麼不會死在巖石下山洞中，卻會死在石建的屋裏？
洪水顯明的在地球全面上增加，他們的陸地卻像永久的不會給洪水淹沒，但是，這對已失了生命的人有什麼可慶呢？

三八 歐洲大陸上面的鯨魚

當潑潑特等一行人，在泊克峯附近發現還有不少人民活着的時候，在舊大陸方面，柯斯莫的

亞克正偕着露爾文，在猶如九月的艷陽下，橫渡法國朗槐道省（Langvedoc）的山谷和已沒入水中的山峯。

露爾文主人達波鄉，自從結識了桃樂賽以後，一直逗留在亞克上，由柯斯莫特地替他佈置了一間精緻的房間，舒適的程度無疑地超過在露爾文上。白天裏他裝着正經模樣，和柯斯莫亞姆斯等在船橋上閒談，可是他不斷的溜出來去找他的伴侶。

大廳裏，甲板上，搭客們三五成羣，結着許多小團體，在那裏談話，或者是獨個兒手中捧着一本書安逸地讀着。有的在甲板上踱來踱去閒步着，一面不時的側過頭去，望望無邊的汪洋。有的立着在留心地眺望洋面，想見幾隻怪形的深水洋動物，因為這種動物現在都游到了新海底來，時常有把頭露出水面上來，好像是上來定方位似的，但一瞬又鑽了下去。

每一次，這種東西出現在搭客們的眼前，不期然使他們猛的想起，在波浪下面的就是從前什麼地方。接着互相又談起他們同類所遭遇的厄運，已經丟開這股心思的人，因此又給撩起了哀感傷懷，談着，談着，終於大家又酸了鼻，咽不成聲而歎。

理查特王不知什麼緣故，很喜歡和亞莫斯白朗克等在一起，兩個人久而久之已經成了莫逆。

他還時常請他參加那個小而不時舉行的集會，本來這個家人會從來不歡迎別國人參加的，白朗克算是受了破格的款待。

亞克上的人常常可以看見這個大富豪和英王，肘並着肘倚在船欄上，兩個頭碰在一起，一邊手指着海中的東西，喁喁地談着。斯璜思唐貴族自認爲在亞克上英國人中，唯有他有資格終日伴着國王談話，但現在眼巴巴地望着國王給白朗克佔據了去，並且有這樣親暱的舉動，心裏自然酸溜溜地感到非常的難過，但是，當然他又不能夠向國王提出異議。

後來，柯斯莫邀請英王到船橋上去。這個地方原是禁止一般人出入的，可是英王竟堅決地向柯斯莫要求，准許白朗克也一同上去。柯斯莫見現在的白朗克，已經完全換了一個人，在有幾處地方，他往往能夠貢獻許多有實用的建議，所以徇了英王的請求，答應下來。

英王碰到了觸着他受創的心，總是未免要說傷感的話，哀悼他淪亡的帝國，並且還常常提起從前光榮的歷史，談起他的皇祖理查特一世——英國從來最賢明的君主。

有一次，他嘆了一口氣說：

「在地下的先王，假使知道了今日的英國已經是在什麼地方，不知他們將怎樣的說？」

「他們將說：『不要氣餒，發揮你血裏的我們英國人的精神。如果不能爲你國家奮鬥，至少應當爲人類奮鬥。』」柯斯莫在旁邊替他這樣的回答。英王沉默了一刻，向着柯斯莫切念地問：

「但是，凡塞爾先生，會不會英國，會不會一切前此世界的陸地重新露出海面來？」

「決不會在我們的時代，也不會在我們子孫的時代。」柯斯莫深思地搖着頭，「要在悠遠的未來——但我不能告訴你到底怎樣的悠遠。不過，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要在中國的西藏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可是，我告訴你，這個國家決不會像從前你的帝國那樣。德模克拉西是它的基石，科學是它的法律。」

「那麼，今後我願意終身爲德模克拉西和科學服務。」理查特王興奮地附和着柯斯莫的話。「好極！」白朗克和達波同聲稱讚着，立着的亞姆斯似乎也要去撫拍英王的肩膊，正待伸過手去，他的視線偶然接觸着北方海面上一條龐大無比的鯨魚，噴着泉水浩浩蕩蕩向着亞克游來。他突然衝到船橋窗口邊去，頓時引起衆人的注意，一個一個都站起來，一窩蜂擁了過去。

「我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地方竟會看見這種東西！」亞姆斯嘆爲觀止地說着，「這樣的把海洋搬上了天，已經將大自然的次序都顛倒過來，在洛磯山上，我還可希望有機會瞧得見掠香鯨

呢！

「在不久的將來，那裏當然也會有它的踪跡。」柯斯莫說着這句話，似乎包含一種解釋不通的得意的意味。

「我倒要問問，它到底是在找什麼東西？」亞姆斯的話有些孩子氣，「我想它一定是北方下來的，照它來的方嚮推測起來，大概是直下英吉利海峽，游過了法國全部，纔到達這裏的。但我可以打賭，它決不能夠越過比利尼斯山或內瓦達山。」

亞克和它一些一些的近攏來，它忽然沒入水中，但過了一會，又浮在遠處的南方水面上，噴着水優閒地向南游去。在這時候，方纔給下面的搭客們瞧見，沒有寧靜幾時的心境，現在又起了很大的騷動。這位巨大無朋的海洋主人翁，是正巡迴着它的新領海，給他們這樣的一個深刻的印象，自然地勾起他們胸中的感觸。

這條鯨魚的尺寸確是鮮有的驚人，它把噴泉一直送到異常高的空中，那樣地忽隱忽現的游着，向着亞非利加洲而去，搭客們目送着它，一直到用望遠鏡祇能望見在水平線上噴着的一線白霧，纔爽頰地回到艙裏。

出了法蘭西的海岸線，他們駛在地中海的上面，今後的航線，到了這裏，有極謹慎地取決的必
要了。按柯斯莫的意見，唯一安全的路線，是向撒丁島（Sardinia）南面走，然後航過西西里島（Sicily）和突尼斯（Tunis）中間，這樣的一直向埃及及低地駛去。

他企圖在那裏找到一條航路，越過西奈半島（Sinai）北部的高山行入敘利亞沙漠（Syria），再從那裏向東，直達幼發臘底斯河（Euphrates）流域，於是下波斯灣，入阿剌伯海，繞過印度錫蘭後，經由孟加拉灣，恆河，和雅魯藏布江的平原，折入喜馬拉雅山脈的區域。

亞姆斯船長的意思，傾向於取道蘇彝士灣和紅海的凹陷地，但柯斯莫深恐在西奈山峯和吉勃爾茄里白山脈（Jebel Gharih）之間，不容易安全地通過。

「好，那麼請你自己去當引水員吧！」亞姆斯在討論終結的時候這樣說，「不取我自己熟悉的航路，不在海的上面走，而偏要駛到喜那地（Sinnar）的高山沙漠上去，哼，我可沒有你那麼傻！等着瞧吧，我們一定要擱到耶路撒冷的山巔上去。」

三九 哀脫那火山死前敬禮

亞克上的人，注意達波鄉和桃樂賽親熱舉動的態度，後來漸漸地顯明起來，沒有顧忌起來，走過他們身邊的時候，常常要側目一下。這使達波鄉多少有些感到難堪。他的下意識還要做出和桃樂賽不過是比較的接近一些的友誼罷了，因此，不時回到潛艇裏去，表示他對亞克上沒有怎樣留戀的意思。但他這種幼稚的方法，怎能瞞過冷眼旁觀的亞姆斯船長。他想着了上次撞見他和桃樂賽在一起時候自己的窘態，便有意要和他開一次玩笑，算是報復一下。所以有一次達波鄉回到潛艇上去，在艇門還沒有關上的當兒，他在亞克上面高聲地向着達波鄉說：

「在亞克上不是很舒服的麼？你爲什麼要冷清清地回到潛艇上去？」

達波鄉覺得他話中有刺，一時想不到適當的話去對付他，便向他瞅了一眼，身子往下一鑽，艇門蓋上了，亞爾文頓時沉下去，在海面上只留着一個巨大的漩渦。

亞姆斯面上現着得意的微笑，把嘴裏啣着的煙斗取下來，放在手裏，哼了一個不入調的曲子，似乎奏着他的凱旋歌。

這是他們行在地中海上面第二天的事。

亞克增加了速度，一路在放大了失了原形的地中海上，向着東南駛着。繞過了撒丁島，便轉嚮

向東，沿着非洲北岸航行。

當亞克駛在西西里島南面的時候，船上人們的視線，忽地給遼遠的北方噴着的一股極大的黑煙集中了。

「這是正在爆發的哀脫那（Etna）火山啊！」柯斯莫在船橋上說。

恰巧那時英王也在那裏，他抱着欣賞的見解，竭力地讚美着：

「好一個偉壯的奇觀！」

「是呀，我正在想再駛近一些去，瞧個痛快呢？」柯斯莫補充說，「你瞧，這一股墨黑的濃煙，好像一直要噴到天邊上去似的。」

「我看還是遠離一些的好！」亞姆斯冷冷地警告着，「傻到火山旁邊去是沒有好處的。」

「哦，那真用不到着急，決不會妨礙我們的安全的。我們可以一直駛到西西里島的東南角上去，而且還可以要多少近就駛多少近，因為在這個島的這部份上，沒有高於三千呎左右的山峯，所以我們的下面還有一千呎深的水呢。」

「可是，也許水已經退了了些了。」

「是的，但沒有一千呎。」

柯斯莫見亞姆斯一味的強辯，不肯去駕駛，便催着說：「你給我駛過去，我和你打賭，到底是否會攔住！」

亞姆斯終於服從了命令，便把亞克的船首轉向北進。從他的這個服從上，可以知道他不過是概念地和柯斯莫爭辯，實際上也不會想像到如何的危險。

有許多人得知了，這股巨煙是從哀脫那火山上噴出來的，都感到了極大的興趣。現在又見了亞克已經掉頭向北，不禁手舞足蹈起來。

這批不怕危險的人們，竭誠地稱頌着柯斯莫的好計劃，這樣給他們一個機會，可在比較近的地方，看到這樣的一個千載一時的奇觀。當時的景情，如果他們的神經未曾給以前所經歷的險境硬化過，就是在原來的距離外觀看，已經足夠使他們整個的心兒充滿了恐怖。

那股煙霧在外表上，已經不是可怕兩個字足以形容得出。它並不是平散在海面上的，卻是一條直線的向上昇騰，從水面上起，漸漸地闊擴起來，要高至數英哩以上，一直到朦蔽了北面的半月天。

一團一團滾捲着的濃煙，不斷的向上吐出來，太陽光照在它外面，映出一種烏暗的褐色，中心的一根幹煙，筆直的從大噴火口噴出來，是一種墨黑的顏色。

一種恐怖的吼噓連續的從那裏發出來，老遠老遠的已震撼了亞克。他們漸行漸近，看見在大堆的煙團底下，有炎炎的烈焰在那裏往上直湧，下面是龐大錐圓形的火山本體，它的烏黑的幹部，聳出着海洋面足有七千多呎高。

這樣的他們駛到離火山基大約有二十哩光景，在船橋上聽見一聲高叫，柯斯莫和亞姆斯連忙找尋來源，看見露爾文已經露出在前面右舷地方的海面，達波鄉在那裏很急促的向着他們打信號。柯斯莫和亞姆斯一時弄得莫明其妙，等他們開始懂得是「避開」兩個字，隆的一聲，亞克已經攔了淺，一陣猛烈的搖撼，幾乎要將他們倆拋出船橋的欄干。

「果然攔淺了，」亞姆斯船長一邊埋怨着柯斯莫，一邊急急地下令打着倒車，「我不是告訴過你不要在火山旁邊傻，在火山旁邊傻不是玩的，你可不相信。」

「算我輸了。」柯斯莫表示屈服似的說，「但事實卻是很奇怪的，我們不應該在這裏攔淺，難道這個島已漲高了不成！」

「與其這樣講，不如說海水已經退了來得對。」亞姆斯咆哮着。

「你知道嗎！我們是擱在什麼地方？」柯斯莫問。

「一定是擱在老羅峯(Mt. Laurel)上決不會在別的地方。」船長悻悻地回答。

「那個峯不是祇有三千呎高嗎？」

「三千二百三十呎，一尺不多，一尺不少。」船長好像讀熟了一樣背了出來，「這個峯我看都看厭了。」

「但是，即說是三千二百三十呎，現在將亞克吃水的深度，和假定退去約幾呎也算在裏面，那麼，也該有七百五十呎左右的水，尙留在船底和地面的中間啊！」

「那不用說，當然是水實際退去的尺數，已超出了你的幾呎已不知多少倍。」

「可是洪水竟然已經這樣的快，退了七百呎，那是萬萬不可能的。」

「我可管不了這麼許多萬萬不可能，千千不可能，現在不但是可能，我們已實實在在的擱在山頂上了。這兩付老骨頭不葬在這裏，我倒有些不相信。」

這時候，露爾文已經傍着船邊，達波鄉高聲地仰着頭向上說：

「我是在水面上二十呎的地方，和亞克並行駛着的。當我的探海燈發現了前面是一座山，我連忙浮了起來，向你們發出警告，但已經太晚了。」

「你能下去瞧瞧嗎？我們到底是攔在怎樣的地方？」柯斯莫伏在欄干上向着達波鄉要求。

「當然，我也正要向你們建議，先這樣的去勘察一下，再講對策。」

鷺爾文接着就不見了。

柯斯莫在不能有什麼措施的當兒，到了甲板上，一面等着達波鄉的消息，一面竭力勸慰搭客們不要驚惶。

過了好久，鷺爾文終於上來了，達波鄉便對柯斯莫報告一切詳情。他說，亞克的首部是攔住在有貝殼的石灰石上，而且攔得非常的緊。照他的辦法，是用了鷺爾文最大的上昇力量，把亞克頂起來，同時亞克也發動了自己的引擎，盡力向後退，兩種力量併在一起用，他們也許可以出淺。

「那麼，快啊！快去幹啊！」亞姆斯站在柯斯莫旁邊，不待他們商討妥定，竟性急催促起來，「洪水已經在那裏退潮，再就攔要來不及了。」

達波鄉的辦法，立刻被他們採用了。

「露爾文已下去，盡力的向上頂，亞克的引擎打着倒車，恰是相反的後退，經過十五分鐘不懈的努力，總算給他們退出了淺，亞克又新重自由地浮了起來。

並沒有等柯斯莫的提示，達波鄉在上來之前，早用探海燈把亞克撞着的一部份船底，慎密地視察了一番。所以，他上來已經能够報告船底所受損傷的情形。他說：

「我已經在水下，把亞克底部完全察看過，真是不幸中之大幸，被撞的部份，並沒穿洞，不過鉢殼上有一個凹痕，想來沒有多大關係的。」

但柯斯莫仍舊有些不放心，他決定要親自下去到船底隔層裏，仔細的察視一番，瞧瞧這凹凹痕的程度有否危險。

經過一小時的工作，他找不到一些足以懸念的理由，纔放心上來吩咐船長，把亞克繼續向東駛行。沒有多時，它已經過了以前的西拉居斯(Syracuse)地位。

那時，因風嚮轉變的緣故，哀脫那火山噴出來的烏煙，居然向着他們這邊吹來，把亞克重重的包圍在煙霧裏，在船橋上已看不見二十疇以外的海面。這樣的情形繼續了多時。

「這是古代哀脫那火山死前的敬禮。」柯斯莫說，「她的頂巔露在水面上為時也不久了。」

「但是，洪水是在往下退呀！」亞姆斯反問着。

「是呀！我確有些兒莫明其妙起來，一定是有極大量的水吸到地殼裏層裏去，比我以前想像以爲可能的，不知道超過多少倍數。然而，等着星雲的核心來吧。哀脫那火山的頂底，到底會不會被洪水淹沒，到時候便可分曉了。」

「同時，水既然退得這樣的快，我們必需趕緊的航過蘇彝士四周的山地，否則，在傾倒重新開始之前，將來不及通過了。」

避出了哀脫那火山的煙幕，他們又開足了速力前進。把準了舵，在克雷脫島（Crete）的南面航着。

這時候，桃樂賽有外遇的消息，漸漸地傳進了她丈夫阿勃爾教授的耳朵。他起初還不十分相信，經過了幾次事實證明以後，他便要開始干涉他妻子行動的自由了。但這種放浪不羈慣的女人，那裏肯聽從她丈夫的命令，於是他倆便常在自己房裏吵起嘴來。

「你不用希罕，老實說，我同你老頭兒（其實他並不老，不過沒有達波鄉瀟灑罷了）結婚，因爲當時你有錢，現在你的錢呢？」

「你——你——不要昧了良心講話。」阿勃爾教授氣憤得一時話也說不清楚，「你沒有我的地位帶你上來，你——你早已做了鯊魚的晚餐了！」

「你不許再嘈囉，再要多說多講，我便和你離婚。」

「唉！多麼的丟臉啊！」阿勃爾教授不敢再說別的話，只得自嘆自語地說。

桃樂賽的哀的美敦書屈服了阿勃爾，她便在鏡中整了整秀髮，自願自的向外走，讓教授鎮日的垂頭喪氣地坐在房中，使一切的會議中少了一個健談份子。

一連經過幾次勒索以後，桃樂賽毫不客氣的向阿勃爾教授提出離婚。她知道柯斯莫是亞克上唯一的統治者，她便到他那裏去申請。

這件事從醞釀到爆發，柯斯莫始終抱着不聞不問的態度。現在桃樂賽拖住了他，硬要他處理這個糾紛，纔同它發生了關係。這可使他皺起了眉頭，摸着禿頭，一時想不出一個適當的辦法來。

他明白自己沒有解決它的能力，因為這又牽涉到法律問題。於是，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想在消極方面去設法治理。

他特地請了達波鄉來，委曲地對他說明他居在中間的困難，並要求他退出這個三角戀愛的

圈子，好讓桃樂賽同阿勃爾和好起來。如果他需要一個異性的伴侶，儘管可以在其他未婚的姑娘中物色一個，末了，還表示很希望他肯結婚，像他這樣的籽種是未來世界所需要的。

這一段香艷的糾紛，總算由達波鄉的勒馬懸崖，慧劍一揮，斬斷情絲而暫時告一段落。可是，他的退出情網是抱了犧牲精神幹的。所以一方面對了桃樂賽還是虛與蛇委的不說明白，不過在態度方面逐漸的冷淡起來，讓桃樂賽自己去發覺，或者能夠和她的丈夫重新和好轉來。

但是，由此卻引起了柯斯莫感到法律的不容忽視。在這短短的一月來，他已碰到了兩次棘手的法律問題。這時候，他也發生同哈定法官前次一樣的感情。因為現在所剩餘的人類的生活，已經大大的起了變化，環境又迥非昔比，舊世界的法律是否適用，卻是一個疑問。同時他又反省到他前此處置甘布的手段，未免過於獨裁，不符法治的精神，和他標榜的德模克拉西大相刺謬。

這次桃樂賽的離婚案，益加使他覺得，他在「物」的方面，雖則已經盡了人定勝天的能事，有了絕對的主宰，但在治「人」上，實在一些兒沒有把握。他感到，在某一個環境裏，「人」的管理；比「物」的駕馭來得重要，「人」的不治，甚至於會把一切「物」的方面的成就破壞無遺。

因此，他召集了哈定法官，李，子民，博士和其他別國籍的政治家，還有許多教育家，便組織了一

個委員會，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着手起草「亞克暫行法律」，替未來的人類，打下了一個新的社會基礎。

四〇 犧牲在大下巴下面

一天清晨，亞姆斯在船橋上算出，亞克正航行在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的上面。

天氣仍是怪好的。柯斯莫切望地要知道此刻洪水的深度，他想從離那裏最近的尙沒有沒去的西奈山既知高度上，一定可以獲得一個極近似的估計，因此他們就向着這個方嚮駛去。在路上，他們恰在開羅的方位上面經過。

這時候金字塔的念頭，浮起在每個人的心上。達波鄉當時是在亞克上——因為他自從精神上隔離了桃樂賽以後，時常給情感上的思潮擦繞着，感到異常的悵悵不樂——他想到海底去瞧瞧，或者可以消散一些煩悶，所以便向柯斯莫請求，把亞克在這裏勾留幾小時，讓他下去視察一下，這許多大紀念建築物在洪水下面的情形。

柯斯莫不但准允了他，並且表示自己也願意偕同了他一起下去，達波鄉聽了，當然是喜不勝言。柯斯莫在訓示了亞姆斯，把亞克漩泊在附近的洋面上之後，便同達波鄉走下了潛艇。

搭客們和船員們一羣人站在甲板上，看着翼爾文徐緩地沒入水中，各個人臉上表示出他們深切的關懷，嗡嗡的談話聲，好像無數羣忙碌的蜜蜂似的，在那裏輕擾着，似乎隱藏着無限的懸念。潛艇下去了好久，還沒有上來，亞克上的人們漸漸着急起來了。後來，幾乎驚慌得全船譁然，秩序已經有些混亂了。惶惶地一分鐘不容易過。他們從來沒有直覺到，他們到底依靠柯斯莫到怎樣的地步，現在就是這個可以直覺的時候了。

他是他們唯一所依賴的人，他們唯一的救星，只有他知道怎樣振作他們的精神，把他們的心繫住不致墮落在失望的陷坑裏。每次他對他們重復的說，洪水一定要重臨的——他常常的這樣的說——他們從來未曾有過絲毫恐懼的心理，因為他們對柯斯莫都有默契的不外表的自信心。他們總是這樣的想，洪水儘管它來好了，有了柯斯莫偉大的頭腦，用不到他們自己鯁鯁過慮，他一定會替他們想出逃避的法子來。

現在他已去了，跑下這個可怕的海底去了。在他們的腦海中，不停的幻想出那裏無數從來沒

有見過的險象，恐怕他們永遠的不能再看見他了吧？萬一失了他這個主腦，他們自明自己的生命是絕望的了。

在許多倚在欄干上的人裏面，有一個美曼的少婦，柳眉緊緊地鎖着，一雙含淚的秋水，向着深奧莫測的海裏儘望，似乎想要瞧出一個究竟來。這是達波鄉的情人桃樂賽。這時候她心頭的思慮，像潮水一樣的起伏不停，同時還像風車樣地轉着。她想到柯斯莫不但是亞克上的靈魂，並且是她個人幸福的托付者。她又想着他曾經做過一次她的恩人，要不是他上次戰勝了暴動的甘布，她已宛轉在這惡徒的鐵腕下了。

她對達波鄉的愛情，正在蓬勃的時期中，當然要分外替他擔憂。雖然，他近來對自己的態度，比從前冷淡了許多，大概是因為在柯斯莫辦理離婚手續尚未成熟之前，他要避免教唆的嫌疑吧？她委托柯斯莫的事到現在還沒有一些切實的回音，不知他進行到怎樣的地步。倘使他們倆人從此一去不再上來，那麼她的美滿的夢，是永遠不會實現的了。她想到這裏，粉頰上不知不覺的淌下淚珠來。

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露爾文仍舊是影蹤杳然。絕望的重鉛壓榨着每個人的心頭。這時候，就

是亞姆斯船長也差不多失了自己神經中樞的自主。在擾擾的千餘人中，祇有亞莫斯白朗克一人像中流的砥柱一樣，竭力挽着將倒的精神上的狂瀾。他的堅強的理智性，還能够繫住他們，沒有墜入完全絕望的深淵。

他的經驗指示他，在這樣緊急的關頭，他應該怎樣的維持自己頭腦清醒，怎樣的去抑制恐慌的心理。他同了理查特王並着肩，在搭客中間跑來跑去，向着他們發着愁笑，這樣的，多少將他們恐懼的心理趕跑了一些。

他根本的不和他們討論這件事，祇是很簡單地用他自己的極顯明的自信力量，使他們相信，他們的這種憂慮，簡直是太無理由，是一種精神上的浪費。

實際上，他自己也未始不同其他的人一樣，暗暗地在那裏吃驚，可是他從不把惶恐的心理露示出來。六個鐘頭已經在一分一秒的難熬中過去了，海底的人們還是音息全無。他開始造了一個謠言，說柯斯莫自己曾經說過，探險完畢，或許需十一二小時之久。這一個謠言立刻散播到全亞克，好似給他們打了一針麻醉劑，羣衆恐慌的心理頓時寧靜了下來。其實柯斯莫並沒有說過這樣一句話，這是白朗克有意造謠，原是想使別人暫時的安心一下。在這個謠言快要失去效力的時候，

第二個六小時尚未過去之前，幸而海裏上來了消息，於是白朗克的謠言纔未被戳破。

亞克上的人們正在擔心地等候的當兒，作者可以乘了這個機會，掉轉筆尖去補述露爾文下水以後的行動。

潛艇下沉的地段，恰好選擇得這樣巧，在他們漸漸近海底的當兒，幾乎去撞在那個大金字塔的頂上。水中混和着沙漠的泥沙，所以水色很是渾濁，探海燈光透過泥水，映出一種微黃的橙色，見了使人憶起埃及因此著名的「金黃色空氣。」因為探海燈的光芒非常強烈的緣故，所以在數碼以內的東西，仍舊能夠看得很清楚。

雖然在傾倒起始之前，地中海侵入尼羅河(Nile)的驚人潮浪，早把大金字塔周圍的泥沙沖完，已經露了底基，但看過去，此外似乎並沒有蒙到大的損傷。

他們在大金字塔的四週，巡迴了一番，不見有值得留連的特殊景象，便掉頭向斯芬克司(Sphinx)大石像駛去。

這個巨大石像底基邊的泥沙，原是積着有幾十呎高，現在也同樣的給洪水沖得一些兒不剩，因此石像的高度比洪水未曾來之前看見的，憑空的要添了一大段。高大的巨形屹立在水中，在它

謎樣的形態中，似乎還蘊含着一種恐怖的表情。

柯斯莫的願望，想要行近去清楚地視察一下，衆人順從了他的意思，就把潛艇駛近去，接觸了這個巨像的前部，恰巧在那個巨大的下巴下面。

他們便在這裏停住了。正在要向從潛艇前部的窗眼裏望出去，聽見「嘩」的一聲響，接着巨響的崩坍碎礫聲，聳爾文首尾震撼。直覺的觀念，告訴他們，艇頂快要坍下來了——因爲那聲音是從頭上來的——每個人都本能地急急的避到艇壁邊上去。

又來一個第二次反響的碎礫聲，幾乎把他們震得發昏，像在猛烈的地震中一般，艇身也向邊上側了一下。

「啊呀，我們完了，那個巨大斯芬克司石像壓在我們的上面了，我們要被活埋在這裏了！」是達波鄉慘厲的叫聲。

第三次礮的聲響又打在他們的頭上，潛艇似乎不勝被擊往下沉了下去。但是，那鞏固的弧形上頂，卻並沒有凹了進來。雖然有幾根支柱已經斷了，可是竟沒有一些水漏進來。

這一小羣的人給這件猝發意外的事件驚呆了，半晌沒有動作，只是緊緊地抱住近手的柱子，

期待着再來一下無可挽回的打擊，他們在這時候，也曾顧慮到，這一下下來，也許要把艇身反了過來，或者擊破了頂蓋，但是，逃到那裏去，動和不動還不是一樣？

可是第三擊後，爆彈已經停止向潛艇背上攻擊，四周歸了沉寂。探海燈繼續向船首前部射去，目光隨了那束闊的光芒望出去，他們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驚懼交集的慘叫，向着那永遠想像不到的景象，一個一個都怔怔的呆若木雞。

四一 恐怖之神

獅身女面巨像的前部，現在已不見了，光芒穿過以前像身前部的地位，適巧射在一個極大黑像的臉部和胸膛上。這個黑色的偶像，端正地坐在寶椅上，赤色發着光的眼睛，瞪着向他們的臉孔釘着。

在極度的驚愕中看去，那兩顆血噴一樣的眼珠，似乎在眼窩裏滾轉着，赤紅的火焰又像要噴出來似的。那種表情的可怕程度，人類現有的形容詞，實在不足以傳達它原來的印象。同時那張嚴

森的脸空，使膽壯的人見了，也要望而卻步，毛髮悚然起來。

兩根額骨高高的聳着，烏黑而光亮，鼻頷的輪廓，又是嚴威非常，粗濃的烏眉威嚇地蹙着。這付恐怖的神容，在這些畏懼者的眼中，似乎蘊含着一種意味，就是他們闖入了聖地，因此觸怒了神明，神在那裏大發雷霆。

他們在這樣的呆望了一二分鐘之後，想到他們已經身處絕境，理應速急的設法逃生，於是便不再痴望着這個奇異的偶像，回過頭來，思考他們第一步應該做的事。

艇裏並沒有一點海水滲進來，在他們檢查了一回之後，證實是實在的。這一件最重要的事，已經可以不必懸念，他們心中的一塊大石頭方纔放了下去。其次當前的問題，是能否把潛艇從那裏解脫退了出來。

他們很容易推想得到，那個斯芬克司石像經過數千年太陽的曝曬，並且受了沙漠氣候的應響，內部已經乾燥極了，現在又經過大量海水的浸潤，它前部適巧在這時候，經不住他們輕輕的一撞，突然地分離崩解，把他們的潛艇，牢牢的壓在它巨大下巴的碎石下面了。

達波鄉開起了引擎，竭力試退着，但不見一些效果，再三的努力着後退，露爾文運動都不動，於

是他們開始商酌條單獨逃生的路。

「我們艇裏雖然有着救生衣，」達波鄉說，「同時頂門或許可以開開來——上面的門，在艇的中部，好像並沒有給石頭壓住——可是在開門的一剎那，水湧了進來，那可沒有法子把它再抽出去。」

「穿了你的救生衣，手足仍舊可以活動嗎？」

柯斯莫問。

「當然可以的。」

「那麼，還可以用重錘留在水底下嗎？」

「有這種設備的。」

「這樣，我們且穿上了救生衣，」柯斯莫說，「大家一起集在通頂門的一間小間裏，把這小間通到潛艇內部的門戶都緊閉起來。好在這門的邊緣上有橡皮襯着，緊閉了以後，可以絕對的不漏水。那時我們開了通頂的門，海水雖然湧進來，但祇限這一小間。同時潛艇裏面關着的大部分空氣，可以增加它上浮的能力，一方面我們開門出去，在水中合力把壓在鬚爾文上面的石塊，設法搬移

開來，等它有相當的浮力，去抵抗其餘石塊的重量，它就有機會上昇到海面上去。至於我們自己，把救生衣上的重錘放棄了上昇。到了海面以後，再設法去收拾這艘潛艇吧。」

這樣一個大膽的建議，連露爾文的主人——同時也是建造者——聽了，也結舌不下。但是，環境很顯明的示着，除了這條路以外，他們沒有別的可以救出潛艇的良策。假使失敗了，當然他們只好放棄那艘潛艇，移去救生衣底下的重錘，由自身浮到水面上去，大家都明白這是最後的下策。

末了，他們一致決定去試行柯斯莫的計劃。他們一同穿起救生衣聚集到小室裏，等那門緊閉以後，達波鄉便把通頂的小門開了一閃間，水已經填滿了他們身外的空隙。他們一個個徐緩地爬出潛艇，因為那個入口很狹小，他們現在穿上了笨大的救生衣，所以很不容易行動，經過了極大的困難，總算給他們完成了這個計劃的第一步工作。

他們爬到外面，拚着命工作着，想把潛艇從巨石底下解放出來，但是，工作着，工作着，精疲力竭了，還是一些也沒有結果。最後，他們只得放棄了這個企圖。

達波鄉慢慢地挨近了柯斯莫的身邊，向他做着手勢，示意他們可以昇到水面上去了，無庸再逗留在那裏，露爾文也祇好聽由它的命運了。柯斯莫回打信號，意思要在上昇之前，把那個奇異的

偶像，再仔細的察看一番。這時候，這個恐怖之神仍舊瞪着眼珠，在尙未熄滅的探海燈光芒中，釘着直視他們。可憐的和達波鄉生死相伴了好久的露爾文，現在竟將永沉海底了。這一道未熄的光芒，在他們看來，是露爾文死去前最後一分鐘的睜目。

其餘的人在水底等候着，柯斯莫穿着那件特形的外套，費了許多氣力，纔給他搖搖擺擺地，爬到了偶像的前面。在那這被他發現了一件神祕的東西。

在那偶像的胸膛上，鑄着二行金的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柯斯莫對於此道，原有過相當的研究，所以能夠懂得它的意義，原文的意譯大概如下：

「在世界的末日，

洪水重臨斯土。」

柯斯莫雖則是一個無神論者，他決不能相信有神的存在，但，這在驚魂未定的時候，對於這句話，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的玄奇。於是不由地發着怔，望着這個黑色的偶像，再瞧瞧那二行金字，反覆的癡望着。達波鄉見他這樣的不想上去，便爬到他身邊，向着他示意，製造養氣的材料快將耗盡了，無論如何，他們決不能夠再耽擱了。

柯斯莫依依不捨似的，向那偶像最後望了一眼，跟着其餘的人，脫去了腳下的一切重錘，頓時一個個很迅速地穿出水面來。達波鄉在離海底的前一分鐘，又爲那翼爾文祈禱，願它永遠的安息在那裏。

亞莫斯白朗克所擅定的，說柯斯莫可以上來的時限，現在差不多就要到了，他又開始準備製造第二個謠言，去鎮寧亞克上人們焦急恐慌的情緒。就在那時，水面上忽地出現一個黑憧憧的影子，第一個看見的是亞姆斯船長，他突出了眼珠一望，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視覺，使用手帕把眼睛抹了一下再看，果然有一個黑影。

一個人頭輪廓一樣的巨頭，突着兩隻玻璃的眼睛，突然地射出水面，接着露出巨大軀幹的上部。一出了水面，這個巨人，便立刻擺動他的臂膀。

在亞姆斯能加思索之前，第二個又射到水面上來，於是一連的五個穿出海面，現在，一共有七個浮在亞克右舷一百零的半徑之內的海面上，極笨拙地在裝着手勢。

這七個先後出現的水怪，一個個噤噤的射出水面，佔時不過二三十秒鐘。

在最後一個穿出水面的時候，亞姆斯船長已經恢復了他的思考力。他大聲地發令放一艘小

艇下水，同時急急的奔下船橋去，指揮船伙們工作。這時有許多人已經瞥見這批海面上的怪物，亞克頃刻之間嘩然騷動起來。

「就是——就是柯斯莫一批人啊！他們穿——穿救生衣。」船長引起了頭頸，高聲回答數百個同時從各方面殺到的詢問，在極度的興奮中，他語無倫次地吃嘴起來。

白朗克立刻明瞭了個中情由，當船長正在指揮放小艇的時候，他便把當前的情形，緩緩地解釋給羣衆聽。

「潛艇無疑是失事的了，」他從容地說，「但是人總算都出了險，所以並沒有大礙，這都得歸功那個法國人，他倒有這種防備不測的設備，那些都是銖做的救生衣，裏面無疑還有輕氣，可以增加它的浮力。」

從亞克上人發着恐慌起，一直到他們見着水怪在海面上出現，白朗克始終抓住羣衆的心理，領導他們。如果柯斯莫真的不上來了，他是唯一的有能力做起領袖的人。

一刻鐘內，七個人已經被船伙拖上了小船，回到亞克那裏來。爲了節省時間起見，這七個奇形的怪物，都是用起重機一個一個吊上船的。第一個到了甲板上，立在他的大而粗的腳上，搖搖擺擺

地過了一霎，有許多人圍在他的四周，相爭的要知道裏面到底是誰。船伙等把那金屬的頭殼開了開來，達波鄉原來的容貌畢露了，原是那個漂亮的巴黎人，他也不等別人的援助，自己已經從救生衣中解放了出來，沒有立停，他便去援助別個還沒有出脫的人。十分鐘後，一個個都安全無恙地立在幾百對驚愕的眼睛的前面。

柯斯莫是最後的一個爬出救生衣。當五個頭殼已經除去，發現沒有一個是柯斯莫的臉孔的時候，亞姆斯發了急問了：

「柯斯莫呢？」

「不要心急，在這裏面呢！」達波鄉指着那具還未曾啓開的水鬼說。

「那末，一定有一個你潛艇上的同伴失蹤了！」亞姆斯驚叫起來。在旁的人，給他這樣一說，相顧失色。

「不，我們祇有七個人下去，一個我的同伴，是留在亞克上。因為我的露爾文只備着七具救生衣——我們出發的時候是七個人——蒙休凡塞爾既然願意一同去，我就叫他留在船上，難道你們不知道麼？」

「我們慌極了，所以竟沒有留意到。」亞姆斯向四面望了一望說。他立刻飭一個船員去找尋。一會兒回來了，報告說：他一個人在蒙休達波鄉的臥室中高臥，一忽睡了十個鐘頭，剛醒過來所以不見他出來。

「他倒這樣舒服，我們險一些兒和他永別了。啊，可憐的露爾文，我永遠不會再見它了。」

達波鄉說時，雙眼很淒慘的望着地板，露出極哀傷的神氣。在一剎那間，悔恨的思潮湧起在他的心頭，爲了要消散一些胸中的煩悶，那裏知道會闖下這樣的大禍。他的煩悶，當然是因了環境逼他離桃樂賽而起的，但他決不願意把「禍水」的名稱加在她身上。這一個心的糾紛，致引起這個不測，除了他自己以外，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

這時候，柯斯莫早已出來，因他年邁的緣故，閉塞在救生衣裏面，又工作了這許多辰光，身子已覺不支，七個人當中，要算他最形疲乏，所以從救生衣裏鑽出來，他便把自己身子倒在一張椅子裏喘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亞姆斯急急的問着。

「恐怖之神呵！」柯斯莫不盡意地喘喘的答着說：

「噫，恐怖之神——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嗎？」柯斯莫漸漸地恢復了他的呼吸，那就是常被亞刺伯人叫做斯芬克司的那個獅身女面石像。

「那件大傢伙崩裂了，坍在我們的潛艇的上面——我們是剛在它四周駛行着的，它的前部忽然地裂了開來，巨大的下巴適巧落在我們的頂上，把我們壓住了。啊，這石像裏面的黑神，達波鄉，你告訴他們聽。」柯斯莫又有些兒氣喘了。

達波鄉開口敘述，擠在他四面的人，都屏着呼吸，密切地注意的聽着。他擡起了頭，手指腳劃地說：

「我們到了海底，第一件所幹的事，是在大金字塔四周，用探海燈視察了一番。雖然海中侵入尼羅河的浪潮，已經把它底基邊的泥沙沖得精光，但大體上還很完整。巡迴了大金字塔之後，我們瞥見了獅身女面神，那個石像底基邊的泥沙，也被挖得一些都不剩，所以巍巍地立在水中。

「我們駛近了去。石像的全部已飽和水，內部不庸說不免要膨脹了——你們知道的，那個石偶豎在那裏，已給太陽曬曬了，同時沙漠風吹了幾千年，所以早已非常乾燥——當我們駛到它

下巴下面，不防那個大巴竟然「嘩」的全個脫落了下來。我們給石塊壓住了，可憐的露爾文，便給那巨大的石塊定了它的命運。我們想盡方法，仍是不能夠掙脫，簡直挺挺的連動都不動，」他說到這裏，嘆了一口氣，又接着說下去，「想起我們放棄露爾文在那萬丈深海的底裏，我的心要碎了，但是事實逼我出此下策。

「末了，我們穿上了銖製的救生衣，開了頂蓋，到外面來設法，但也是一樣的沒有效果，因此只好捨了它，昇到水面上來。我們最後看見的一件東西，真是沒有人類眼睛見過的最恐怖的東西。一直到我們離海底的前一秒鐘，探海燈仍舊亮着沒有隱熄，它的光芒還是照着這件人類想像外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啊？是什麼東西啊？」二十個口音異口同聲地問着。

「那真是不容易形容的。在世界的末日，古代埃及的祕密最後終於揭露了。」柯斯莫回答。

「到底是像怎樣的東西呀？」

「像怎樣的東西，像向着當時古代埃及最幽邃的走廊一瞥。」柯斯莫眼中發出一種奇特的光。他有了幾分鐘休息，已經恢復了氣力，下文便由他接下去講。他站了起來說：

「你們中間有幾個人或許聽見過，在很久以前，有過人打洞穿過獅身女面石像，希冀揭發隱藏在裏面的祕密，但是他們卻未曾發覺這一個祕密。你知道是什麼？裏面藏着一個古代的神偶，很完整的，一直到它的外殼脫落，數千年來還是一些也沒有損壞。我們出事的地點，離開它非常之近，一張開了眼睛，便要看見它。我來給你們一些印象吧！斯芬克司的頭圍，有怎樣大，你們大多數人是看見過的吧？那個石偶身圍的高大，就是比它小了一半，你們試想想看，那已經是怎樣的碩大了。

「全身烏黑光亮，是用黑色大理石雕刻出來的，而額赤色碗一般大的寶石做的眼睛，血噴噴地在探海燈的光芒中，兇惡地瞪着閃耀着。黃金做的耳朵和鬚鬚，更其襯托出黑色的可怕。光滑塗着黑油似的高聳着的頤頰，格外的畫出它臉部的陰險和殘酷，一股陰森的冷氣直迫入我們的肌膚。

「這個恐怖的黑神，是適正位置在巨大石像的中心。據我推想起來，那裏一定有一條可以通入裏面的路，隱藏在巖石的下面，究竟是在那裏一邊，那祇有古代僧侶們知道的，後來因年代久遠而失傳了。

「最神祕的東西，便是鑄在黑神胸膛上面的二行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我曾經研究過這種文

字，所以看得懂是這樣的兩句話：『在世界的末日，洪水重臨斯土。』這二句簡短的話，真是值得玩味，好像很有預言這次可怕洪水的含意。」

「也許不是預言，而是歷史，不過告訴後世，世界在幾千年前，也曾遭遇過一次洪水。」一個學者發表意見說。

「神祕的東西，還是脫不了神祕性，」柯斯莫說了微微一笑。

「也許在建造的時候，主持這件空前絕後工程的高僧，以為除了洪水以外，不會有別的力量能夠毀損它，揭露裏面的祕密，所以就題上了這個不是預言的預言。」中國政治家李子民參加他的推想說。

柯斯莫領着頭，認為很合理，衆人也都很同情他的推論。

亞姆斯船長見他的主腦上來了，已經無牽無挂地回復他幽默的常態。他也貢獻他的意見說：

「假若能夠把那黑神帶上來，那真是夠玩極了。同時也可以做新博物院中一件極好的考古材料呢！」

在場的人都一哄的笑了起來，緊張了半天的神經也因此輕鬆了不少，加着他們所倚賴的人，

現在已經在他們的眼前，所以剛纔的憂慮的掛念，完全在這一陣笑聲裏消散了。

四一 核心

海底冒險的代價，是喪失了達波鄉精心創造的露爾文——它是永眠在恐怖之神的前面了。孤零零的亞克，現在浮在沒落的世界上面，連它僅有的伴侶也失去了。每個曾經見過它一次二次在亞克面前出現的人，誰不悵然若失。他們都想到在哀脫那火山附近擱淺的時候，露爾文會怎樣的幫助使亞克出險，現在它是死的了。

過去的一切夢一樣的逝去了，未來的處境，正可使他們耽着心兒恐慮着，現在亞克失去了有用臂助，隱隱伏着的意外危險，隨時有發生的可能。

達波鄉當然分外的傷心，今後他是除了亞克以外，再沒有可以去的地方了，悲痛的回憶使他感到異常的空虛。本來他可以和桃樂賽接近起來，重溫好夢，但他抱定犧牲精神，絕對不願意違背他對柯斯莫的諾言。所以他碰見桃樂賽的時候，態度更是疏淡，這樣使這交際花漸漸地覺得而感

到失望。等她第二次去找柯斯莫，柯斯莫反竭力的勸她和阿勃爾和好起來，這時候，阿勃爾教授適巧得到一個友人的暗示，同時又在圖書館裏找到一本怎樣對付女人的理論書籍，纔使他恍然大悟，所以等桃樂賽沒精打采的別了柯斯莫回到房間裏，他便迎上去，儘量地使展他新學得的應酬功夫。從這天以後，他也不去參加討論什麼問題，整天的陪着她，使桃樂賽慢慢地覺到她丈夫並不是怎樣一個不可取的人物。這樣經過了幾天，他倆已完全恢復了愛好，桃樂賽也有些悔悟，再不和別的男子們去混廝了。

亞克上一段粉紅色的羅曼史，現在可以說已經結束了。至於達波鄉究竟還是獨身以終呢，還是找到他另外的伴侶，這是不關本書範圍，所以作者也不再提及，且把筆尖轉過來，寫柯斯莫和亞姆斯怎樣地商量亞克未來的行程。

亞姆斯船長仍舊傾向於按着紅海槽駛行，柯斯莫則竭力的反對着。他說現在這條路要加倍的危險了，因為水已經在迅速地退去，他們又沒有了露爾文再做他們水下的嚮導，不比從前，遇到了隱藏的險處，還有它上來警告他們。

現在他們只得完全憑藉自己的測量去駕駛，這樣的航行，尤其在半入水山嶺的附近，是非常

危險的雖然不致於去撞在尚高出水面的山峯上，但這種山峯斜坡的角度是捉摸不定的並且它附庸的峯巒，也許會很峻峭地突然的高起來，如此防不勝防，那麼這種主峯便不足當可靠的指標了，所以即使遠離了主峯，也難說下面必不會有已沒入水中的低峯。

第一樁最迫切地需做的事——如果可能的話——是設法確切地測知洪水實在的深度，其次是否仍在繼續的退。一部分也就是爲了這個原故，所以他們當時不一而足的向巴勒士登 (Palestine) 低地的海岸駛去，而轉了舵去走在埃及的上面。

柯斯莫原是預備到西奈峯，或其鄰近的幾個山峯去測量水的深度。露爾文的暴卒，不是他始料能及的。現在到了這個地步，他不得不放棄最初的計劃，因爲在那崎嶇不平的山嶺區域上面行着，多少是含有危險性的。假使他們有深水錘測的設備，在埃及上面，他們就可以行直接的測量了，可是這恰是柯斯莫在置辦亞克上的儀器時，疏忽了的幾件重要東西中的一件，所以他們沒有法子去進行。

他在地圖上發現，在阿加白灣 (Gulf of Akaba) 的北面有一座山，有三千四百五十呎高。這座山既然比在西里島上亞克擱過淺的老羅峯，要高二百二十呎，他想，即使水不在繼續下退也

足高給他們當一個測量的繩準。

他們決定了宗旨，亞克便駛過蘇彝士埠的正上面，從那裏大約再東行了一百二十哩，畢竟給他們找到了那座山；矗立在阿剌伯平地的西面。

到了這裏，柯斯莫就從那個山峯露出水面的一部份的高度上，進行極精密的測量。結果使他們非常慶幸，就是洪水的下退倒並沒有繼續下去，水平線還是同他們上次碰到不幸事件的時候一樣。

「妥當了，」柯斯莫對亞姆斯船長說，「我們可以放心地航過敘利亞沙漠，雖然，我們還得慢慢的、小心地，經過這批從死海那面南下的山脈，但不見得會有什麼意外。據我看，祇要過了這個地方，一直到古代巴比倫平原，一路上就沒有什麼障礙了。」

他們提心吊膽地一步一步駛過這一帶危險區域，柯斯莫感到受恐懼心理壓榨的痛苦，不時的搖著頭太息。露爾文的不在，他總引以為莫大的遺憾，幸而他們並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末了，由觀測天象結果，知道他們已經出了危險地帶，安全地到了深沒海底的沙漠上面。

直到今天，晚餐後舉行的音樂會和莎士比亞的戲劇從來沒有中輟過一天。那簡直是全武行

的「會議」由臨時的性質，後來改作了每天下午在大廳裏風雨無阻的舉行一小時，推利亞達和亞推爾東爵士，仍舊是這個會議的主要發言人。

這兩位科學思想家的拚死拚活的爭論，柯斯莫毫無怨容的努力，去維持他們倆人之間和平，這兩種矛盾的舉動，當然使聽衆覺得非常滑稽可笑。這樣的曾經繼續了不少時日，以後聽衆一個一個的少下去，祇剩了那些科學家，其餘的人都去找別的娛樂去了。不過，音樂會和戲劇總是每天滿場的。

斯密司很少有時間出來交際，一天到晚，在柯斯莫辦公室裏忙着謄錄重建人類的計劃，向日出方繼續行了幾天，一天亞姆斯船長宣布，依他觀測，他們已經過了舊時巴比倫城地位的上。

亞姆斯宣布這段消息的時候，剛是中午，全船的搭客正在餐廳中進餐。在用完了尾食菓點之後，柯斯莫便抓住這個機會，向着大衆作一篇演說。他說：

「諸位，我們現在已到了，聖經傳記上的所謂諾亞子孫建立的那個塔的地方。就是你們都知道的培白爾塔 (Tower of Babel)。據說他們把這個塔造得這樣高，他們的用意，是預防第二次

的洪水，萬一真的襲來了，居在這裏他們便可安全無礙了。但是，唉！這樣的奢望，假使真是他們所冀期的，那麼，事實已經充分地證明，那簡直是等於幻想。此刻，三千呎的深水，已掩在他們建塔地方的上面，不但如此，並且在這次洪水終止之前，還將要深到三萬呎以上呢！

「但是，這是這次人類有史以來的傳說，它的真實性我們也無從去考證。現在我要說的，人類有否遭着過那樣的大洪水，退而說有這樣的可能性沒有。」

「撇開有宗教色彩的傳說不談，我們且從科學的立場上來說。地質學家在「石史」中，已經獲得了確鑿的證據。證明我們這個地球，從八千萬前的無生代到現在，已經有過不知多少次的「全球的大洪水。」因為在這八千萬年中，生物由產生而滅絕，由滅絕而再生，不知有過多少次了，就是在這最近的第四間冰期的十萬年裏，類如人類的動物，出現而絕跡也已有三次之多。什麼東西使他們滅亡呢？洪水是最合理的結論。

「但是地質學家對於這種洪水的起因，都沒有肯定的斷言，總不外乎南北極冰漸的溶化，但這個理由不是充分的，不過我們沒有反證來否決它罷了。我們不能說，地球在這十萬年中——退一千步說八千萬年中——不會有過一次和我們同樣的，受了天體中別的星體的影響而發生的

洪水，不過有史以前的人類，是在自然的意志下生存的，自然要他們死，他們惟有毫無抵抗的死去，到了今天，人類已進化到跳出了自然的主宰圈，已有和自然抗戰的力量——」

說到這裏，在船橋上的亞姆斯打電話下來請柯斯莫去，他的演詞也就此打斷了。聲言一聲明日續講，他急促地離開食檯，奔出餐廳到船橋上去。

到了那裏，沒有交換一句話，他早已瞥見北方的天空，已變成了墨黑一團。烏黑的雲團，重重疊疊的醞釀着第二次恐怖的暴風雨。極猛烈的電閃，像人體中的血管一樣密佈在空中，隆隆的雷鳴不斷地捲來，響徹了全空，連亞克也給震動得打抖。

「快把船邊銖板上起來。」柯斯莫同時揪了二十只電鈴，高聲地向船伙們發令，「快把船上向外的窗洞緊閉起來。」

在幾分鐘裏，全亞克的船伙往來奔走，趕急的奉行從船橋上連續下來的緊急命令，這樣把搭客們拋入了極度的混亂中。

這時候，大地上的一切吼聲，已經震耳欲聾，用平常的聲調說話，是決難使對方聽見的了。柯斯莫把自己的聲音提高到最高音，在亞姆斯耳朵旁邊說：

「來了，核心來了。」

露天甲板上面的銖板，還沒有上全，暴雨已經開始傾倒，所以大量的雨水，像沖瀉一般流進亞克來。幸虧每個船伙都抱着犧牲的決心，爲人爲己，拚着命工作，不到一刻，一切都已舒齊，亞克上的每個窗洞已在密封之下。

在極短時間內，驚人的暴雨大倒而特倒。颶風疾勁地自從北面吹來。亞克雖是很闊大，但經不住這狂風猛烈的吹摧，竟向下風方面側去，斜了一個可怕的角度。舷側邊上的波浪，沸騰一般一直激到大橢圓形頂上，打上面越過了流到右舷來。把整個的亞克幾乎裹在水的襠襟裏。雷聲似的大雨，倒在船頂上，使船心震撼起來，嚇得許多人，張着絕望焦灼的眼睛，還以爲亞克快要顛覆了。

全船秩序混亂的情形，真是可怕極了。亞克像發狂一樣頭簸着，把全船的男女拋來拋去，如同陀螺一樣，簡直沒有一個人能夠站得住腳。在風雨的咆哮中，波濤的飛奔中，傾倒在船頂上可怖的洪水隆隆聲中，可以清脆地聽到尺浪尺浪的聲音，報告急促地留在餐廳裏面的盆子和檯上飾物的命運。

搭客們在上午還生着閒眺恬靜無浪的海面，那些排列在散步甲板上的帆布椅子，現在都滾

旋着，顛倒着，砉然猛烈地互撞着，同氈毯，帽子，外衣，其他在倉猝中被棄在甲板上的衣着，混纏在一起飛着。

這次的顛簸傾側，比第一次要厲害不知多少倍。雨聲並且越來越大，對面辨不出話聲。

柯斯莫對於他所收集的獸畜異常地懸念，便遣人四出找尋那個德國動物學家赫爾斯密勃。一個船員回來報告說，他暈船了，在房中吐嘔，這樣柯斯莫只得自己下去視察。急急地好容易給他走到養獸的甲板上，一瞥看見那些獸畜果然是在非常可憐的景況之中，就是幾個訓練過的看守者，也經不起這樣惡劣的風浪。但他們還是不敢離開他們的職位，所以仍舊等在那裏，不過亞克傾側得那樣的厲害，他們自顧不暇，當然沒有能力再去照顧獸畜了。

獸畜原是分別用鐵柵欄開的，但每隔幾天，把牠們放出來，在中央大空場上散散步——長時間的把牠們關閉在一處，當然是要影響到牠們的康健的——同時還可以把牠們的住所清掃一下。

這次洪水重臨，恰巧是在開放期內，暴雨驟然的襲來，竟然使看守者來不及把牠們趕回柵去。這時候，空場上混雜了數十種大小不同的飛禽走獸。亞克每一次傾側，牠們便在地板上橫掃

的翻了過去滾作一團。牠們互相傾軋，顛顛地掙扎着，便發出巨大的哮喘吼叫的聲音來。在滾來滾去的時候，大的獸類很容易把小的壓倒，牠們經得起壓力的，也不免要給壓傷，那些經不起的早已呼嗚哀哉了。

幾頭錫蘭的巨象，倒很聰明，牠們把笨重的身子向地板上一躺，重心移下了，便不容易翻身。牠們的近邊，還伏着許多小動物，當牠泰山之靠，但有時一個大傾側，也會把大象翻身，於是這些小動物，便被牠壓得透不過氣來。

加利福尼亞的白牛，也是一樣的受苦。弱小的蘇羊，看上去更覺可憐，牠們滾來滾去好像捲在羊毛堆裏。

四周欄杆上一切的禽類，都用爪鉤住在那裏，同時還猛烈地撲着翼膀，牠們跟着亞克的傾側搖擺着，很不容易用牠們的翼膀去維持體重的平均。

最有趣的，要算亞斯托利亞大鼈了。牠們向天摔在地上，一時翻不過身來。堅硬的甲殼在光滑的地板上，一些也沒有阻滯的滑來滑去。牠們有時撞在別的獸類身上或腿上，被撞的便跳的跳，叫的叫，鬧得一團糟。有一次撞到一只大火雞的腿上，火雞便猛用力的跳起來，張開翼膀向階梯上柯

斯莫身邊撲來，幸虧他身子瘦小，向下一蹲，火雞便在他頂上越過，纔算沒有碰着他寶貴的腦袋。

柯斯莫瞧見這種情形，躊躇着一時想不出一個適當辦法來。在這樣顛簸的航行中，要把這許多混雜在一起的獸畜分別歸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時也很危險。所以他吩咐一班看守的人，暫時離開，等風雨平息一些再來收拾。

這樣的過了幾小時，狂飈稍稍平了一些。他們方始在大空場上把健全的各自歸到原來住所去。撞傷壓傷的設法把牠們醫治。有許多弱小獸族做了犧牲品的也得收拾清楚，一一安頓舒齊，獸甲板上纔算復了原狀。

其實人們的受罪，也何曾比獸畜差一些呢？呼號哭泣的聲浪，雖然如同看無聲電影一樣，聽不出來，但是見了女人眼中湧出來的淚泉，男人臉上的戚容，在不能自主的傾擺中，張大着嘴吧驚恐的神情，已經能夠想像得出，是怎樣的驚叫慘呼了。

全亞克恐慌的程度，那時已達於極點。

四三 並不瞞你們

接着風浪呈漸趨平穩的傾向，人們已經比較的能夠行動，醫師的候診室裏，頓時擁滿着求治皮膚破傷的病人。每個醫師，除了自己也受傷的以外，不得不都在顛簸之中出而應診，盡着他們的責任。

柯斯莫等風浪稍微平息一些，秩序也有了相當的恢復，便召集全數尚能支持着離開他們房間的人到大廳裏來，向他們報告一切情形，並訓示他們應當用怎樣的耐苦精神，去沉着應付目前的環境。大廳上面雖張着避聲幕，可是頂上的雨聲迫着他，不得不用揚聲器來說話。

「我並不瞞你們，」他最後說，「我們已到了最惡劣的地步。非要到我們過了星雲的核心，環境一時不致會改善。不過，無論如何，亞克是一艘堅實的巨舫，並且又貯備着充足的食糧，我們一定能夠渡過這個難關。」

「你們大概都注意到，你們的房間是特別的儘量採用木料做的，這是預防傾側厲害起來，你要撞跌受傷的。我要你們都住在裏面，除非我召集你們到這裏來聚會，切不要離開你們房間一步。」

「海面的情況，如果對你們出房間來，沒有妨礙了，隨時我會通知你們的。至於飲食一層，照常

會送到你們那裏來。我要求你們，對於我和我一切的屬員要有絕對的信任心。這是我最重要的一句話。」

實際上，這種柯斯莫要別人信任的自信心，他自己和亞姆斯船長卻難能享受得下。剛纔過去的狂風，它狂暴的程度超過了柯斯莫能預料的最高限度，他目覩，在這種颶風的前面，亞克簡直是不能統馭的了。

他們最關切的，是確定傾倒增高水平線的速率。這也使他們驚訝不止。量雨計的指針，總是在每分鐘四吋左右，有時甚至於到過每分鐘六英吋。

雨聲這樣的大，使船橋上職守人的談話感到十分困難。現在柯斯莫把他預備的活動電話對講器裝置起來。這是一付對講的電話機，每人頭上套着一付聽筒和一只話筒，像電話局裏接線生一樣。聽筒四週襯着厚呢，所以隔聲的效力極大。對方講出的話，又經放大了傳進耳朵，所以很是清晰，一些也不會給外面的聲浪所擾。裝置舒齊，他便能和亞姆斯船長在船橋上暢談無忌了。

經過一番考慮，柯斯莫起始和船長討論這次大雨未來的預測。他說：

「星雲中央的密度，比我當初預想的要更密，凝結體非常的多，但是不規則的。我想在北方的

傾倒，很可能的要比這裏快得多，就是凝結體要傾倒得更多，因為地球的那一端，是向着星雲挺進的最前部分。

「從這一點上面推想，北方將有很大的急流向南面下來，這是很合邏輯的結論。那麼無疑地我們將給那個急流向南掃去。暫時的這對我們並沒有甚麼不利，我們正是要向南到印度洋區域去，但是不要太快的給急流向着這個方嚮帶去，所以我想最好的是把亞克掉首向西南方行。」

「在這樣不見天日的黑暗中，你叫我怎樣能夠辨別方嚮呢？」亞姆斯聽完了咆哮地說。

「當然你要盡你的力量借助羅盤儀來駕駛呀！」柯斯莫說話的態度是鼓勵着他和衷共濟。但是，事實上合乎柯斯莫的推測的，只有一部分。星雲核心組織的密度，確是非常的不規則，凝結體的傾倒，但是在北方要比較多些，並且是離奇無定，地球上有些部分所受到的，會比別處大數倍以上。因此這種不規則的傾倒所產生的急流，不單自北方來的，它們從各處趕來，結果在集中的地點，釀成一種極大的漩渦。

在亞克所在的附近，也發生一個同樣的漩渦。它的範圍極大，囊括波斯和亞刺伯的全部，向着時計針撥動的方嚮旋着，同時還給喜馬拉雅，與都庫斯，和高加索等大山脈阻住它的去路，所以把

它的渦流激得更有方。

這樣的一個可以推想得到的結果，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柯斯莫竟忽略了。等她和船長發覺了這個變化，亞克已經捲進了漩渦。他們想要掉轉方向，跑出這危急的地帶，但是努力的結果是一些也未見效驗，現在這偉大的亞克，已經失了抵抗的力量，不由自主地被逐回頭，隨着渦流向幼發臘底斯河 (Euphrates) 和底格里斯河 (Tigris) 的流域上游去。

他們對於自己所在的正確方位，簡直是茫無頭緒。不過他們卻知道大約的行動方嚮，經過不輟的死板記錄，又給他們約略地知道了前進的速率。

幸而以後風勢沒有剛起時那樣狂暴得厲害，但是，亞克雖發揮了它引擎最高的能力，去反抗急流的來勢，還是鮮見有一些效力。

一天一天這樣的過去。因為雨圍密猛的緣故，日夜的區別，祇能從定時的天光變化中看出來，從全黑天到一種昏暈的薄光天——當太陽在地平線上的時候——再漸漸的昏暗下去，到全黑天，這樣算是過了一天。

洪水高漲的速率，每二十四小時中，不下六百英尺，這樣的是已經把亞克提高到苦第斯登山

(Kurdistan) 的平線上了。

在他們被逐到米索不太美 (Mesopotamia) 平原北部的時候，他們不時向天空最亮處——那矚矚不辨的太陽求着方位。用了這種不正確的觀測，綜合他們所能辦到的記錄，計算結果，他們確信，亞克已行近了黑海和高加索山脈的一帶地段。

亞姆斯船長查了一會地圖，向柯斯莫警告着說：「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我們不停的向着東北方流去，不是要撞到亞拉勒脫山 (Mt. Ararat) 上去了麼？它矗立在那裏，山巔離舊海面有一萬七千多呎。洪水無論怎樣大，我想它現在一定還沒有沒去。亞克已經失了自主的能力，你預備怎樣去避開這個危險？」

柯斯莫聽了船長這句似乎合理的問話，半晌說不出話來。他摸了一會頭，但是他的手總覺得非常不順便，每次沒摸到半頭總是給對講器越着頭頂的金屬帶阻止了。忽地他高聲叫出來：

「假使亞克現在給漩渦的趨流鼓着駛行，同時這個亞拉勒脫山還高高的伸出水面，我們便有救了。」

「這話怎講？」這老航海家一時摸不着頭腦的問。

「海流的漩渦。」柯斯莫解釋着說，「大都是由急流碰着高山擋住去路，以致折轉了方向而發生的。所以在漩渦的邊緣上的高山，一定會自然地使亞克在它面前橫過，而決不致撞到山上去的。」

這時候羅盤的指針，漸漸從東東北移向正東。

「我們現在行駛在漩渦北面的邊緣上了。」柯斯莫得到了相當證據以後說：「假使方位正確的話，這高大的山峯一定在我們左舷外面了。」

他指揮船員把強有力的探海燈亮了，向左方照去，經過含着濃密雨水的大氣，忽然電火一閃，給他們隱約地瞧見一個山峯，黑黝黝地在離船一百呎的地方。

「好險啊！」柯斯莫回過頭來向亞姆斯說，「亞克若不是捲進漩渦，我們也許會在昏暗中撞上山去。」

「又是駛到山中來了。船長憤憤地，「我們又在這種天礁的窠中了。」接着他又嘆息地問着：「不知我們會給漩渦帶到什麼地方去？」

「照漩渦的流勢，它會把亞克帶到達麻文峯（Dama Vend）和愛爾勃茲山脈（Eilbuuz）的南

部，去駛在波斯高原的上面，到了那裏，假使漩渦的趨勢，因水的昇高而改變起來，我們也許有機會溜過俾路卻斯頓(Beluchistan)而直達印度。那時我們可以沿着喜馬拉雅山脈南麓航行，我們的目的地近了。」

「不見得這樣容易吧？」亞姆斯吸了一口煙這樣地回答，「那時最好請你自己來把舵。」

「不要這樣膽怯，你一定能夠勝任的。」柯斯莫微笑着說着。「下一次你拋錨的地方，恐怕要在額非爾士峯的巔上了。」

四四 溜出了漩渦

現在亞克順着漩渦的趨流航行，不像前幾天那樣需吃力地反抗着激急向北的趨流，所以很覺穩定，它用每小時六哩的速率，向東南駛着。

一路上沒有遇到巨風，因此亞克顛簸的程度也沒有起始時候的厲害。現在大廳中已有乘客來走動，大眾的憂慮也鬆弛了不少。

船頂上的洪水傾倒的聲音，比較起始的時候卻要大，因此對於沒有對講機的人，通話便變成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不過光線倒很充足，至少彼此能夠看得見，所以，如果不容易用聲音來傳達意思，不難假助手勢來表示欲說的話。

柯斯莫圖書館裏搜羅的書籍，很是廣博。有不少人用棉花塞住了耳朵，鎮天坐在那裏，讀着已失蹤的世界的故事來消磨時日。

理查特王和亞莫斯白朗克看着柯斯莫和亞姆斯的樣，也裝起一副對講話機來。他倆常常那樣的作着長時間的談話，好像是在交換着關於一國財政或那種御前政治的祕密談話似的。

這兩個人都有很豐富的歷史知識，和充分的想像力，所以想起他們現在漂泊所在的地方，就是大亞歷山大帝曾征服過的廣大帝國的上面，不覺起了深切的感觸。他們談起，那馬基頓人橫過沙漠爬越高山的長征，大亞歷山大一生的事蹟，對於這一段歷史感到異常的興味。

漩渦的勢力，似乎漸漸地在那裏消滅。亞克便恢復了自主的能力，一路向東南駛去。

在離開亞拉勒脫山境後十二天的早晨，亞姆斯船長用不準確的測算方法，算出亞克當時所在的方向，是東經六十九度北緯二十六度的附近。

「好啊！亞克的進行工作真是不差。」柯斯莫現出歡愉的神氣，向亞姆斯船長說，「現在已經給你橫過了俾路卻斯頓，駛在印度河流域上面了。前面就是印度西部的沙漠。從那裏繼續前進，可以直達恆河。實際上即使轉向北行，沿着喜馬拉雅山脈走，也屬絕對的安全的，祇要對幾個高峯保持相當的距離好了。我想我要這樣幹去。」

「我不願意再傻到山邊上去，」亞姆斯又是咆哮地說。

「你別這樣的固執，這次可不要緊了。」柯斯莫又是微笑着。

船長拗不過柯斯莫堅決的主張，最後他也只得服從了，於是便把船首掉向喜馬拉雅山脈的方嚮走。此刻他們已全然駛出了大漩渦的勢力範圍。

在這古代「世界屋脊」的屏障後面，海面要比較的平靜，雖然有時仍舊有猛烈的趨流，從西藏方面，經過山凹湧到印度方面來，可是這是要算不常見的特殊情形。

柯斯莫根據他估計的洪水或能的漲率，並合着趨流的方嚮和來勢一起計算起來，結果他算出，除了帕米爾高原的最高地，此外無處不已沒入水中了。

他想水平線或許已經高漲到一萬七八千呎之間，這是極其可能的事。不過後來由事實所示，

無疑這個數字是估計得太小了。原來在北方的傾倒，比柯斯莫所推測的要大得多，洪水實際的高度，已超過他懸揣的不知多少了。

當他們行近本茹省 (Punjab) 東部喀什米爾省 (Cashmere) 南面的高山時，如果能夠給他們望見那裏的幾個巨大的山峯，他們一定會發覺自己的錯誤。可是當時即使在天空最亮的時候，也不過祇能望見近距離以內的東西，格於目力，他們還是在能瞧見這批山峯應有距離的南面。在過了他們臆斷的德里城 (Delhi) 上面之後，他們折向東南行，按着恆河流域的一條路線駛着。

在極慢的航行中過了十天，忽然天空裏發生一樁意外可慶的變化，就是傾倒的猛勢已漸漸減輕了不少，雖則穹空還是那麼古銅色的，但有時太陽竟會從雲端裏露出臉來，大雨全部住滴了一二小時，在夜間，天上閃爍的星星也隱約可見。

這可使柯斯莫大大的詫異，他能夠推得唯一的結論，星雲中部的密度，雖比他預估的要密，可是它的體積卻比他預期的要小，自從洪水第二次開始以降，到那時候前後不過三十四天，除非現在的景象是詐騙的，可說洪水告終已在目前了。

亞姆斯船長沒有錯過一次機會，一見有機會，便進行天象和太陽的觀測，結果使這個航海家的心窩裝滿了喜悅。他堆着滿臉笑容，告訴柯斯莫說，他們是正在東經八十八度二十分北緯二十四度十五分之間，並且得意地像一個小孩一樣自詡着說：

「現在我是一個已成功了的航陸家了。可是那不是容易的，是將我過去的名譽作孤注一擲換來的呀！」

「差不多恰在孟加拉省(Bengal)的慕爾西達巴特城(Moorshehabad)地位的上面呀！」柯斯莫參閱着地圖說，「宮金瓊茄峯(Kunchinunga)不消再向北三百哩便到了。額非爾士峯——世界的最高點——距那個峯已不到一百哩了。」

「不過你不預備駛到那裏去吧？」亞姆斯跳起來問。

「如果天氣像現在一樣繼續下去不變化，我要北進到大吉嶺(Darjeeling)，」柯斯莫回答說，「然後向東，航過上緬甸，駛進中國，從那裏再轉向北行。」

「我想我們總可在山脈間，設法找到一條路，駛進西藏，總之，先要看水的高度怎樣。假若我們能夠駛近宮金瓊茄峯去觀察一下，水的實際高度就可以確定了。我們本也可按着雅魯藏布江

(Brahmadura)走,但我卻不敢,因為這條路太多危險了。」

「據我看來,你已造成了一個大大的錯誤。」亞姆斯在聽了這段話以後說,「在第一次我們可以從地中海直上黑海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北上橫渡俄羅斯,直達西藏?」

「我也正在開始想,我該這樣的走。」柯斯莫轉着念頭似的回答,「但是在我們動身的時候,水的高度還不夠使我們放心取這條航路。後來既已到了埃及,我也不願意再倒退回去。是呀,這條路要比現在那條好!」

「當然要比航在這種五英里高的山峯間要好得多了。」亞姆斯船長發着牢騷說,「大吉嶺有多高?我不要再去攔在山上。」

「放心,絕對的安全,你放心好了。」柯斯莫微笑着,「大吉嶺在舊海平線上僅僅七千三百五十呎,即使差一些兒也極有限,它現在早已埋在很深的水下了。我還想,我們差不多可以不冒一些兒險向北一直駛到宮金瓊和茄峯的山麓。」

「哎呀,聽聽這個名字已經夠危險了,」船長說,「不過,我想你自有你的錦囊妙計,你說出方嚮來,我們說走就走吧!」

路上經過二天纔到了大吉嶺所在的上面，原來並不需要這麼許久時間，因為天空間歇的轉黑，大雨又像瀑布一般傾倒下來。但總是不出二三個鐘頭就停止了，於是天空又開朗了一回，這樣的一天不知有幾次。在天昏地黑的時候，無疑不能維持通常前進的速率。

離大吉嶺前進，柯斯莫無時無刻不密切地注意着宮金瓊和茄峯出現。到那時候，他開始發覺他推算上的錯誤。

按每日平均漲六百呎計算，從洪水重來起直到那天，三十六日中所漲的水的高度除去，該峯應該尚拔出海面三千餘呎。

但是實際上卻不見一些影踪。起初他們還以為是已經完全沒去了，但在它的方位內搜索了半天，結果給他們找到一個小的岩石島。柯斯莫在四分之一英哩的距離外，慎密地測量以後，知道它高出水面還不到兩百呎。

工作完畢，他對亞姆斯船長鄭重地說：

「這是一個對於我們有莫大關係的發現，我們可以省掉不少繞道的航程。現在水的高度，一定在二萬七千九百呎左右。在喜馬拉雅山脈中雖然有不少高峯，但實際超出這個高度的沒有幾

個。

「現在我們可以大膽地一直駛到『世界屋脊』那邊去了。我一定要駛過去，但我們先要決定從那裏一面駛去最妥當。我不肯失去這個機會去等着觀看海水掩沒『世界屋脊』。如果千日的夙願，能取償於一旦，該多麼的快樂啊！」

「別這樣的過分樂觀，天氣還沒有安全呢！」亞姆斯反對着，「萬一我們又給籠罩在傾倒下，四面都是墨墨黑的，我可沒有這樣大的本領，能夠在這種二萬八千呎高的山嶺中用探海燈來駕駛，何況最強的光芒也照不出一百呎以外的東西。」

「那麼我們就在它南面逡巡着，等幾天看吧！天氣到底怎樣，會不會再有變化，倒是難說的。我自己也這樣想，傾倒還未見得完全過去，事實是這樣的，我希望洪水能再高上去些，我要看見世界的最高點在我眼前沒落。」

「你要它高，儘管的高吧！即使高得和月亮齊高，也不過如此，未見得有怎樣的花樣。」船長回答着。

四五 世界頂點的沒落

在印度上面航來航去，過了四天，在起先的三天中，倒還有間歇的傾倒，可是在最後二十四小時中，卻不會下過半點雨，天色也改變了許多。柯斯莫見一切星雲帶來的現象，都是在退滅的直線上走，便宣告不願再等了。他說：

「額非爾士峯不過高於宮金瓊峯九百四十尺，恐怕在我們趕到那裏之前，它早已沒入水中了。」

「洪水仍舊在那裏漲麼？」達波鄉間，這時候因為天氣已經放晴，幾個舊同伴又集着在船橋上了。

「是的，仍舊在那裏漲，不過是慢慢的。」柯斯莫回答他說，「現在我們不是仍舊可以看得到北方下來的趨流嗎？這就是指示凝結體的雨水仍舊在那裏傾倒。我預言，在一切完了之前，洪水一定要達到極近六英里的高度，我們且等着事實來證明吧！」

在這時候他們已回到了山嶺的附近。天空已經轉呈蔚藍色，一日之中，雖有幾次過路的陣雨下來，但在其餘的時間中，天氣大有從前八月的歐洲南部的氣象。

柯斯莫下令把散步甲板重新開放起來，亞克上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欣喜開懷，又恢復了他們往日悠閑地躺在帆布椅中的生活，或者在甲板上，偕着意氣相投的伙伴或自己的妻孥等，三三兩兩的一邊散步，一邊談話着。交際又開始在他們中間復活起來。

要使他們明瞭他們的處境，倒要費一些腦力，可是一次抓住了他們的心，又是那麼的勸解不通。

現在，他們是漂在幾乎平靜無波的海上，微溫的海風柔軟地吹着他們的臉龐，頭上又曬着炙熱的太陽，需要蓬帳去遮蔽強烈的日光——他們是浮在「世界屋脊」的最高頂點，也就是千古的雪的老家。

在他們四周微縐的綠水下面，都是二四〇〇〇呎，二五〇〇〇呎，二六〇〇〇呎，二七〇〇〇呎，二八〇〇〇呎高的山峯，一排一排白的浪花，在它們上面捲過，卻瞧不到它們一些兒踪跡。

全部的船上乘客，此刻都十分同情柯斯莫的願望，大要要在額非爾士峯隨着它高大的兄弟

峯一同沒入水中之前，見它一面。

他們根據從前中國政府的測量，知道額非爾士峯準確的方位，再加觀測的條件齊備，亞姆斯船長又能夠精確地查出亞克所在的地位。兩者之間的距離方嚮確定了以後，他們便徐緩地向着西北駛去，百餘對的望遠鏡，同時向前面的水平線懇切地望着。

一天，二天在失望中過去。

末了，在他們開始搜索第三天的中午，瞭望臺上忽地傳下歡呼聲來：「前面有陸地。」亞姆斯立刻掉轉船首，向着那塊新發見的陸地行去，行了一個多鐘頭，可憐渺小的峯頂纔漸漸地映入眼簾。

「這無疑是額非爾士峯，」柯斯莫說，「這就是世界的皇冕。」

從望遠鏡裏看來，它的外形真是非常的奇特，在它最高巔上的是一塊微朱帶褐色的大岩石。它的面積依估計起來，還不到三十方呎，高度僅僅有三呎多一些，矗立着露在一片碧色的水上，映之下，令人起一種神祕的感覺。這塊岩石的形狀，確像一頂別具一格的皇冕。

因爲溫度增高的緣故，那裏的雪早已在好久之前融化完了，當然現在已見不到一些雪的踪

跡，不但如此，而且今後在嚴冬的季候裏，在這個緯度內，也不會下雪的了，因為大氣的全部，已經提高了幾近六英里。

這裏在從前是氣壓計中的水銀柱要跌倒玻璃管底點的地方，但現在正是海面氣壓的範圍。全世界的陸地就剩這樣一塊了！

北面，在淹沒一切的大洋下面，就是中國的西藏大高原；向東，在遼遠的地方，便是中國本部，同着它五萬萬的人口深埋在海底裏；向南，就是他們已航了許多時間的印度；向西北，帕米爾高原和興都庫斯山脈已沉淪在萬丈深淵中。

柯斯莫立在甲板上說：

「當這個高峯的巔上積着雪的時候，它的高度依估計有二萬九千〇二呎，或近五又四分之三英里。現在積雪已去，無疑要相當的低了一些，但是我想，這最高部分既是這樣的峻峭，而且積又小，必不免常給大風吹掃，在從前，它上面的積雪也並不會十分厚的。」

「這個峯一定還在那裏一些一些的沉下去。」最後達波鄉說，「據我觀察，在最近的十五分鐘裏，已下去了三英吋。」

「把你們的眼睛，釘在某一點上。」柯斯莫向着其餘也在觀望的人說，「你們便可很容易的看出，水是在不斷的高漲。」

大家都目不轉睛地凝視着，終於沒有一個人再疑惑這個事實。世界的皇冕，確是一吋一吋的在那裏沉下去。在一個鐘頭之後，柯斯莫的儀器指示着，最高點離水面僅有二呎了。

「唉！神州陸沉的慘禍，竟會降在我們一代人的身上，黃帝呵！你知道了你億兆的子孫，現在只剩了我們幾個，不知你要痛哭流涕到怎樣地步！」在柯斯莫旁邊的中國政治家李子民博士，用中國話淒切地悲嘆着，含在眼眶中苦酸的淚珠，像泉水一般湧了出來。那時聚着在一起的幾個中國人就是譯者也曾提過的袁思文，薛薄霖，杜浩等聽了，也不禁泫然欲泣，張着噙淚的眼睛，直望着這一方碩果僅存的國土。

「李，你在說什麼說？」柯斯莫明知他們的心緒，好奇地問。

「我說——唉——我的祖國已沉至最後的一方了！」

「我的故鄉，我的國家，早先你的國家沉沒了，我們有什麼法子呢？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我們除了當它是一個夢，簡直永遠不會能解脫這個精神上的桎梏，至於已死去的人類，他們不肯聽我

「苦口婆心再三的忠告，叫我也莫奈何呀！」

起初在旁的人，沒有一個不興奮異常，抱着一種不自覺罪惡的觀念，他們認爲及時趕到，看着世界最高一點陸地的沉落，確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但他們並未想到，在傾刻之間，世界上將不留一吋陸土，一萬九千四百萬方哩人跡能到的全球面，將盡是流質的水體，除了亞克算是滄海一粟的例外，球面再沒有孑遺的實質東西。他們將從兩棲動物，變成絕對的水棲動物了。浮在這水國的上面，亞克又和鯨魚等的海獸有什麼兩樣，他們便是海獸肚裏的寄生物。

四六 爬山家遺迹

柯斯莫和李子民兩人的對話，現在又喚醒了亞克上一羣人的迷夢，使他們警惕到自己是住在親歷舊世界最後一頁的歷史，人類的命運，已到了最悲慘最嚴重的階段，一個個不由地怔怔的呆住了。

「但是，凡塞爾先生，你預言的大陸隆起，要從什麼時候起纔開始呀？」一個人這樣的發問。

「隆起的結果決不會這樣的快就昭然彰明起來。」柯斯莫搖着頭問答，「這是可能的，也許那種隆起已經開始了，但如果是真的話，一定是給不斷高漲的水掩蔽了，以致看不出來。」

「那麼，我們要等多多少時候，纔能重見西藏透出水面來？」

「我不能說，但總是要好久呢！不過你們不庸憂愁，我們帶足着充分的糧食，並且地球離開了星雲之後，天氣便要放晴好起來。」

他們在這世界皇冕的四周，繞了一個圈子，那時祇剩一呎多一些的岩石，尙留在輕柔的波浪上面，浪花還不停的嚐試舐着它，同時水仍舊在那裏爬上來。中國物理學家杜浩忽然地從人叢中間穿事過來，走到柯斯莫的身邊，懇切地望着他說：

「凡塞爾先生，你肯允許我駕一艘小舟到那裏去，在我祖國最後一方陸地上，也是沒落的世界皇冕上，拾取一些岩石做做紀念物麼？」

杜浩的提議立刻受許多人的附和贊成，竟然有二十個人表示願意一同去。

「我非常抱歉。」柯斯莫向着這批切望着的申請說，「這是杜浩先生的意見，我們讓他獨自人去，你們不是瞧見，那塊岩石完全的沒入水中，已經迫在眉睫了嗎？去的人一多，必然要發生意

回頭他對杜浩說：

「好，那麼，我並且派二個船伙同你一起去，幫助你。你決定要去，請趕快吧！遲了一刻，水蓋上了它的頂巔，便要沒有地方可以着足了。」

命令很迅速的下去，五分鐘裏，杜浩在許多羨慕的眼睛下，感動地跨下了小艇，極快的駛近這方行將給綠波蓋沒的岩石。

在亞克上的人，看着他，用很興奮而敏捷的動作，一躍跳出了小舟，兩腳着了陸，便舉目向四周一望，接着他很驚異地俯身下去，拾取什麼東西似的，待仰起頭來，手裏已經擎着一根同岩石相差不多顏色的長尾丁字形的東西。他把那件東西豎着細辨了一會，握着那東西的雙手忽地嗒然下垂了。

這邊的人望見了這件東西，沒有一個不咄咄稱怪，紛紛地議論起來，究竟不知是什麼東西。連柯斯莫也是十分詫異。他豎起了望遠鏡足足望了二分鐘，然後取下了滿意地叫出來：

「噢，原來是一柄爬山器！」

其餘架着望遠鏡還沒有瞧明白的人，現在都放下了望遠鏡，別轉頭向着柯斯莫，聽他推測的解釋。

「在這次洪水之前，額非爾士峯的頂巔，是人跡不能到達的地方。過去的人類，雖則曾經組織過不少爬山隊，企圖達到這個巔頂，歷史告訴我們，可是沒有一次成功過，每次總是被風雪寒冷迫着中途退了下來。現在，在那裏竟發現了爬山器，可知已經有人跡到過。但我可斷言，決不會在積雪未溶化之前，那一定還是星雲核心來前不久的事情。一時我也不便作什麼推測，待我見了那件東西再說。那件東西顯然的在那裏已經擱了一個多月，所以你們可以看見，已是滿厚鐵鏽，怪不得我們一時瞧不出來是什麼東西。那真是意想不到的，那裏居然已有過人跡。」

他們聽完了柯斯莫的推測，現在又舉起望遠鏡向杜浩那邊望去，他們不約而同的呼喊出來。「他又找到了什麼東西了啊！」

從船上望去，看見杜浩手中此刻又多了一根短竿，竿的一端好像還縛着一些布片。他拿了這兩件東西，舉起兩眼望着空中行雲，像在那裏追憶什麼事似的，又像在傷心地默禱。他呆了半晌沒有動靜，船上的人首領長巴，等，等，等。

「快回來啊！水要到你的腳邊了。」

這時候，水已漲沒了低處，留在小艇中的二個船伙，也着急起來，向他催促，那方纔把他從迴想中追了回來。他覺得漲起的水已經吻着他的鞋底，知道不能再事戀留了，便一腳跨進小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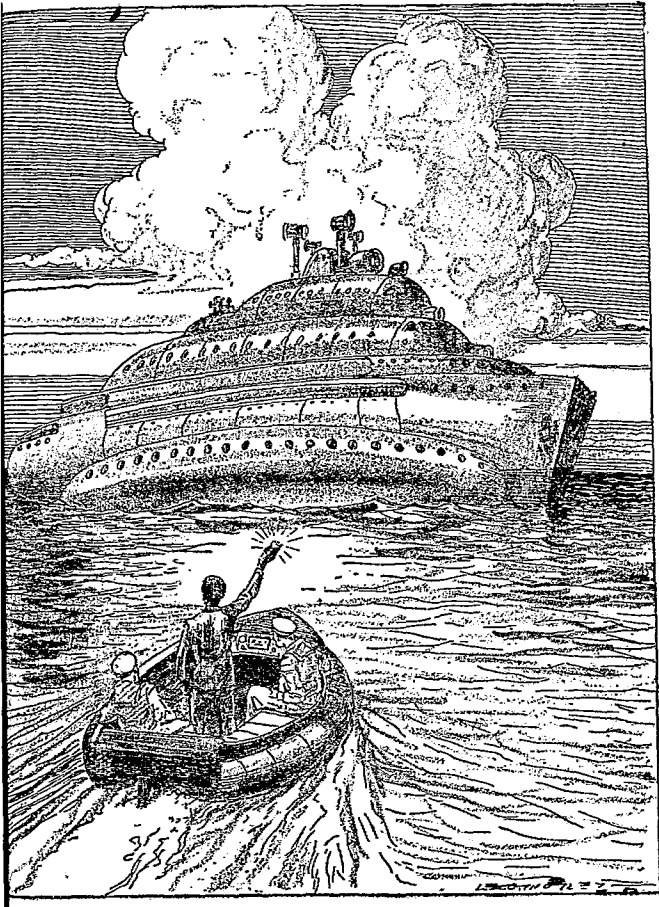
當他離開幾近全沒的額非爾士峯巔的時候，他向着祖國最後一塊陸地，很悲壯地行了一個敬禮。柯斯莫雖然說過它在將來必定要重出水面，而且是世界最先出現的陸地，但是他現在親目見它下葬水墓，如何能够釋然於懷呢？好像對着行將別離的鄉父似的，他想着：

「此去不知何日重面。」

小艇行近了亞克，船上發出一陣歡呼。但在這歡呼聲裏，也有雜着感慨的嘆息。這塊世界僅有的陸地，現在也免不了掉要淪入水去。

杜浩對着他們點點頭，表示感謝他們關懷的意思。等他登上了亞克，他便逕直的走到柯斯莫身邊，一面把那根短竿和爬山器遞給柯斯莫，一面感奮地說着：

「凡塞爾先生，這是兩件舊世界的紀念物，也就是敵國最後的遺物。你瞧，那每竿原是樹在山頂的旗竿，給大雨沖倒擱在岩石的裂罅裏。上面繫着的敵國國旗，早已沖得不成樣子，現在祇存些



小船行近了「亞克」船上發出一陣歡呼。

破碎的布片了。這旗子無疑地是那爬山器的主人爬山家郭宓崗所樹立的。它木柄上不是刻着他的名字麼？」

柯斯莫接了拿在手裏凝視了一會，便低着光而禿的腦袋，默默地在那裏推敲。衆人都爭先恐後的過來，要瞧瞧這上面刻着的名字。

「上面刻着 P. K. K'wok 是不是你說的郭宓崗呢？」一個觀看者這樣問。

「一定是他，」杜浩答着。

「你認識他麼？」

「這是五年前的事吧？我在四川成都大學講學的時候，他是那裏的地質學教授，那時我們會經一度過從很密。他那付溫和不像爬山家的臉龐，此刻又浮在我的腦膜上了。」

這時柯斯莫向船員要了一把鎚子，他一聲不響，鏘鏘的把爬山器上黃而厚的鐵鏽敲去，末了，在鐵器中部給他發現幾個內凹模糊但還可鑑辨的中國字。

「杜，這是什麼字？大概是製造廠的名字吧？」

「中——央——鋼——鐵——製——造——廠——製——」李子民搶上一步湊上去看

了，這樣顛聲地一字一字讀出來，接着又譯出來給柯斯莫聽。

「爬山器很少有機會離開爬山家的手。爬到這樣高的山峯決不會僅僅一個人。」柯斯莫自言自語地說着，替自己設下了推想的藩籬。他又向杜浩問着：

「峯上再有其他人類的遺跡麼？」

「沒有，」杜浩答着，「我會向山巔全部瞧過，再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找到了。」

衆人聽到這裏，大家不做聲，同時有一種感想在每個人腦中出現，他們悲憫地想着，這郭密崗能够爬到人跡未曾到過的世界最高點，還是不能倖免一死。

這樣地過了一分鐘，忽地聽見柯斯莫提高了喉嚨說話，把衆人從幻想裏拖回來。

「這兩件東西，」他擎了起來說，「如何會到額非爾士峯頂上，我已在腦中做好一段理想的故事，至於事實到底是怎樣的，除非郭密崗能够從水裏爬起來對我們說，那裏永遠不會曉得的了，在這兒不便說話，我們還是到大廳裏去吧！」

他領了首一步一步向前走，一邊還在轉着什麼念頭。中國人以外的人，差不多都是受着好奇心的驅使，隨着他步入了大廳。

袁思文，薛溥霖等，始終沒有說過半句話，靜穆的悲悼，比放聲的痛哭要格外哀傷。自從上了亞克到今天，他們從來沒有這樣悲切地哀悼祖國，這樣地緬懷過追思過故國的風光。他們俯倒了頭，跟在一行人的後面，一付痛苦的表情，猶似喪縵中的徒步送殯者。

四七 杜造的故事

柯斯莫立在講臺上，等衆人坐定了，便開講他的故事。

「那是沒有疑問的，死去的遺留這兩件故世界遺物的人，一定是中國郭密崗先生。我也曾聽見過他的大名，他所組織的密崗爬山隊是名聞遐邇的。諸位裏面，有不少人也許對他的名字，已經很熟悉。記得有一年，他在美國最大的旅行雜誌——「世界旅行月刊」上發表過一篇「爬宮金瓊茄峯記」，着實曾經轟動過一時。他是世界爬山家中已成功的一位。」

柯斯莫用幾句簡括的話，把已死去的郭密崗介紹出來，已給聽衆一個極好的印象。故事的本文就在這裏起始：

在全球的氣候劇變奇熱之後，而在南北極的冰山水河還沒有溶解之前，高山上的積雪已經溶化了。當時，郭泌崗已計劃好了爬額非爾士峯的企圖，摒擋了一切，爬山隊也組織妥事，只待山雪融化到不妨礙爬登的地步，他們便可出發。他的動機一半是聽了黃銘的勸告，叫他們避到西藏高原去，其餘的一半是爲了要圖逞他的雄心。

到海水溢上了岸，他們早已動身了三個星期光景。在星雲的先鋒侵入地面的時候，他們已高出海面一萬四千呎的地方了。在山岩裏躲過了那十天暴雨。不論在那方面，他們都有充分的準備，正和一個有組織的避難隊沒有兩樣，所以，他們並沒有感到怎樣了不得的艱苦，比較從前在冰天雪地中爬山，所過的生活，也不過如此，何況他們早鍛練出了一付耐苦卓絕的筋骨。

他們沒有碰到什麼人，因爲沒有爬山的學問和經驗的一般人，很難有這種膽略，敢爬登這個高度，同時在他方面，這也不是純粹遊歷性質的團體所能够勝任的，最成問題的便是設備和糧食。若是說逃避洪水的人，更其談不到有充分的時間和能力，得昇到一萬四千呎高的地方。假定這種人在大雨開始傾倒之前，已經到達了相當的高度，但在水柱轟擊地面的時候，更少同郭泌崗一行人有碰到的機會。

柯斯莫緩緩地一句一句敘述下來，入情入理，頭頭是道。立在講臺角上的亞姆斯凝神地聽着，把取下嘴上啣着煙斗的右手，挾在左腋下面，很自然地點點頭。

「事實也許是這樣的吧？」

這個念頭不覺浮上聽衆的思潮，有幾個甚至極相信地貫神傾耳聽着。

大雨住滴，他們也同其他的人一樣，以爲星雲已經完全過去了，於是略事整理行裝，過了兩天，便又出動向上爬去。他們這次大規模的爬山，一定要長時間的和下面世界隔絕，所以一切應用的必需品，必須全部帶着一同上山。因此起初的幾天，進行很是遲慢。他們在沿路一定要紮起分營，派幾個隊員留守，同時還留下一部分必需品，所以一路上人數和攜帶的東西，成正比例的減少下來，但愈高的山路愈是難走，爲了這個理由，他們也不能十分輕快，平均起來，每天祇可以爬五六百呎。

在他們爬了二十二日之後，幾乎已經達到頂巔，那時離海平線已有二萬七千呎，再上二千呎，全是峻峭的幹峯，他們便在那裏紮下最後的分營。他們休息了一天，郭茲崗便偕了幾個老爬山家出發，預備在短時間內爬到頂巔。因爲隨身沒有多帶東西，上昇的速率差不多要增加了二

分之一。在第二天的薄暮，去頂巔僅有二百呎，夜間在沒有屏障的峯巔上，風勢不庸說一定是大的，他們便在山腰裏過了一宵，預備明日去趕完這一段最後的路程。

下一天清晨，經過一番辛苦的奮鬥，他們竟成功了。世界的最高點，現在踏在他們的腳下，這是何等偉大又光榮的事啊！他們樹立了一面旗幟，算是他們到過的記識。

當時他們的心頭充滿着萬分的快樂，那裏知道這一天是天好的最後一天，也就是核心蒞臨斯土的那天！

狂風閃電，突然的發作起來，他們不及爬下這個峻峭的峯巔，祇好伏藏在岩石下面。倘若你們還能够記憶起，第一次大雨裏亞克在大西洋中怎樣的給水柱嬉弄的情形，那麼你們不難想像得到他們的命運。他們是連人帶物一古腦兒給大雨沖下山峯，這就是郭密崗在死神掌中掙扎下脫手留在那裏的東西。

他一邊說着，一邊又舉起了那根爬山器。

話要說回來了，今天不是杜先生上去發現這兩件可貴的東西，你們決不會聽到我講這麼一回我杜造的經過。

柯斯莫說末一句話的時候，把「我杜造的」幾個字的聲音特別提高，這樣把許多聽衆的思想收集轉來，明白這是一段臆造的故事。一陣熱烈的掌聲，算是表示稱讚，可是這卻使着每一個中國人感到萬分的難受。

掌聲停了，仍是立着的亞姆斯船長，把右手拿着的煙嘴直指着柯斯莫，很正經似的說：

「請你再講下去，老郭給水柱沖了去以後怎樣？他有沒有靠他本身的浮力，浮到水柱頂上去？」

這句有意說笑的傻話，引起了哄堂大笑，柯斯莫連忙伸着兩手向他們做往下按着的手勢，擺出主席命令會場靜下的態度。然後正色地說：

「我雖然不願意你們過分的悲悼死去的世界，但對於這悲壯的一段事蹟，至少要有同情心。」

全場默然。

柯斯莫猛的憶起了，向着衆人道：

「現在額非爾士的峯巔，大概已在很深的水下了。我要去瞧一瞧。」

說完了，走下講臺，大廳中的人也陸續跟了出去。當天他們還不敢駛過去，在第二天下午柯斯莫對亞姆斯船長說：

「我們可以一直駛到「世界屋脊」上面去了。」

「這也並不值得罕奇。」亞姆斯搖着頭說，「還有其他值得驕傲的事呢！」

「你說出來。」柯斯莫知道亞姆斯又有什麼奇話。

「從北極到南極，全地球是我們亞克的領海了。柯斯莫，拿現在來回顧從前的人類，他們爾詐我虞地擴充領海，爭奪海上霸權，什麼大海軍國，小海軍國，幾萬噸的巡洋艦，什麼袖珍兵艦，以及一切賣買「死」的勾當，真是多麼的愚蠢而可笑！他們現在爲什麼不來和我們爭一日之長短啊？」

柯斯莫若有所感地沉默了一會。

亞克很戒備地徐徐行近去，一直到向着這奇特清澄的碧水中透望下去，給他們瞧見了一個巨大的斷崖，極峭削地往下沉去，下部漸漸消失在深淵裏。

杜浩上陸的一點，現在已經深沉在下面，上面的水停止了漩渦，到處像一片完整無碎的鏡子。現在全世界都沒在水裏了。假使有人從太空中望下來，現在的地球已經像一個大的水晶球。

了，強烈的日光反射照耀着太陽系中的許多星球，在宇宙裏放出一股異彩。

四八 額非爾士峯巔上拋錨

亞克駛到了額非爾士峯的上面，柯斯莫便慎重地把掩在峯上的水的深度，測量了一下，知道已有了四十呎，於是他們決定向東巡行，慢慢兒駛着，預備一個月後，再回來看，到那時候，已有了重現陸地的徵兆沒有。

這時候，討論陸地出水問題又復活了。

柯斯莫的牢不可破的信念，不是別的科學家的搖頭表示不相信所能動搖的。他的「陸地重出水面」學說裏面，主要的一點是這樣說的。

在舊海洋底，最深的陷地上面，現在既有了十二哩深的水，那麼這部分地殼所受的壓力，自然要增加了不少。這壓力必然會影響到內部，這樣便產生了一種潛力。同時由地殼裂隙裏滲進地層裏面去的海水，也要產生一種力量。這兩種力量同樣的是受一種壓力的推動，那就是大量的海水。

在陸地上，尤其是高原上，所受的海水既沒有海洋上面那樣深，那裏所增加的壓力當然不會和海洋上面同樣比例的地殼上所受壓力既失了平均，這兩種力量便要向壓力小的部份「攻擊」，結果受雨水最少的部份，最容易給這種潛力推起來，成功所謂的「陸地隆起」。

所以他說，那簡直是毫無懷疑餘地的，最先重出水面的陸地，必然是喜馬拉雅山脈，帕米爾高原和西藏高原。

「在廣大的區域出水之前，我們或許要等幾年」他承認說，「但是只要能夠托足的高而小的區域，那是不消等幾個月就可以了。同時不可忘記，第一塊出現水面的陸地，是在現實的水平線上的，我們將過的，當然是海洋氣候，這種氣候是最適宜植物迅速的生長。在一個季節中，我們就能夠種出穀類。」

「不過在起始的時候，只有山巔會露出水面來，你怎樣可以有墾種的奢望！有過這樣的一個反問。」

「有什麼不可以？即使是山岩吧，祇等它出水，也很容易把它變成沃壤，祇要假助我們帶着的化學媒介體，我很有把握，能夠在幾個星期裏，把額非爾士峯巔化成可以墾種的肥沃耕田。」

柯斯莫的假定究竟是對的或是錯誤，姑置不論。他對於別人提出的任何異議，總能給他們一個答覆，每次他有成竹在胸，看他毫不費多大的索解。他在「含水星雲學說」上，到底獲得了無上權威，最後簡直使沒有一個人有充分的自信力，敢對於他的話，持久的抱着懷疑的見解。

所以最後，亞克上的每個人，幾乎同柯斯莫一樣的自信地期待着額非爾士峯重出水面。

他們開始了閑遊的等候的航程，晚上的音樂會戲劇也恢復了舊觀，有時在露天的坦闊的散步甲板上，不但聽得到梵啞鈴的獨奏，並且還常有跳舞的逸興。

請讀者不要驚異或責備，如果生活是值得的話，生活上的快樂精神，也不應該被抑制了。所以常常的——那也不是責備，這並不是放浪形骸，也不是淫靡健忘——可以看見這一小羣奇特的世界漂泊者，在月光中，浮在億兆人的水墓上面，追求着「生」的樂趣，弦樂的奏節悠悠地溜出在潺湲的浪波上，疾速的輕柔的曳行腳步聲，流過平滑的甲板。

一個月好容易過去，在這一個月中亞姆斯日夜讀着亞洲的地圖。後來，他又像小孩子一樣自詡地聲稱，他現在對於山峯的經緯度，比舊時海洋的港口還要熟悉了。

現在他們要回去，再測量額非爾士峯頂上水的深度。

並不費去長時間的查考，又給亞姆斯找到了額非爾士峯的方位，當他宣佈他們已浮在它的上面了，柯斯莫便立刻舉行測量。

結果是非常使人失望，比他們在一個月前離開它的時候，僅僅減少了四吋。他皺起了眉頭對亞姆斯船長說：

「山脈確是在高起來，但比我所希望的要慢了不少，就是將現在的速率加了倍，也要五年，纔得重見它的最高點現出水面，那可發生了——」他說到這裏，縮了回來，接着便敷衍了一句「那可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這許多時間，我們預備到那裏去消磨？」

亞姆斯船長唯唯否地答應着他，沒有察出他話中的蹊巧，看見他口中的話停了，便提出他牢牢記着的柯斯莫對他的諾言：

「柯斯莫，你記得嗎？你那天允許我，如果我橫渡過了俾路支斯頓，我得在額非爾士峯巔上拋我的錨。」

「當然記得，並且我也記得，當時你並不十分肯擔任這項工作。不過，你確工作得不錯。現在你要我履行這個合同是不是？」柯斯莫將勉強的笑顏，飾掩過去他不安的心緒。

「正是，一些也不錯。」船長答道，「我只要我的錨，在世界的頂巔上，帶了一些兒泥土上來，已够了，便不虛我這生貢獻做一個航海家了。」

「好，」柯斯莫無表情地回說，「那麼，不妨試試看，如果鐵索够長的話。」

這一行動頓時喚起許多人到船邊上去觀見。幾百雙眼睛的視線，隨着鐵錨的垂直線下去，一直到幾乎四十呎下的山巔上。通過清澈的海水，他們能够隱約地看見下面山巔的黑色輪廓。

有不少人在這時候感到，他們從來不曾直覺到過他們浮在上面的水的深度，如今不禁心兒打顫起來。

鐵錨終於鈎住了什麼東西。幾分鐘後，亞克給一根鏈索牽住在世界的頂上，慢慢地繞着那裏旋轉着，把額非爾士峯當作中心點，鏈索算是半徑，「亞克」便在平靜的水面上劃了一個幾何圓形。

亞姆斯船長認為滿足了，便起了錨，接着問柯斯莫，他們到底決定怎樣去過今後悠久的歲月。

四九 隱憂

柯斯莫對亞姆斯的問話，當時不能作什麼決定，便深思地回答說：

「我們在這裏且碇泊幾天再說，先讓我慎重地考慮一番。」

船上的人，現在都急急的要知道亞克今後的行徑，但自從那天見了柯斯莫之後，一連幾天，沒有見到他的影蹤，他的房門總是緊緊的閉着，在辦公室裏當然也看不到他。他們一面納罕，一面多方的探問，結果得不到一些要領。

最後，從斯密司口裏漏出一段消息來，說柯斯莫是在房間裏研究一個問題，據他自己聲稱，還沒有到可以公佈的時期。他們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在這幾天裏，便可分曉了。

其實，斯密司並沒有把全部真實的情形，吐露出來，他冷眼看到，柯斯莫在眉梢間，微露着不可告人的隱憂，可是當了他的面，又是很勉強的表示着，他現在這樣的埋着頭苦幹，不過同從前一樣的求科學的真理罷了。

斯密司窺破了這一點，便私下跑去和亞姆斯船長密商。原來，在一個月中，洪水只退了四吋這一個數字，那時除了亞姆斯，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因此，亞姆斯猜想着，那總不外乎洪水退得遲的問題。他們倆明白，這是攸關大局的事件，他們決不可率爾把他們的猜度出口告訴別人，以致在大衆

之間，發生杌隉不安的恐慌。所以他們倆守口如瓶，一方面還設法鎮寧着乘客們的又在醞釀的急躁情緒，但在自己的肚裏卻未始不懷着鬼胎。

五個整天這樣的在不安穩的空氣裏過去，第六日的早晨，柯斯莫終於悄悄地出現了。他的態度仍是以前那樣的沉着，羣衆心上的陰霾也因此消散了。但是，他對於自己所研究的問題，總是諱莫如深，別人也不便追着問他。

亞姆斯出又提了他們的航程問題，他回答着說：

「在喜馬拉雅山沒有露出她的頂巔之前，全世界無處不是這樣的一片綠水，我們沒有去巡行的理由，那是徒然的耗費燃料罷了。實際上我們應當儘量珍惜燃料，因為我們重建世界正需要大量的燃料，作一切工程的原動力呢！不過，從此就永久的碇泊在這裏，也是不對的，引擎是需常常動作的；所以，我決定我們用最低的速度，在西藏高原上面慢慢地巡迴着。但我們並不是沒有目的，在這段時間中，我委你細細的詳讀西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脈的地形圖，我們要尋到一塊高而廣的，並且是擴展性最大的高原，預備做將來上陸的根據地。所謂的擴展性，我是意說，在這塊陸地的近周，有高度相差不多的廣大土地，那就是出水時期可以和這塊陸地相去不遠。這樣，我們活動

的範圍，能夠在短時間裏漸漸的推廣出去。」

「我們到底要等多多少時候纔可上陸呢？」

柯斯莫在回答這句話之前，臉色變了蒼白。

「那須待我充分的研究過，纔能夠有正確的答案！」他用這句囫圇的話，把這個問題暫時擱起了。

「那麼，現在就做上陸的準備不會太早嗎？」

「準備總不會嫌太早的。」柯斯莫果斷地答着。

「好，走吧！」慣於橫纏的亞姆斯終於又服從了。

開航以來，從來沒有停過這樣久的亞克，現在又動了，極緩地駛着。

現在的亞克已是他們的屋，他們的家了。全世界上，這是他們唯一的托足地，一個能浮的金屬做的小島。

由日曆推算，已是五月十七日，距柯斯莫向公衆發出第一個警告，剛巧一年。

搭客們倚在船欄上，用低的聲調談着。他們想要看到過去人類的遺物，明知經過這可怕的一

年，這個念頭可以打消了，但每個人的眼睛仍是在活躍着。

他們向着四面無邊的汪洋眺望着，在很遠的地平線上一有了可疑的影形，便要發問。他們甚至於想透視到這碧色的深淵的底裏去，癡望着有種東西會忽地出現，像從前的人聲一樣向他們說話。

但是他們所見的，惟有透入無底深淵的陽光，間或有一二條深水洋的動物，在很深的下面慵懶地浮着。海水的顏色真是奇特——在最初的時候，水中無疑有大量的混和物。後來漸漸地沉澱下去，海色也愈變愈青了，那不是舊海洋那樣的深的靛青色，而卻是越變越淡更光耀的色調。

柯斯莫宣稱，海色的變化，當然是由星雲中的某種物質而起的，但經過他自己和亞克上其他化學家化析，結果，都研究不出，到底是什麼微妙的成分，使海水呈這樣奇特的顏色，他們概念地稱着它星雲素。

在一個月之前，亞克上已出版了一種半月刊，登載各種學術的和文藝的文字。

柯斯莫當初的預言：「到水還沒有退去一半，那時小說家已比水面的浮萍還要多了。」這句話現在果然證實了，半月刊上的小說欄，獨多踴躍的投稿，裏面一大半的稿件，是理想新世界的作

品，絕不見一篇用感傷的筆調哀悼已死去的世界的東西。因為這是柯斯莫所取締的，他始終抱着這種見解，認為無謂的傷感徒然使一個人的精神頹唐下去，並且對於過去的事實，又不能有絲毫的補救。所以他願他的族員每個人做現實主義者，使他們和悲哀的回憶絕緣起來。

這種半月刊後來因環境的需要，又改作了週刊，每逢星期一出版，分送給每個搭客閱讀。

在亞克重行出動後出版的一期上，發現一篇重要的文字，是陶德曼醫學博士寫的，從醫學的立場上來倡導「節食」。那期週刊出版的當天下午，他並且在大廳裏講演，闡明他的理論，同時還得到許多別的在場的醫師擁護，有五個在舊世界上握着醫界權威的醫師，也相繼登臺發表意見，力言提倡。他們最動聽的詞句這樣說：

「新入種在開始他們的使命之前，應有這種強身健體的節慾。節制食慾是和節制色慾有同樣不可泯滅的功效。」

一般的聽衆聽了以後，大大的受到影響，大家都跟着奉行節食運動的條例，逐步推行着。本來他們每餐所享受的，正和紐約大飯店的午餐不相上下呢？現在亞克上伙食的供給，頓形減少，柯斯莫的眉頭也展了開來。

這個節食運動的幕後，自有外人不得而知的背景。

五〇 同溫層回來的人們

世界洋上的朝暾，同前世紀一樣的美麗，滿天泛着燕脂色的彩霞，彩霞的後面又到處吐露着蔚藍色的真天。彷彿聽得見吱喳的鳥鳴，有美麗的小鳥活躍在這晏靜的天地間，但是，那裏有什麼小鳥，這是他們忘記不了前世紀的夢呀！

這已是六月天氣的一個下午，亞克優閒地浮在西藏的上面，柯斯莫在亞姆斯船長的一起，向着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瞧見的海面上，不時的眺望。一次，他望了一會之後，又回過身來，對着留在船尾的水痕發着怔，驀地裏給他瞥見了一點黑影，正向着西南漂去。

他定睛一看，用他的目力來推測，這一個黑點的實質，該有十餘呎的直徑。跡按它漂去的方向看，又似乎曾經在他們後面經過的，但當時卻未曾給他們注意到。

現在，彼此循着一個大約六十度角的邊線走着，已經在那裏愈去愈遠了。

柯斯莫懷着十分的疑惑，這個黑點是不是一件實質的東西。看着它從來沒有隱滅過，確是在光耀閃爍的海面上漂泊着。他向亞姆斯用食指一招，叫他過來看，同時自己架了望遠鏡一望，方纔發現這黑點是一個球形的東西。正是在度日如年萬般無聊之中，碰到了這樣一件的怪物，頓時把他們的精神振作起來。船橋上下了一個命令，接着亞克旋了百二十度，向着這個黑影追蹤而前。

亞克在突然之間掉了方嚮，把在甲板上閒眺的人別的嚇了一跳。

「前面是暗礁麼？」互相的爭問着。

亞克不但更變了方嚮，而且還增加了速度。這一個行動更切添增了他們的疑慮，在面面相覷之下，每個人的心房裏，都瀰漫着恐怖，好像剛逃出了險境，現在又在盲目地向着另外的一個危險奔去。等到目光敏捷的人，也獲見了那個黑點，大眾纔放下不安的心緒，但卻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個東西。

一着。一着的近攏去，那個球也一些一些的放大了。近到相當的距離，在亞克上已經能夠隱約地辨別那灰色外殼上面的黑字。柯斯莫一手從褲袋裏掏了一塊手帕出來，拭了一拭眼臉，他可辨出是 H. M. 4 三個字。

一、啊！黃銘的球

柯斯莫朝着船橋的窗檻衝了兩步，叫了出來。黃銘——中國的著名天文學家——的結局，從來沒有在他腦中起過思維作用，他當然確斷他是死的了，在這一剎那間，因了這個奇蹟一般的發現，一大串的想法，立刻湧起在他的腦海裏，所以柯斯莫在那一聲呼叫之後，倒反而呆住了，沒有話。這時候，亞姆斯船長又下了一道令，再增加速率前進。下面甲板上也人聲鼎沸，在許多人的腦中都醞釀着第二艘露爾文的觀念。

到全部的外廓清晰地映入眼簾，見的是一個和高爾夫球一樣外形的升空氣球的球室。四周儘是許多凸線交叉而成的井字，井字的中心是弧形的陷下去，所以這一條條粗的凸線，很像是在外殼上面生着的檔子。上部有着四個窗洞，但內部的光線仍是不足，昏暗得辨別不出什麼東西。在這球室的頂部，還遺留着氣球上的繩索，拖在球身的一邊，似乎是一個孤苦流浪孩子的小辮子。

散步的甲板離水很高，在那個球室相距祇數碼的時候，因了以高臨下，不能夠直接透視那幾扇窗洞，所以更加瞧不出內部的情形來了。裏面靜悄悄地，似乎沒有一些動靜，看去是已沒有生命的存在了。浪濤在它的周圍起復，搶着撫着它灰色的外殼。

五分鐘後，球室已從海面上吊到船尾的空場上，它的高大立刻可以斷定，是有十二呎的直徑，在地面上，窗洞的地位已高出人頭能夠引伸着去張望的高度。柯斯莫忙着指揮船伙，準備搭起一座木臺，便利進行開啓的工作。

從窗口向裏望去，在黑黝黝的斗室中，赫然陳着兩個黃種人的屍首。一個瘦削的，衣冠整然很安閒地躺在安樂椅裏，頭部向左側着，臉色黃得像黃臘一樣，脣上黑色的鬚髯仍舊依稀可辨，口角邊還掛着一絲微笑，又像是在酣睡中依戀好夢，但是很容易看出，這個姿態已是僵化了好久的了。其外的一個僵在臥地上，所以瞧不見他的臉部，不過從蕪亂的鬚髮，皺折的衣裳上，並且從他手足安置的形態上斷起來，死的時候，一定是非常痛苦的，而且曾在死神的前面掙扎過的。

此外並看不出有什麼紊亂的跡象。一切的設備和儀器全像沒有受到過損傷，就祇是人是死的了。

機師預備設法進去，便在球的四周視察了一番，發現一個在尺寸上比較別的大一些的窗洞，似乎就是原來的進去的門。他們便將那扇窗上很厚的玻璃，用錘子擊碎了，但在裏面，還裝着一層極厚而精細的玻璃，於是再把這層玻璃敲碎，纔得旋開那扇由裏面旋住着的窗門。

當機師們爬進去的時候，外面已經集着許多科學家，都想在黃銘空前超空裏所獲得的記錄中，找取新發現的宇宙間的祕密。大家紛紛的議論着，每個人懷着不同的理想，希望着自己所需要的資料。

在一切的行動之先，醫師們把兩具屍體移了去。從李子民的口中，方纔知道那個伏着躺在地板上的一個死屍，就是爲科學犧牲的黃銘。還有一個想來是他得意的助手秦光啓，從前他在中央研究院裏，正和黃銘一樣的有名。他們在黃銘的衣袋裏，搜到一本很精緻的小冊子，藍色皮做的底面，邊緣上還烙着二條金線，確是一件美麗的前世紀的遺物。

李子民和黃銘原有過一面之緣，現在陳死在他眼前的就是他，奇緣地會有這樣死後的一面，李子民不禁流下兩行清淚來。

在他方面，各專家擾擾的忙着機師搬出來的儀器記錄等的研究。他們在氣壓計的自動記錄上，可以很明晰地瞧到有長時間的十萬公尺左右的指示，便知道這偉大的犧牲者已經達到他的目的，完成他的工作。這些寶貴而有價值的供獻，不會隨着舊世界的一切一同毀滅，最後竟會給他們在意料外得到，這是連作者也認爲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現在他們很興奮地把一切儀器記錄，完

全移到實驗室去。

搬運完畢，實驗室裏一時頓形熱鬧起來。有的科學家，急不及待，已在那裏開始翻閱那些記錄。那個科學思想家哥斯太蓋推利亞達，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給他發現了什麼東西，突然地跳了起來。臉上露着極度的狂歡，叫着：

「有了，有了。」

等人家驚訝地問他有了什麼東西，他卻一時抓着頭皮答不出話來，好像剛纔他獲到的機巧，經不起他們一問，竟溜跑了。他的論敵維爾夫利達亞推爾斯東爵士，便乘了這個機會，發出：

「哈哈！哈哈！」

似笑非笑的笑聲譏諷着他。這樣引起全室的哄笑，害得他十分狼狽，又惱又恨，立在一旁苦索着他所謂的已有了的東西，想把它追回來。但是，有一部份的科學家是不會干預別人的事的，這些人仍舊自顧自埋頭幹着自己的事。

外面，柯斯莫等少數人還在那裏搜索球室，結果，又給他們找到兩本冊子，一本是昇空日記，這隨了儀器也被送到實驗室去。還有一本是黃銘的日記，可知在黃銘袋裏的，卻是秦光啓的日記。這

一段錯綜的糾纏，由柯斯莫委托了李子民去解釋，兩冊日記全部交給了他。他自己又準備開始研究這個球室，如何會未曾沉沒，在這樣厲害的兩次洪水之後，仍能夠漂浮在水面上。

這時候，天色漸暮，紅色的太陽已沉下西方的水平線，祇剩着幾朵彩色的雲尚在天邊，層層灰色的幕，開始掩上東面的水天，該是休息的時分了。

五一 日記

這一天晚上，李子民獨個兒坐在自己的臥室裏，在鵝黃色的檯燈的燈光下，懷着悲愴的心緒，展開了秦光啓的日記，一頁一頁的讀下去：

十二月廿七日

超空的生活，我未始沒有過過，但這一次是不同尋常的，不僅僅是爲了科學而去，並且我們還負了莫大的使命。此去，我們要到未曾有過人跡的空間去，烏可不記？

地球將遭厄運，大陸低處的生靈，塗炭即迫在眉睫。身任人類對自然搏戰的先鋒——世上

的科學家——決不肯苟且偷安，諉卸他們的重任！我們這一次不顧生命的安全，冒前人未冒的險，到人類未曾到過的上空去實地工作，雖犧牲了也在不惜。

生命固然可貴，但爲了保全多數的生命，而犧牲少數的生命，爲了大我而犧牲小我，是值得的。柯斯莫凡塞爾的請柬說，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須趕到紐約，但據銘兄的計算，星雲駕臨的日期還有不少時日，所以他願立刻就去。照柯斯莫所說洪水漲起的高度，在我們看來，未免估計得太高。他預備了特製的亞克，召請各處人物去避難，那似乎太過慮了。但我們不願拒絕他的誠意，終於答應他在這次昇空下來後，預備收集些有價值的資料去供獻給他。

暫別了，故國！我們「縱」的和你別了！

不知道這個偉大的球，將把我們「橫」的帶到裏去，也許會到白山黑水之間，東海大洋之濱，也許會到喜馬拉雅山之麓，或戈壁沙漠之沃！

我們離地的時間，是上午正八時。來歡送者有天文學會會長唐治昊等百餘人。

第一天的景象，實在是平淡得很，這樣的，我已經歷了不知多少次。不過，不知怎的，這次的心境，卻有些戰戰兢兢的不安，大概是爲了知道殃患是緊隨着我們吧？從觀望洞向下俯矚，國土安

然無恙，心兒又稍稍的寬慰了些。

傍午，進了些特製的富於營養而佔地不多的食品。我們安穩地舒服地，似乎是乘在特別快列車的車廂裏，因為這一個球，是銘兄本歷次昇空的經驗設計的，在許多方面，經他悉心研究，已得到滿意的改善。

我掌着和地面的人通超短波無線電訊的職務。他們時時問候我們：

「好麼！好麼！」

多麼的快樂啊！我們還不是在地球上？

是地面起炊煙的時分，我們已在二萬公尺以上，天空由澄藍而變成紫色，再由紫而變成烏黑。

假使我是一個沒有天文知識的人，而是一個詩人，對於這樣的景情，我將發出奇想：

「是在黑夜裏摸索，摸不到一件有形的實在物，倏而飄去，無目的地，不自主地漂盪着，天沒有盡頭，地沒有邊際，飛了萬千路遙，也是那麼樣，渺渺茫茫，在空虛中搖曳，不知有生有死，懷疑到自己的存在。」

夜來——地球的一面背向太陽的時候——我們倆交替的休息着。坐在安樂椅中忘記身已在數萬公尺的空中，夢着我的那個剛滿週歲的女孩子，狃狎在我的懷裏，學着叫：「爸爸。」

十二月廿八日

七點鐘接到地面上的消息，據昨夜十九點鐘紐約拍來的電報說，大西洋的潮浪已經捲上了大陸，美國東部諸州都已變成澤國，倫敦後一點鐘來電也報道，大西洋東岸也發生了同樣大潮汛，倫敦盆地已滿街是水，海牙電，荷蘭的大海壩已失去抗拒海潮的力量；集了許多消息，問我們是不是洪水已經來了。我們回答着：

「洪水是天上來的，這種種從大洋裏湧進江流或者溢上岸堤的水，和我們所研究的，是截然的兩件事。但是，這個現象和這超乎尋常的溫暖冬天的氣候，或許不無關係，因為南北極的冰山在這樣的溫度之下，很有溶化的可能。」

不幸的消息，連續而來，十一點鐘收到那最不幸的消息！太平洋的碧浪竟也潑上了我國海岸，長江黃河還有許入海的江河，都有急流倒灌進來，上游淤塞的地方，已有幾處決堤，繁華的都市——像上海、南京、天津、廣州等都已完全侵入水中，近海近江各地的人民，已經起了恐慌。

我們徬徨極了。下降吧？還是廣續上升？假使就這樣的下去，以前努力的結果，便等於零，並且到了地上，對於事實有什麼補救呢？我們知道這並不是我們所恐懼的洪水。若然不顧下面的突變，維持我們前進的決心，可是地面的人，已不能再跟着我們通訊了。

銘兄決定不放棄繼續高昇。他的意見說，這個大潮泛濫的現象，決不會災被在居在高地上的人民，至多不過一部份低地上的人受到損害罷了，只消我們勸低地的人民，趕速向高地搬移，我們仍舊可以幹我們的工作！

在我們決定了之後，我們立刻發電下去，叫他們向政府建議，實行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移民，可趁這個機會，調劑西北稀少的人口，並叫他們給我們佈置好了和華中打箭爐大無線電臺作固定的通報。

當時是十二時三十五分，知道我們已給氣球向西南帶了二百公里，在安徽的銅陵附近上面。

過了兩小時，三點鐘起和打箭爐的電臺開始通訊。陶建民教授得知消息，已由成都乘飛機趕到那裏，準備在地面上援助我們。

四顧茫茫，但我們仍能望見下面一片給陽光照耀的大地，不過東面卻給迷朦的雲霧掩蔽了，不知現在已變成什麼樣了？

銘兄因了接到今天的消息，不待降落，把空氣樣品袋裏沿途收着的每千公尺內的空氣，先放了出來研究，結果得知它的密度，和我們前一次昇空時所得到的，已經有顯著的不同。在氣壓表上的變化，也有同樣的結果，這無疑是受着那氣體星雲的影響。我們想着，這空氣體積緊縮的現象，到了十萬公尺處，將要更明顯了，說不定我們可以準確地推算出那星雲的密度。

我們還是抱着十二分的希望。

十二月廿九日

昨宵○點四十五分到了預定十萬公尺的目的點，我們設法把氣球停留在這裏，不再上升了。工作一直到上午三時方纔疲極入睡。

一切的紀錄，雖都是自動紀錄的，並且有紀錄攝影機保留真相，同時還由銘兄抄錄下來，但是，我們要知道的不僅僅是現狀，而且是它的變化，不但是第一個廿四小時和第二個廿四小時有什麼變化，並且還要知道第三個廿四小時的變化，是幾何級數的呢，還是算術級數的，所以我

們按預定的步驟，在這裏等三天，到一月一日晨準備下降。

夜半值班的時候，向球窗外望去，見一勾下弦的眉月，我懷念起我的老母和愛妻。

十二月卅日

打箭爐間接轉來的消息，沿海的情形已一天不如一天了。揚子江上游的急流，因山水量增多的緣故，也更激急得不通舟楫，已沖去了不少沿岸的小村落。意亂如麻，我實在沒有心思再做日記下去。

今天實驗結果，對星雲的情形，更切明瞭，可怕的星雲啊！牠定要吞沒這整個的地球！

十二月卅一日

什麼！一切儀器全發生陡然激烈的變化！在這個高度已沒有雲的影蹤，怎的全像被包圍在水蒸汽裏，窗上已迅速的凝成水點。星雲來了麼？我們決立刻下降，廿點十分……

* * * * *

一月十六日

可怕的狂雨，奇怪，忽然止了滴，天幕揭開，太陽在西方偷偷地張望着，快要下去了。

五一 日記

星雲比我們所預見的要小了好幾倍，生的希望起始在我們的胸中溫起來。

從我們下降的那天到今天，已足有二個多星期，每分鐘在驚浪駭波中度過，連做夢也知道，自己是在狂風暴風裏苟延生命。現在模糊得很，恍如隔了一世。

記得：蒸汽在我們周遭凝結起來，我們便立刻下降，給極快的速度帶到離地面一千五百公尺處，張起球室的落下傘，在朦朧的夜霧裏，向地面盲目地下去。

着地時好像不是陸地，碰的一響，水花在我们的四週濺起，而且濺得非常之高，我們似乎是被包蔽在水裏，掉在江心麼？向外面探望，見不到一點燈火，是在小河裏麼？近處也沒有岸，望不見一家人家。四面又像下着濛濛細雨。這時候，無線電因一部份機件震毀了，一時失了效用。我們又不能夠自由行動，它是掉在江裏的一只皮球，順着流水滾着。我們除了坐以待旦，絕對沒有辦法。天將破曉了，但那天卻破得特別的慢，天空裏層層烏雲，雨勢很像五月的黃霉。破曉後的天光告訴我們，是掉在無邊無涯的萬頃汪洋之中。照我們未降前的行徑推測起來，大約是在洞庭湖裏吧？那麼，是在它的中部，在它的北端，近它的南岸，那裏能夠知道呢？

我們是順着流水旋着行着，昏眩的頭腦，再不能支持了。

隱隱的在水平線上，在雨霧裏望去，有一個黑點，似乎是陸標，但一會兒又不見了，我們的一些些的希望也幻滅了。

等我們盡力把無線電修好以後，便打出求救的訊號，回電是有，但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說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那樣的廣，渺小的球，誰能找到。

我們知道星雲的光臨，已在目前，它的前鋒已經到了地面。我們雖不能自救，但是卻可救得人。我們發出電訊，在無線電波中報告星雲的實情，忠告有逃避可能的人，尚可趕速避到高地上去。

陶建民教授自從接到我們突然下降的消息後，音訊隔斷，到次日方纔和我們繼續通報。

我們希望到高地上去，但連低地都瞧不見。雖然能够和人通訊，但不能知道自己的方位，沒有星辰，沒有太陽，想觀測簡直是等於夢想。我們就處在絕境裏了嗎？有一點可以認為有把握，就是我們球室的浮力。它是新金屬銻製的，出入口窗洞，又是做得極密縫，雖然掉到海底裏，也能够浮到水面上來。沒有辦法，還是在這裏恭候星雲的駕臨吧？

雨一天大似一天，從針一樣細漸漸地粗起來，到六日下午，雨水竟一團一團的落下來，大出

我們預測之外。地球碰到星雲本體，從這一天開始，一切消息都斷絕了。我們是被棄在浪濤沖天的海面。

極可怕的大雨——簡直不是雨，是滿天懸着的大瀑布——來了，把我們壓到水底，但壓不死我們，一會兒又旋着浮起來，浮到了水面很有機會第二次再被壓下去。一天要過着好幾會這樣的生，實是在和死已差不多了。

狂風把球室吹得陀螺一樣旋轉着，我們祇能平臥在板上，聽憑它擺佈。

星雲提早光降，使銘兄大悔不聽柯斯莫的勸告。他不是悔自己沒有在期前趕進亞克逃出生命，他悔的是假使他聽了他的話，便可以早些準備使國人早些逃避，因了他的一算之錯，使無數同胞枉受災害，這是他認為痛心疾首的，可是到現在也無能爲力了。他自己的命運，不是也還在那裏飄盪麼？

沒晝沒夜，祇知道我們時計的短針，已兜了兩個圈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吃盡人間的苦楚，我等候着地球走出星雲的一天。

今天，是不是再生的更始？

妻呀媽呀給無情的波浪捲去了呢？還是仍有活着的可能？

一月十七日

觀測結果，知道我們是在東經百十二度三十四分北緯廿九度廿分，確是在洞庭湖裏君山島的附近。水已高了四千呎，君山早已淹沒在這大洋的下面，大江南北的一片平原，已做了太平洋的淺灘，她的邊線竟展到我們的四川。

實際上雨停了，也是束手無策。四面見不到一座尙露出水面的山峯。常常有湖南人的東西和我們一起杻着。

一天不斷的撥着無線電求救，沒有應救的回電，但我們仍抱着奇蹟地一般遇救的希望。

一月十八日

蓄電池裏的電，已近竭盡，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我們發出最後的求救信號，在這最後的一剎那，我們竟收到極微弱的應救電，但是天要絕我們嗎？電壓已經跌到不能再應用的程度了，我們不能再發電了，天啊！

瞧着失效的收發機，我儘是發呆，從耗盡的電池，想到我們的糧食。我們備着的糧食原是有

限的。兩個人同時消耗着，我們的「電」原耗盡的日子也近了。處在這樣的絕境裏，生命本來早置諸度外，但我們還存着一些的希望，一天居然會得救，所以在可能的範圍內，總想多延長幾天。可是兩個人同時存在着，把這個希望對一個人能够享受的最高限度，縮減了一半。世界留着銘兄，不會沒有報酬的，他的生命比我的更有價值，就是我來犧牲了罷！

我決定自殺，可讓銘兄延長一倍日期的生命，或許他會遇到救，天啊！償我的願吧！我祈求着你！

一月十九日

用怎樣的方法去自殺呢？見了血一定要使他害怕；把這個身體毀滅了，他也未必肯活着，我搜遍枯腸，想到一個不自然的辦法，我惟有實行「慢性的自殺。」我從今天起假裝有了病，不進食物，忍耐着餓，等候死神的光臨。

秦光啓的日記在這中斷了，李子民看了這一行一行的血淚語，雖已悲痛極了，但他急要知道秦光啓的結果，便連忙翻開了黃銘的日記。從十九日起一直到廿五日，沒有一句提起他的話，直至

廿六日那頁上，簡單地寫着：

「光啓在沒有醫療調養之下，無可挽回地死了。」接着下一頁便有一段悲慘的記載：

「光啓不是病死的，他是——自殺的——爲了我而自殺的。他爲了要延長我的生命，竟然出於斷短自己生命的一條路，天呵！我們也太可憐了！

我一生情感上從沒有受到過這樣深刻的刺激，可是在今天上——這樣的日子——第一會遭着了。人與人之間的愛，今天直覺到了。

本來祇有這短短的日期，實在沒有留戀這所謂「生」的必要，但是，我如果此刻也跟了他自殺，那是辜負這好朋友的一片苦心，我仍得忍苦負着這「生」的擔子。

光啓，你安安的躺着吧？在我不能再負起這個生的擔子的時候，我也就會追隨着你來的。海闊天空，惟有我一個人還躊躇在「死」的門口。

李子民再忍受不住看這最慘苦的一頁，跑了幾步，倒身在床上。

全室籠罩在黃色燈光愁悽的色調中，一幕一幕往事的回憶，襲上他的心頭。現在故國的春天，家鄉的風月，都變成一個夢一樣的祇能在自己的記憶裏拖出來尋味的東西了。

這宵他沒有好好的睡過。

五二 世界又漸漸擡頭

柯斯莫一早便跑到李子民房裏去，聽他解釋昨天委託他說明的一段糾紛。

他表示十分同情地聽着，默然不發一聲，一直聽到李子民說及黃銘們發出最後的求救電，在那時候竟然還會接到一個回電，他的臉色便立刻變了過來，露出十二分驚訝的神情。他對李子民說，叫他暫且等一下，慢慢的講下去，一面掀了電鈴，進來一個船伙，便命他去請達波鄉來。一會兒，達波鄉應召而來，柯斯莫開口便這樣的問：

「我從英王口中得知，你們在露爾文第一次碰到我們之前，曾接到一個超短波無線電求救信號，有沒有過這樣的一會事？」

「有的，但現在我記不起來是那一天，一切紀錄完全同露爾文殉葬在司芬克斯石像的前面了。」

柯斯莫低着頭，又重新收集起思想，轉着他的念頭。

「是怎樣一會事呀？」達波鄉問，他雖然這樣的問，但已猜到十之七八是和黃銘有關的了。接着李子民把這一段話又重說了一遍。

「上帝啊，那一定是他們的了！」達波鄉聽完了，悽慘地叫着。

談話的終結，歸到處置黃銘等兩人的屍體問題上去。李子民提議海葬，柯斯莫表示讚同，他們便分頭着手去進行。

在十點鐘左右，黃銘同秦光啓兩人的屍體，已由醫士用白布嚴密捆妥，宛像出殼的水菱。有不少人到解剖室來想瞻仰遺容，可是遲了一些，只得失望地退去。

一個消息傳播出去，說欲將中國天文學家的屍體舉行海葬，全亞克的人們，都發生一種奇妙的感覺，他們的情感上，似乎都染上了一層薄薄的悲哀的色調。

隆重的典禮是在正十一時舉行的。柯斯莫最先把全體人集在船尾的大空場上。在靜穆的空氣中，場面是非常嚴肅而悲壯的。先由樂隊奏起中國國歌，繼着的是哀樂，黃銘和秦光啓的屍體，各別的安放在兩塊木板上，上面覆着青天白日中國國旗，每塊板由八個中國人擡着，在輕悠的哀樂

中慢步從解剖室移到大場上來。這樣哀穆的景情，使每個人流下幾點淚來。

到了場的中心，他們把屍體放了下來，樂也停了，接着柯斯莫將黃銘等殉難的經過講了一遍，李子民繼起把秦光啓的日記裏的話譯了出來，這樣的已費去了二十分鐘，最後，柯斯莫領着大眾向這兩個永別的科學家致了三個最敬禮。

在第二次起奏的中國國歌抑揚雄壯的歌調中，屍體又被原來的幾個人擡了起來，昇到了船邊。他們把向外面旗角提起一些，同時把木板的一端向上一擡，屍體就向那端滑去，撲通，撲通，二響，黃銘等的肉體便葬下了喜馬拉雅山上的海中，這樣的便結束了偉大的科學家的一生。

他們的肉體雖已死了，但他們的精神是不會死的。他們生命的代價——在同溫層中收集的許多材料——給了活着的科學家一盞明燈，照見遺落在黑暗中的宇宙間祕密。

海葬典禮完畢，亞克仍舊無目的地在西藏高原上面巡迴着，但是這也是這一批未來的人種開始衍殖之前，選擇他們播種的地點的第一個步驟。

一個星期一個星期悄悄地溜過，亞克似乎是一條慵懶的鯨魚緩慢地本能地游着，在他們第三次回到額爾非士峯來，已是洪水停止以後的第十個月。

「柯斯莫命令亞姆斯船長找取額爾非士峯的方位，準備測量一下，確定七個月來洪水退去的尺度。他很明白，如果洪水退去的速率，同七個月前一樣，沒有絲毫的增加，那麼吃水僅僅二十呎的亞克，放心可以駛到那山峯的巔上去，但是自然的變化是不可捉摸的，在這最後的一分鐘，他決不願意冒險；假若果真觸了暗礁，豈不是糟了。

柯斯莫爲了這洪水退去的問題，不知斑白了幾許鬢髮。當他得知了洪水在一個月中祇退去了四吋的時候，他內心的煎熬，真是如焚膏火，後來幸虧策動了節食運動，纔稍稍弛懈了他的憂患。這是外人所不知道的。現在他正迫切地期待着洪水迅速地退去，所以他決不肯有這個心理的放棄。

所以，柯斯莫使亞克停泊在遠遠的海面上，自己僱了亞姆斯搭了一艘小艇去測量。預先計算好的四十呎長度的測錘鏈，祇下去了二十二呎，已經觸着了底，立刻把柯斯莫驚住了。他閉不住內心的喜悅，臉上堆着滿意的笑容對亞姆斯說：

「七個月以來，已經退去了十七呎八吋。」

回到了亞克上，他用一個特殊計算的方法，給他獲到一個假定，就是從第五個月起，這洪水退

去的速率，已有遞增的現象。唯一的可以解釋這個現象的理由，就是說洪水滲入地壳，從那時候起，纔開始發生地殼隆起的作用，到這時候，方纔顯著起來，並且有增快的趨向，同時根據這一個現象，可以放心將來不會有猛烈的地震，這未始不是一個可慶的消息。

世界又漸漸擡頭起來，人類再生的日子近了。

柯斯莫在通盤研究結果得到確切的結論之後，一天晚上，在一個很精采節目中的休息時間裏，突然地到臺前，向大衆宣告要即刻召開全體大會。這是洪水停止以來第二次大會。當時會場上已經聚着不少人，但還不是全體，所以一個通告發出去，頓時不在場的人們陸續地從各方面加入進來。他們在找到座位坐定以後，各人都自在地起了一種惴惴不安的擔慮，他們都在那裏亂想，這突如其來的大會裏報告的不知是凶是吉呢。其實卻出了他們意料之外，柯斯莫擇了這個時間開會，用意是要將他們的注意突然地移到別一件的事情上面去，這樣使他們對於這件事情，永久可以有一個深刻的印象。他劈頭第一句就這樣說：

「諸位，今天我有一個極可賀的消息報告你們，就是在三十個月後的今天，我們可以在陸地上舉起香檳酒，慶祝我們新生命的開始了。」

柯斯莫所說的話，全體的人本來是極信任的，再加這又是一個可喜可慶的消息，所以不等他話說完，歡樂的呼聲，頓刻像爆竹一樣地在羣衆中間爆發出來。這是他們上亞克以來最開心的一天，在過去的一年多裏，他們簡直沒有展開過眉頭。

「如果，」柯斯莫等會場平靜一些又接下去說：「現在的洪水仍舊像七個月以一樣退得那樣慢，那麼就是再等十年，我們也是不能上陸，可是我們要感謝上帝，現實的退率已經大大的增加了！諸位，你們知道我當時的憂慮麼？在七個月前的退率一個月是僅僅四吋。當我測量到這個數字，使我幾乎急得發狂，因為水退得這樣遲慢，我們的糧食決不能維持十年二十年呀！我的預算竟遭了極大的打擊。但我不肯告訴你們，深恐你們中間意志薄弱的人要起恐慌，所以我寧願還是讓我獨個人來飲這個苦杯。諸位現在可以明白我的苦衷了吧？你們知道節食運動的起因麼？雖然有它學理的根據，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此而不在彼。現在這一切的一切憂慮和恐懼，都已消失了，我願和諸位共樂。」

聽衆聽了這一段話，深深的受了感動，有幾個甚至於流下熱淚來，他們感到柯斯莫還是他們的知心父母。他們覺得，似乎忽然給別人提醒了他們處境的飢危，可以使他們惶恐不能終日，但是，

這個危境好像又是過去的，現實已經沒有什麼可慮，這一剎那的心境是再複雜也沒有了。在不知道他們生的希望絕對地開始的日期之前，他們的心是空虛的，此刻都已生氣蓬勃地充實起來。

柯斯莫最後的一句話：

「死神掌中逃出來的人們，你們應該知道你們使命的重大，準備吧！準備上陸！重建世界！」

五三 重建世界

在過去的兩年裏，亞克上的一班人物，孳孳不倦地工作着——做新世界上陸的準備。柯斯莫的夢想現在一步一步的實現了，他在這一個集團裏，做了領袖。在他指導之下，全船上的人差不多每個人都有相當的工作。他們認為日常生活似的分工合作着，到現在將近完成了。

這時候水的退落已經漸漸的從最高率又回低了，但實際上兩年裏退落的也有八九千呎，幾個舊世界遺下的高峯，現在又高高地聳出海面。頂巔的部份，外形一些也沒有改變，所以柯斯莫們不必測查，就可以認出，這是甚麼峯，那是甚麼峯，它們一個個露出在水面上，像佈列着的島嶼一樣，

但上面光光地一些東西也沒有。海面仍舊是很平靜的，亞克慢慢地駛在上面，等候一個上陸的機會。

柯斯莫所推測的，計算的，並不見有十分的錯誤。「世界之頂」的西藏高原，現在仍舊是原封不動地給地殼推了上來。他現在的工作是要找一個適當的地點，使亞克在水退去之後能夠很安全的歇在上面。

那裏附近地方的地形，在地理學上研究得到的，可以說已經是極精密而正確的了，但柯斯莫仍有些不放心，所以他組織了一大隊測量隊，分別乘小艇到各處高山附近去錘測。

經過幾天辛苦的工作，最後給他找到在戈塞天峯（Gosai Tian）的東面附近有一個淺谷，很適合他需要的條件。這裏是喜瑪拉雅山脊的中段，有名的額非爾士峯就在它東面六十哩的地方。據柯斯莫的計劃，登陸後第一步殖民地的範圍，是在喜瑪拉雅山脈的山脊上，東面到東經九十二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七度五十分，樟崇峯（Tehong-tshong），西面到東經八十三度廿九分，北緯二十八度四十二分的刀拉吉利峯（Dhaulagiri）。橫互着是東西有五百五十哩長的一條帶形地。那裏原來的高度，平均都在舊海平線上二萬呎左右，所以再過六個月，那裏完全是出水的陸地。

了。

水仍舊慢慢地退下去，到一天，柯斯莫命亞姆斯用最低速度駛到那淺谷上面。這是亞克最後一次的航行了。到了那裏，他們便拋下雙錨。錨鈎住了下面岩石，便把錨鍊儘量收緊。水再一些一些地退下去，錨鍊也一些一些地收短，使亞克永遠臨在這適當地位上面。

亞克上的人現在天天眼巴巴地望着水面，情感緊張非常。水一些一些退下去，上陸的日期跟着一天近似一天了。這時候他們又懷念到過去的世界，不禁愴然淚下。沉淪的故土雖然已漸漸的昇起來，可是上面的東西呢？一切不是給無情的洪水漂去了麼？

一天，全體搭客正在進午膳的時候，忽然轟地一聲把桌上的器皿都震到地上，他們不由吃了一驚，爭着立起來要問個明白。一會兒，柯斯莫和亞姆斯笑嘻嘻地走進膳廳來，高聲對大眾說：

「我們又攔住了」他說「又」字的時候用特別高的聲調，裏面似乎含着無窮的歡樂。他接着說下去：

「這是亞克最後一次的攔淺了，可是這一次的決不能和前兩次相提並論的。以前兩次是一種意外，可以釀成莫大的危險，所以我們是擔憂的；這一次是故意的，是我們重行登陸應有的第一

個動作，所以我們是應當慶賀的。

「亞克現在很穩定地歇在預先找到的一個淺谷上面了，它已經不是一艘船了。從今天起，它變成我們重建世界的大本營。到露出的陸地有了相當面積，我們便要組織探測隊，從大本營出發到各處露出的陸地上去測查，什麼地方宜於墾殖，什麼地方宜於造林，什麼地方宜於畜牧，這是上陸的第一步工作，但是那裏還沒有相當的建設，所以探測隊員仍得回到這裏來。陸地面積擴大到探測隊往返不便的時候，我們就要做第二步的工作，就是在各處較遠地點建起房屋來；一方面在已測查過的地方實行墾殖，造林，畜牧，和其他的建設。新的世界也就從那時候起始了。我十二分的誠意望着諸位，努力吧！」

這一席話說得在場的人又是喜又是憂，喜的是大劫已過，此後可以安心地過日子，憂的是這重大的責任「重建世界」加在每一個人的肩上，不知自己能否勝任。

五個月以後，亞克附近的一區已有很大的塊陸地露出水面，那時正是九月的一日，柯斯莫便擇了這一天正式上陸。上午十時，先在亞克大客廳裏開全體大會，主席致開會詞完畢以後，便報告今後工作的程序。末了他領導了全體人員，從最下層的出入口走出亞克，這是從亞克底層的邊

部打開船殼改做的一個新出入口，這樣，亞克裏的人物到陸地上的時候，可以直接乘升降機到最下層，在這新出入口進出。洪水已不會再來，亞克船本身已經失了效用，所以在船底部份開個洞門，實際不單沒有什麼問題，反而比在離地四十呎原來的出入口外搭了斜坡上下來得便利。

亞克船身，現在已經完全露出，在哀脫那火山附近攔淺時撞着的一個大凹痕，現在也畢露了出來。它攔在那淺谷上面，像河濱攔着的舊船一樣。它偉大的軀殼，給一般處在裏面而沒有見過它外貌的人見了，不由呆住了。

這一羣人類的菁華——裏面當然也有不少附屬份子——跟了柯斯莫從新闢的門口裏出來，像螞蟻一樣的接成長長的一條。——如果有超人在東半球上搜查這次大洪水的遺跡，那麼，這一批是這裏僅有的會活動的東西了——他們在淺谷前面空地上排成一個極大的圈子。他們慢慢地走着，腳踏着實地，頭上曬着熱帶的太陽，像做夢一樣地回憶着過去。他們那天上亞克以後一直三四年沒有踏過一次堅實的陸土，在船上過慣了有些搖擺的傾動，現在倒反而覺得太靜止了。

他們一共是一千七百四十六個，裏面有四百六十七個是在亞克上出世的嬰孩（柯斯莫早已計劃好，他要使新世界裏的人口，儘量的增加，所以在洪水停止以後，他用合理的科學方法使亞

克上每個能生產的婦人儘量的生產——這是她們對新世界唯一的重要工作。（在這二年多裏，平均每個婦人已生產了二個孩子以上，這成績也不算壞，工作可說是努力的了）除了幾個獨身的科學家外，每對夫婦手裏，總是抱着或是挈着一兩個小孩，有的婦人還懷着孕呢！

阿勃爾教授和他夫人桃樂賽自從和好以後，一直沒有反過目，他們現在一個抱着一個男孩子，一個抱着一個女孩子，很興奮又是很快樂在人羣裏走着。

在空場上兜了一個圈子，他們都能覺得自己從水棲動物，回復到原來的生活了。這一下算是他們正式舉行他們的「上陸」典禮。

他們回進亞克，柯斯莫便命令編成的探測隊準備一切，預備吃了午餐以後，就出發做第一次的探測工作，這裏面包含農藝家，土壤學家，地質學家，測量工程師，和其餘有用的專家，他們分着兩隊，帶了應用的儀器，向東西兩個方向出發，預定在日入以前回到亞克報告。

這樣過了一年，新世界的建設已有了相當成績。亞克上除了幹專門研究工作的科學家外，其餘的不論是元首或是平民完全加入做開墾的工作。在周密詳細的計劃之下，他們可以絕不錯亂地進行着糧食的種植是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好在那裏的氣候非常和暖，加了有科學上合理的設

備，所以不難使一切困難解決。造林的工作當然是極慢的，但這也是極需要的。畜牧也是重要的，亞克裏裝着的許多動物，現在也移上陸來，在適當的管理之下，牠們便很迅速地繁殖起來。

祇有一點感到非常棘手，就是燃料現在漸漸地成問題了。亞克上本來帶着充分燃料，儘够它航程上的應用，但是上陸以後一切開發和建設在需要原動的燃料，這是柯斯莫在計算時所遺漏的。亞克上所帶的，雖然因時間縮短而有多餘，但來日方長，將來用完以後，便怎麼樣呢？礦山油井既不能在高山附近找到，植物燃料倒底是不夠應用的，不用燃料的水動力，在這時期又還沒有存在。後來總算經幾個科學家悉心研究，造出了一種燃料極省的原動機，纔解決了這個難題。

這時候，哥斯太蓋推利亞達的理想，因得了黃銘空中記錄的幫助，已經近乎實現了，開發原子裏的動力來應用，似乎不單可能，並且已經漸漸成功了。他發狂似的日夜研究着，結果給他找到一個結論，就是物質原子間的「能」在太空裏發散起來要比地面上來得容易。他這個理論給其他的科學家證實以後，便通力合作發明一架在同溫層上面應用的發動機。它祇要用一些極微的物質，使它到放射原子力的程度裝進發動機，就可以長時期的工作了，不過在地面上還不能應用。他們第一次試驗是把這特製的發動機裝在一架飛機上面，先用普通發動機使它上升到了相當高

度，他們把普通發動機停了，這原子力的發動機便可以一些不費燃料，儘量地發揮它的能力。這進一步的試驗就算成功了，但柯斯莫還認為大滿意，後來再經過幾次的改良，這不用燃料的發動機，便完全成功，即使在地面上也能夠應用了。他們便把亞克原來的機器改裝一下，用原子力來鼓動便成功一座巨大發電廠，供給全區消費的電力。

這一個難題解決了，一切建設的進步更加快了。科學的偉大使新世界裏的人們不盡的享受，再增加了許多新的發明，差不多使他們一些不費力，就可以得到日常生活的所需，每天工作的辰光當然是極少。實際上謨亞理想中的烏托邦已經實現了。

這裏沒有榨取階級，每個人都自食其力，他們生活的形態幾乎同原始人一樣，但是生活的方式已進化了數千年。

水平線一年一年的退下去，陸地一年一年昇上來，海水由蒸發到太空裏去，同時也給吸收到地殼裏去而減少了。乾壤漸推漸廣，現在大量的耕地反而等着他們去開墾了。小的村落一個一個的建起來，亞克裏的人數一些一些少下去。它最後變做了一個很寂寞的總機關，它的主人柯斯莫總算始終沒有離開它。

衣食住以外，在這時，「行」也開始需要他們的努力。運河公路是兩件最感需要的工程，因為區域廣了，灌溉很容易發生問題，同時村落間的交通也亟待聯絡。

一切重要的物質建設雖然都有了眉目，可是究竟人口稀少，有許多社會方面的建設到底還不能——其實也可說不必——樹立，那只好聽他們下一代感到需要的時候，讓他們自己去籌劃，現在替他們已造好了具了雛形，任它自然地漸漸的長成吧！

當前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在增加人口，不過柯斯莫沒有忘記教育，教育這一批新人種，使他們能夠負起建設這個新世界的重荷，所以生產，生產，生產；教育，教育，教育；是柯斯莫每次集會時的兩句鼓勵大眾的話。

過去的世界，死去的人類，漸漸地給他們遺忘了。這是極其自然的，人類就是這種動物，最不容易使他們忘記過去，但是他們又是最容易忘記過去，他們緬懷他們祖先的心，遠不及他們關懷他們子孫的心來得切！

柯斯莫的事業，到這裏已經完成了十之八九，其餘的十之一二他很希望他的追從者能夠繼承他的志願給他完成，他不願再居在領導者的地位，很願退歸去過他從前一樣的實驗室的生活。

全體的人士也十分願意他肯休養休養，於是他就在上陸的第七年那一年二月裏退休了。後繼的人選非常困難，事實上他們現在並不需要領袖了，他們已推行民主政治，一切儘可由會議來取決。所以柯斯莫退職後，他們未曾再選什麼領袖。

英王理查特做了一個農夫，祇有他一個人，總是不肯停止追悼他早沉在海底的帝國。他常常的要和人家提起「英國無日落」的廢話。

中國政治家李子民和他的夫人，集合了其餘的同國人，組織了一個比較大的村落，大有大家族的風概。意大利美術家彭加夫，住在自己設計的一間精美的小屋子裏，兩個人愛護着一個孩子，融融樂樂的過他們的活。

太陽仍舊每天趕它的路程，一早從東面跑起，跑到西面，三月的風仍舊同從前一樣醉人，他們也許會相信，他們不過從都市搬到了鄉村。

水退到這一年，亞洲、歐洲、美洲，有幾個比較高的山峯該露出水面了。一天，柯斯莫在亞克上他原來的房間裏，坐在安樂椅中，向着一個地形學家和一個生物學家說：

「我是老了，不中用的了，我很想你們兩個肯乘着飛機，繞着地球去觀察一週，在別的舊世界

大陸上，現在應該有不少峯巒已經重露它們的頂巔。我要知道這種山峯有沒有改變了形狀，同時，說不定要出我們意料之外，還會有能適應環境的從前動物的遺族生存着呢？」

二個科學家答應柯斯莫的請求，並且表示這是他們很歡迎的探險工作，他們便在下一天清晨出發，連飛機師無線電員一共是五個人，飛機的原動力就是利用物質中解放出來的原子力，所以長時間的飛行，可以不帶一些燃料。

五四 西半球還有人

「瞧呀！那邊的陸地，是不是從前落磯山的山嶺區域？」生物學家在飛機裏向他的同伴發問。

「是的，但是奇怪得很，那裏不應該有那樣大的一塊陸地。」地形學家遲疑着回答。

「那麼，前面高聳聳的，大概是泊克峯了。」

「一些也不錯，它的外形一些也沒有改變過。」

「在從前，它峯巔拔海面有多少高？」

「一萬四千一百四十呎。」

「那末，照我們在喜瑪拉雅山上量得的洪水退去尺數說起來，祇有這個峯和它兄弟峯的頂巔，纔能够露出水面；這樣大塊的陸地是談不到的。」

「當然這又是自然故弄的玄虛囉！」

「喜瑪拉雅山不致會往下陷吧？或許洪水實際退去的尺數，確實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據我們知道，絕對沒有這種和柯斯莫「陸地隆起」學說相反的現象，並且你怎樣去解釋我們一路上觀察到的不少山峯？它們伸出水面的高度，不是都和我們預期的一樣？」

「這樣講，這裏是一個特殊而超高的隆起了。」

「暫時我們祇能這樣解釋。」

「照它綠色的外衣上看來，上面一定還有動物可以生存。」

「那倒要看隆起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不單如此，在發生這樣不平凡的隆起的時候，激烈的地震是免不掉的，這種猛烈的震盪，當然是要危害牠們的生命，威脅牠們的生存的。」

「不過我相信那裏並且還有人，那山峯附近低地上均勻的淺綠色，很像是人類種的小麥。」

「你不能這樣的武斷，一切總待我們到了那裏，降下去，纔可明白。」

那個生物學家和地形學家，受了柯斯莫的使命，從喜瑪拉雅山出發，一路飛越亞歐二洲，橫渡大西洋，到了從前北美洲的東部上面。經過了華盛頓的地位，在同一緯度上西飛，飛到西經一百〇二度的地方，他們給奇特的境遇惑住了，纔引起上面的一段談話。

他們一路上飛過亞歐二洲一切應能露出水面的山峯，實際觀察所得，和他們預料的並沒有什麼相差，地形都沒有變化，同時也找不到一些高等動物的跡象。但是卻有一個例外，就是從前歐洲著名的高峯——白峯（Mount Blanc）——缺去了一角；上面體體的白雪，也早不知去嚮，它已經沒有從前那樣的潔白一片了。現在上面已零落地生了野草，醜態畢露，如果從前的人類所看見的，是它的真面目，那末可以斷言，他們決不會那樣的頌讚它。他們一行人曾在這裏下降過，視察結果，纔知道怎樣的會缺去一角，因為這部本來不是緊黏着白峯本體的，所以大概是經不起一陣激烈的地震，竟然鬆解分離了。

現在他們在泊克峯碰到的，又是一樁在洪水裏變化的事情，這裏又需要他們一些兒的推敲。飛機開着最高速率，向着這個目標前進。到泊克峯近在眼簾，他們見到的果真是綠草成茵，在

三千呎的高度上往下望去，他們發現並且有像從前人類住屋的這種東西。他們在空中盤旋着，在望遠鏡裏，望見下面的田畦確是麥隴菜圃，同時偶然又給他們發現在山麓上，居然有許多蠕動着的人類，似乎是一個市集。這批人，在那時候好像也注意到他們上面的大鳥，都仰起頭來朝上望着。他們遍尋了一會，找不到一個可以降落的地方，便飛回到東邊海面上，降了下來，用低速度，在水面上推進，挨近岸邊去，等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地點，便在離岸十多呎的淺灘上拋錨停住了。

他們設法登了岸，但在近處卻瞧不見一個人影。於是他們便由生物學家、地形學家和一個機師，臨時組成一個小小探測隊，帶了應用東西和一付輕便無線電收發機，預備到內地去找尋那些剛纔見到的人，其餘的兩個人就守留在飛機裏做接應。

這時候，腳下踏着嫩綠的芳草，使他們想到在從前的時候，到落磯山來，不過算是一件極平常的旅行罷了，然而滄海桑田，時間不過隔了十年，這裏竟會變成一塊新發現的陸地似的，使他們都懷着哥倫布自居一樣的心景，好像是爲探險而來的。

他們步入山嶺一路上山石嶙峋，山野的植物，到處叢生，有幾段路很崎嶇，不容易走，他們似乎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他們想先找到一個人，詢問一下：關於他們的來源，怎樣逃出十年前的洪水，這

塊不應該伸出水面的陸地，如何會不能受他們腦中邏輯的統治，等等的話；可是走了一個小時，仍舊沒有碰見一個人。

在走出險巖的山途，步到一個淺谷裏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十二三歲模樣的男孩子，肩上擱了一根釣竿，在半哩遠的前面，蹣跚地走着。他們快活極了，一口氣追了上去，孩子也很驚奇地停地步，回頭望着他們。他身上穿着的是手織布的衣服，臉部一望可知是一個美利堅種的孩童。

「好孩子，你的家住在那裏？」

生物學家一時找不到什麼適當的話，便這樣的問他。那個孩子眨了兩下眼睛，不甚理會似的，生物學家又重說了一遍。孩子沒有回答，他卻操着當地的土音反問他們：

「你們是找誰的？」

他們鑒於不容易和他通話，同時孩子又像不甚有禮貌的；他們又想到，洪水來的時候，他還在襁褓時代，那裏會懂得什麼，如果他們和他提起柯斯莫，洪水，亞克，他一定是莫明其妙的，要是真的這樣說出去問他，這將顯示他們實在傻得有勁了，所以他們決定跟着他走，預備到他的家，去見了他的大人，再找取談話的對手。這樣他們也不再問什麼話，便和他離了一段路，跟在後面走着，那個

孩子還不時的回過頭來瞧瞧他們。

行行重行行，他們望見前面是一個村落，但房屋是寥落得很，沒有幾戶人家。屋子全是樹木搭造的，在屋子的四周，還種着幾顆美洲種的胡桃樹（Hickory）。

這時候已是日中，他們居然聽到幾聲鷄啼，使他們感到悠然地好像自己在做白日夢。

孩子到了這裏，連奔帶躍地跑進一間屋子裏去了。到他們還沒有走到那些屋子的近處，那間屋子的門口，發現了一個肥胖的中年婦人，一手托在門框上，把頭伸出來，向着外面張望着。

一行人喜出望外，連忙跑了過去。生物學家走在最前，對她屈了一屈身子說着：

「太太，這裏是什麼村子？」

那個婦人雙目注視着這三位華貴的生客，因為在她們的世界裏，是找不到一個着那樣好的衣服的人的。她似乎能懂得他們的普通話，所以很緩遲地答着：

「這樣的幾家人家，是不够稱什麼村子的，我們沒有名字。你們是什麼地方來的？不像是這個地方的人！」她的話中，多少夾雜幾個當地土語的字。

「我們是喜瑪拉雅山來的，就是跟柯斯莫等在一起的人，」地形學家回答說。

「喜瑪拉雅山在什麼地方？柯斯莫是什麼人？」

他們開始感到困難了，這樣的一個婦人，決不是他們需要的談話對手。地形學家沈默着沒有回答她。那個同來的飛機師接上去問她，知道不知道十年前全世界的洪水，柯斯莫就是預言那次洪水的人，他造了一艘「亞克」帶了一千多人逃出洪水，我們就是他派來考察的。於是她方纔明白了。

「哦，是的，」她說，「十年前，我聽見過他們說過，什麼一個柯斯莫，一條「亞克」是的，我記得了——」

接着她便嘮嘮叨叨地，沒頭沒腦說了一些當時她經歷的情形。她的孩子目瞪口呆地在旁邊聽着，最後他拖了一下他媽的衣問着：

「媽，你說的是什麼東西？」

「孩子，你是不知道的。」婦人俯下身去捧捧她孩子的臉。

他們一行人覺得她說的一切話，都是他們想像得到的，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有系統的敘述，便對她問說：

「你的丈夫在家嗎？」

「他趕市去了。現在差不多就要回來進午餐了。」她望望當頂的太陽說。

「我們願意和你丈夫談談。」地形學家說。

「好的，那末你們進來坐一會吧！」

這個婦人，因為家裏在不意之間來了幾位華貴的賓客，弄得手足無措，舉止上處處顯出好奇的樣子，不多一會，她的男人回來了，他是一個木匠，曾經受過一些教育，倒是一個很誠懇的人。他們對他說明了一切情由，他驚異得了不得，他說很願意領他們去見這裏的最高人物。於是他們進了一些乾糧，便出發了。

途中，在泥土裏給他們發見幾個馬蹄的印子，他們很驚異，居然也有幾匹馬逃出那次恐怖的洪水。

他們越過了一座山嶺，到達一所建造得比較完美的住宅，他們想着：這樣的一個世界，和他們在東半球上的一比，文化水準至少要落後一千年，現在他們去見的也許是這裏的酋長，充其量，也不過像從前印度的王公一樣的人物罷了。

他們走進裏面，到了一間接應室間裏，室內的佈置雖然是很簡單，但是卻很雅潔，雅潔的程度，倒有些出於他們的意外。牆上竟然也有一幅舊世界的地圖，他們把頭掉了過來，在壁角裏又發現一只書廚，但是裏面的書，真是稀少得可憐。他們正在向着四周細看的時候，木匠引了一個人進來了。

他是一個于思子思的長者，在他的老眼中，似乎晶滢着淚珠，這可使這些東半球的客人詫異起來，正在想發問，那老人已顫着聲音先開口了：

「你們是柯斯莫那裏來的嗎？如何十年來聽不到你們一些音息？」

「請問老先生你是誰？」地形學家覺得他至少和柯斯莫或者他的學說，有一層的關係。他竟然簌簌淚下，但立刻忍住了，回答他們：

「我是從前卡尼其學院院長潑潑特，攻擊柯斯莫學說最激烈的一個人。」

於是生物學家追憶到他十餘年前的容貌，因為他在哈佛大學當教授的時候，曾經見過他，他立刻在他眉宇之間認出，在他們前面坐着的確是他，不過是蒼老了許多，頭髮鬚鬚也都已經斑白了，以前他是沒有鬚鬚的，所以現在一時使他不容易認識出來。

接着沉默流在他們的中間，把他們的回憶都拖前了十年，從前繁華的都市裏的種種人類至上享樂的場所，一個一個在他們腦中一閃的過去。

「柯斯莫健在吧？」潑潑特打破了沉寂問着。

他們都點點頭。

「你們東半球上的一切文化建設，大概比死去的世界更進步了！」

「是，我們一切的建設都很快。」生物學家一面轉着旁的念頭，一面答着。

「唉，獨木難成林，世界祇有我一個腦子，有什麼用處？」潑潑特想着自己方面一無建設喟嘆着。

在第二度沈默之後，他們開始詢問潑潑特逃出洪水的始末。他在這一剎那間，臉上換了一付極度懊傷的表情，搖着頭恨恨地說：

「這一個遺恨是永遠不能彌補的了。我雖時常懺悔，但我是永遠不會被人原諒的，我對死去的人類實在是一個不能恕赦的罪人！」

他說了最後一句話以後，停了一頓，接着又說下去：

「但是，十餘年來，我已和淪入地獄有什麼兩樣，要一件在從前是極平常的，極容易得到的日用東西，現在比覓一粒金鋼鑽還要難。你們知道麼？進化的人過原始的生活，是忍受不下的。」他啞着聲音差不多要哭了。「你要一塊肥皂，一匣火柴，一柄剃刀，一塊手帕，都是不容易得到的，你要寫字，沒有紙，沒有筆，沒有墨水；這枝鉛筆，還是十年前的東西呢。唉，等在這種環境裏，即使你有頭腦，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他似乎恨極了自己顛沛的命運。

「哦，我應當從頭講起，講給你們聽。」他等呼吸平勻了一些，便換了一種口氣說。接着他把他同美國總統等一行人，怎樣從華盛頓乘飛機出發，怎樣飛機在密切爾峯頂上撞毀，怎樣把飛機改成浮船，駛到這裏來，怎樣逢到第二次大雨，地殼突然隆起，一路緩緩地敘來，到這裏，他改用哀傷的調子接下去說：

「那一個特殊的隆起，雖免了我們遭洪水最後的災劫，可是劇烈的地震，把我們本來的人口——一千〇三十七個——打了一個大折扣。幾個有辦事能力的人，差不多全犧牲在這次變化裏，此外最令人悲傷的，就是總統山姆遜，也在那時候傷重身死。現在只剩了一個飛機師，一個閹員的兒子——他們現在都不在這裏——和我三個人，可以算能運用腦力的人，其餘的便是死剩的一

百多個沒有受過充分教育的本地山民。

「人口既是這樣的稀少，要產生每天的口糧已是很吃力的了，同時材料和工具極感缺乏，人民平均的智識程度又是這樣的低落，我們實在談不到建設。所以最後我們放棄了一切理想的計劃，先幹第一步的基本工作，就是教育一批學齡兒童，使他們將來能夠擔當得起他們爸爸應擔的責任。這個工作，現在我們仍舊繼續進行着，不過這些山民的孩子，實在愚笨得很，使我們十二分灰心，覺得沒有什麼希望。」

他停了一會又說：「在這種境遇中。我們時常要想起，柯斯莫和他的亞克，現在不知怎樣了；但我們沒有相當的交通工具，所以一直沒有機會和能力去和你們接觸。今天及姆（指木匠）來報告說柯斯莫方面有人來，我纔覺得我生活的前途，有了一線的新機了。你們怎樣來的？」

潑潑特說話的時候，有時也不免要帶一些土話，可知他在不可避免之下也給山民同化了。

三個賓客一起講述亞克的經歷，不知不覺已經日暮崦嵫了。中間有幾段使潑潑特揚起眉兒驚訝不止，等到講起他們乘了不用燃料的飛機出來考察，更使他欽佩得五體投地。

當夜，三個人就留宿在那裏，一面在輕便收發機上通訊給留在飛機裏的二個同伴，同時還叫

他們，用超短波向喜馬拉雅山總部報告，他們這次的奇遇。

因爲白天太疲乏了一些，晚間需要早些休息，所以他們沒有繼續談話。明日，柯斯莫有電訊來，說要請潑潑特等去，他們接到了這個飛機轉來的電訊，就向潑潑特徵求同意。他想起教育這批「非優秀份子」的人類，前途既是那樣的慘淡，在感觸之下，他決意捨棄這百餘個渾渾噩噩無知的山民，讓他們去自行進化，自己決定了飛機師和閹員的兒子，一同跟他們到東半球去。這一次，他接受了柯斯莫的邀請，但他迴憶到洪水來前柯斯莫寄給他的請柬，和自己的覆信，內心不覺深深的滋生了愧怍。

潑潑特雖然拼擋一切，預備首途，但在一時的感觸過後，對於竟然這樣地捨棄了這批和他共同生活了十年的人，他終究覺得於心不忍，他們都是很淳樸的，道德並不壞，不過是笨一些罷了。想到這裏，他拋棄了第一個想頭，決定到了那裏提出這個問題和柯斯莫從長計議。

他們拼擋舒齊，便動身向原路回去，趕了二小時的路程，方纔達到原來上岸的地方，一行人昇到飛機裏去的時候，潑潑特對了那架用原子力的飛機，瞧了又瞧，似乎有些不信的神氣。一會兒，他們都上了機，駕駛員開動發動機，飛機便漸漸地向上升起，一路向西疾駛而去。

在太平洋裏，他們接到柯斯莫有微恙的消息。第二個消息來說，他操勞過度的身子，漸漸有些支持不住病魔的進攻，所以病勢加重了。這使一行人萬分焦急。

飛機在第三天上午到達目的地，他們下了機，就去見柯斯莫，由斯密司等引進他的房間，看見他無力地躺在床上。

他從前最頑強的論敵，現在懷着善意來望他，使他在心境上覺得無上的光榮。他見到已老了的潑潑特站在他的前面，白宮裏面的一幕，又映起在他的腦膜上。他想坐起來，用着力支撐着，但結果仍舊躺了下去。潑潑特感動地走過去，俯着身子，用雙手按住他的臂膊說：

「請你靜靜的躺一會吧。柯斯莫，我信服你了，雖然太晚了一些。」

柯斯莫病態的臉上，頓時現出滿意的笑容，這句話正是在選擇人類菁華的一夜，他對斯密司說要潑潑特親口講的話啊！

在旁的斯密司聽了這句話，向他們兩人望着，會意地頻頻點着頭。

「但是」柯斯莫用極低的聲調回答着：「我到底不能猜透自然界奧妙的全部，人類圖存的能力，我估值得太低了。」

作者的話

這篇東西，是作者讀了親歷這次大劫的人所遺留下來的斷片的記載以後，又經過長時間用心的考證和一番整理之後寫下的。他願很坦白的向讀者聲明：他在許多地方，不得不採取一般的歷史家所用的方法，運用他的想像力來逼真地描出當時一幕一幕的景情；不過他很可憫心無愧說：在本篇中的材料，以及一切很詳細的描寫，都是極忠實的根據當時目擊者的記載，和那些當時居在重要地位的人所寫下的碎稿。

還有一點，作者覺得應當提出來告訴讀者，就是本書的主人翁柯斯莫死後，據記載上說是卜葬在額非爾土峯的腳下，墓前有一塊碑石，上面刻着：

此地長眠

柯斯莫
凡爾塞爾

柯公預見地球將遭空前洪水，苦口婆心，警告世人，無奈聽者藐藐，公退而決心拯救少數人類，傾家蕩產，建造「亞克」，出全力以赴之，卒底於成。公與自然苦戰頑抗，歷盡千險萬辛，救起垂絕人種，重建瀕亡世界，偉業千秋，永垂不朽。

作者的話

他爲了要進一步確定本書史蹟的實在性起見，曾經到那裏去尋訪過這塊碑碣，但是結果是非常使他失望，沒有給他訪到，那當然是因爲年湮代遠，它早已深埋在層層的山雪下面了。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73.....
9460
登錄號數.....I.0.271.....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三初版

(87308.1)

陸 沉 二 册

The Second Deluge

每部實價國幣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 P. Serviss

譯著者 艾安 維子 章介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

(本書校對者 鄭光昭 童振福)

3 28 2

